血祭太陽旗

柳風著

利文出版

百萬日軍

亡命中國







血祭太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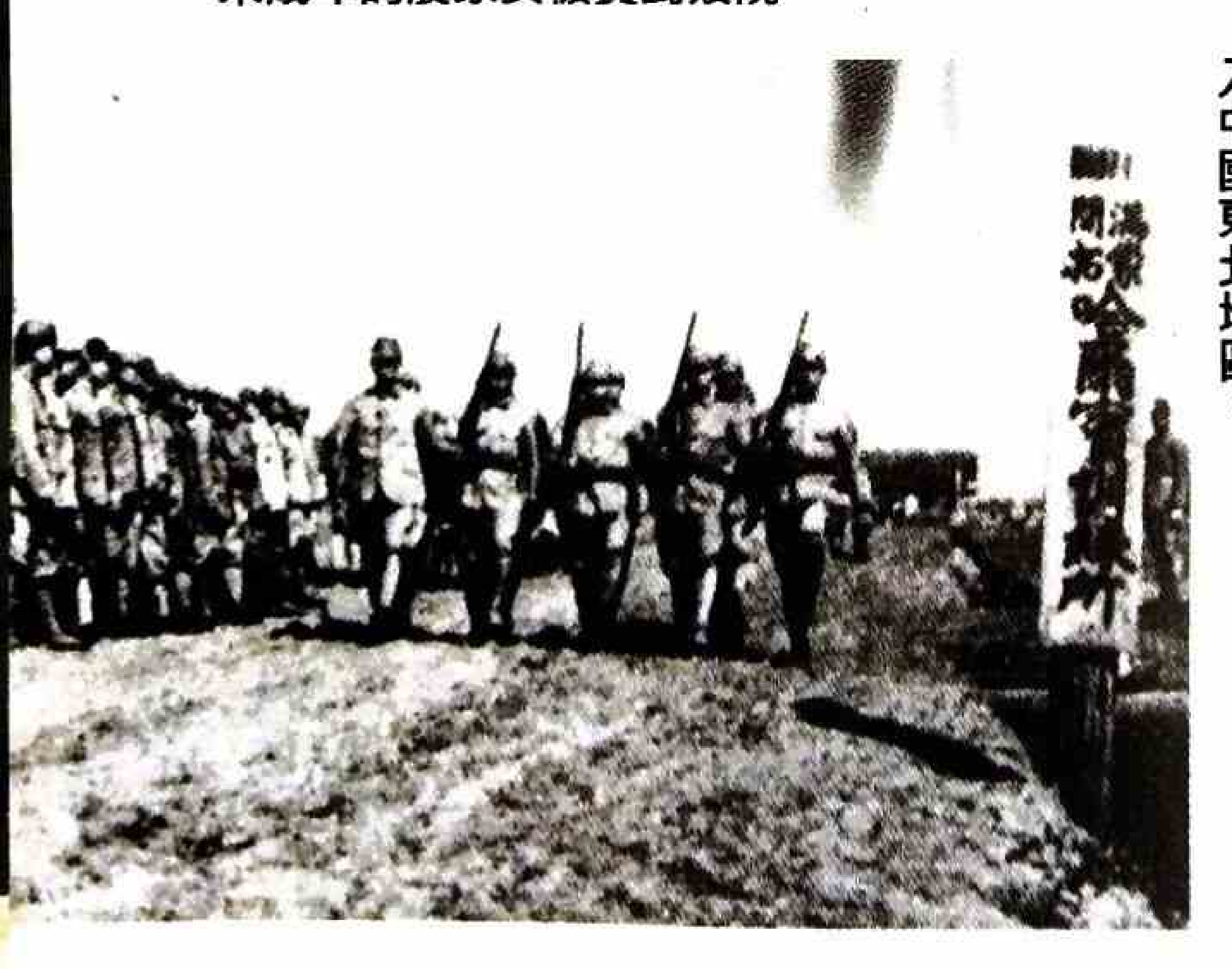
——百萬日軍 亡命中國

柳 風著

利文出版



在對華侵略期間，日本民眾亦生活困頓，
未成年的農家女被賣到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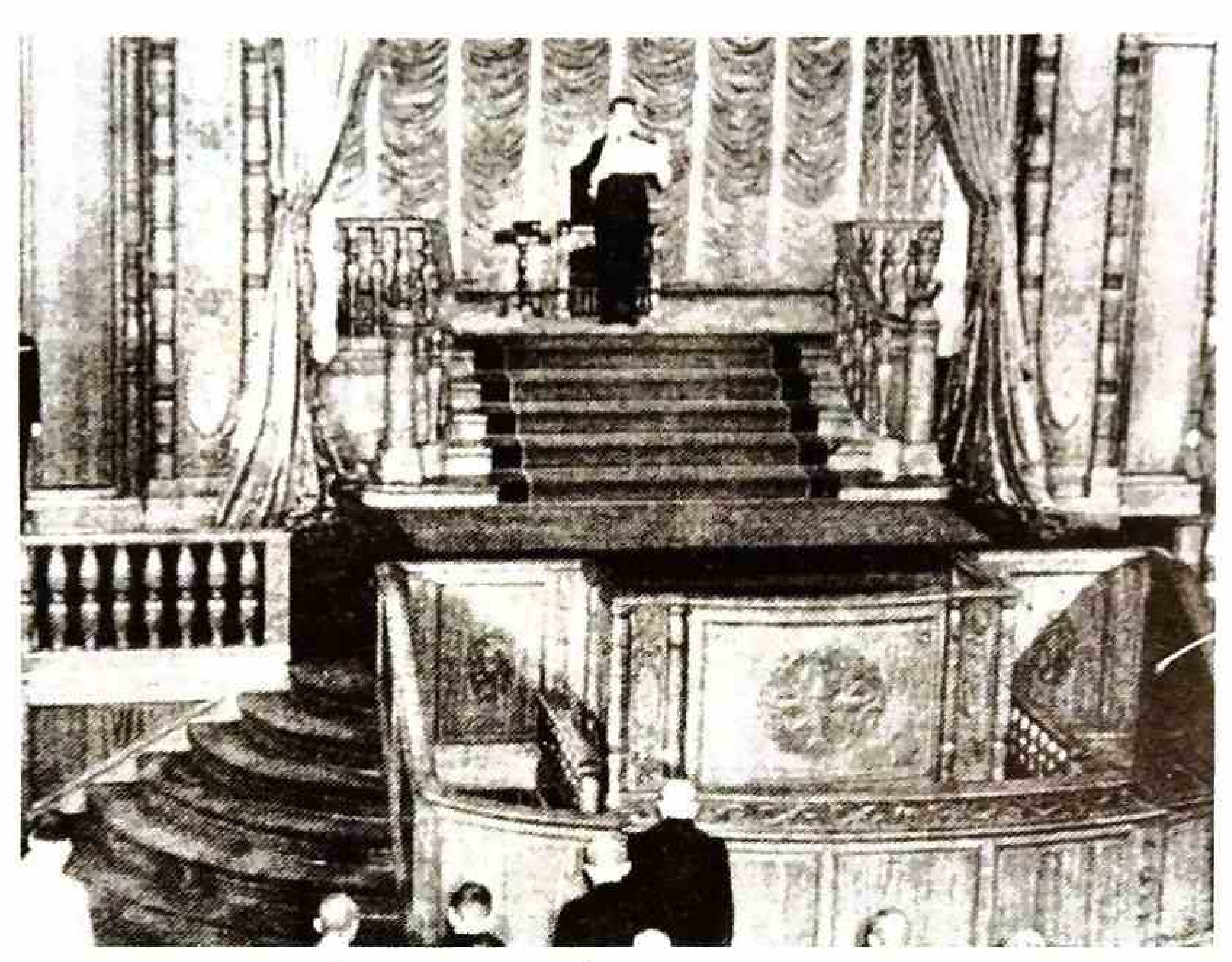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為有計劃地侵略中國，組成「武裝移民團」及「開拓團」進入中國東北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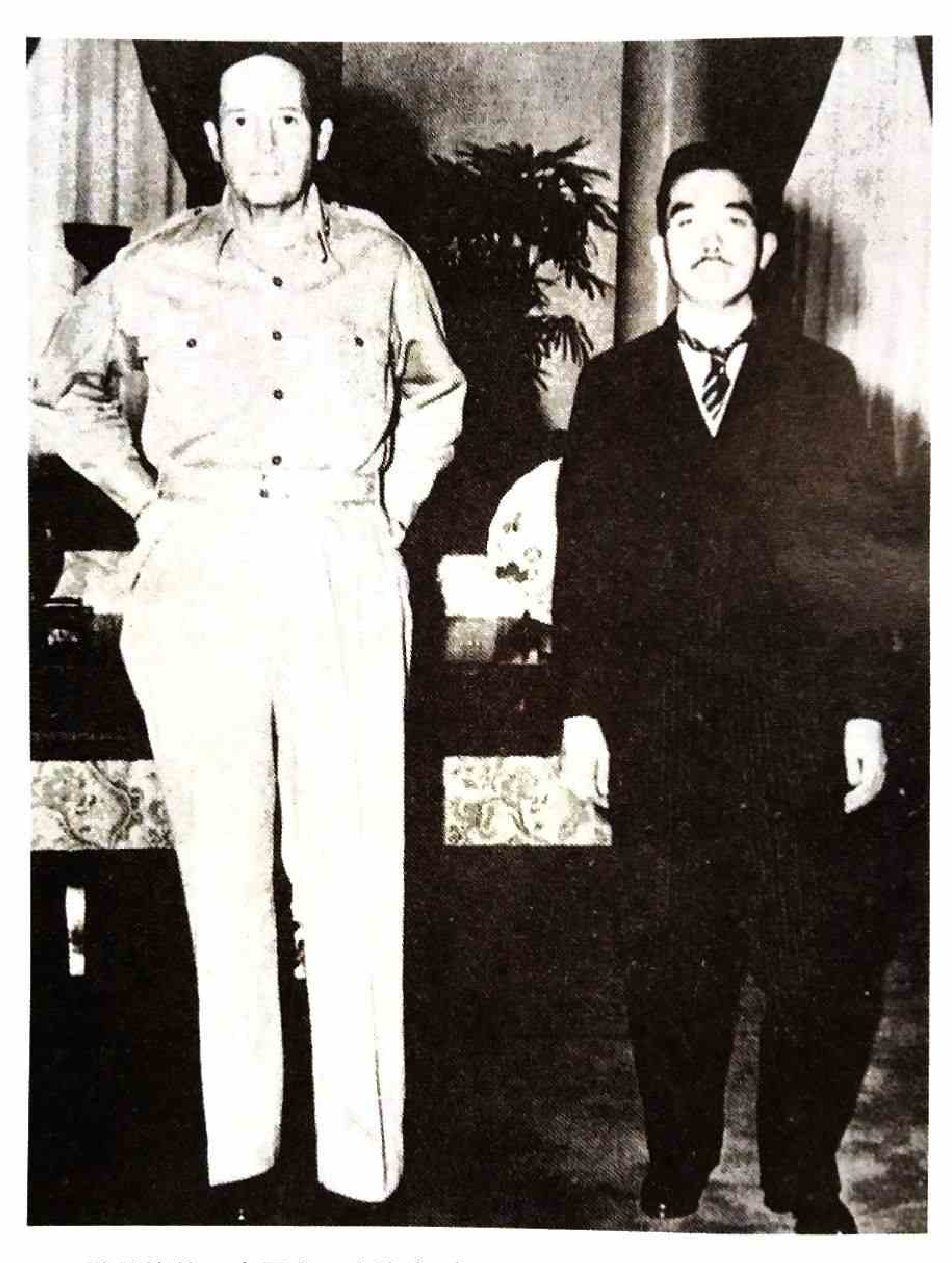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空軍掩護下，強佔大亞灣，隨即於二十二日攻佔廣州（下圖）。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向香港發起攻擊，英軍苦戰十八日，終失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向日本議會宣佈向盟國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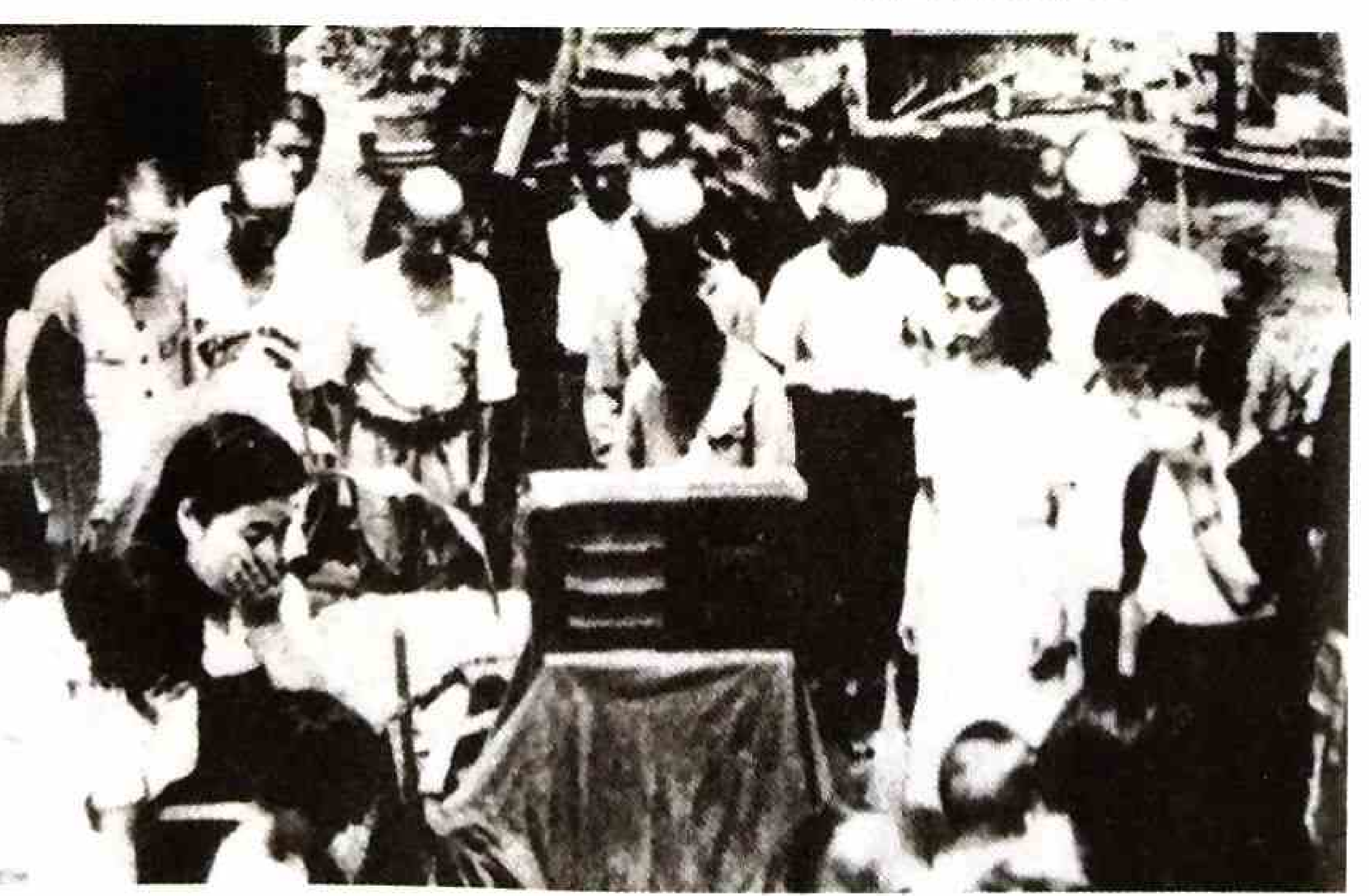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日軍總參謀長小林在南京，向中國陸軍總司令呈遞由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簽字的投降書。



戰敗後的日本天皇，竟降貴到美駐日使館拜訪麥克阿瑟將軍。



八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二千多萬，財物損失千億計，因此當勝利消息傳來時，舉國歡騰。圖為上海南京路的集合慶祝場面。



戰敗並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日本，東京街頭的民眾，在聽到天皇的宣佈後，掩面痛哭。



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被判絞刑。

目録

前言

明治天皇在日本人眼裏，不僅僅是一代名君，乾脆就是一個救世主。『明治維新』標誌着大和民族一個新紀元的開始。然而，這僅僅是日本人的結論。在中國人眼裏，這個明治天皇完全是另外的樣子了，大概和惡魔相去不遠。

一八六八年，這個明治天皇親政了。親政後，他立即把『開拓疆域佈威四方』列為日本的基本國策，希望以此解決日本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現狀。一八七一年，他實行中央集權，創建了新式軍隊，開始推行軍國主義。中國成了他的試驗對象。一八七四年，他派兵入侵台灣，進行擴張試探。大清帝國此時已經老朽，正受英、法的摧殘和蹂躪，對明治天皇這種趁火打劫行為，只能忍氣吞聲。這件事證明了明治天皇一種判斷：中國這個古老、落後、龐大的國家只能任人宰割了。這後，日本發動了多次戰爭，最終目的是為了吞併中國。一八九四年出兵朝鮮，為的是獲得一個突進中國大陸的跳板；發動甲午戰爭，是想把中國海軍扼殺在搖籃之中；一九〇〇年參與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天津，目的在于摸一摸世界列強的實力；一九〇四年發動日俄戰爭，是為了和俄國爭奪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揭開了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序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開始把戰火燃到中國華北。至于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那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面對這些鐵的事實，中國人很難對日本國產生什麼好感。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中國人奮起反

抗了。八年後，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人民一起，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抗日戰爭，是值得中國人大書特書的一個大事件。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個年頭了。中日兩國又開始交好，日本的電器產品普遍進入了中國家庭，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仇恨可以消解，但絕對不可遺忘。特別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中國人更不應該淡忘這一段受日本欺壓凌辱的歷史。日本國內不斷有人跳出來公然否認對中國的侵略，連教課書都要抹去侵略一詞，這不能不使中國人生出加倍的警惕。因此，了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更深層的動因便成為一種必須。

我們以為，在戰爭結束五十年後，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一種概念的層面上，分辨戰爭性質，披露日軍在華的種種暴行，雖屬必須，但已遠遠不够。日本之所以敢于發動這場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戰爭、日本之所以能在戰敗之後迅速在經濟上崛起，與日本國民的性格、與日本的文化底蘊、與人性最普通的優點和弱點大有關係。從這些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戰爭的全過程，大抵能看出日本民族的一些本相。于是，也就產生了從日本這一方面入手，描畫這場戰爭的想法。于是就有了這樣一本書。

我們以為這麼做有如下幾方面的好處。第一，它能够為讀者提供較為完整的中日戰爭因果聯繫脈絡圖；第二，它能够提供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各個階層人物在戰爭發展各個階段心理嬗變的基本輪廓；第三，它能較為從容地描畫出日本上層在戰爭中的種種內幕；第四，它能對日軍高級將領進行性格上的把握以人物命運顯示出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必敗的結局；第五，它能以準文學的形

式為讀者提供比較鮮活的戰爭畫卷。

日本一億國民，在本世紀上半葉做了長達十五年的帝國夢，這個夢在一九四五年破碎了。但它絕對不是一個可笑的滑稽劇，而是一個值得日本人民、中國人民甚至全人類進行深刻反省的悲劇。日本如何啟動戰爭機器、如何煽動起全體日本國民對中國的仇視，這些秘聞內幕性質的事件，對于多數中國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因此，我們花了大量筆墨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上層進行了客觀的描畫，因為不了解這一歷史實情，就無法理解日本軍人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就無法解釋日本在本世紀四十年代為什麼敢向十幾個國家同時開戰，這些國家包括中、美、蘇三個大國。

歷史是無法假設的，發生過的事情，它就那麼無言地佇立在那裏，任憑後人評說。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本軍人死于中國的，超過一百萬人。這一百萬個生命消失了，說他們罪有應得，無疑是十分正確的評價。然而，五十年後，我們再這麼簡單地下結論，恐怕對不起那十幾年中國戰死的幾百萬英烈。我們總以為，仔細研究日本一百萬軍人的死，可以尋找到一種可以接近戰爭本源的甬道，看清日本人的肉體和精神結構，進而尋覓出制止戰爭的途徑。一百萬人走向祭壇，已不是一件可以等閑視之的小事。

文學和歷史之間的距離，恐怕是永遠無法逾越的。以日軍死在中國人數為例，可以說明這樣的距離是如何遙遠。一九五六年，日本防衛廳公佈的日軍中國戰場死亡人數為五十八萬，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部統計的數字是一百四十餘萬。這兩個數字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日本為

了使戰爭順利進行，自然要縮小這個數目，中國要鼓舞抗日將士士氣，自然要擴大這個數目，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日軍亡命中國的真實人數，應該在一百萬左右。這就是我們提出『百萬侵華日軍死亡』的根據。

書已付梓，疏漏不當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章 烏雲壓滿洲

1. 田中奏折：

『吾人如欲征服中國，要先征服滿蒙……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小亞細亞以至歐洲……』蔣介石東渡日本：一要娶宋美齡，二要求日本支持他統一中國。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剛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召開内閣會議，擬定了對外擴張的戰略國策。

田中疲倦地然而亦是興奮地給樞密院議長通了電話，詳細地通報了内閣會議内容，請求上奏天皇陛下，舉行御前會議，取得天皇的正式批準。

御前會議于次日召開，會議廳擺着兩條長桌，鋪着錦緞，與會者分别在桌子兩旁正襟危坐。當天皇步入會議廳時，他們都一下子起立。天皇雖然穿着軍裝，但看上去不英武。他在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個金色的屏風，這給人以一種似乎超然于世外的感覺。

御前會議的格局是嚴格根據宫廷禮儀安排的，下面與會者坐的位置與天皇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和角度。他們雙手放在膝上，像木頭人似地彼此凝視着，肅穆、莊嚴，又有些呆頭呆腦。

在這種會議上，天皇歷來一言不發地坐着，聽取大家對要審議的政策的解釋。參加御前會議的成員一般由顧問——已經卸任的歷任首相，現內閣成員，再加上一、二個專家，還有樞密院議長，議長將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會議，在天皇不便啟齒的情況下代表他發問，因此，也只有他能預先知道御前會議的內容。

田中義一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然後宣讀一篇題為《目前的形勢和國策提綱》的文件，這就是田中內閣新擬定的『積極政策』。提綱闡明：日本必須借着與滿洲當局，特別是與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及滿洲、熱河的行政長官張作霖的合作，以擴大和發展日本在滿洲已取得的特殊權益。田中還强調說，日本必須將滿洲當作和中國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絕不允許發生擾亂該地的平静和損害日本的重大權益的情勢，否則，日本將以武力來保護它在該地的權益。

『陛下』，田中慷慨陳辭，『第一步征服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現皆實現，然第三步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惟內閣效忠天皇陛下之義務！』

說畢，呈上一份藍封的奏折給樞密院議長。

奏折說：

吾人如欲征服中國，要先征服蒙滿，吾人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所有亞洲國家及南洋諸國，均將畏懼于我，投降于我。……當吾人得以支配中國全部資源之後，吾人將更能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島、小亞細亞以至歐洲……。

在整個會議過程中，天皇始終一言不發地坐着，面無表情。

會上進行了表決，田中宣讀的政策文件獲得通過，日本將侵佔滿洲。

日本稱霸亞洲，進一步稱霸世界的國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很長一個時期，屬于國家特級機密。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通過大規模的戰爭。發動戰爭，不是輕而易舉的。

在戰爭的準備階段，蔣介石自然弄不清日本人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他對日本的國策一無所知。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蔣介石東渡日本，到達長崎。

蔣介石到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向宋美齡正式求婚。他的事業很需要宋氏家族的支持。蔣介石還要通過日本朋友，向日本政府進行和善的表示，以便和自己的政敵進行內戰時，日本能保持友好的中立。如此，蔣介石可以默許日本在東北的行動。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已作出行動，大批地捕殺共產黨和工人、學生。

在蔣介石看來，他不得不如此。

自一九二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北伐軍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綫部隊，不住地潰敗。正當蔣介石的軍隊一路北上的時候，『保護滿蒙地區權益』的日本軍隊，竟開到了遠離滿蒙數千里之遥的山東，炮擊濟南。岡村寧次還發出警告佈告于蔣介石，蔣只得恭恭敬敬地退出濟南，禁止民衆有任何反日的行為。

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自己的嫡系何應欽的逼迫下，蔣介石不得已通電下野，北伐軍總司令的大權失去了，全中國的統治大權距蔣更為遥遠了。

如何才能捲土重來呢？蔣介石歷經沉思，遂做出了去日本的決定。

真可謂『心誠所至而金石為開』吧，蔣介石終于感動了宋氏家族中的『佘太君』。未來的丈母娘答道：你須和原配毛福美、側室姚怡誠、小妾陳潔如離開，並答應接受洗禮而成為一個基督教徒，我便不再反對你和小女美齡的婚事。」

之後，蔣介石逗留東京。三個月裏，他和曾經擔任過自己顧問、士官學校的同學鈴木貞一探討日蔣之間的未來前途，分析二者之間的利害提失、磋商如何處理好雙方的協作關係。繼而又間接地和裕仁天皇交換了想法。蔣和日本達成默契：

蔣在長城以南的中國內地統一時，以中國北方的滿蒙諸省換取日本的中立和友誼；蔣在和赤色共產黨人發生內戰時，日本可提供友好的援助；蔣在如此前提下，對日本人在長城以北的行動，只表示象徵性的反對。

蔣介石如願以償，一九二八年初，偕同新娘子回到南京。憑借各方面的社會勢力，蔣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恢復了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此，蔣介石黨、政、軍權俱握。不久，蔣便以總司令名義宣佈第二次北伐。

蔣自統領嫡系中央軍為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綫北進，以馮玉祥部為第二集團軍，經隴海路從鄭州北進；以閻錫山晉軍為第三集團軍，東出正太綫，沿石家莊北上，另一路從晉北沿平綏經張家口北上；以李宗仁部為第四集團軍，白崇禧為參謀長，從桂揮師北指。四路北伐大軍浩浩

蕩蕩壓向以安國軍總司令、北方各系軍閥頭領的張作霖。

日本人對蔣介石的日本之行很滿意。蔣和他的對手要進行戰爭，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大動作時，就會從容得多。在長城以南，蔣介石有三個對手需要他消滅或者降服，一是以江西為中心的中國紅色政權，另外兩個是西北軍首領馮玉祥和山西土皇帝閻錫山。日首相田中義一認為，蔣介石把他長城以南的江山打磨一遍，最少需要五年時間，有這五年，日本戰爭準備工作肯定如期完成了。

征服中國，肯定要從中國東北開始。東北與朝鮮半島只有一江之隔，朝鮮半島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下一步大規模入侵滿洲已有堅實後盾。蔣介石已經達成默契，在中國東北動作就少了最大的顧慮。

可是，張作霖也不是個容易對付的角色，這個土匪出身的軍閥，手裏握有幾十萬部隊，是不會輕易讓出東北的。解決張作霖已成日本面臨的首要問題。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晨五時三十分，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到達位于瀋陽西郊皇姑屯車站，當穿過京奉路與南滿路交叉處的鐵路橋洞時，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東宮大尉一按電扭，震天動地的一聲巨響，鐵路橋以及藍色鐵甲列車已經飛上天空。三十麻袋黃色烈性炸藥的威力，使得大地劇烈震動，爆炸聲在清晨中逐波推遠，久久不能平靜。

須臾，日本軍隊蜂擁而來，立即封鎖了出事現場。

日本政府知道張作霖被炸後，立即意識到這件事肯定是關東軍激進軍官所為，一時間顯得手

忙脚亂。田中第一個反應是：趕快轉移張學良的注意力。他氣鼓鼓地對參謀總長說：『趕快以關東軍名義發表聲明，把這件事栽在中國人頭上。到底是誰，幹事這麼魯莽，壞了帝國大事。』

六月四日，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稱出事現場留有兩具中國人屍體，從屍體身上所帶文件推斷，這件事是中國南方便衣隊幹的。

日本人希望張學良把殺父之仇記到蔣介石頭上。

這實在是很愚蠢的作法。

張學良知道張作霖被炸，怔了會兒，哭了一場，咬牙切齒地說：『小日本，媽拉個巴子，此仇不報，漢卿枉為中國人。』六月十八日，他秘密抵達瀋陽。七月四日，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七月三日，北伐軍四路總司令進駐北京。

七月六日上午八時，蔣介石偕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三十餘人去碧雲寺祭孫中山先生靈。

七月八日上午，蔣介石在行營公署召集四路『諸侯』會議，決定：定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按先總理遺願，應早日移棺南下，安葬金陵。

同日，張學良派和談代表邢士廉、王樹翰到北京。目的是：代表東北軍政最高長官張學良將軍晉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表示願意服從中央。張學良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及東北民衆的

願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七時，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在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政府機關懸掛青天白日國旗。三十一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將熱河省劃歸東北地方政府管轄。奉天改稱遼寧省。

蔣介石長出一口氣。經過半年多的軍事和政治努力，他終于將全國統一起來了。他很清楚這種統一是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的完成，也實屬不易。一九二九年元旦這一天，蔣介石在南京和宋美齡喝了幾杯葡萄酒，對年輕漂亮的妻子說：『日本人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眼下還得利用日本人，攘外必先安內，這是没有辦法的事。漢卿歸順中央，不管從哪方面看，都是值得慶賀的。』

謀殺張作霖，日本人是偷鷄不成反蝕一把米。中國各地掀起了風起雲涌的抵制日貨運動，海外華僑也在推波助瀾，引起日對華貿易額直綫下跌。

田中內閣的日子很不好過了。民政黨以此為理由，對田中內閣的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東三省『易幟』歸順南京國民政府，這對于日本國來說，無疑是一個大的失敗，但日本對『滿蒙』的野心不減，隨着不斷發展變化着的形勢，關東軍的參謀們鼓吹先實行武力侵戰中國東北，確保滿蒙先行。

關東軍參謀、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中佐認為：下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的最後大戰。美國勢力向遠東擴張，將是現在日本向大陸發展的最大挑戰者。當前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飛機，戰爭技術發

達，『東洋文明中心的日本』與『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國』必將開戰。

石原指出：及早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唯一的活路。日本佔有『滿蒙』，既可恢復國內經濟景氣，消除國內不安情緒，又可及時撲滅中國大陸日見增長的排日情緒。

2. 滿洲事變提前，『九·二八』變成『九·一八』。日軍佔領山海關以北，發表聲明稱：『日本無領土野心，出兵純是爲了自衛。』蘇聯政府欺軟怕硬，提議與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江橋：抗日第一仗。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日軍已做好了入侵中國東北的所有準備工作，剩下的只是等待一個偶然的機會。

歷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發端，都有等待這樣一個偶然機會的痛苦過程。

關于侵略東北的具體計劃，在一九三一上五月已由關東軍石原莞爾中佐和坂垣征四郎大佐訂出。

製造借口：爆炸瀋陽城北郝條湖邊鐵路，由瀋陽特務機關的花谷正少佐負責；進攻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佔領瀋陽、長春、吉林的軍事行動計劃，由關東參謀石原莞爾中佐負責；在吉林市、哈爾濱市挑起事端，以造成日本有利借口，由吉林市特務機關長

大迫通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憲兵大尉的甘粕正彥負責。

計劃特點：要求行動迅速，必須在一夜之間，造成佔領瀋陽、長春的既成事實，以防本國政府的干擾和外國的干涉。

具體行動方案：在事件開始的當晚，第三中隊長川島正大尉和副中隊長河本末守中尉，以演習名義率中隊由虎石台向南經文官屯，一部至柳條湖的鐵路邊，川島則率領中隊在北大營外圍的預定地點展開。河本率少數人在鐵路邊，將炸藥放于鐵軌附近並予以引爆。川島聽到爆炸聲之後，即發起對北大營的攻擊。

此時在瀋陽城內的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則『根據』中國軍隊爆炸了柳條湖附鐵路的報告，即以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命令駐瀋陽的獨立守備第二大隊進攻北大營，步兵第二十九聯隊進攻瀋陽城……

關東軍武裝侵佔東北的原定時間為九月二十八日。東北各地秋收之後，便于部隊運動、觀察、射擊。由于走露了風聲，導致日本外相幣原向陸相南次郎提出質問，于是南次郎大將與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決定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赴東北，了解和制止關東軍這一行動。

建川美次于九月十八日傍晚到達瀋陽，坂垣輕而易舉地把建川將軍安排在一家日本旅店，跟藝妓們過夜，並勸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險。隨後，在旅店派上崗哨，坂垣即回到瀋陽的特務機關。就這樣，原定在九月二十八日的行動計劃，提前到九月十八日晚實施。

當晚，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隊副河本末守中尉，在月光下帶領六名士兵來到北大營西南約八百米的柳條湖，詭秘地把四十二包小型黃色炸藥設置在南滿鐵路的道軌上。十點二十分，轟隆一聲巨響，東側道軌接頭外約有一點五米的鋼軌被炸彎，兩根枕木損壞輕微，二十分鐘後一列長春開來的列車尚能疾駛越過爆炸點，準時抵達瀋陽車站。

爆炸聲起，埋伏在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南側的川島大尉，率領一個中隊的日軍對東北邊防軍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攻擊。

佈置于獨立守備第二大隊營院中的炮兵部隊得到指示後，即以二十四公分的大口徑炮向北大營、東塔機場等地射擊。瀋陽立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坂垣征四郎以代理關東軍司令官、先遣參謀的名義，發佈了四道命令：

一。令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掃蕩北大營之敵；

二、令步兵第二十九聯隊進攻瀋陽城；

三、令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北方進攻北大營，受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長指揮；

四、令第二師團以主力增援之。

就在瀋陽地區炮火連天、槍聲大作的時候，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尚不知道具體情況。直至晚間十一點四十六分，本莊和三宅才接到花谷和坂垣的報告：中國軍隊破壞南滿柳條湖鐵路，並襲擊守備隊，現正對北大營及瀋陽的中國軍事機關進行出擊。同時要求批准坂垣代行發佈的命令，對此行動予以認可。

本莊于下了決心，並說：由本人承擔責任，幹吧！

十九日凌晨本莊緊下令：第二師團主力迅速集中，攻擊瀋陽城，獨立守備隊各部進攻鐵路沿綫安東、營口、鳳凰城和長春等地。另外，致電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請求儘速增援關東軍。本莊將各項命令電告軍部，于十九日晨三時半偕司令部乘火車前往瀋陽。

日軍第二十九聯隊于十九日零時五十分分三路進攻瀋陽。駐瀋陽軍警憲兵八千名奉命『不許與日軍衝突』，未作抵抗。二時，日軍逼近大小西關，四時，由西南角登牆入城，佔領警察署、電台，包圍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東三省官銀號。四時五十分，日軍第二師團主力到達瀋陽，佔領瀋陽兵工廠、東塔飛機場。日軍從發動攻擊起僅五個多小時，于清晨六時半完全佔領了東北這座重要城市瀋陽。

日軍侵佔瀋陽，東三省官銀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邊業銀行等被洗劫一空，財產損失達十七億元以上；東北軍飛機二百六十二架、各類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門、戰車二十六輛、槍械十一萬八千支、機槍五千八百挺以及大批彈藥盡落日軍之手。平民和中國軍警死亡八百多人。

九月十九日，日軍佔領安東（丹東）、營口、長春、鳳凰城等地。同日，日本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出任瀋陽市長職務。

日本佔領瀋陽後，日本內閣于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事態以不擴大超過現在程度為方針』，並責成陸相南次郎大將通知關東軍。陸軍省、參謀本部分別訓令關東軍：本着政府的精神『妥善處置』自己的行動。參謀本部的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深知內閣與軍部的

微妙關係，于是發密電給關東軍坂垣：參謀本部的訓令『是應付內閣會議之舉，基本意並非要停止你們行動。』

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公開發表了《關于滿洲事變帝國政府之第一次聲明》（昭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帝國政府向以篤厚日華兩國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實現共存共榮之方針，然不幸過去之數年間，中國官民之言動，屢屢刺戟我國民感情，尤其是與我國利害關係最緊密之滿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頻發，我一般國民心理，以中國方面並未對我友好公開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騷然。適于此時，在九月十八日夜半，中國軍隊一部在奉天附近，破壞南滿洲鐵道之綫路，襲擊我守備隊而發生衝突。

二、當時守備于滿鐵沿綫之日軍兵力，總計僅爲一萬零四百人，而四周之中國軍隊則達二十二萬，致事態俄然緊迫。居住于同地之百萬帝國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狀態。我軍爲先發制人清除危險，乃迅速行動排除抵抗，解除駐屯于附近中國軍隊之武裝。關于地方治安，則督勵中國自治要機關維持。

三、我軍達成上述目的後，已大致歸還鐵路附屬地內集結。目下附屬地外之警戒，爲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隊及幾個地點的少數兵員，並非軍事佔領。致于言及帝國官憲已佔領營口稅關與鹽務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鄭家屯及奉天、新民間之中國鐵路，全係誤傳，另言及我軍向長春以北和延吉運動，亦無事實根據。

四、帝國政府于九月十九日已開緊急內閣會議，決定不使該事態擴大，陸軍大臣已將該方針訓令滿洲駐屯軍司令官。九月二十一日由長春出動去吉林之部隊，是爲消除對滿鐵側守之威脅，並非對該地實行軍事佔領。當達成此目的，我出動部隊之大部將返回長春。另在九月二十一日，因鑒于滿鐵沿綫之不安，由朝鮮駐屯部隊派出兵員約四千之混成一旅團，新屬滿洲駐屯軍司令官麾下，但滿洲駐屯軍之兵員總數，仍在條約所定之限制之內，當然不能謂對外關係上之擴大事態。

五、帝國政府於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慾望，此已無庸反復贅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國臣民能安心從事各種和平事業，以其資本及勞力有機會參與該地開發。維護本國及國民正當權益，乃政府當然之職責，排除滿洲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國政府在尊重善鄰友誼方面，仍恪守既定方針，爲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壞國體，與斷絕將來建設方策之禍根，有決心與中國政府真誠協力，如能打開目前兩國間之難局，轉禍爲福，帝國政府則不勝欣幸。

『九·一八』事變引起蘇、美、英等國的嚴重關注。至此，這些國家均已得出日本已開始用武力推行起東方政策的結論。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後，將會以該地區作為軍事和資源的基地，以其經濟和技術能力，迅速開發並向外擴展，進而威脅東方的和平。因此，蘇、美都開始對日進行戰略戒備。

十月五日，石原和坂垣再次向本莊司令官建議：對錦州進行試探性轟炸、查看中國及蘇美對

此事的反應。

十月八日，本莊繁命令兩個飛行中隊轟炸了錦州。轟炸過程中，日機均遭東北軍部隊的對空射擊，但未能擊落擊傷日機。

十月十五日，日軍得到情報，說馬占山在離開黑河前，曾與蘇聯方面進行過多次接觸，蘇支持其抗日，並送給馬占山許多武器。

十月二十日，關東軍司令部制定出進攻齊齊哈爾的作戰計劃，其目的是：殲滅背部東北抗日有生力量；試探蘇聯對『九・一八』事變的真實態度。

十月三十日，關東軍令第二師團十六聯隊長濱本喜三郎大佐率一步兵大隊、一野炮大隊、一工兵中隊共一千五百餘人前往江橋地區，準備由此北上進攻齊齊哈爾。

此時，馬占山已率領部隊在大興地區構築了多層的防禦陣地。

十一月一日，濱本率部從吉林出發，二日傍晚到達泰來，三日中午抵達江橋。四日上午，濱本令第五中隊從殘破鐵橋通過，佔領嫩江以北約十五公里的大興車站。

遠矢中隊長率部舉着一百多面大大小小的太陽旗，在獨立飛行第八偵察中隊的掩護下，由江橋向大興進攻。正午，即遇馬占山設伏部隊襲擊，遠矢中隊死傷二十餘人，進攻被迫停止。

下午三時，日一架飛機被中國部隊擊傷，飛行員大針新一郎大腿被高射機槍擊穿。這是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第一次遭到抵抗。

是日晚，本莊繁得到報告：江橋一帶遇中國部隊頑强抵抗，鐵路被毀，部隊無法前進。本莊

繁即令一大隊前往增援。

十一月五日，濱本指揮近兩千人，在五架飛機的配合下再次發起對大興車站的攻擊。雙方激戰至傍晚，日軍只突破中國守軍第一道防綫，而中國大批部隊已完成對日軍的包圍。濱本只好下令固守。當晚，中國騎兵第一旅對日軍發起突然襲擊，殲敵近千名。

本莊繁只好再令兩個大隊前往增援。這兩個大隊在五日晚到達戰場，即被中國守軍分割包圍。

六日上午，本莊繁在萬般無奈中，又令二十九聯隊，騎兵第二聯隊，混成三十九旅團一個大隊，野炮第二聯隊前往增援。

本莊繁這回已押上了老本，如果戰事再度惡化，他只好向大本營要援兵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部隊僅有第二師團、三十九獨立混成旅團、獨立鐵路守備隊，總兵力不足兩萬，如果中國政府堅決實行東北軍統一抗日政策，區區兩萬人哪裏是中國軍隊的對手。

然而，中國實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馬占山率部在江橋與日作戰，並無援兵。他一看日本押了血本，六日下午率部主動撤離了戰場。

日本參謀本部得到江橋地區戰報，一看三天裏關東軍傷亡一千多，有些畏懼。十一月五日晚，金谷範三參謀總長電示關東軍：作戰地區僅限在大興車站附近。

關東軍想的却是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馬占山為首的抗日部隊如不被殲，將會對日軍產生極大威脅。而現在正是殲滅馬占山部的極好時機，一是這一區域關東軍兵力佔優，二是中國南部

正在內戰，三是蘇聯已表示自己對滿洲事變的中立立場。

十一月十三日，關東軍司令部作出擊潰馬占山為首的抗日部隊，攻佔齊齊哈爾的計劃，戰場指揮由第二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擔任。

十一月十四日，日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分別電告關東軍，指示在馬占山部不撤離齊齊哈爾以北地區的情況下，可實行武力解決。

十一月十五日，本莊繁派人去和馬占山談判。馬占山聽了日本人的條件，冷笑一聲：『媽拉巴子，齊齊哈爾是中國的領土，老子是黑龍江省主席，怎麼能聽你們的？』

十一月十七日，日軍幾乎傾巢出動，撲向齊齊哈爾。馬占山見寡不抵衆，只派小部隊留守，大部隊于十一月十八日主動撤離。臨走前，馬占山怕日軍和自己糾纏，把自己的手杖、大煙槍和穿過的便衣扔在撤退道路相反方向的一條道路上，以迷惑日軍。

多門二郎知此情況後，立即召集特務機關人員和熟悉馬占山的人進行研究，最後得出結論：馬占山這次並非倉促撤離，而這些東西又確係馬本人的，可見馬占山已死。

3. 中國民團殺日軍，第一仗就打死一個聯隊長。關東軍攻佔全東北。坂垣、石原、土肥原，三個『中國通』煮酒論時局。日軍要招募軍妓，解決性問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設計發動天津事變，準備接溥儀到滿洲，推行以華制華政策。

稍後，日軍準備徹底解決滿洲問題。關東軍把解決滿洲問題的最大障礙看作是錦州問題。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關東軍向進攻錦州部隊下達了進攻命令。錦州是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和遼寧政府省政府的臨時所在地，集結近五萬軍隊，陸、海交通便利，中國軍隊的作戰條件要比馬占山部優越得多。因此，關東軍動用了自己僅有的兩個師團兵力的全部，後方治安完全交給了偽軍。

日軍參謀體部認為：此次進攻錦州，中國軍隊會沿着秦皇島、山海關、錦西的鐵路和公路增援錦州。因此，日軍參謀次長專程去找海軍軍令部次長，希望海軍能在進攻錦州期間，封鎖中國這一地區的海岸通道，並派出幾艘大噸位的戰艦嚇唬一下中國軍隊。誰知當時日本陸海軍的領導機構還沒統一，海軍沒理這個茬，要執行中國事件不宜擴大政策。

關東軍只好硬着頭皮冒這個險了。

當時，關東軍的全部兵力不足三萬（有一萬人尚屬江橋戰事結束後由國內調來），如果中國軍隊全力抵抗，後果殊難預料。但是，北平軍分會的張學良仍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錦州未作大的抵抗便將部隊撤退。這次撤退並不是將部隊撤向錦州附近駐紮，而是分乘四十四個專列，一口氣跑到距錦州一百七十公里遠的山海關。

關東軍創造這種『奇迹』難道是天意？

十二月三十一日，日第二師團主力進入溝幫子以南地區。同日，三十九旅團也抵達這一地區，臨時歸第二師團指揮。同日，第八混成旅團主力到達大虎山，並控制了沿綫鐵路。

四日來，日軍的損失僅為一架飛機，死傷不足百人！

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日第二十師團進入錦州外圍，據本莊繁命令準備攻城。

元月三日，日嘉村旅團長率三十九旅團進入没有抵抗的錦州。

關東軍這次勝利，弄得大部分日本人暈暈乎乎起來。駐錦西的第二十七聯隊，其任務是向五十公里以外的熱河、山海關方向進行警戒，掃蕩這一地區的抗日部隊。聯隊長古賀傳太郎大佐率領全聯隊八十餘人于一月六日到達錦西。七日，石野中尉率一小隊也到達了錦西。此時，錦西日軍總數不過一百三十名。

中國人開始報仇了，儘管這個時候錦西已没有正規的政府軍。

七日晚，西五會的民團數百人進入錦西襲擊日軍，與日軍打了一個半小時，從監獄裏搶出幾十名犯人後，主動撤離。

元月九日，古賀決定向城西進行掃蕩。是日下午，古賀的六十餘名騎兵和石野小隊遭到民團的三面包圍。下午五時，石野中尉重傷斃命。古賀中佐已感情況不妙，下令返回錦西。

此時的錦西外圍已在中國民團控制之中。古賀返回至西門外，一顆子彈把他打下馬來。

九日晚，龜縮在教育局内的山田大尉率領僅剩下的不足四十人準備突圍。後半夜，他們只好向錦州求援。

十日下午，負責救援的足立大隊六百人進入錦西。民團並不畏懼，與日軍又激戰兩天兩夜，方才撤離。

錦西之日軍正遭中國民團襲擊的時候，垣坂征四郎、石原莞爾前去拜訪了當了幾天『奉天市長』的土肥原，準備商談關東軍的有關問題。

『土肥原君，我等來拜訪市長閣下，打擾了。』其實坂垣和石原已經得知參謀本部和內閣政府的示令，正是來寬寬心緒的。

土肥原和坂垣、石原同為關東軍參謀將佐，互相志同道合，意趣相投，僅憑心有靈犀足矣，哪有不曉之理。忙讓進屋：『坂垣君、石原君大駕光臨，吾乃不勝榮幸，哪有打擾之理。』忙叫下人備上酒菜。

坂垣和石原解下佩刀和手槍掛至牆上，然後在榻榻米上圍茶几坐了下來。

談話很快切入正題。

『參謀本部的官僚們膽小怕事，我們佔領了錦州，又能怎麼樣？』石原因儘管採取了先轟炸然後再上報的做法，實現了自己的意志，但心裏仍對參謀本部有氣。

『擔心「國聯」干預我們？』坂垣氣狠狠地說，『「國聯」能利用則利用，「國聯」於我無用了，我們可以不理它，看它能把我大日本帝國如何！』

石原補充道：『必要時，可以退出「國聯」，省得讓他們指手劃脚！』

「參謀本部畏懼蘇聯，那哈爾濱怎麽辦？整個滿洲怎麽辦？靠外交，靠外交能解決滿洲問題，靠外交能解決日本土資源問題，還是能讓蘇聯把哈爾濱奉送給我們？」坂垣一口氣提了一連串的問題，兩手輕輕搓着，「土肥原君，你說說看，不打是不是會貽誤戰機？」

土肥原慢條斯理地說：按現在的情況來看，蘇聯于九月二十九日聲明，他們不干涉滿洲事變事務，這是一個好的信號。但是，中東鐵路屬中、蘇雙方共管。就利益看，蘇聯當然不歡迎我們……」

「蘇聯當前正埋頭于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充實其第一次大戰和內戰中消耗的國力。」坂垣接着分析道，「蘇聯是共産國家，由于支援中共和中共軍隊而和中國國民政府交惡。更何況蔣介石正在「圍剿」中共軍隊。蘇聯總不可能因臨時事件，而突然公開介入中國東北的事務。」

「國與國之關係，因利益而轉移，没有永遠的朋友，亦没有永遠的敵人。」土肥原若有所思，「就利弊之大小分析，蘇聯不可能因此而改變整個國策。」

「對滿洲來說，蘇聯最終是我們的敵人。」石原忍不住插話說。

「我們應該對滿洲充滿信心，可以有把握地說，哈爾濱的問題小小的，小小的，二位不必多慮。」土肥原胸有成竹，說慣了漢語，竟不自覺地流露了出來。

石原說：「內閣和軍部畏首畏尾，滿洲問題的解決，在參謀本部的功勞應首推橋本君。」坂垣接道：「是橋本君及時通報東京消息，我們才得以抓住這個機遇，幾十年哪！」石原說：「要照那位編制動員課的大佐君，我們的滿洲還是中看不中用啊！哈哈！」

坂垣和土肥原都清楚，石原所說的那位研究戰史的大佐君，指的是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長東條英機大佐。坂垣和石原曾在一九三〇年制定出佔領『滿蒙』的計劃交給參謀本部，課佐以下只有東條認為計劃有待完善，而石原的桀傲不馴和剛愎自用的性格，又恰恰不能容這位挑毛病不說出所以然來的長條臉大佐，竟似挖了自己祖墳似的耿耿于懷。

土肥原岔開話題：『石原君，滿洲功勞你大大的，辛勞大大的，犒勞亦應大大的。』日漢夾白，是常用話，好懂。

『酒是好酒，菜是日菜，土肥原君，』坂垣終于不再搓手，動作粗獷起來，伸出厚短的手掌，拍着土肥原的背，『哈哈哈，就是短點喝的。』

『不知二位光臨，不然會安排藝妓作陪的。六名，至少六名。』土肥原笑得輕鬆地說。

『哈哈哈哈哈哈，不嫌多。土肥原君，不嫌多。』坂垣仰起脖子，坦蕩得聲音宏響。

『太少，太少了！』石原將右拳砸在左掌裏，不斷摩挲着，說。

『嗯？』坂垣和土肥原感到驚奇，不知石原的話是什麼意思，竟異口同聲。

石原自鳴得意地晃晃腦袋：『確實是問題，確實是問題。』

坂垣和土肥原原本是比較了解石原這位陸軍大學教官的，其主意之多，其策劃能力之強，恨不能將整個地球都裝進他設計的方案裏去。可這時，石原在想什麼呢？

石原莞爾這個一手策劃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此時想的問題是一個只有侵略者才會出現的問題，這也正是日本軍人，眼下是關東軍人產生的『性』問題。

石原總結說：

大日本有藝妓制度，但只能歌舞，說笑，不解決問題；在中國，有娼妓制度，這確實能解決一些男人性不足問題，但隨之出現的問題很多：如性衛生問題、部隊紀律容易鬆懈問題、接觸社會時產生的安全問題以及吸毒、多寡不均乃至產生互相爭艷而打架鬥毆等等等問題。

日本國駐外軍隊共四個軍、三個師團、兩個飛行聯隊；僅關東軍經增兵後近達兩萬人，軍人除打仗就是訓練，其他娛樂很少，且因經常作戰，今天不保明天還能活着，性的需求就更為强烈些。若用帝國軍人紀律强行約束，未償不可，硬堵而不準渲泄，時間一長免不了出事。

『已經有彙報，在我們佔領的地區，帝國軍人有入室强姦民女的，有辱帝國名譽！』土肥原一副道貌岸然，舉例來證明自己聖潔，還是證明石原想到的問題確已迫在眉睫，也未可知。

『因此，要有一個能够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石原接着說，『能不能建立一個制度：』石原自問自答，『對！建立隨軍「藝妓」制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藝妓，要解決士兵性問題，叫作什麼呢？叫隨軍妓女？不雅，叫慰安婦？對！就叫慰安婦！設在軍營，與外界隔絕！』石原似乎突然完善了一個計劃，興奮地將兩手在大腿上一拍說。

『石原君！真有你的！』坂垣重重地在石原的背上拍了一掌，『拿一個計劃出來，遞軍部，不，先在我關東軍實行。一切為了聖戰，為了大日本帝國，為了天皇陛下。』

『哈哈哈哈哈哈！』

日本關東軍參謀的三位高級參謀，各自雙臂抱着自己的胳膊，猶如抱着帝國的軍妓，開懷大

笑起來，榻榻米上的空間裏頓時充滿了猥狎之味。

4. 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十九路軍奮起抗日。日軍一個半師團陷入上海，日參謀本部增兵六萬。國際輿論嘩然，日不得不玩一玩東方騙術。

日本以傷亡不足四千人的代價在軍事上解決了南滿問題，土肥原獻妙計請來了溥儀做滿洲國皇帝，在政治上解決了滿洲問題，侵吞中國的計劃運轉十分順利。

張學良帶二十餘萬人入關，並沒作多大抵抗，這一點很出日本政府高層人物的預料。天皇知道後說：『支那軍隊怎麼都像清宮裏的太監，帝國軍隊與這種部隊較量，有失帝國的尊嚴。』

天皇話是這麼說了，他是天皇，誰也不敢從中挑什麼過錯。內閣和日軍大本營不是這麼看問題的，他們暗自慶幸中國軍隊未作大規模抵抗。當時，日軍陸軍只有二十幾個師團，關東軍的人數只有張學良部隊人數的八分之一，真打起來，鹿死誰手還難說。

張學良没抵抗，或許有他的苦衷，但在一九三一年，中國還是有不怕日本的中國正規軍隊，這又出乎日本的意料了。

關東軍策劃準備在一九三二年春實行『滿洲獨立』，時值『國聯』李頓（英國前駐印度總督）調查團欲來中國調查『滿洲事件』，歐美列强及西方國際輿論熱點在中國東北，于是，關于『滿洲』的一舉一動，無不引人注目。這對于關東軍來説，操動『滿洲獨立』，猶如衆目睽睽之下，竊人錢物一般，如芒刺背的滋味，即使强盜亦企望避免。

關東軍的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的心理正是如此。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坂垣征四郎就策劃將外界的注意力由中國的東北引向南方上海。于是和上海日本公使館武官輔佐田中隆吉少佐謀劃。坂垣對田中説：外國人的目光很討厭，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把他們的視綫引過去，使『滿洲獨立』順利實現。坂垣給予活動經費兩萬日元（其時日元和美元的比率為二：一），田中接受了任務，並獲准，如經費不足時，可向上海的『鐘紡』事務所索領。

隨之，田中隆吉和在上海的日諜川島芳子謀劃後，決定向上海的日商籌措十萬日元，收買流氓無賴，由他們來製造傷害日本人的事件，挑起事端，然後見縫下『楔』，擴大事態，從中漁利。

事端正如田中隆吉與川島芳子所謀劃的情形發生了。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時許，日蓮宗山妙法寺僧侶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井國吉、后藤芳平、黑岩淺次郎共五人行經馬玉山路，在以抵制日貨而著稱的『三友實業社』附近時，突然遭到一伙人的襲擊，三人受傷。二十四日，日方宣佈，水上秀雄因傷勢嚴重身亡。

元月十九日，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田中則在繼續擴大事態，他

支使重藤千重（原憲兵大尉）率『青年同志會』浪人三十餘名于二十日早晨搗毀『三友實業社』，襲擊了馬玉山路的中國警察，砍死一人，砍傷兩人。接着，一些不明真像的日僑舉行集會，通電東京，聲稱：『現在抗日暴行已達到極點，帝國政府下最後之決心，立即派遣軍隊，行使自衛權，堅決滅絶抗日運動。』之後，日本僑民團赴總領事館、海定陸戰隊部『請願』。海軍大佐鮫島具重表示：『我們將決心採取果斷措施。』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緊急晤見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四條『嚴正』要求：

一、市長須對日總領事正式表示道歉；

二、迅速逮捕兇犯，並予以嚴懲；

三、賠償被害者醫藥費用及撫慰金；

四、凡排日、抗日之行為一概予以制止，排日、抗日之團體一概予以取締。

二十二日，日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聲明：

上海市長對于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不能給予滿意之答覆並將各項要求立即付諸實行，日本海軍爲保護帝國之權益，決心採取必要之措施。

鹽澤這一絶非空洞的恫嚇並非是偶然之舉。日本海軍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將對陸軍中將畑俊六表示：『陸軍在滿洲大顯了身手，這次在南邊該輪到海軍了。』鹽澤借『天賜良機』，向海軍省

提議：

一、不准中國商船駛往吴淞；

二、彈壓抗日團體；

三、飛機示威偵察；

四、對租界以外日僑實行就地保護；

五、如中方反抗，就佔領吴淞炮台。

海軍省批准鹽澤提議之二、三、四條措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台的犬養毅內閣（首相犬養毅，軍界為陸相荒木貞夫、參謀總長宮載仁親王、參謀次長直崎甚三郎）態度强硬，于元月二十一日開始，派出日艦和海軍陸戰隊向上海集結。日領事村井倉松態隨之强硬起來，向吴鐵城發出最後通牒，限于元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對四條要求作出滿意的答覆，否則，日本海軍將以自己的方式行動。

吴鐵城在請示了南京政府又和上海各界人士商量後，于二十八日晨，封閉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民國日報》，並允諾緝拿兇手，負擔醫藥費用和撫恤金。

日方視中方軟弱，得寸進尺，于當日晚八時，又提出要求中方撤出駐滬軍隊，理由是北四川路一帶之日僑對中國軍隊衆多而深為不安，因此，要求中方撤出軍隊，拆除工事，由日軍進駐閘北。其實在日領事代表鹽澤向上海市政府要求時，晚九時半鹽澤正在指揮其陸戰隊員登陸，並向天通庵火車站附近集結，企圖攻佔上海北火車站，截斷中方守軍的軍事運輸，擴大日本租界佔領

區域。一切就緒之後，晚十一時半，日軍沿天通庵鐵路向閘北一帶發起進攻。

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了

日軍以裝甲車進犯閘北地區各路口，二十九日天明後，從長江口起飛的日軍水上飛機配合下，狂轟濫炸閘北、真茹一帶。大火漫天、瓦礫遍地，平民死傷累累。駐紮在閘北的粵系十九路軍官兵一千七百多名遭日軍突然襲擊，傷亡達三分之一，激于民族義憤，他們奮起抵抗。並于下午開始對敵反擊，打跨了日軍援兵，消滅了車站周圍轉入防禦之日軍，五日左右收復了上海北火車站，同時擊退了幾處進犯之日軍。

在日軍進犯南推時，日人『在鄉軍人』組成的『自警團』在閘北、虹口一帶濫捕華人，以『便衣隊嫌疑』的罪名肆意殺害。日僑俱樂部的院落變成了屠場。二月二日，日本公使重光葵給日外相的電報說：『在鄉軍人團、自警團的行動宛如大地震（關東）時自警團殺戮朝鮮人一樣，以「便衣隊嫌疑」而被處決者已達數百人。』

日本軍隊的進犯與中國軍隊的抗戰出乎歐美列强的意料。各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在滬利益，美、英、法派海軍陸戰隊五千名及艦艇抵滬，旋而又訓令其駐滬領事斡旋停戰。南京政府本來就主張對日退讓，而日本海軍亦感其兵力單薄，先行緩兵之計，野心勃勃的鹽澤幸一就勢同意從二十九日晚八時起停戰，在美國總領事館與中方達成停火協議。

鹽澤幸一的第一遣外艦隊失敗的報告到達東京後，日本海軍軍令部長博恭王、參謀總長載仁親王、陸相荒木貞夫決定增加兵力，經内閣會議通過，並上奉天皇裕仁，獲得認可。任命海軍中

將野村吉三郎為第三艦隊司令官率艦馳援上海，鹽澤部歸野村統轄。

日艦增到四十九艘，新任統帥信心十足，企圖一舉奪取吳淞炮台，控制黃浦江入口。二月三日，日軍以二十多艘艦艇突然攻擊吳淞炮台和高橋炮台。十九路軍則死守吳淞要塞，日軍猛攻四天，未能如願。另一方面，鹽澤率部在日機掩護下再犯閘北，中國守軍抗擊九小時，斃敵三百有餘，日軍的一個聯隊在江灣被十九路軍圍殲。野村建功不成，鹽澤幸一少將被免職返回日本。

十九路軍初戰告捷，日軍上層對中國軍隊敢于抵抗並能取勝一是意外，二是驚愕，遂決定派陸軍參戰。經犬養毅內閣同意，日陸軍第九師團緊急動員，先派其軍二十四旅團乘驅逐艦急赴上海。七日，日軍二十四旅團在吳淞河南岸登陸，十一日下午，向蘊藻濱、曹家橋進攻，中國軍隊奮力抗擊，斃敵數百名。十三日拂曉，日軍施放煙幕偷渡曹家橋，進犯紀家橋，十九路軍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日軍又被殲數百，野村進攻吳淞之戰告失敗。

二月十五日、十六兩日，擁有六十架飛機，五十輛坦克和大批重炮的日軍第九師團在滙山碼頭登陸。此時，日軍總兵力已達三萬人以上。師團長植田廉吉中將接替野村吉三郎中將的指揮，滬淞戰爭局勢擴大。

和日軍相比，中國軍隊的裝備處于劣勢。十九路軍將士英勇抗敵，傷亡甚衆。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一再電話請求增援兵力，軍政部長何應欽則以『抗日剿共兩難兼顧』為辭，不肯增派兵員；蔣介石則施壓十九路軍，令其早日停戰，『從速進入外交途徑』，南京外交部又派員向日本駐南京代理總領事上村解釋：上海的抗戰為十九路軍所為，南京不受其影響，希望日方諒解。

國民黨不支持淞滬抗日的態度，全國輿論沸騰，迫于壓力，蔣介石才不得不決定派張治中的新編第五軍于二月十五日開往上海。

與國民黨政府相反，日本軍部却持强硬態度，指示第九師團：先逼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如果不答應，就以武力驅之至昆山——黃浦——松江一綫以西，並佔領該地。十八日晚植田師團長和村井日領事向中國軍隊發出通牒，限在二十日上午七時前撤出第一綫，下午五時前撤往租界邊界綫二十公里以外，同時撤除其軍用設施，並不得重新設置。被中國軍隊嚴辭拒絕。

二十日拂曉，日軍發起總攻，以機羣和重炮先後轟炸廟行、江灣、吳淞，再以坦克掩護進犯張家濱和楊樹浦。遭到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奮力抗擊，被殲八百多人，損失戰鬥機一架，經兩晝夜血戰，日軍不支而退到沿海一隅。二十三日，日軍發動第二次進攻，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强抵抗，又被殲五百多人，少佐宫閑升被俘。植田發動的大規模「上海會戰」未能得成功。

日本陸軍一個半師團陷在上海，非日之國際輿論與日俱增，東京為迅速扭轉局面，犬養毅内閣于二月二十三日決定，任命曾任關東軍司令的陸軍大將白川義則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增派陸軍第十一師團、第十四師團。日軍在上海的兵員增至近六萬人。

「上海會戰」的戰火，危及西方國家的在滬利益。英、美訓令其駐日大使向日外相芳澤發出警告，反對日軍以公共租界充作作戰基地。英國駐華艦隊司令克萊受政府指示與日軍中將野村會晤，斡旋停戰，日方故意搪塞和拖延，繼而又同意談判，却提出諸多無理要求，最後，又以「等待東京訓令」為借口，遲遲不作答覆，其實是在玩弄騙術，施行緩兵之計。

一月二十八日，關東軍第二師團開始進攻哈爾濱，因在使用鐵路問題上與蘇聯產生衝突，進展很不順利。日大本營認為，如果蘇聯以此為藉口鬧事，也不好對付，不如把上海戰爭停一停，看看哈爾濱的情況再說。二月一日，蘇聯方面讓步。但中國駐雙城守軍趙毅部沒有望風而逃，反給日第三師團以重創，東北問題仍存在翻盤的可能，白川義則只好再等下去。

二月四日，日第三、第十五旅團開始進攻哈爾濱，遭中國守軍頑强。二月五日，中國守軍主動撤離，哈爾濱淪陷。

日軍在上海玩弄騙術，還有另外的、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們要在東北推行「以華制華」的方略。

5. 『這五色旗是什麼東西？難道這是大清帝國麼？』溥儀氣得聲調都變了，『滿洲人心所向是大清皇帝，請關東軍考慮。』關東軍答覆：如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敵人。溥儀半推半就當了兒皇帝。白川義則命喪虹口。

在由日方挑起的規模『上海會戰』期間，關東軍正在加緊實施『滿蒙獨立』方案。

一九三一年底上台的首相犬養毅却主張承認中國在東北的『宗主權』，在平等開發『滿洲』的基礎上，日中兩國聯合建立新政權，從事實上達到日本的目的。于是，他背着軍部派密使萱野長知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犬養毅的主張和日本軍方的意圖相距甚遠，內閣書記官長森文持關東軍『滿蒙』獨立方案，當得知派遣萱野赴上海的消息後，便一面透露給陸相荒木貞夫，一面通犬養毅之子轉告首相，説陸軍對此十分憤慨，犬養毅怯懼軍方，只得召回萱野，按下此舉。

本莊繁的關東軍認為『滿蒙中央政府』，最遲要在三月上旬之前，即『國聯』李頓調查團到達東北之前成立，只要强調此政府關係中國人自己內部的分離，並不關日本的事。在既成事實面前，『國聯』亦奈何不得。

一月十三日，本莊繁派坂垣携『方案』回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了他。

由關東軍參謀中野操縱的『自治指導部』，則大造『滿蒙』獨立的輿論，步伐加快。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坂垣來到大和旅館，上到溥儀幾人佔用的二樓，帶着關東軍通譯官中島比多吉。

坂垣一開始先表明是奉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之命，向溥儀報告關于『滿洲新國家』的問題的。

接着坂垣如土肥原在天津時所説，從張學良『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滿權益絲毫没有保障』談起，强調了日軍行動的『正義性』，一直談到關東軍『幫助滿洲人民建立王道樂土的誠意』。其音娓娓動聽，其語慢條斯理，輕輕搓動着雙手，其相頗為斯文。

溥儀不斷地點頭，等待着坂垣的下文正題。

「這個新國家名號是「滿洲國」，國都設在長春，因此，長春改名新京。」坂垣接着說，「這個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日本人在滿洲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別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樣可以充當新國家的官吏。……」

中島還未譯完，坂垣從皮包裏拿出了《滿蒙人民宣言書》和五色的『滿洲國國旗』，放到了溥儀面前的沙發桌上。

「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這是大清帝國麽？」溥儀見坂垣出示的物件全然不是土肥原以及坂垣前些時去天津時允諾的條件，氣得顫抖着把那堆東西推了一下，連聲音都變了調。

前一年，即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溥儀的住地，天津協昌裏的『靜園』，說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有請，要溥儀到日軍司令部有重要事情相談，並說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

溥儀因駭怕北伐軍加害于己，受日本人鼓動避往天津，並居于天津日租界內，受到了日本人的格外『關心』和『保護』自然對日本人的話言聽計從。便懷着喜事臨門之感，到了海光寺日軍兵營，香椎中將正立在他的住宅門外等候着溥儀。溥儀進了香椎的客廳，見有兩個人正恭恭敬敬地站着，一個是前清臣羅振玉，穿着長袍馬褂，另一個人是陌生的，穿着西服，從其鞠躬的姿勢上可以判斷得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說，這是關東軍參謀坂垣征四郎大佐派來朝見溥儀的，名叫上角利一。

上角利一是代表坂垣來向溥儀致意，希望溥儀能前去滿洲，並說『瀋陽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的種種新聞，其誠切之意溢于言表。香椎中將亦表示，希望溥儀能考慮關東軍坂垣大佐的意見，動身到東北去。

在溥儀看來，坂垣是要請他回東北去『復闢』做清朝皇帝的，坂垣是關東軍的重要人物，而關東軍對于東北的統治是一定的。這時的溥儀心境舒暢極了。自從日租界的宮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裏陸宗輿的公館『乾園』，溥儀就給它改了名字，叫『靜園』，意思並非是溥儀求清靜，而是求圖『定于一』的大業，在這裏『靜觀變化，靜待時機。』可這時的溥儀等來的，不是大清復闢，而是一個什麼撈什子『滿洲國』，溥儀簡直肺都要氣炸了。

對于溥儀氣憤的連聲音都變了調的態度，坂垣似乎並不介意，照樣地不緊不慢：

『自然，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闢，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政」。』

『閣下？』溥儀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全部日子裏，不是『宣統帝』就是『皇帝陛下』的稱呼，現在居然從坂垣的嘴裏響出個『閣下』來，只覺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湧，激動得幾乎都坐不住了：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滿洲人心所向，不是我個人，而是大清皇帝，若是取消了這個稱謂，滿洲人心必失。這個問題必須請關東軍重新考慮。』

坂垣輕輕地搓着手，笑容滿面地說：

『滿洲人民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這就是人心所歸，也是關東軍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國，為什麼關東軍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閣下認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這個字眼。這不是共和制，是執政制。』

『我很感謝貴國的熱誠幫助，但是別的都可說，唯有這個執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稱謂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謂執政，不過是過渡而已，』坂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統帝是大清帝國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這是很明白的事，將來在議會成立之後，我相信必定會通過恢復帝制的憲法，因此目前的執政，不過是過渡時期的辦法而已。』

溥儀連忙搖頭說：

『議會沒有好的，再說大清皇帝當初也不是什麼議會封的！』

溥儀不厭其煩地强調不得不正統系的道理，反復地表示不能放棄皇帝的身份，坂垣則堅持只能先行『執政』稱謂，態度平和，一點不着急，刮得很乾净的青白色臉上始終浮着笑容，兩只手輕輕地搓來搓去。

爭論了三個多鐘頭，仍沒有談到一起。最後，坂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談下去了。他臉色更青更白了：『閣下再考慮考慮，明天再談。』聲調沒變，笑容則沒有了，一度回到他口頭上的宣統帝的稱呼又變成了閣下。

坂垣冷冷地說完，便告辭走了。

第二天早晨，溥儀得到坂垣的傳話：

『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敵對態度，只有對待敵人的手段答覆。這是軍部的最後的話！』

溥儀聽後不禁驚呆。左右獻策：答應暫定一年為限，加逾期不實行帝制，到時即退位。溥儀採納，遂命人轉告坂垣，坂垣接受了溥儀的要求，並說晚上要『為未來的執政舉行一個小規模宴會！』

在坂垣的宴會上，坂垣召來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給每個赴宴者配置一名，以侑酒取樂。他自己左擁右抱，時而舉杯豪飲，時而縱聲大笑，豪不掩飾其得意的心情，却絕口不提曾有的爭論，好像根本就未曾發生。宴會上的人，猶如約定了似的，除了風花雪月，煙酒飲食，不談別的。坂垣對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現得十分豪爽，大口地喝酒。隨着飲量的增加，坂垣的臉色越發青白。這時，有個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國話問溥儀：『你是做買賣的幹活？』坂垣聽見了，突然怪聲大笑起來了，笑得前仰後合。溥儀却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

上海『一·二八』事變中，由于日方玩弄『緩兵之計』，在談判中屢屢作梗，拖延時間，給日軍往上海增兵創造了機會。

白川義則大將乘『妙高號』巡洋艦于二月二十九日到長江口。三月一日黎明，陸軍第十一師團一萬多人在八十多架日機施放的煙幕掩護下，在瀏河上游的中國軍隊的背後登陸。二日，瀏河

鎮被日軍佔領。另一方面，第九師團則繞過江灣，于二日下午攻佔大場鎮，中國軍隊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

中國軍隊在抗擊日軍的進犯中，英勇奮戰一月有餘，十九路軍的傷亡人數達八千多，第五軍的戰鬥減員也上五千，兩軍總數已不到四萬，且裝備落後，防綫過長，兵力明顯不足。蔣光鼐、蔡廷鍇雖一再乞援，蔣介石則以『剿赤』執意不允援滬。抵抗日軍之中國部隊不得已于二日晚撤出陣地。三日，日軍佔領真茹、南翔。日軍因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强抗擊，死傷人數佔參戰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于是瘋狂進行報復，一路縱火殺人，連婦女、嬰兒也不放過，『吳淞、江灣、閘北、虹口、大場……一片恐怖和殘殺的景象。』

三月六日早晨，原參謀本部編制課長、新任關東軍副參謀長的岡村寧次少將到達上海，于晚接見了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稱贊他們在『一·二八』事變中所起的作用。

三月一日，日本關東軍在國際視綫集中在上海之際，宣佈『滿洲國』成立。九日，溥儀宣誓就職『執政』。坂垣寫信給田中隆吉說：『幸虧你這樣一來，滿洲獨立成功了！』

三月十六日，裕仁天皇對侵犯上海的日本陸、海軍賜敕語：

派往上海方面之陸、海軍將兵，同心協力，以寡破衆，行動機宜適切，得以宣揚皇軍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

昭和七年三月十六日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天皇的生日在日本國為『天長節』；皇后的生日則為『地久節。』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佔領上海地區的日軍于虹口集會，祝賀其日皇的三十一歲生日，並舉行了閱兵式。後來又在新公園舉行聯歡會，日軍將領及上海日本領事館、日租界的僑民代表也都參加。當合唱日本國歌『君力代』于尾聲時，在會場的朝鮮志士尹奉吉將小水壺做成的炸彈擲于主席台中央爆炸，白川義則大將、植田廉吉中將、野村吉三郎中將、重光葵特命全權大使、村井倉松公使、日本駐上海僑民行政委員長河端貞次等七人被炸傷。重光葵被炸掉一條腿，野村被炸傷一隻眼，河端于第二天死去，白川義則終因傷勢過重亦于五月二十六日死去。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一）

古賀傳太郎，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〇年九月晉升為騎兵大佐，任混成第三十八旅團騎兵第二十七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一年，古賀聯隊入中國。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進攻錦西時，古賀聯隊擔任主攻。一月初，古賀率部向錦西掃蕩，被錦西民團打死。他是『九·一八』事變後，侵華日軍第一位戰死的將領。

林大八，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一年八月任上海派遣軍第九師團步兵第六旅團第七聯隊長。『一·二八』事變後，林大八率部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進入上海。三月一日，日第九師團組織第三次進攻時，第七聯隊作為左翼中央聯隊率先發起進攻。在挺進作戰中，林大八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林大八曾獲金鵄三級勛章。

白川義則，陸軍大將。一九一一年六月入中國，任關東軍第十一師團參謀長。一九一三年九月調任華中派遣部隊司令官。一九一五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一六年一月晉升中將並調任日本陸軍大學校校長。一九二一年任第十一師團師團長，一九二二年十月任陸軍省次官。一九二三年十月再次入中國，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二五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二六年七月奉召回國任軍事參議官，次年四月升陸軍省大臣。

白川義則仕途一直順利，深受天皇器重，是大舉入侵中國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一九二八年六月，河本大作策劃炸死張作霖。事發後，田中首相要處理河本大作，白川義則持功對河本進行包庇，此案一直無法審理。一九二九年，田中首相再次提出處理河本，白川義則竟以辭職要挾。是後，日陸軍省給河本『永不晉銜處分』，將白川義則調回國任軍事參議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白川參與制定日對中國東北政策制定。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白川義則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負責日軍對上海作戰，再次入中國。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朝鮮志士尹奉吉扔炸彈炸死。死後，被封為男爵。

森秀樹，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森秀樹率部從安東出發，進至莊河縣城土城子。森秀樹提出要與大刀會決戰。十六日夜，大刀會首領妻子敬率五百名刀術高強隊員任主攻，大首領鞠抗捷親率大刀會員三千餘包圍了森秀樹部。經一夜廝殺，日軍大部被破死，森秀樹被長矛扎死。

森玉德光，陸航中將（追晉）。一九三九年八月晉升為航空大佐，任飛行四十四聯隊長，直屬中國派遣軍，曾多次率部轟炸中國城市。一九四一年八月，任飛行學校教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任第二十一獨立飛行隊隊長，多次參與日中美空戰。一九四三年調至東北，任白城子教導飛行團團長。一九四四年三月晉升為陸航少將，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東北一次空戰中，因座機被

擊毀斃命。

四手井綱正，陸軍中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入中國東北，任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一九四三年十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四四年十月，調任第七方面軍第九十四師團師團長。一九四五年五月任南方軍第七方面軍總參謀長，駐新加坡。同年七月，再次入中國，任關東軍參謀副長。八月九日，蘇對日宣戰，日大本營令四手立即赴任。因日本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四手在台灣停留數日，八月十八日由台灣專機飛東北，因飛機失事斃命。他是中國東北戰場最後一名死在任上的日軍將領。

本莊繁，陸軍大將。一九〇七年陸大畢業，晉升為步兵大尉，任駐華使館副武官，活動于中國各大城市，為入侵中國作準備。一九一八年六月晉升為步兵大佐，回國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一九一九年四月再次入中國，任第十一聯隊聯隊長。一九二一年五月，被派至張作霖手下作軍事顧問。一九二二年八月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二五年五月任駐華公使館武官。一九二七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次年二月任第十師團師團長。一九三一年八月任關東軍司令官。

本莊繁是『九·一八事變』的組織實施者和領導者，他實現了日本佔領東北的夢想。為此，天皇對他格外器重，親手把一枚金鵄一級勛章和一枚旭日大綬章授與他。一九三三年四月，裕仁天皇欽命本莊繁任侍從武官長。同年六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三八年四月任軍事保護院總

裁。一九四〇年八月本莊又獲最高的端云勛章。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本莊繁在陸軍大學校聽說麥克阿瑟已下令逮捕戰犯，寫下遺囑後剖腹自殺。遺囑云：由于我多年歷任軍界要職，使帝國瀕臨崩潰，深感惶恐，雖萬死而不足贖我之罪也。

土肥原賢二，陸軍大將。土肥原能講流利的漢語，精通中國歷史和風土人情，是日本軍界最著名的中國通。中日戰爭爆發前，土肥原直接參與了中國各軍閥間的派系鬥爭。一九三一年三月任天津日特務機關長，企圖利用閻錫山一併解決東北與華北問題，未果。一九三一年八月任奉天特務機關長。『九·一八』事變後，作了幾天奉天市長，迫于國際輿論，土肥原只好辭職。同年十月，土肥原又向本莊繁獻出劫廢帝溥儀幫助日本人統治滿洲的計劃，本莊繁令其去天津相機行事。十一月八日，土肥原一手製造天津事件，將溥儀從天津劫出，為日關東軍拼凑滿洲國立下汗馬功勞。一九三二年四月，土肥原回國，晉升為陸軍少將，任駐廣島第九旅團旅團長。八月，再次入中國任特務機關長。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開始全力解決華北問題，製造多層矛盾以擾亂中國華北局勢。一九三六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調任留守第一師團師團長。一九三七年改任十四師團長，八月率部武力入侵中國，參加永定河、保定、石家莊、邯鄲、大名、安陽、新鄉等地的作戰，一度攻至黃河北岸。一九四一年四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四三年五月任東部軍區司令官。一九四四年三月任第七方面軍司令官，駐新加坡。一九四五年四月回國任教育總監，成為日大本營三巨頭之一。作為軍事、政治謀略家，土肥原在日本軍界有很大影響力，是日軍最有名

的幾個將領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八月二十日，東部司令官田中靜一大將自殺，天皇令土肥原屈就東部軍司令官一職。九月十二日，第一總軍司令官杉山元元帥自殺後，土肥原又遞補為第一總軍司令官。土肥原在這個職位只幹了一天，即被以戰犯嫌疑逮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絞死在東京。土肥原一生為日本立下的大功沒幾人堪與相比，可他却連一枚獎章都沒獲取過，知情人說這是因為天皇對從事特務工作的人素無好感。

坂垣征四郎，陸軍大將。一九一七年入中國，進行特務活動。他與土肥原、磯谷廉介並稱三大中國通。一九二八年三月升大佐，任步兵二十三聯隊長，駐瀋陽。一九二九年五月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成為本莊繁的得力助手，組織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一月，坂垣又授意田中隆吉少將赴滬挑起上海事件。一九三三年二月，任奉天特務機關長。一九三四年任偽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一九三六年三月升任關東軍參謀長，並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三七年三月，板垣返日，任駐廣島最精鋭的機械化第五師團師團長。一九三七年八月，坂垣率部武力入侵中國，參加平型關、忻口、太原、徐州等地區作戰。一九三八年五月返日參謀本部附，六月任陸軍省大臣，策劃對蘇戰爭，未果。一九三九年六月再次入中國，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一九四一年七月，晉升為陸軍大將，調任朝鮮軍司令官。一九四五年七月，任第七方面軍司令官，駐新加坡。

一九四五年九月，坂垣在新加坡主持了日軍對英軍的投降儀式。經中國軍方提出，遠東國際

軍事法庭宣佈坂垣為甲級戰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和土肥原一起走上了絞架。他同樣也沒有獲得過一枚勛章。

石原莞爾，陸軍中將。調任關東軍參謀，升為中佐。一九三一年三月，石原炮制出《為解決滿蒙問題之作戰計劃大綱》，六月，完成《對蘇作戰攻勢最終點之研究》。這兩篇文章為日軍侵華作了軍事理論準備。一九三二年八月，石原升大佐。一九三五年入參謀本部任作戰課課長。一九三六年七月，石原制訂《對蘇作戰指導大綱》，並計劃推出坂垣軍人內閣。他是一位極具遠見的謀略家。後人有這樣的評價：『如果條件具備，石原極可能成為日本的希特勒。』

可惜石原運氣不佳，第二次入中國時，做了另一個軍事狂人東條英機的副手。一山容不下二虎，石原和東條坐不到一條板凳上。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石原稱病回國。一九四〇年，東條英機做了陸軍大臣，石原的日子更不好過了。一九四一年，東條逼石原退出軍界。石原到處講授他的戰爭理論，聽者如雲。東條動用憲兵把石原逼回老家閑居起來，以讀書打發無聊的日子。

禍兮福所伏，石原因不得志，日本投降後，他並沒受到起訴。目睹戰後日本慘狀，石原改變了以戰爭解決問題的觀點，提出『放棄戰爭，建設和平的文明』的新主張。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在病中寫下了《新日本的道路》一文，又提出在日本實行『超階級的政治』的設想，並將此呈交給麥克阿瑟將軍。此時，他的盟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和他的對頭東條英機已經走上絞架近

一年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石原莞爾在凄惶的等待中病死。

第二章 小島夢帝國

1.『少說廢話！』小個子舉槍朝犬養毅首相射擊。關東軍居功自傲，參謀比司令官權力大。馬占山率部抗日，玩了日本人。『國家至上』，『天皇至上』，激進分子逐步攫取軍隊領導權。

『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陸軍中的國家激進主義分子，認為現內閣對日軍的行動有妨礙，使日軍為帝國疆土的擴張行為受限制。因此，日本參謀本部的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按陸軍上層的意向策劃政變，準備推翻現內閣，組成以軍人為首的政府。橋本的計劃是：

一、陸軍：出動步兵十個中隊，機關槍兩個中隊，飛機三至四架，軍官約一百二十名；

二、海軍：出動『拔刀隊』十名，轟炸機十三架；

三、民間人士：大川周明、西田稅、北一輝參加；

四、時間：十月二十一日；

五、行動內容：襲擊內閣會議會場，殺死首相及各大臣，佔領警視廳和電台、新聞、機關，包圍陸軍省、參謀本部，由東鄉平八郎元帥入宮上奏天皇，呈明用意，組成軍人內閣；

六、新內閣組成：

荒木貞夫中將任首相兼陸軍大臣

建川美次少將任外務大臣

橋本欣五郎中佐任內務大臣

大川周明任財政大臣

長勇中佐任警視廳總監……

計劃制定後，于十月十六日，根據荒木（原任教育總監，後由陸軍大臣南次郎排擠而免職）的意見而中止。

計劃雖未實施，仍然秘密泄露，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令憲兵對策劃事件的十二名軍官進行審查。結果，除橋本中佐受到隔離反省二十天的處分之外，其餘人均無處分。

內閣懼于軍方勢力，無回天之術，識趣地退出較量，于十二月十一日提出內閣總辭職。

十二月十三日，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出任內閣首相，時年七十四歲。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星期日，天氣尚好。兩輛出租汽車在東京靖國神社的側門前停了下來。靖國神社是專門為紀念日本的戰死沙場的所有將士修建的。九名陸海軍軍官從車內出來，朝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禮，然後帶上從和尚那裏買來的護身符再登上汽車，驅車直奔首相官邸。這九名軍官衝過警官的阻攔，闖進首相辦公室。個子矮小、留着山羊鬍子的犬養毅鎮靜地將這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讓進另一間房子。這些人有禮貌地脫了鞋子呈半圈圍坐下來。正在這時，一個後來

的同伙手持短刀從走廊上衝了進來，喝道：『少說廢話！開槍！』語畢，他們個個都拔出槍，朝着這個首相射擊，犬養毅中彈兩發，于當晚一時二十六分死去。上台半年的犬養毅內閣就此終結。

裕仁天皇根據元老、重臣們的推薦，指定海軍大將齋藤實出任首相。齋滕于五月二十六日就職組閣。

日本內閣的頻繁變動，反映了日本政府存在的激烈矛盾，而這激烈的矛盾產生，又與日本軍方有着直接關係。

從總體上講，日本所持的政策是對外擴張的政策。所不同的是，一部分人主張赤裸裸的侵略、擴張，以激進的國家主義者為代表；另一部人由以穩健的通過外交等手段，來達到擴張，為日本國謀求海外權益，這些以元老、重臣為代表。矛盾的雙方，都言稱為日本的利益，為帝國臣民的利益，為君皇至尊效忠，不惜血刃相見。其矛盾反映到軍內，就更顯得異常非凡。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日軍統帥部發佈命令，對關東軍司令部實行大的改組，這在日軍中是前所未有的，分析其原因，大體有三：

一、關東軍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王國。或違抗命令，不聽指揮；或我行我素，先斬後奏，或瞞天過海，自行其事。使日本的既定政策或由政府發表的外交聲明，就成一紙空文，造成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被動。

張作霖本來是日本投資多年的合作伙伴，日本在華尤其是在東北的利益，是通過張作霖的手來實現的。關東軍却憑借自己的判斷，以自己選擇的處理方式，製造了震驚世界的『皇姑屯事件』，使日本政府名聲變得很不光彩。

關東軍以國外駐軍的優越感和『九·一八』事變的獲得『成功』而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特別是坂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幾個參謀，飛揚跋扈，聯上壓下，聯下抗上，控制着指揮機關和部隊，操縱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指揮權。

二、關東軍在對待馬占山問題上，缺乏必要的防範手段和斷然的措施，竟使馬得逃脱而重返抗日陣營。

一九三二年冬，國民政府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曾率黑省部隊在齊齊哈爾以南的大興車站抗擊了進犯齊齊哈爾的日軍的進攻，關東軍第三師團第十六、二十九聯隊傷亡嚴重。然後，撤往海倫地區。

關東軍欲滅馬占山而不得，繼而改用懷柔政策，企圖説服馬占山與日合作，利用其影響和號召力，儘快結束東三省的戰爭局面，建立『滿洲國』，蒙蔽即將來東北的國際聯盟調查團。經坂垣四郎、投日的張景惠多次聯絡，並允諾巨額日款贈援、武器彈藥補充和人身安全保證後，馬占山于一九三二年元月六日，離開其防區海倫，進入哈爾濱。後答應任『東北行政委員會』的黑龍江省主席。三月一日，『滿洲國』宣佈成立後，于三月十日又任『滿洲國』上將軍政部長。

馬占山原為不得已而寄人籬下，在與關東軍接觸來往的時間裏，馬深感日本人驕橫恃重，中

國人則如被驅使之犬馬。這對于出身綠林、注重義氣、講究交情、崇尚豪俠的馬占山來說，獻媚討好、低聲下氣、逆來順受的屈辱日子，簡直比死還難受。于是，馬占山借視察各縣的機會，擺脱關東軍的控制，土肥原發覺有異，想將其騙回時，馬占山借故離火爐太近而生病了，拒絕召令。後來乾脆一走了之，逃到黑河，于四月七日發表了抗日宣言。

馬占山率舊部暫編第二旅、步兵第三旅、騎兵第一、二旅、炮兵第二十團等活動于哈爾濱以北的綏化、海倫地區。

當攻佔哈爾濱的日軍沿松花江攻向依蘭、沿中東鐵路進攻牡丹江地區時，馬占山乘虛而攻哈爾濱；四月二十七日，騎兵第一旅所屬騎兵第二團，突然襲擊駐呼蘭的日軍第十四軍團二十八旅團所屬部隊；五月十五日，騎兵第一旅、獨立騎兵第七、八團與當地抗日組織紅槍會、藍槍會武裝，相繼進攻日駐呼蘭、肇東之部隊。

由于馬占山之抗日部隊在哈爾濱以北地區連續地大規模地攻擊日軍，帶動了其他的抗日武裝力量，以至發展到戰綫逐漸向日軍推進，與哈爾濱日軍守備第二十八旅團隔江對峙之狀況。

四月二十日，國際聯盟調查團到達東北。先行在瀋陽、長春等地實地調查；關東軍則集中兵力剿滅抗日部隊，希望調查團能看到東北的『和平景象』，『滿洲國』是滿洲人誠心願意和日本帝國合作的結果』。而當馬占山領導的抗日隊伍從西方、北方向哈爾濱逼近，並佔領了松浦鎮之後，國際聯盟調查團則無法回避東北民衆堅決抗擊日軍侵略的事實。日本也因此在國際上造成很壞的政治影響。

由于《李頓報告書》無法開脱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日本表示極不滿意。『國聯』大會通過報告書後，日本在『國聯』已經十分孤立，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發表了聲明，不得已退出國聯，從而使日本和國際社會對立起來。

三、關東軍在一九三二年的頭八個月裏，以四個師團及其他部隊連續作戰，不僅未能對馬占山這樣的大規模抗日部隊予以有力的打擊，而且對人數較少的抗日武裝，也未能予以剿滅。關東軍所治範圍內的整個鐵路運輸，由于軌道經常被撬、橋梁往往被毀、車站動輒遭騷擾、給水不能保證、通迅電路中斷，而無法正常運行。因此，日軍的各總部不能不認為關東軍的指導方什和指揮方法有問題，不能不認為關東軍在所治範圍內作戰極不得力，從而影響了日軍帝國的整個政策和進展方略。

日軍改組關東軍司令部，以為解決了其部隊中長期存在的『下克上』問題。其實，日軍中由于長期來所進行的激進的國家主義教育，『國家至上』、『天皇至上』已經深入軍內的中下級軍官的思想並化作激進的行動。他們打着為了國家和天皇的旗號，以『下克上』，用武力對抗政府和軍方的指示、命令，已經成為軍中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問題，甚至在日本的社會輿論方面，『下克上』的行為也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被受到贊揚和推崇。

2. 槍殺首相的兇手，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你們爲什麼要殺害首

相？』『作爲帝國軍人，爲了帝國，爲了天皇陛下，必須誅盡國賊。生死于我們已無關緊要，我們犧牲在改革的祭壇上，不要爲我們流淚。』

九名青年要求替兇手服刑，切下九顆小手指寄給主審官以示誠意。

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人在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了第一位。青年男子若是到了年齡還沒有穿上軍服，都有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找對象都成了問題，似乎在姑娘們的眼裏留下了什麼殘疾。相反，如果官階到了中尉，找妻子就可以從成羣結隊的美人中挑選了，哪怕這個軍官身體先天不足。

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種族，男人們從事職業的高低貴賤，姑娘擇偶率的高低是唯一的試金石。

在日本人心目中，帝國夢究竟能不能做成，全繫在軍人身上。日本要想發達，疆域拓展成了日本人唯一的希望，而拓展疆域，只能依靠軍隊才能實現。因而，日本軍隊在國內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速提高，軍人也認為，若要改變日本現狀，使日本國富裕强盛起來，自身責無旁貸，為了『國家至上』，『天皇至上』，不惜犧牲一切，直至生命。

一九三二年，日本海軍軍官古賀清志、中村義雄、三上卓和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等九人，吆喝着『天誅國賊』，將首相犬養毅槍殺，製造了震驚朝野的『五·一五』事件。

審訊製造這次案件的兇手，不但未能打擊激進國家主義，反而進一步掀起更大的轟動，使兇手成為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審訊一共有三起，一起審訊海軍軍人，一起審訊陸軍軍人，一起審訊文官。新聞對這些審訊給予了充分的報道：

『你們為什麼要殺害首相？』審訊官問。

『因為他只關心他的黨，只關心他們的利益，不關心國家和人民！』古賀清志回答。

『難道你們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犯罪麼？』

『為了帝國，為了天皇陛下，必須殺盡遞臣，打倒政黨、財閥！作為帝國軍人，我們有責任！』三上卓振振有詞地作答。

『我們承認犯有謀殺罪，我們願以自己的犧牲表示：只有消滅特權階級，才能建立維新的日本帝國！』古賀清志進一步補充。

『既然你們清楚自己是有罪的，你們知道解決是有體面的方法的。』審訊官語言遮遮掩掩。

『是的，我們很清楚。我們可以去集體切腹。那樣，固然很體面，以死示國人，作為帝國軍人，雖死猶榮。但我們選擇了現在。我們要把審判台變作講壇，完成我們行動中的不足，把我們被審判的屈辱，當作手中的擊槌，敲起警鐘，喚醒祖國！』

公衆席上開始有人鼓掌，接着是一片熱烈的掌聲。

有人議論：『首相被殺，總歸是他有什麼錯，不然怎麼會就被殺呢？』

有人說：『他們是烈士，我將每年來為他們祈禱。』

有人表示：『英雄！我的兒子也應該這樣！』

審判官費了很大的勁，才使公衆席上的嘈雜靜了下來。例行公事：

『你們有什麼遺憾要表示麼？』

一直沒有說話的中封義雄回答：

『犬養毅和我個人互不相識，對于他個人的死，我很抱歉。但是，』中村換了一種口氣接着說，『只要日本帝國能够强大，作為首相，理應犧牲在國家改革的祭壇上。』

『還有什麼要說的麼？』審判官最後問。

『我們請求判我們死刑！』古賀作答。

三上卓面向公衆，大聲說：

『生死對于我們無關緊要，我要為那些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們說，請不必為我流淚，我們在改革的祭壇上犧牲自己吧！』

公衆席上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淹沒了審判官的聲音，淹沒現場的一切。掌聲過後，是此起彼伏的抽泣聲、嗚咽聲。

對兇手的聲援，在審訊之後掀起高潮。全國各地要求對『五·一五』事件的製造者寬恕的請願書，像潮水般涌到主持審判的官員那裏，以致用血簽名甚至完全用血寫成的請願書竟有十一萬份。更有甚者，有九名青年要求替兇手服刑，為了表示他們的真誠決心，還寄給了主持審判的官

員泡在酒精裏的九顆小指頭。

審判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被處死刑。這是人們所希望的。正因為如此，使軍國主義思想的激進勢力在日本繼續得到發展。

三年後，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早晨，東京的人們脚步匆匆，趕着去做他們一天中要做的事情。

這時，一名富于理想的年輕軍官——廣島第五師團第九旅團第四十一聯隊附相澤三郎中佐，也步履匆匆地往前趕，他是要去明治神宮占卜問卦的。

『最好趕在第一個。』相澤想，『那樣更靈驗些。』

相澤這次到東京，只是路過。因為工作調動，軍令時間有限，不能耽擱。其實，這只是相澤為軍人的下意識想法，他在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決定，用不着擔心不能准時去新部隊報到的。

相澤有一種衝動，不是久駐軍營而產生的憋悶，也不是夫妻男女分久而產生的體能的飽脹，這種衝動的產生只是到了東京之後才有的：相澤覺得有一種要殺人的衝動！開始時，只是一種閃念，相澤曾試圖將它驅走，只是愈驅愈覺得輪廓清晰，愈驅愈覺得形象實在，最後，這個要殺的人物形象便活脱脱地印在腦子裏，再也抹不掉了。他，就是陸軍參謀本部的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

永田鐵山，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和坂垣征四郎、山下奉文同期。畢業後分配到陸

軍省任參謀。『九·一八』事變時任大佐軍事課長；其時，岡村寧次和東條英機同在陸軍省分別任大佐戰史課長和大佐編制動員課長。原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少將于一九三二年八月調任關東軍任中將參謀長後，永田接替了小磯的職務。

永田鐵山以沉穩持重出名，被元老派軍政上層看重，其舉足輕重，常常能影響甚至決定重大的方策和人事變動。永田被激進軍國主義的年輕軍官視為阻礙其實現目的的羈絆。

『我感到一種要刺殺永田的衝動。』相澤三郎在明治神宮向天照大神祈禱，『如果我是正確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錯了，請讓我失敗。』

蒼天没有説話。但是，相澤似乎獲得了從未有過的一種感覺：衝動頓時轉換成一股力量，這種力量使得肩肘和腿部温熱，鏗鏘以銼。

『沙約那拉！就這樣吧！』相澤心裏説。然後，毅然決然地走進了座落在皇宫庭院旁邊的一座古老的兩層木建樓房的後門。

相澤熟悉這個地方，這是陸軍參謀本部的辦公樓。相澤曾隨同聯隊長來這座樓裏彙報過工作，接受到指示。相澤最崇拜的真崎甚三郎大將，原來就在這裏辦公。可惜他現在不在這裏了，被永田這些該殺的家伙擠走了。

相澤不經通報便大步跨進軍務局長的辦公室。永田正坐在辦公桌前，聚精會神地處理軍務文件。

軍務局對于陸軍是一個非常繁忙的機構，一天中有來自軍中各個方面情況彙報，尤其是駐外

部隊的情況報告，需要擇其要點，及時上報陸相，以便能儘快地作出決斷，以指導部隊各方的行動。

其實，永田知道有人走進房來，他之所以沒有抬頭去看，是他覺得似乎並無必要：無非是某課的參謀又送來了某方面的報告。他也覺得這參謀正在將要送的東西，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

這時，相澤已經抽出了佩刀，衝着永田疾速刺去，却沒有刺中，第二刀刺去，永田一躲，終沒有躲過，腹部受傷，遂捂着傷處踉蹌地奪門出逃，但相澤幾步趕上，又狠狠地刺出一刀，這一刀刺中了永田的背部。由于相澤用力過猛，那刀穿過了永田的後胸，竟將永田牢牢地釘在門上。相澤攥着刀把，看着永田的身子先是四肢一張，接着就開始痛苦的扭動，幾秒鐘之後，相澤感到攥着刀把的手臂有些發沉，于是就順勢抽回了佩刀，永田背部的血頓時涌了出來，身軀軟軟地順着門扇倒了下來，兩隻已經呆滯的眼睛仍然張着，帶着無可奈何的遺憾。相澤再對準永田的頸項連砍兩刀，直到確認永田已經死了，才伸手抓下自己的帽子，揩揩染滿鮮血的佩刀，就將擦過刀的帽子扣在永田臉上，起身走了。

穿行走廊，經過一個朋友的辦公室，相澤走了進去。說：

「蒼天示我，我已經執行了上蒼的判決。」

朋友不懂，拿一雙陌生的眼光望着他。

相澤離開了這座木樓，打算去買頂帽子。沒有帽子，相澤有些不習慣。就在這時，一名憲兵攔住了他，他以為憲兵盤問他一下便會讓他過去。因為他還要趕回崗位去報到呢！結果，憲兵逮

捕了他。他感到有些意外。

由五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對相澤的案件進行審理。

由于接連發生暗殺事件，被殺者不是政黨領袖，就是財團要人，再不就是內閣首相，直至，現今發展到軍隊內部的將軍。行刺者，無一不是軍人。這使得審判官小心翼翼，一想到有哪一些言行不慎，得罪了這些動輒就敢亡命的年輕軍官，就噤若寒蟬。

審理相澤這宗案件，因涉及的問題相當的複雜，其調查也就相應的不能簡單。直到第二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二十八日才得已開庭。

3. 日軍侵佔熱河。日本天皇把滿洲看成日本一個省。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萬多日軍的葬身地。

日本國內在一九三二年發生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却並沒使政府軍人化，這讓激進分子多少有點失望。既然國內步入軍事體制的條件尚未成熟，那麼，只能用在中國的『赫赫』武功，來促進日本的政體朝戰時前進了。日軍內多數狂熱分子看中的都是這一條捷徑。

一九三三年的日本，軍隊總數仍不足三十萬，在中國的軍隊總數不足十萬。東北地區，有關東軍近五萬人，而以馬占山為首的中國抵抗力量，雖經十數次大的消耗，仍有近二十萬之衆。關

東軍提出增兵要求，日本政府没法拒絕。

但是，因為日本國現實政策未變，大規模擴軍實非易事。日本人入侵中國東北，基本上把中國的東北看成是日本國土的延伸了，關東軍請出溥儀做兒皇帝，其實是下下之策，是兵力不足而採用的計謀。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武藤信義接替本莊繁，出任關東軍司令。八月二十六日，武藤大將剛到瀋陽，即發出如下訓示：滿蒙是日本之國防要地，是大和民族生存之保障地區；對王道樂土之滿洲國政府及其良民，應求大同舍小異，以保持友好、協力之關係；維持治安，是建設滿洲國之基礎，希關東軍全體將兵以鐵的意志，百折不撓的勇武精神，為此奮鬥。

可是，應該為這個目標怎麼去奮鬥呢？馬占山當了『滿洲國』軍政部部長没幾天，又發表了抗日宣言。在東北各地的中國抗日部隊總兵力還有近二十萬。武藤和小磯國昭師團長研究了十幾天，終于確定了『步步為營，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日以兩個騎兵旅團、一個混成旅團以及溥儀兒皇帝奉天警備軍七個旅的兵力攻向通化、桓仁地區，企圖消滅該地的中國唐聚五部。日軍從三面包圍唐聚五部後，策動唐聚五第三十七路軍司令王永成反水，唐部主力被迫將部隊化整為零，就地進行游擊戰。十月十六日，日混成第十四旅團佔領通化，十七日佔領桓仁。唐聚五見大部隊在原始森林區難以生存，最後決定西征。

是役，日軍死傷五百餘名。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日獨立守備隊司令官井上忠指揮守備隊和第二師團一部，對瀋陽、長春、吉林之間的三角地區進行梳篦式清剿。經過九天戰鬥，在該地區的中國部隊被迫退向輝南、四平。

是役，日軍死傷四百餘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十四師團在結束拜泉、明水地區作戰後，向齊齊哈爾附近集結。馬占山、蘇炳文偵知這一情況，知力量過于懸殊，遂撤向海拉爾地區。十二月三日，日十四師團偵知馬占山的指揮所設于海拉爾的麵粉廠內，當即令兩架轟炸機前往轟炸。蘇炳文部撤向大興安嶺地區後，日混成第十四旅團即乘裝甲車快速向博克圖、興安嶺追擊。十二月四日夜間，馬占山、蘇炳文率部乘火車離開海拉爾，五日晨抵滿洲里以西的中蘇邊境，向蘇聯邊防部隊交出武器後，馬、蘇及殘部被允許暫居蘇聯境內。

是役，日軍死傷五百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廣瀨壽助的第十師團開始圍剿位于牡丹江以東地區的抗日部隊。關東軍飛行隊協助作戰。一九三三年元月四日，第十師團各聯隊按計劃開始進攻。元月七日，日第十聯隊佔領密山。九日下午，中國李杜部隊經烏蘇裏江的冰上越過國境綫進入蘇聯。日軍追至這一地帶時，蘇聯邊防軍正荷槍實彈在江那邊等候。元月十日，第十師團圓部聯隊經南天門到達東寧附近，同日佔領東寧。

是役，日軍死傷七百餘。

武藤信義用了一個冬天清理完門户口，可以把手朝南伸一伸了。這時候，關東軍的總兵已超過十萬，可以發動一些大規模的戰役行動了。

一九三三年元月一日，日駐錦州第八旅團致電中國山海關駐軍，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山海關。此無理要求遭中方拒絕。元月二日九時，日第八師團向中國駐山海關第九旅發出最後通牒，限中國軍隊在兩小時內離開山海關。十時半，日四輛兵車及三輛鐵甲車抵山海關，即遭中國守軍頑强抵抗。元月三日，日大部隊逼至山海關。一九〇二年，清政府與日、俄簽不平等之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在山海關不能構築永久性工事，因此，中國守軍在裝備優勢的日軍攻擊下，無險可依，雙方激戰四小時，守軍傷亡過半，營長、連長大半戰死，石世安團長不得已下令撤出山海關。同日，山海關被西義一第八師團佔領。

是役，日軍死傷五百餘人。

日軍攻佔山海關，其實是關東軍侵佔熱河戰役的序曲。日軍進攻熱河，其重要目的是擊潰中國在該地區的主力部隊，佔領長城以東地區，封鎖中國關內外之交通，割斷中國東北抗日部隊與關內的聯繫，為進一步進攻華北、內蒙開闢前綫戰略基地。武藤信義大將知道這次行動可能要觸動中國關內軍隊根基，動用了兩個師團、三個旅團和其它配屬部隊。

一月二十八日，武藤信義在錦州下達了作戰準備命令：第八師團一併指揮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團從錦州經義縣，攻佔承德及長城沿綫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嶺口；第六師團一並指揮騎兵四旅團、第三十六旅團從通遼、彰武，經過虎山，攻佔赤峰，然後策應第八師團進攻承

德。預定進攻時間為二月二十一日。

武藤給各部隊將近一個月的準備時間是有原因的。他知道，關東軍這次作戰的對手是中國裝備較好、素質較高的正規部隊，一年多來，中國軍隊在這一綫已作了充分的準備，關內的平津地區又有中國重兵駐紮，可以隨時增援，一點也馬虎不得。同時，他和他的高級參謀又認為，中國江西內戰又處于一個高潮，中央軍不會大量調入華北，而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分屬各個派系以保存地盤為第一要旨，國家利益很難被他們考慮到，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允許其它部隊入境，暗中與關東軍又有來往，這次作戰取勝的把握很大。

二月二十三日，日第八師團從錦州開始西進，拉開了熱河戰役序幕。

二月二十五日，日軍攻佔朝陽、開魯。

三月二日，日騎兵第四旅團與中國孫殿英部激戰數日，終于佔領了赤峰城。孫殿英屬于天不怕地不怕式人物，不甘這樣敗退，當天即組織對日第六師團的襲擊。孫殿英的部隊一直打到日第六師團司令部附近，差一點端了第六師團的老窩。

三月四日，日第八師團第八聯隊一百二十八名騎兵進入承德。中國守軍萬福麟部退至冷口，張作相部退至喜峰口。

三月十一日，日軍推至長城一綫。

是役，日軍死傷不足一千。主要原因是中國守軍缺乏抗戰決心和必勝信念，没有統一指揮，發生多起投敵事件。

武藤信義又完成了『大功』一件。

日軍主力到達長城一綫後，華北形勢立即惡化，蔣介石也感到問題嚴重。三月六日，蔣介石飛武漢，爾後乘車北上。三月九日，蔣介石在保定與張學良研究如何制止日軍向華北進攻問題。為緩解中國民衆的不滿情緒，三月十二日，張學良宣佈引咎辭職。同日，蔣介石調正在陝西、大別山、江西與紅軍作戰的黃杰、徐庭瑶、關麟征部和遠在綏遠的傅作義第七軍團向長城地區增援。張學良所遺職務由何應欽接替，何負責長城沿綫防務。

三月四日，中國三十二軍一百三十九師由灤縣出發攻向建昌，收復冷口。日混成第十四旅團傷亡慘重，被迫撤出冷口地區。

三月七日，駐古北口附近的中國六十七軍，開始抵抗日第八師團和第十六旅團的攻擊，日軍無法前進。同日，中國關麟征部也達該地區。

三月四日，日第六師團奉命由赤峰南下，增援長城一綫日軍。

三月二十一日，義院口被日三十三旅團攻佔。

冷口方面，中日兩國軍隊經過十餘次反復爭奪，日第十四旅團于四月十一日又佔該地。受此影響，界嶺口中國守軍于四月十二日被迫後撤。

喜峰口方面，中國二十九軍三十七師自三月九日即與日軍第十四旅團和前來增援的第六師團惡戰，兩軍在這一地區交戰三十一天，肉搏戰就進行了二十餘次。中國西北軍人手一把大刀，肉搏時，只見喜峰口一帶寒光滿天閃爍，雙方殺得天昏地暗，日軍每次都要在這一帶丢下上百具無

頭屍首。四月八日，三十七師被迫撤出戰鬥，同日，日軍佔領喜峰口。

古北口是承德至北平的重要通道，中日雙方都以最精銳部隊投入該地區。中國守軍是關麟征第二十五師，日軍進攻的部隊是第八師團主力。雙方激戰數日，日軍見無進展，即調該師團有名之『骷髏敢死隊』向前突破。日軍在建軍節這一天攻佔了古北口，敢死隊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守軍關麟征師長組織肉搏戰，身負重傷。

四月十六日，二十九軍三十八師撤離羅文峪、馬蘭關一綫。

至此，關東軍以慘重代價，完成熱河作戰第二期作戰任務。日軍佔領熱河後，其多年侵略中國之夢想暫時實現了。日本天皇裕仁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為關東軍賜下了這樣的敕語：

于熱河省方面作戰之關東軍將兵，冒風雪逾艱險，長驅迅進以寡破衆，得以宣揚皇軍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勢不容頃刻苟且，汝等將兵應益益養其銳力，朕深有厚望焉。

天皇敕語裏，稱熱河為省，前面不加中國兩字，已見日本已把東三省納入日本版圖之用意。或許這樣能使躺在長城脚下近萬名日軍官兵亡魂安心長眠吧？

是不是這樣，只有鬼魂才知道。

日軍侵佔至長城沿綫後，國內激進分子受到鼓舞，又一次在國內掀起軍國主義狂潮，終于使日本實現了法西斯化。

4. 又是一陣槍響，是連發的機槍聲，迫水終于明白：陸軍在進攻首相官邸。片刻之後，鈴木被二十幾把刺刀團團圍住，他昂首挺胸，好像是面對行刑隊。藏相高橋頃刻間被打成一隻蜂窩。

政府當局對大雪覆蓋下的平靜却有着別樣一種的感受。幾天前，陸軍省的一名少佐告密説，他從某一青年軍官那裏獲悉，一批激進分子計劃于該日刺殺天皇的若干名顧問，這批激進分子屬第一師團，該兵營就位于皇宮外側的一端。

政府已採取了必要的防護措施，除監視嫌疑分子外，還給政界要員派駐了以應付緊急情況的保鏢。首相官邸不僅以鋼筋鐵條加固門窗，而且還安上了直通警視廳的報警裝置。

警視廳和憲兵隊在分析情況時，認為他們滿有把握對付可能出現的意外，一小撮叛亂分子，畢竟翻不起大浪，這一天眼看就要結束了，東京依然很平靜，此時的警方，對情報所説的即將發生判亂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用不了幾天，守衛東京的第一師團將調往『滿洲』，無論這支部隊多麼精鋭、造反的情緒多麼强烈，然而統帥部已下調令，讓他們的精鋭和情緒去對付中國人好了，警方有時不免安然自得的這麼想。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晚上，在雪花飄飛的平靜的東京夜晚，鬧事者踏着一尺深的積雪，對準備襲擊的官邸、私宅、部門進行了最後一次偵察。各參與行動的部隊已從倉庫中取出彈藥，分配

給各中隊、小隊、分隊。根據目標的不同，分配的武器分別為手槍、步槍、輕機槍、重機槍，以及各種聯絡用信號彈。

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時，香田清貞大尉和其他幾名同伙尉官一陣哨聲，把他們的部下從夢裏喚起，集合完畢後，香田大尉面向皇宮的方向帶領宣誓：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士兵們跟着宣誓。

『堅決昭和維新！』

『堅決昭和維新！』

『誓誅國賊！』

『誓誅國賊！』

『絕對服從命令！』香田大聲對部下提出要求。

『哈伊！』士兵們回答。他們還以為是進行又一次的夜間演習，懵懵懂懂地跟着上司喊完，便隨各自的隊長出發了。

『我要你同我一起死！』粟原中尉對一等兵倉友音吉說。

倉友大吃一驚，但卻立刻回答：『是的，長官。我願意死。』長官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不得有絲毫違抗。倉友雖不明真相，但倉友這時才感覺到，有某種重大事件正在發生。

有幾個被事先告知這天晚上行動目的的士兵，迎着天空飄着的鵝毛大雪，心情激動得渾身發顫。他們將要實現他們的武士道的理想，成為日本將來的電影和戲劇裏頭所表現的人物，他們將成為被日本人民世代傳頌的英雄角色。

按組織計劃，行動分為六個小組。香田自己率領的小組將攻佔皇宮南城牆根三宅坂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大將的官邸，强迫高級將領支持這次行動。

川島義之大將是在相澤刺殺永田之後一個多月，林銑十郎大將因受到『幹犯天皇統帥權』的指責而辭職接任陸相的。

另一組將佔領警視廳。其他組分别刺殺首相、藏相、宮內相和侍從長。其中刺殺宮內相得手後，則趕到教育總監的郊區寓所，把總監殺掉。其他兩組也將趕到市郊，分别幹掉前宮內相、天皇顧問牧野伯爵和西園寺公爵。

粟原中尉和一名憲兵軍官直奔首相官邸的正門。在門口站崗的一名軍官問他們有何公幹，憲兵軍官回答説：『快開門！』門崗没有多想，因為他們是同事。當門崗走近大門時，粟原中尉一把將他抓住，手槍已經戳在他的腦門上，命令道：『開門！』

粟原及其他軍官率先闖進門，背後跟着士兵，他們解除了在大門旁邊的警衛室裏正在睡覺的警察的武裝。粟原推開衆人，進入首相官邸。他摸索到電燈開關，打開大廳的電燈，急速地辨明了大廳格局的情况後，立刻將燈熄滅。這時，走廊裏陡然槍聲大作。開關電燈是約定好的信號，

重機槍的一陣掃射，大廳裏的吊燈被打得粉碎，墜落在地上。

五點鐘以前，首相的秘書迫水久常被外面隱隱約約的騷亂聲吵醒，他住的地方就在首相官邸後門的對面。

『他們終于來了！』迫水說。他對襲擊首相是有預感的。

迫水輕輕打開窗户，透過大雪紛飛的晨曦，瞥見首相後門的警衛正慌作一團，便馬上給警視廳掛電話。

『我們剛聽到首相官邸的警鈴響，』電話裏回答道，『先頭部隊已經上路，增援部隊剛出發。』

迫水放下心來，回到樓上去，這時，街上響起皮靴的咯咯聲。他向窗外望去，想知道來的人是警察增援的部隊還是陸軍的增援部隊，但只聽見一聲槍響，一個警察應聲倒下，其他的警察慌忙退却，接着便出現一批軍人，刺刀閃閃發光，是陸軍。

又是一陣槍響，是連發的機槍聲，于是迫水明白了，是陸軍在進攻首相官邸。

迫水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當他衝到街上時，大門口的軍人們端着步槍衝上前來，用刺刀將迫水逼進家裏，迫水無計可施，只好在室内來回踱步。

迫水再一次給警視廳打電話，企圖弄明白增援的部隊在什麼地方。『我們是起義部隊！』電話裏一個聲音大聲回答說。迫水掛斷電話，又給附近的憲兵麴町分隊打電話。憲兵隊局促不安地回答：『我們根本出不了門，如何控制局勢？請另想辦法吧！』

由香田清貞率領的一百七十名士兵包圍了三宅坂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大將的官邸，香田帶領幾名士兵衝進去，把川島吆喝出來，向他宣讀了以下要求：

一、絕對維護天皇統帥權；

二、對幹犯兵馬大權的朝鮮總督宇垣一成、小磯國昭中將、建川美中將予逮捕；

三、對于把持軍權作為私物的中心人物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倉衷少佐，予以罷免；

四、任命荒木貞夫大將為關東軍司令官；

五、召集各地的『皇道派』主要同志至東京以收拾事態（香田另出示一張名單）；

六、立即下達戒嚴命令，聽從起義部隊指揮；

七、要求川島以陸相之名義，急速出面收拾時局，並立即前往皇宮，向天皇啟奏起義部隊之本意和要求。

川島義之接受了香田宣讀的各項要求，于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入宮上奏天皇。

香田等人隨即分頭帶領部隊包圍和封鎖了位于三宅坂的陸軍省、參謀本部，在這些地方的大門口架上機槍，派出哨兵和戰鬥小組，並對通向這裏的各個路口設立哨卡，禁止通行，違者即予射擊。

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在温馨的夢中正東一葉西一葉地續看着《調皮的瑪麗埃塔》，和齋藤幾小時前在美國大使館的愜意，此時還縈繞着他的小腦，官邸的一名下女叫醒了鈴木。這時，安藤輝

三大尉指揮着一百五十名士兵已經衝進了官邸。這位年邁的海軍提督急忙跑到儲藏室去拿劍，但怎麼也找不着。聽到走廊裏急促的脚步聲，他趕緊走進隔壁屋子。他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雖然佩劍不在身上，但亦不能死在壁橱裏丟臉。片刻之後，他便被二十多把刺刀團團圍住。

『您是鈴木閣下嗎？』一名士兵走上一步，有禮貌地問道。

『我就是。』鈴木覺得有些嘈雜，舉起一隻手示意大家安静。『你們這樣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請告訴我是什麼原因？』

没有人回答。

『能告訴我是什麼原因嗎？』鈴木又問了一遍。

仍然没人回答。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鈴木第三次問道。

『没有時間了，我們要開槍了。』一名下士提着手槍過來，不耐煩地說。

『那就没有辦法了，』鈴木猜想，他們是奉上司之命行事，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接着泰然地說，『開槍吧。』他昂首挺胸，好像是面對行刑隊。

話音剛落，三支手槍同時射擊，一槍未中，一槍打中下腹，另一槍穿過心窩。鈴木倒下時，覺得胸腹之中火辣辣的燙熱，接着頭部和肩部也產生了這種感覺。

『再補一槍！』有人喊道。鈴木感到有一截灼熱金屬的端頭頂上咽喉，接着就聽見妻子喊：

『別再打了！』這時，安藤大尉走了過來。下士問：『要補一槍嗎？』

鈴木覺得自己的喉管會立時被子彈打爛，他合上眼，等待着這一時刻。

看到已中數槍，血染滿身的侍從長，安藤覺得他是必死無疑的了：『他已經死了。』語氣含着内疚。

兩年前，安藤大尉曾找過鈴木，提出改革綱領，要求呈述天皇，鈴木直截了當地駁斥了他的論點，並拒絕向天皇轉呈，因此安藤内心中很欽佩他。于是安藤命令部下跪在倒地的侍從長身旁，舉槍致敬。

『起立！出發！』安藤大尉發出命令，然後轉回身去向鈴木的夫人：『你是夫人嗎？』鈴木夫人點點頭。『我曾聽人說起您。我為此感到特別遺憾。』他說，『我對鈴木閣下本人並無惡感，但是我們對如何在日本實現維新的觀點不同。所以，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夫人，非常抱歉。』

鈴木非常痛苦地睜開眼，聽着地板上的皮靴聲漸漸遠去了。

中橋基明中尉率領部下一百二十名前往藏相高橋是清的寬大住宅。先以機槍架在高處，封鎖了高橋進出的大門。分出一部士兵由今泉義道少尉率領，帶兩挺機槍，向皇宮方向警戒，以防近衛師團出動。中橋中尉等人翻牆入院砸開第二道門，俘獲了五六個門崗警察和僕人，然後就挨個兒把門一一踹開，搜尋這位攥着日本財權的大鬍子老頭兒。

高橋藏相步兵出身，身兼日本銀行總裁和貴族院義員，由于經濟命脈捏在手裏，平時不免頤指氣使，盛氣凌人。因為他曾堅持削減上一年的巨額軍事預算，少壯軍官們都非常憎恨他，又因為他袒護財團利益，苛稅于平民百姓，常常被人戳爛其登在報紙上、雜志上的照片。

中橋中尉終于打到了藏相的房間。此時，高橋正獨自躺在其寬大的卧室内，中尉握着手槍衝了進去，一脚踢掉了高橋的被子，喊道：

『滅誅國賊！』

中島莞爾少尉和一羣士兵衝了進來，十幾支槍口對準這位從報刊上已經很熟悉的大鬍子老頭兒。

高橋毫無懼色地抬頭望了中尉一眼，並大聲說：

『白痴！』

中尉遲疑一下後扣動扳機，把全部子彈射向高橋，于是十幾支槍在『滅誅國賊』的怒吼聲中，一齊射擊，高橋頃刻間被打成了一片蜂窩。中島少尉怒氣未消，大喊一聲跳上前來，揮起軍刀用力砍擊，由于太猛，透去高橋所穿的棉衣，一條右臂跌落下來。接着又把刀刺進高橋的腹部，惡狠狠地攪動幾圈。

從毗連着的另一卧室中衝了過來的高橋夫人，一眼瞥見其丈夫的肉嘟嚕在外面，便放聲嚎哭起來。

這時，一羣僕人被嚇得目瞪口呆地聚集在走廊上，呆若木鷄。

『對不起，打擾你們了。』中橋中尉說，然後用肩膀擠過人羣，走了。

5．日本確認：日本整個國家是一現代化的宗族。臣民們警告自己的孩子：直視天皇的臉，你們就要眼瞎。天皇說：『不管其精神如何，朕以爲此次判亂有損國體精華。』

憲兵司令官岩佐祿郎中將聞訊有軍隊判亂，拖着因中風而引起的半癱瘓身體，趕忙起床乘車到叛軍控制地點，企圖阻止這些鬧事者。

『停車！』幾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將岩佐攔在路障之外，前面幾步遠的地方，架着機槍，子彈帶晃動着泛出金光。

『我要見你們指揮官，指揮官是誰？』『不行，我們沒有接到命令。請趕快離開這裏！』一個士兵用命令的口吻說。

『這是皇軍麽？』巖佐邊問邊流淚。他看到國會大樓和首相官邸以及山王旅館大約一平方英里的地域裏，到處是戰時景象：工事、路障和崗哨，首相官邸的門楣上，掛着橫幅，他認出是參議員俱樂部飯廳的枱布製成的，上面用墨水寫着：『尊王——義軍』；山王旅館頂部的枱布旗幟亦迎風飄揚。憲兵司令官覺得這是日本莫大的屈辱。

第二天天明，東京仍然在天寒地凍之中，當人們乘坐的公共汽車經過皇宮和政府大樓時，警察不像以往出示疏導的信號讓其通行，而是讓這些車輛繞過去。這時，人們才發覺事情有些不

妙。

緊接着，東京的市民們便發現有牆上帖着的『起義者告示』，那「告示」說：

神國日本之國體，體現天皇陛下萬世一系之統帥，其目的係使國家天賦之美傳遍八紘一宇，使普天下人類盡情享受其生活。

傾來，私心私欲不顧民生與繁榮之徒簇出，無視天皇尊嚴。國民生靈塗炭，痛苦呻吟，國家內憂外患，日益激化。

元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政黨均爲破壞國體之元兇。

我等之責任乃清除君側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團。此係天皇陛下臣民之義務。

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輩成功，拯救祖先國土。

在叛亂軍隊控制地區附近的街道上，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男孩子們蹬着自行車帶着蔬菜在雪地上來來往往。在靠近出事地點的一些小商店的老板們，則乘沒有顧客的間隙，繫着圍裙從店內出來，和正在守衛路障的士兵攀談。之後，帶着士兵們散發的傳單離開。不久，這些傳單就被裝着購物的警察如數繳走了。

陸相川島義夫大將進宮後，要求立即面見天皇。這時，天皇裕仁穿着磨破了的樣子像口袋似的褲子，繫着結歪的領帶，垂頭彎腰地在宮內打坐，戴着像輪船舷窗的深度眼鏡，若有所思地張望，樣子像一個鄉下的村長。

陸相將發生叛亂的情況稟奏天皇，並將叛亂者要求的書面文件一併呈上，天皇閱畢，一改通常用詞含糊不清的規矩，很傷心地直截了當說：

『不管其精神如何，這次叛亂終歸是非常遺憾，我意此次行動有損我國體精華。』

說完，便抬頭望着遠外，舷窗式的深度眼鏡後面熠出亮光。

陸相誠惶誠恐，頓時覺得叛亂的陸軍是用一團亂絲套住自己的脖子。

天皇對于日本的臣民們被視作神。每個日本人在孩提時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礎是對天皇和父母應盡義務。没有天皇，則没有祖國；没有父母，則没有家。對于日本人來說，天皇是神，就像自己的父母師長是小神一樣。對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愛戴、服從與盡義務，不管地位如何的低下，每個臣民都覺得與天皇有着家庭血緣關係，認為天皇是日本人大家的父親。因為日本人確認，日本整個國家曾是一個大家族，一個現代化了的宗族，是由幾千年來的氏族演變發展出來的民族。

日本是神國，天皇是神，神的臣民們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們直視天皇的臉，他們就要瞎眼。如果某個演說家在演說中提到『天皇』二字，全體聽衆就會立刻將身姿坐正。如果某個記者貿然問起天皇的私生活，那麼人們就會冷冰冰地告訴他，對于神是不能提出這樣的問題的。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天皇不能輕易說話表態。無論是御前會議上，還是臨時向他稟奏的人，只能從其幾乎毫無表情、含糊其詞的半截話中，猜測天皇的意圖。

陸相意外地得到了天皇明確的指責旨意，立時就禁不住自己誠惶誠恐起來。

其時，內閣和軍部上層人物業已陸續進入皇宮，他們到底是考慮到有責任參與對付叛亂，還是覺得皇宮裏更為安全些，別人不得而知。

川島陸相在天皇給了聖旨之後，在宮內召開了軍事參議官、三總部主要負責人、皇族代表三方會議，研究確定如何處理這一突發事件。

大家傳看叛軍的宣言，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表意見，完全失去了平常的規矩，意見相左的程度，前所未有，辯論之激烈程度，令人咋舌。主持人川島顯得茫然不知所措。

另一屋裏舉行的內閣會議，情況依然一片混亂。大臣們憂心忡忡，咬牙切齒地咒罵着叛軍，却又束手無策，不知該如何對付之。當岡田首相的秘書迫水進來時——迫水得到叛軍的許可進到首相官邸，得知首相還活着——官員們便向迫水圍過去：首相是怎麼死的？屍體在哪裏？是誰殺害了他？內部大臣，此時正臨時代理首相職權。迫水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他想找一個人，找一個可以依賴的人，請他幫忙救出首相。

迫水發現了一個他認為可以信賴的人——海軍大臣，海相和岡田是同輩的海軍將領，又是岡田最要好的朋友，迫水認為海相會幫助岡田的。

「大臣閣下，我們想去認領海軍老前輩的遺體，閣下能否派支海軍陸戰隊到首相官邸保護我們？」迫水斟字酌句地對海軍大臣說。

「不好辦。如果海軍與陸軍發生衝突怎麼辦？」海軍大臣未能聽出迫水的話中的意思，他回

答說。

『我準備告訴你一件重要的消息，非常重要。不過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議，就當作我沒說。』迫水壓低嗓子說：『首相還活着，正藏在首相官邸的壁橱裏。如果這時海軍不去營救，他會死在叛變陸軍手裏。』

『我什麼也沒聽見，』海軍大臣蹙着眉頭，嘴裏嘟囔着什麼走開了。

陸軍上層人物還是搖擺不定。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叛軍所排斥，却又在原則上同意他們的目標，又因為這次叛亂是陸軍所為，一種莫名其妙的切膚之痛人人有感。他們甚至對于是否向香田及其同伙發出呼吁一事亦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直至這份呼吁書一改再改，以致措詞含糊，語氣極輕，呼吁書名為『訓戒』，似乎還具權威，其實温文爾雅，連『叛亂』一詞都誨之應用。

6．暗殺促進着稱霸世界國策的運行，軍界高層人士暗自高興。天皇怒道：『陸軍省如不能鎮壓叛軍，朕將親自勸阻他們。』首相辭職，陸相辭職，五個大將被勒令退職。

幾年來，內閣大臣十幾個遇刺，而刺客都是激進的日本軍人所為，弄得日本上上下下一談起

軍人都心存驚悸。一方面，這種暗殺促進着稱霸世界國策的運行，軍界高層人士嘴上不說，心裏相當滿意；另一方面，青年軍官身上這種非理性的力量又讓每一個高層官員，哪怕是軍界高級軍官睡不成安穩覺。因此，『二·二六』事件一發生，軍界上層人物就一致認為：不能再這麼放任了。

對該事件，參謀本部一開始就認為是作亂，是破壞部隊的指揮和藐視皇軍紀律的作為，因此定下了『斷乎彈壓』的方針，並由參謀次長杉山元主持、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岡本清福中佐擬定出鎮壓計劃。

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因病休養，次長杉山元中將于二十七日上午八時二十分參見天皇，得到鎮壓的許可後，即以參謀總長的名義，發佈緊急防務命令。

無論是陸軍省的『訓戒』，還是參謀本部的『命令』，都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使香田等人以為陸軍中的一大部高級將領是站在他們一邊，于是香田底氣十足地表示：

『如果我們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們就服從你們的命令，否則我們不能撤離我們已經佔領的地區。』

最後，雙方同意在憲兵司令部——臨時的參謀本部談判。

當晚，一輛汽車開至緊靠皇營北側的憲兵司令部內，三個軍人瀟灑地跳下來，他們是香田清貞大尉、安藤輝三大尉和竹島繼夫中尉。當他們邁着標準軍人的步伐，穿過門口時，門崗向他們舉槍致敬。

「八格牙魯！」一名下士官從窗内探出身來，朝門崗喊道，『怎麼向叛軍軍官敬禮？他們不是皇軍！』

三位尉官則由向下士官微領一笑，並不介意，進去和陸軍繼續談判。

軍部由川島義夫、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貞夫三位大將為代表，向叛亂的三名尉官代表平和地指出其行動的危害性，敦勸他們儘快結束這種局面，並表示他們完全理解參與起事軍官士兵的出發動機，他們和這些起事的軍官士兵是一樣追求昭和的維新，國家利益的，真崎大將和荒木大將講了三十分鐘。三名尉官聽完，仍然堅決表示：『沒有結果，決不撤離。』談判仍無進展。

隨着參謀本部緊急防衛命令的發出，同時，按鎮壓計劃調集的部隊逐一到位，陸軍上層開始有所表示，陸相提出發佈戒嚴令。

由于叛軍的頑固堅持和軍方的措施不力，使天皇非常生氣：

『如果陸軍不能鎮壓叛軍，朕將親自勸阻他們。』天皇毫不含糊地對軍方說。

第二天早晨，陸軍迫于壓力，于五時零六分（二十八日），以天皇的名義發佈敕令：命令叛軍迅速撤離所佔地區，回到各自的部隊去；疏散危險地區的居民，如叛軍在次日（二十九日）早晨八時還不撤離，將對他們開火。

儘管天皇發佈了敕令，叛軍幾乎還拒撤離。

二月二十九上午六時，陸軍宣佈：

『本軍斷然鎮壓製造騷亂的叛軍。』

『二·二六』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時，皇宮決定岡田内閣總辭職。隨之，陸相川島義之也提出辭呈。三月九日，組成了以廣田弘毅為首相的新内閣。陸海軍的上層也進行了調整：

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師團長崛丈夫中將、近衛師團長橋木虎之助中將，因負有對其所屬管教不嚴之責而被免職；對這次事件有關聯的將軍中如荒木貞夫大將、真崎甚三郎大將、林銑十郎大將、阿部信行大將、本莊繁大將等被勒令退職或被編入預備役；原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原警備司令官香椎治平令其待命。

叛亂的一千四百八十三人中，一百二十三人受起訴，審判結果：軍官十三名處死刑，一名無期徒刑，六名有期徒刑；民間人士六名處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數判有期徒刑外，其餘無罪開釋。

一九三六年日軍在中國，繼侵佔山海關、進犯熱河、侵犯冀東和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偽内蒙軍政府之後，企圖徹底侵佔華北地區，進一步向南推進，以至奪取中國全部。

日軍的不斷侵略，激起中國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緒，九月三日，日本商人中野順三在廣東北海與人發生糾紛被殺，日方沿用以往以武力解決事件，但由于十九路軍之强硬態度，相持中迫使日

炮艦『嵯峨』、『福安』等，退出廣州灣；九月十六日，國民黨空軍三架戰鬥機，在廣州灣的日艦『嵯峨』、『應瑞』號上空盤旋；九月十八日，中、日兩軍士兵在北平南豐台發生衝突，雙方均有傷亡，中國紅軍主力相繼到達陝北；國民黨軍也向華北調動。十一月十四日，受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廉吉、參謀長坂垣征四郎的授意，由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中佐指揮的偽蒙自治軍兩個軍八個師向傅作義所部進攻遭到反擊，共擊斃擊傷偽蒙軍六百餘人，俘虜三百餘人，一部偽軍在戰場起義，殺死日軍欣問小濱氏善大佐以下二十九人，為抗議日軍所作侵略，日本在上海青島等地的工廠工人舉行了抗日大罷工。八月十日，中共確定開展抗日統一戰綫工作，制定了聯蔣抗日的方針，前後與張學良、李宗仁和白崇禧為代表、華北的宋哲元及傅作義為代表商談抗日救國之大計，十二月十二日，具有强烈抗日意識的東北軍、西北軍，為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而發動了兵諫——『西安事變』，將中國的抗日鬥爭推向高潮。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二）

武藤信義，陸軍元帥。一九二六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任東京警備府司令官。同年七月，調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二七年八月，任參謀本部教育總監。一九三二年八月，再次出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三三年一月，武藤發起熱河戰役（詳見本書），五月，被裕仁天皇賜封為陸軍元帥。五月底，派岡村寧次副參謀長與中國簽《塘沽協定》，為日本撈到不少好處。七月十七日，病死長春。生前曾獲金鵄一級、二級、三級勛章各一枚；死後，加封男爵。

飯冢朝吉，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任六十三聯隊長，入侵中國。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飯冢在黑龍江省依蘭縣指揮作戰時，被當地起義民衆亂槍打死。生前曾獲金鵄三級勛章一枚。

中村欠喜藏，陸軍中將。一九三九年八月作為一二四聯隊長入中國作戰。曾參加廣州、南寧等地作戰。中村生性殘忍，以殺平民、强姦婦女為快事。一九四一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四三年三月任混成第十九旅團旅團長，再次入中國，參加汕頭、佛山、東江等地的掃蕩作戰。一九四四年六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任一一二師團師團長，調至中國東北。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參加對蘇作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本投降後，中村在琿春自殺。生前他曾獲金鵄三、四級勛

章各一枚。

梅津美治郎，陸軍大將。一九三四年三月，任駐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八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三四年七月，與何應欽簽《何梅協定》，為日本取得外交主動。一九三八年五月，調任中國派遣軍華北第一軍司令官，指揮晉南和策應武漢作戰。一九三九年九月，調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四○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四四年七月，擢升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組織準備本土作戰。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彈子後，他和阿南惟幾極力反對投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梅津和重光外相代表日本軍界和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梅津美治郎作為甲級戰犯被判無期徒刑。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在獄中病死。生前，他曾獲金鵄二級勛章一枚。

第三章

鐵蹄踏神州

1. 一個瀉肚的日本兵，打響了中日全面戰爭的第一槍。中國二十九軍奮起反擊。中共強烈要求一致抗日。中國守軍寡不敵衆，撤離平津，日本陸軍本部稱：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

日軍全面侵華所需的各種條件在一九三七年初夏完全成熟了。經過四五年腥風血雨的較量，日本的所有國策的制定，都要看看軍隊的態度，軍隊認為有利，就開綠燈放行，軍隊認為不利，就亮紅燈阻攔。日本的國家機器已經完全可以按戰時程序快速運轉起來。駐在平、津地區的中國駐屯軍，感覺到一種機會就要來臨了，他們認為只要抓住這個機會，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內，獲得勝似關東軍的『輝煌』。

中國軍隊全面抗日所必需的條件也已經成熟。蔣介石用了五六年時間，把民國的江山又重新打磨一遍，馮玉祥的西北軍已分崩離析，閻錫山雖仍保存着國之中國的形式，但名義上已經完全歸順了南京政府；毛澤東和他的紅色部隊，已被追殺到陝北這個窮地方，短時間也沒什麼威脅了，張學良搞兵諫，最後得益的也是蔣介石，因為扣押張學良後，東北軍也只能跟着蔣介石了。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熱，離北平十幾里外的郊區豐台，亦不涼爽。從幾天來的悶熱天氣看，下場大雨已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傍晚，駐豐台的日軍牟田口聯隊第八中隊緊急集合，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宣佈進行夜間演習：

目標：盧溝橋城（即宛平縣城）；

要求：夜間潛進埋伏，黎明發起攻擊；躲過龍王廟中國駐軍警戒，儘量靠近城下；

口令：進攻！回令：成功！

隨即清水大尉下達了出發的命令。

石山次郎覺得肚子有些不適，微微作疼，他沒有在意，隨着小隊長的口令聲，跑步出發了。

天氣陰沉沉的，亮色很快就消逝了，隨之而來的便是黑如一口大鍋倒扣下來的天穹。

『真是絕好的練兵天氣。』石山想。

石山出生在東京郊區的鄉村裏，說是擁有一處農場，其實面積不過三英畝，這曾經使他很自豪了幾年，因為別的人家的農場還沒有這麼大呢！自從當兵來到中國後，看到了廣闊無垠的中國土地，才知道那少兒時的自豪是多麼可笑。據說滿洲的土地更大，學校的課本裏就是這麼說的。石山石山的願望是作一個優秀的帝國軍人，如果不成，就到滿洲去，那裏是日本人冒險的樂園。石山企望冒險，認為只有冒險，生命才有價值，生活才覺得充實。不過，石山被分配到了天津駐屯

軍。

黑夜行軍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雖然脚下凹凸不平，却似乎比白天的平路上走得還快，不一會兒，遠處就影影綽綽地瞄見了一處城廓，石山知道，那就是盧溝橋城。

士兵們遵從長官低沉的命令，按要求選擇有利的地形潛伏。這時石山的肚子也產生了一種異樣：脹鼓的肚子嘟噥着翻上翻下，然後是微疼，接着是絞疼，再以後就覺得肚子裏有一股東西下墜，像是要衝出來似的，需要大便，石山想。但是，石山隨即否定了這個想法，在實戰演習中間，怎麽可以大便呢？

『作為光榮的帝國軍人』，石山努力克制着下墜的肚子，吸氣、閉氣，企圖把下墜感壓回去，『怎麽可以……唉喲！』石山終于忍不住翻江倒海似的肚子，他決定立即去大便了。

石山借着選擇地形的方便，向左方的黑暗深處快速走去。

『得離開遠一些。』石山擔心自己的行為被長官發現。石山真正想做一名優秀的帝國軍人，絕不想因此而受到訓責，絕不想因此而斷送了自己從小就編織出的美麗的夢。

石山原以為大便並非是一件繁瑣的事情，可當他一蹲下時，便發現事情變得有些複雜：一陣稀物噴出之後，肚子的劇疼並未消失，伴隨着一種永遠拉不完的感覺。這讓他有些着急，但又無可奈何，他只能繼續蹲着。

『八格牙魯！』他吐出一句日本的國駡。

肚子疼終于慢慢的平靜下來，石山站起來時，覺得兩腿有些發酸，他覺得應該趕快返回自己

的部隊潛伏的陣地。

『中國軍隊知道皇軍已經潛伏在自己鼻子底下嗎？』石山想，『如果皇軍不僅僅是實戰演習，而是實戰進攻呢？中國軍隊會怎樣呢？』石山繼續遐想，『他們能抵擋住嗎？他們一定不堪一擊！甚至他們根本就不敢抵抗！』石山真想立即就進攻盧溝橋城，在戰鬥中成為一名英雄。說來也怪，這想法一旦產生，便緊緊纏繞着他，愈想擺脱却愈不能，由飄渺逐漸清晰，慾望愈來愈强烈，他不由得端起步槍，拉開槍栓，瞄着遠處的城。

『叭！叭！』槍聲没有平時那麼脆響，却也清晰可鑒，對方没有反應，石山覺得很遺憾，一種失落感油然而生，他忍不住重新端起槍，衝着己方潛伏的陣地：

『叭！叭！』石山將槍管稍作指示，勾動了扳機。

『叭！叭！叭！……』遠處將槍打了過來，子彈從石山的頭頂飛過，他急忙伏在地上。他不知子彈從什麼方向射來。

然後是一片寂靜，一片死一樣的寂靜。

七月七日午夜一時左右，日本駐北平大使館陸軍武官輔佐官今井武夫少佐，被武官室的值勤兵叫醒，報告説，北平駐屯部隊七聯隊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來電話説：盧溝橋日華兩軍發生衝突。今井急忙穿上軍裝跑到隔壁的聯隊本部。這時，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及主要幹部軍官們，一個個穿着整齊的軍裝，圍在辦公室中央的一張方形桌子周圍，室內鴉雀無聲，每人臉上流露着

極其嚴肅的表情。從盧溝橋附近部隊送來的情報接踵而至，大家聽着，卻沉思寡言。

把收到的情報歸納起來，情況是：

七日夜，駐豐台的日軍牟田口聯隊第八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指揮下進行夜間演習。晚上十點多鐘，受到駐盧溝橋附近中國部隊的實彈射擊，最初幾發，隨後連續打了十幾發，。部隊即停止演習，點名時發現缺少一名士兵，當即進行搜索，同時向大隊長報告，聽候指示。

正在駐屯地豐台營房的第二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立刻將此情況向牟田口聯隊長報告，並親率一個中隊奔往五里店增援，向盧溝橋城內的中國軍隊就非法射擊事件提出抗議，並就失踪士兵一事和中方守城部隊交涉進盧溝橋城查找，遭到中方拒絕。

凌晨四時許，一木少佐從現地打電話報告說，中國軍隊再次射擊，牟田口即在電話上下達了口頭的戰鬥命令，其時為八日四時二十三分。

今井武官就此情況立刻給東京的陸軍參謀本部拍電報報告。

其實，在這過程中，原先聲稱去向不明，指定是與中方有關的那名『丢失』的士兵，已經平安地歸隊了。

五時三十分，日軍對駐守于宛平城和附近龍王廟的中國部隊二十九軍進行了炮擊，中國守軍傷亡一百八十多人。

中國駐守盧溝橋地區部隊馮治安三十七師之二一九團，在團長吉星文上校、三營長金振中少

校指揮下，奮起反擊，擊退了日軍的猖狂進攻。

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七·七』事變發生了，它導致了日軍的全面侵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大規模展開。

當盧溝橋事件的情況報告到日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後，因田代皖一郎司令官在重病中，由其參謀長橋本羣于八日凌晨一時半召開參謀人員會議，除決定派參謀和知鷹二中佐、鈴木京大尉去現地調查外，令在天津的所屬各部立即進入戰鬥狀態。四時二十分，橋本群向國內的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作了報告，遂于九時向其所屬各部下達了作戰命令。

關東軍在接到盧溝橋事件的通報後，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于八日上午召開參謀會議研究，決定趁機對河北、察哈爾地區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並給參謀本部發出電報：關東軍之兩個獨立混成旅團已作好增援準備。同時，先行派出參謀人員到平津地區瞭解情況，為出兵華北作準備。下午六時十分，發表了干涉其轄區之外事務的聲明：

> 由于暴戾的中國二十九軍之挑釁而發生了華北事件，關東軍正以極大的關心嚴陣以待，注視着該事件的發展。

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中將主張：利用華北事變機會，全面佔領中國，徹底解決問題。

在七月八日至十一日中的雙方就停火一事進行交涉期間，盧溝橋附近的兩國軍隊之間的交火仍時起時停，而日本上下各部門則紛紛行動起來：在東京，陸相于八日下令，原定于十日復員的

步兵聯隊兩年兵延期服役，陸增兵力四萬。十一日下午，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陸軍方面先派關東軍、朝鮮軍急速增援平津駐屯軍的提案。傍晚，發表《關于派兵華北的聲明》，宣稱日本政府已下重大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向華北派兵。當晚，首相近衛召集各界代表至首相官邸，就對華關係進行煽動性演說，一時，日本國內掀起一股支持侵華的高潮。

十一日，香月清司中將被任命為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十二日到天津任所，遂一面提出一系列侵犯中國主權的要求，一面調兵遣將，宣稱：如屆期其要求不見實施，即停現地談判，對二十九軍進行討伐。

日軍的挑釁和進逼，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七月八日，中共就盧溝橋事件立即發出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綫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十五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中央，宣言以團結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為主旨，提出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等具體建議，表明中共堅決抗日，維護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中華民族利益之重大決心。

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除強調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外，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變的解決。

宋哲元根據蔣談話精神，輾轉于北平、天津之間繼續與日方談判，謀求和平解決，日方則對中方的誠意和倡議一概不予理會，一面作梗拖延時間，一面加緊軍事部署，當關東軍、朝鮮軍增援部隊在預定地點集結完畢後，日軍則以大炮猛烈轟擊宛平城和長辛店，並將戰火擴大到平津之

間的廊坊。中國政府的和平努力遂成徒勞。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日軍第二十師團步兵之十一中隊，借口廊坊地區的日軍通訊綫路遭到破壞，需掩護通訊兵維修而到達廊坊，佔領車站，並在車站外修築工事，與當地二十九軍之二二六團發生衝突，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打擊，日軍于二十六日拂曉轟炸中方駐地，隨之，日軍第七七聯隊到達，二二六團經抗擊日軍後，撤向通縣地區，日軍于當日佔領廊坊。

二十七日，日本陸軍本部向香月清司下達命令：負責討伐平津地區之中國軍。另外命令日本國內的第五、六、第十軍師團增援華北日軍。

二十八日，日中國駐屯軍發表對中國軍隊『出師討伐』的聲明，並集中兵力向南苑中國駐軍大舉進攻，日軍先以重炮和飛機輪番轟炸，然後組織重兵猛烈强攻，中國守軍二十九軍之三十八師和一三二師官兵頑强抵抗，日軍有大的傷亡，中國軍隊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及大部官兵英勇犧牲。日軍乘勢佔領了西苑、清河等要地，目標直覷北平城。

二十八日午後一時，香月清司命令特務機關長向宋哲元轉達敦促書，聲稱『為使北平城内免遭戰禍，敦勸立即將全部部隊撤離城內，宋表示接受『敦勸』，遂離開北平，撤往保定。二十九日，中國軍隊全部撤離，北平落入日軍控制之下。

在日軍大肆進攻和佔領北平近郊時，中國軍隊相機進行反擊。二十八日深夜，于學忠部五十一軍兩個團，按于的計劃留在冀東改編為保安隊，配合二十九軍的反擊突然起義，逮捕了漢奸殷汝耕，打死日軍及日本特務人員共二百二十三名。駐天津的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及武裝警察聯合

向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海光寺日軍兵營等地發動襲擊。由于日軍的飛機轟炸和急調部隊增援，才免遭被殲。中國軍隊于三十日撤離天津。

在平津地區的戰鬥中，日軍死亡兩千餘人，傷三千八百餘人，中國守軍因戰爭意識準備不足，被動作戰，再加武器裝備不及日軍精良，故死傷人數較多。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曾不止一次地向統帥部建議，由其經多倫出兵攻佔張家口、大同、集寧、呼和浩特、包頭等地，解決多年來一直想解決的內蒙問題，以謀取對蘇作戰之有利的戰略地位。

日軍在佔領平津地區及平綏鐵路東段之後，其統帥部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策應日軍正在上海地區的作戰，于八月三十一日成立了『華北方面軍』，增派第十四、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共四個師團，連同先前派的三個師團，共七個師團又一混成旅團的兵力。

日本大本營給華北方面軍下達的任務是：佔領平津地區附近之主要地區並確保其安定；迅速殲滅河北省中部之中國部隊，摧毀其作戰意志，以創造儘快結束戰爭之機會。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一看中國駐屯軍要在中國獨領風騷，多次請示向華北出兵，但日軍統帥部未能立即同意。

八月七日，日軍統帥部同意了關東軍攻佔張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頭的請求，同時又令中國駐屯軍打通平綏鐵路東段。為此，關東軍于十四日級成察哈爾派遣兵團司令部，關東軍參謀

長東條英機任指揮官。

八月十一日南路中國駐屯軍，八月二十日北路關東軍開始對平綏鐵路東段進行南北夾擊。日軍這次共出動兩個師團又兩個獨立旅團兵力。中國守軍因要守衛北方經外蒙至蘇聯的重要通道，動用了六個步兵師又三個步兵旅。

十一日，日鈴木重康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主力沿平綏鐵路攻向南口、居庸關。十二日，鈴木旅團在南口遭到中國湯恩伯部重兵包圍，後方補給綫被切斷。被圍幾千名日軍只好依山固守。十四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接到鈴木告急電報，急令坂垣第五師團前去增援。

十六日，坂垣征四郎第五師團抵南口一綫，以五個聯隊平行向長城推進。中國湯恩伯第十三軍利用山地進行殊死抵抗。日第五師團經八天八夜苦戰，八月二十四日才到達長城脚下。二十九日，第五師團在下花園與關東軍南進之第二混成旅團會師。

南口戰役前後歷時十八天，日軍死傷一萬餘人。中國守軍因裝備不足，戰役後期無法抵抗日軍炮兵、裝甲兵、空軍的聯合進攻，被迫撤出長城以外。

八月二十四日，日混成第二旅團佔領張家口西南高地並遮斷平綏鐵路，至此，張家口戰役打響。中國守軍苦戰四晝夜，于八月二十七日夜被迫撤出戰鬥，張家口遂被日軍佔領。是役，日軍死傷近兩千。

九月四日，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向所部十一萬人下達了打通平漢鐵路北段的作戰命

令。

九月十四日上午，土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渡過永定河向南攻擊前進。隨後，第六師團、第二十師團先後南進，並在當日攻佔房山。十六日，第六師團因迷路進入牛駝鎮以東大片積水區，與中國守軍發生激戰。十九日，該部日軍攻佔了定興，二十日達徐水，二十一日渡漕河迂回包圍了保定城。九月二十三日，日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也進入保定外圍，對保定完成了多重包圍。當天，第六師團在重炮部隊尚未到達時攻城，遇中國守軍頑强抵抗，傷亡近千名，遂停止進攻。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國守軍四十七師見守城無望主動撤離保定。二十五日，日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乘火車進入保定。

進攻保定之戰，日軍共傷亡八千餘人，中國守軍傷亡兩萬餘。日軍此次南進，共動用八萬人一百四十輛坦克、二百多門大炮和六十餘架飛機，使得中國守軍含淚撤出戰略要地。

九月二十八日，香月清司司令第一軍第六、第十四、第二十、第一〇八四個師團從東西兩側迂回攻向石家莊。十月六日，日軍攻至定縣，曲陽一綫。

與此同時，日第二軍第十師團攻佔了津浦鐵路北段的滄州，關東軍一部攻佔了山西北部的茹越口。河北地區中國守軍已無望組成强有力防綫，因此時華東地區中日兩軍正在進行大兵團作戰，中國已無兵力支援山西戰場，只好讓出平漢鐵路，蔣把衛立煌部四個師調至山西忻口，又將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西調娘子關，以阻止日軍會攻太原。

十月八日，正定中國守軍戰死大半，退出已成一片廢墟的正定。

十月十四日，土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在未遇多大抵抗的情況下，進佔了石家莊。

十月十二日華北方面軍向侵華日軍下達了迅速解決華北問題的命令。同日，日軍統帥部決定將主戰場從華北轉移至華東，調第六師團至上海戰區。

十月十五日，十四師團佔邢台，十七日佔邯鄲。

十月十五日，一〇八師團抵達趙縣以南地區。此時，西尾壽造第二軍這第十六、第一〇九師團佔領了趙縣以東的南和。一〇八師團十月十九日，佔領肥鄉後，停止了進攻。

十月二十七日，十四師團攻至安陽以北的豐樂。十一月四日，該師團佔領安陽。

至此，河北全部、山東、山西、河南一部已在日軍控制之下。

打通平漢鐵路北段作戰，日軍傷亡近三萬人，短時間內無法組織大規模的進攻。

2. 陸相杉山元咬牙切齒：『要教訓中國人懂得如何尊重日本人！』

『八・一三』事件爆發。日軍五次向上海增兵，中日八十萬軍人激戰淞滬。三個月，日軍傷亡十一萬，十一個師團喪失戰鬥力。

日軍佔領中國華北平津地區之後，日軍統帥部估計中國勢必將屈服于日本。八月初，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三相謀劃多日，制定了《日支（華）國交全盤調整案要綱》、《日支停戰條

件》，準備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停戰求和時使用。

日本大規模侵華的戰爭，激起中國全民的抗戰怒潮。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號召實行全國抗戰；二十九日蔣介石向新聞界聲明：天津之戰只是日本侵略戰爭的開始，絕非戰爭之結局，國民只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國民政府將發動整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三十一日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重申：和平已經絕望，只有抗戰到底。

日軍駐上海第二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將依照日軍統帥部摧毀中國軍隊之作戰意志，迫其投降，儘快結束戰爭之方策，認為應開闢華南戰場，奪取上海，以打亂中國之經濟佈署，攻佔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從而迫使中國投降，從『七·七』事變發生後起，長谷川清即不斷地向統帥陳述意見，要求秘密派兵上海，實施突然襲擊。並同時進行軍事偵察與部署，下令『迅速作好應付事變之準備』。在上海的日本海軍和一部分日本僑民曾尋機鬧事，不斷挑畔，給日本國內推進決斷和向上海增兵保護僑民而製造借口。

在青島養病的張治中將軍得悉『七·七』事變的消息後，遂抱病回到南京，于七月十三日就任京滬警備司令官，到上海地區作防敵進攻之準備。對駐上海的保安總隊，警察總隊增發彈藥，令預定開赴上海的六十一師一個團先行秘密抵上海虹橋機場，穿着保安隊服，以障日方耳目。並加緊修築、修繕防禦工事，宣佈市內各界，向戰時轉化。

日方則一面阻撓中方在自已駐防內構築工事，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搜集中方軍事情報。

先是海軍駐華武官本田輔（少將）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指責，然後是日海軍武官衢野亦男少佐于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向上海保安總團提出參觀其工事的要求；同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正，亦約見上海市長，詢問中方向上海增加保安隊人數及防務與工事構築情況，均遭到中方嚴辭拒絕。

接着，日軍就出動艦載偵察機，一日數次地盤旋于中方駐地及浙江地區上空，拍攝防禦工事照片，獲取軍事情報。

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左右，日本海軍陸戰隊駐滬西的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兵齋藤與藏，駕駛汽車强行越過警戒綫，企圖闖入虹橋機場，並開槍打死守衛人員一名，後被中方保安隊擊斃。在檢查屍體時，于其衣兜裏發現有『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名片兩張。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長即電話岡本季正，通報事情經過，並請派人前往處理，以免事態擴大。岡本則將此事通知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大川内傳七少將，回答是：本陸戰隊並無官兵外出，定是謠傳，請勿輕信。日本的駐華海軍武官本田輔回答依然。

八月十日上午，日方突然又提出現場調查『大山事件』，日領事館遂派福井淳與衢野亦男、陸戰隊參謀山内美一少佐等至現場，發現大山、齋藤確因槍擊而死。本田輔因此而對外發表談話，回避事件原因的基本事實，强調中國軍隊開槍射殺着日本海軍制服的軍人，是對皇軍的極大侮辱，並聲明，此事已引起全日本的激憤。同時宣稱：決不會讓死者無辜犧牲。十一日，岡本向上海市長提出帶有威脅的抗議，中方則正告岡本：近來日僑製造混亂，不守秩序，甚至有意尋

釁，日方如不加以制止，糾紛恐怕將難免發生。

自「七·七」事變發生以來，日本僑民便開始大量購買大米，大山勇夫的事件發生後，搶購現象達到高潮，給上海市場造成一定的緊張氣氛，上海民衆極為義憤地採取行動，從八月九日起，一致不賣給日本人大米及其他食物。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晚七時，日本內閣首相近衛召集外相廣田弘毅、陸相杉山元大將、海相米內光正大將在首相官邸舉行四相會議，商討是否向上海派遣陸軍部隊問題。

患有胃病的首相近衛文麿開明宗義：

「政府已經在七月二十七日宣佈在東亞建立親秩序。我們業已對南京政府以狠狠一擊，估計不用很久，就可結束戰爭。」

「平津地區雖然已掌握在我們手裏，但宋哲元之主力還未消滅，在下以為，只有乘勝追擊河北中部石家莊一帶之中國軍隊，才有可能確保平津一帶地區之安定」。陸相杉山元說。

外相廣田弘毅則主張：

「平津既已得手，應不失時機展開外交攻勢」。

「西方對日有何評論?」近衛問廣田。

「說我們擴張。」廣田回答。

「別聽他們的！」杉山接過話來。

「有些國家不能不聽，」廣田解釋，「比如美國、法國。」

『他們說什麼？』杉山問。

『法國大使說日本人走路應該抬頭看看左右。』

『恐怕是因為搶了他們的地盤吧？』杉山元挖苦地說。

『我想是這樣。』廣田說，『但考慮到兩國以往的關係，不得不注意。』

『亞洲的事，要日本說了算！』

『可美國人不同意。』

『礙他什麼事！』杉山生氣地說。

『羅斯福把日本人與法西斯黨徒相提並論。他說，「當一種傳染病開始流行時，為了保護社會全體成員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參加把病人隔離」。他解釋說，戰爭都是傳染病，顯然是指日本。』廣田介紹說。

『遲早是日本的敵人！』杉山惡狠狠地說，『不去管他！我們需要的是儘快解決中國問題，儘快讓中國人投降！』

『長谷川清司令官主張儘快向上海增兵。』米內海相說，『攻克上海，形成南北夾擊南京之勢，不怕他不屈服。』

『上海市民聯合拒絕賣給日僑大米，造成日僑定量供應，排日現象非常嚴重。』廣田說。

『要非常注意日僑生命財產安全。』近衛要求說。

『岡本總領事已向上海政府照會，』廣田說，『不想却遭到拒絕，反而警告我們不要惹事生

非。』

『陸戰隊一名中尉和一名士兵被中國軍隊槍殺，這意味着什麼？』米內說，『簡直是對我皇軍的侮辱！』

『八格牙魯！』杉山元咬牙切齒，『要教訓中國人懂得如何尊重日本人。』

『據情報說，中國有向上海增兵的迹象，不得不引起注意。』米內說。

『我看海軍可以先給中國軍隊一點打擊，教訓一下他們，也許就老實些。』杉山元說。

『海軍兵力僅兩千多人，一旦戰事擴大，恐怕顯單薄些。』米內海相有些擔心。

『閣下不必擔心，』杉山陸相笑着說，『中國軍隊，飯桶，不堪一擊，哈哈，不堪一擊。』

近衛知道，陸相的笑聲來自平津，陸軍還沉浸在勝利的蜜水之中，他說：

『長谷川清司令官的建議，我看值得考慮，如若拿下上海，南京自然如坐針氈，閣下的預言不就可以實現了？』

在決定是否進攻平津的內閣會議上，杉山陸相曾很有把握地預言：『三個月粉碎中國人，他們就會求和。』

『我仍然堅信。』杉山斬釘截鐵。

『中國佔有本土之利，我們則相距甚遠，我看陸軍，如果能……有些準備，以防不測的話，那就更萬無一失了。』近衛徵求意見地對杉山陸相說。

為了維護本屆內閣，在決定某件事情之前，近衛總是多方徵求意見，尤其是陸軍的意見，這

是沒有辦法的。

在日本，軍方對政府的影響不斷增加已成了棘手的問題。近衛當然記得，廣田弘毅任首相時，在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明顯地對軍方將領們討好，這引起國會中自由主義議員對將領們的反感。一位憤慨的議員對陸相說，他應該切腹。這番話博得一片喝彩和掌聲，以致陸相忿忿辭職。當然隨着陸相的辭職，廣田內閣也就倒台了。

當元老西園寺公爵向天皇推薦宇垣一成大將繼承廣田時，這推薦幾乎激怒了所有陸軍的人，因為宇垣曾削減過四個陸軍師團。因此，『三長官』說，他們無力物色在宇垣內閣當陸相的人選。于是，宇垣不得不向天皇奏明他無法組閣。儘管宇垣在向報界發表的聲明中發了一通怒氣，但也無可奈何。

所以，近衛和代表陸軍的陸相商量問題時，就尤其地注意方法。

『首相既然打算往上海增派陸軍，陸軍當然支持。』杉山陸相滿意地回答。

其實，在杉山看來，日本只有靠陸軍，才能取勝，海軍在陸軍眼裏，只能是輔助軍種；而當初有人認為，上海地區地勢低窪，多有河流湖泊，海軍作戰更適宜些，于是就把上海的警備部隊配置了海軍。如今，又重新提出增派陸軍一事，他也就故意拿捏一下罷了。

會議決定，陸軍立即動員準備，隨時開往上海。

當夜十一時五十五分，日本海軍軍令部總長宮博恭王向第三艦隊司令官發出放手行動的指示。

長谷川清中將接到指示後，突然態度强硬起來；要求中方撤退保安隊。所有保安隊之防禦工事均應拆除。同時，對所屬各部已進入陣地的海軍陸戰隊下達準備戰鬥的命令。

八月十三日下午五時許，日軍從虹口進至橫濱路、定興路地區，對中國守軍進行突襲。中國守軍奮起還擊，『八・一三』抗戰（亦稱『淞滬會戰』）由此開始。

第二天，中國空軍以三架戰鬥機掩護轟炸機，轟炸了日軍陸戰隊司令部；以五架轟炸機轟炸了日軍位于吴淞口的軍艦，接着又以三架轟炸機轟炸了日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出雲』號被炸傷，但未沉没。同日，日軍出動飛機十八架轟炸廣清和杭州的機場，中國空軍在杭州應戰，日機被擊落三架，擊傷一架。這一天，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佈與日本侵略者戰鬥到底。

十五日，日轟炸機十四架轟炸南昌；二十架日機轟炸南京，遭到地方高炮和空中殲擊機的聯合反擊，日機被擊落四架，嚴重擊傷六架，另以『加賀』號起飛的轟炸機十六架、攻擊機二十九架，在執行攻擊，轟炸杭州機場、飛機庫、紹興機場時，遭到中國空軍的阻擊，被擊落轟炸機一架、擊傷一架，擊落攻擊機六架、擊傷兩架，日軍又損失飛機十架。這一天，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為懲罰中國軍隊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今即採取斷然措施。日軍統帥部決定抽調駐國内廣島的藤田進中將為師團長的陸軍第三師團、駐善通寺的山室宗武中將為師團長的陸軍第十一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在海軍協助下，對上海附近之中國軍隊以掃蕩，佔領上海以北一綫要地，以保護帝國之臣民。其司令官為松井石根大將，于八月二十二日乘軍艦抵達上海以東

的馬鞍列島。

松井石根，一九三三年十月晉升為大將，一九三五年被編入預備役，因其在參謀本部任過參謀、情報課長，後又任第十一師團長、台灣軍司令官等職，具有較豐富的軍事知識和經驗，故被重新起用服現役擔此重職。

在日軍飛機連續轟炸中國附近機場和城市時，中國空軍則配合地面部隊的進攻，連續攻擊日軍虹口陣地、黃浦江中日艦及沿海日航空母艦。八月十七日，中國空軍第五大隊飛行員閻海文的飛機在虹口地區上空被日高炮擊中，閻跳傘後落于日軍陣地，當日軍圍上來時，閻突然拔出手槍，擊倒幾名日軍，遂舉槍自殺。日軍將領對閻海文的英勇深感欽佩，將閻的遺體覆蓋日本軍旗，鳴槍予以禮葬，並訓示其官兵，以閻為楷模。八月十九日，中國空軍二大隊分隊長沈崇海，在轟炸長江口日軍艦時飛機中彈起火，他不跳傘迫降，而將飛機直接對準日艦衝撞，同歸于盡，其壯烈氣概，又一次震撼了日軍官兵。

九月十四日，裕仁天皇向第七十二屆帝國議會開幕式發表敕語：『今朕之軍人，排除萬難致其忠勇，是不外一促中華民國之反省，從速確立東亞之和平。』『朕望帝國臣民鑒于今日之時局，忠誠奉公，和協一心，以贊襄達成所期之目的。朕命國務大臣向帝國議會提出特別時局緊急追加預算案及法律案。卿等克體朕意，努竭和衷協贊之任。』在天皇號召下，臨時議會通過決議：追加二十億日元巨額臨時軍費，該數額相當于日本政府當年全部支出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五！

上海派遣軍的兩個師團，從川沙、吳淞地區登陸後，雖在其海軍、空軍的支援下，作戰半

月，但由于中國守軍的猛烈抵抗，使其前進很慢，甚至部分被迫停頓，無法完成預定的任務，且傷亡急劇增加。至九月九日，第三師團亡五百八十九人，傷一千五百三十九人，第十一師團亡六百一十六人，傷一千三百三十六人。加之江南酷暑天氣，病員亦猛增，兵力深感不足。

日軍統帥部根據進攻上海失利的情況，于九月七日決定增調台灣旅團和第九、第一三、第一〇一師團及配屬部隊，增調以內山英太郎少將為旅團長的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以值賀忠治少將為團長的第三飛行團及飛機三十七架。

至此，日本陸軍在上海地區已有五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從九月底即重新開始大規模進攻。

由于中國守軍的英勇抗擊，至十月十八日，日軍五個師團傷亡累累，號稱精銳的第九師團，傷亡已達六千多人，佔其師團總人數一半以上，一〇一師團傷亡則達九千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日軍統帥部于十月二十日又決定：再以三個師團又一個旅團的兵力組成第十軍，另以華北調來的第十六師團，從另一方面向中國軍隊進攻，策應日上海派遣軍的進攻。至此，日軍陸軍在上海的兵員達到了九個師團又兩個旅團。

中國方面在上海戰場的抗日部隊經三次調整和增調，業已達六個集團軍、十八個軍、五十四個師又八個旅及其他配屬部隊。

十月間，不斷得到增援的日上海派遣軍憑借其裝備和技術上的優勢，開始逐步推進。十一月五日，日第十軍在杭州灣北岸登陸，形成包抄上海中國軍隊的態勢。十一月八日，日上海派遣軍突破蘇州河南面中國軍隊陣地，第二天，中國軍隊受命進行總撤退。

十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區戰事已經結束，日軍突然發現位于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的樓頂依然飄動着中國國旗！這裏駐有中國軍隊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的一個營約四百人，在副團長謝晉元中校的指揮下，團番號不變，號稱八百人，堅守不退，誓與陣地共存亡，日軍以猛烈炮火轟炸，組織了多次的進攻，僅第一次即傷亡二百多人，就是不能得手。附近就是英國租界，隔岸觀戰，皇軍臉上頓失光彩，十月三十一日，該團奉命撤退，最後經英方同意轉入英租界。

十一月七日，日軍統帥部決定成立『華中方面軍』，統一指揮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塚田攻少將、武藤章大佐分別任正副參謀長。

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佔了上海，繼而控制了太湖附近地區，佔領了京、滬鐵路綫上之昆山，形成了指向南京的態勢。

從八月十三日開始，至十一月十二日日軍佔領上海的『淞滬會戰』中，日軍投入總兵力二十萬人，中國軍隊投入兵力七十多個師。雙方爭奪之激烈，戰鬥之殘酷，前所未有。日軍戰死者達十萬餘，此損失相當于八個整編師團。

淞滬戰役開始後，為策應上海和河北地區作戰，日第二軍開始由天津攻向魯南、青島。

九月十一日，日第十師團由青縣沿津浦鐵路向南進攻。中國守軍因重武器不足，只能進行節節抵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擅自放棄魯北，將在德州一綫的四個主力師全部撤至黃河以南地區，至使日第十、第一〇八師團未付多大代價即佔領了黃河以北的濟陽、齊河地區。

九月十八日，中國石友三一八一師與日第十師團經過三天激戰後，被迫撤離興濟鎮。

九月二十四日，日第十師團攻陷滄縣。

九月二十九日，日一一六師團攻佔了獻縣。

十一月十五日，西尾壽造第二軍主力已進至山東黃河北岸地區。同日，西尾壽造即將立即渡黃河南進攻濟南的計劃上報華北方面軍。寺內壽一同意這個計劃，並于十一月十九日將此計劃轉報日大本營。日大本營未能同意這一方案，理由是：上海、南京正在進行大規模作戰，為保證主戰場決戰之優勢，其它戰場應控制兵力，淞滬決戰時，已將華北兵力抽走兩個半師團，華北地區兵力不足顯而易見，不宜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黑龍江、烏蘇里江已經封凍，要對蘇聯有所戒備。十二月四日，日大本營決定，第二軍向黃河以南地區進攻應推至一九三八年春季，依此指導方針，第一軍、第二軍保持原態勢。

但是，南京戰事出乎日大本營預料的順利，十二月十三日，松井石根即佔領了南京。十二月十八日，日大本營又向華北方面軍下達了進攻命令。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日第十師團以突然襲擊方式渡過黃河。二十六日，濟南即被日第十師團佔領。

元月四日，第十師團佔領泰安、曲阜。元月十一日，沼田多稼藏聯隊又佔領了濟寧。

至此，第二軍魯北作戰結束，日軍共傷亡近萬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日海軍軍令部以大本營名義電令在上海的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長谷

川清，要求該艦隊相機攻佔青島。一月八日，日陸軍也以大本營名義令華北方面儘早進攻青島。

日本陸、海軍之間存在很深的矛盾，相互爭寵，互不服氣。一月八日，西尾壽造第二軍還没接到方面軍命令時，長谷川清豐田支隊已從長山列島出發了。十日早晨，該支隊未遭太大抵抗在山東頭、姜哥莊登陸成功。當日晚，青島即被該支部佔領。

陸軍擔任攻取青島任務的第五師團就没有這麼好的運氣了。沿途鐵路、公路已被中國軍民徹底破壞，進展極不順利。板垣征四郎一聽説青島已被海軍佔領，便指揮第五師團强行國向青島奔襲。元月十八日，坂垣征四郎隨先頭部隊進入青島。他進入市區一看，幾乎所有重要建築和設施上都貼有『海軍管理』的告示。坂垣仗着人多勢衆，强行佔了許多地方，要不然他無法向上峰交待。

這樣，日海陸軍在青島就發生了爭執，甚至出現了持槍對峙的局面。華北方面軍、中國方面艦隊都有些護短，只好把此矛盾上交到大本營。經海軍、陸軍上層磋商後，一月二十七日，才通知青島的陸海軍如何分。

二月三日，第五師團出人不出力，配合海軍攻佔了煙台，隨後即撤離，致使海軍無法肅清該地區抗日力量。海軍有苦難言。

煙台被日軍佔領後，山東大部已在日軍控制之下。第二階段作戰，日軍又傷亡三千餘。

3. 坂垣征四郎敗走平型關，創日軍在華北慘敗紀錄。忻口血戰，日軍第五師團傷亡過半，日本國內輿論大嘩。香月清司忌憚坂垣，送給第五師團一個順水人情。坂垣使小聰明度過難關。

『八·一三』開戰以後，日本軍部決定在華北予中國以『徹底打擊』，企圖速戰速勝，逼迫中國政府求和。

八月十二、十三兩日，日軍坂垣的第五師團和關東軍第十一混成旅向北平的南口地區發動攻擊。南口的中國守軍則利用山區地形進行頑強抵抗，日軍在付出重大傷亡的代價下，于二十三日突破長城綫，九月初進入宣化一帶。

日華北方面軍于九月十日前後基本完成集結，十四日，第一軍沿京漢綫向南推進，于二十四日佔領保定，十月一日繼續南進，八日攻陷正定、靈壽，强渡滹沱河，十日攻佔石家莊；第三軍沿津浦綫向南進攻，二十四日佔領滄縣，然後溯子牙河、滏陽河而上，于十月上旬到達石家莊以南，並繼續南下，于十八日到達漳河，基本上佔領了河北。

坂垣第五師團通過偵察，得知中國第二戰區軍隊在平型關、雁門關、神池一綫沿内長城佈防，以阻止日軍前進。為解除西方的威脅，坂垣于九月二十一日令第二十一旅團長三浦敏事少將率第四十二聯隊的第二大隊，野炮兵一個大隊，連同在靈丘的兩個大隊，向西攻佔平型關及以西

的大營鎮，並掃蕩該地守軍，控制南下太原通道，又令在渾源的粟飯原秀大佐率其兩個步兵大隊、從平型關以北一帶攻進長城後，向西南的大營鎮進攻，策應三浦敏事。

二十二日，三浦旅團長率三個步兵大隊，一個野炮兵大隊及輜重部隊從靈丘向平型關進發。

二十五日晨，日軍以一路縱隊進入了東河南至平型關八路軍一一五師設伏的狹窄山道陣地。五時左右，一一五師根據林彪師長的命令，突然對日軍發動猛烈攻擊。日軍則因山道狹窄，步兵、炮兵、騎兵、輜重汽車互相受制運動不開，企圖衝向兩旁坡地的日軍又遭到山頂伏兵的反擊，日軍只好利用車輛、甚至射殺的馬匹進行防禦。最後，進入伏擊圈的一千多名日軍，悉數被殲。師團司令部情報參謀橋本順正中佐被擊斃，師團之作戰計劃圖亦被繳獲。還損失裝備野炮一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步槍一千多支、擲彈筒二十餘枚、軍馬五十三匹、汽車和大批冬季軍用物資。

坂垣師團在平型關遭到伏擊而受挫，是日軍在中國華北地區的第一次慘敗，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八路軍打破了。

日軍進攻太原，由第五師團長坂垣征四郎中將指揮。除所屬第二十一旅團之兩個步兵聯隊、第九旅團之一個步兵聯隊外，東條英機中將的關東軍『蒙疆兵團』的第二支隊，以及騎兵、工兵各一個中隊和戰車隊亦歸其指揮。

日軍于十月八日攻佔崞縣，十一日攻佔原平後，第五師團原在高碑店的第九旅團之步兵第十

一聯隊于十二日亦抵原平。這時，第五師團司令部亦于十日從代縣出發移至忻口地區。日軍之集結部隊準備進攻通向太原的重要通道——忻口。

日軍第五師團于十月十三日向忻口發起異常猛烈的進攻。中國守軍則依托山地工事沉着應戰，並在炮兵火力的掩護下連連發動反擊。日軍傷亡很大，其進攻鋭氣大減而暫停，等待援兵。二十二日董島高大佐的步兵第二聯隊到達後，第五師團于二十四日再次發動攻擊，攻入了數處守軍陣地，然而又被守軍隨之逐出，爭奪很是激烈。二十七日以後，日軍和守軍呈現相持狀態。日軍要求華北方面軍繼續增援。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根據日軍忻口作戰不利之情況，即于十月十七日電令在石家莊的川岸中將第二十師團派兵沿正太路向西進攻，以策應第五師團；二十師團在娘子關受阻，經幾天的攻擊，因守軍頑强抵抗並不斷進行反擊，雙方傷亡均很嚴重。華北方面軍在十月二十一日，又令駐邢台地區的一〇九師團一部，從元氏西越太行山到昔陽地區策應二十師團攻佔娘子關、陽泉。娘子關的守軍因遭敵側後迂回，乃開始撤退。日第二十師團、第一〇九師團在其航空兵團的配合下，沿正太路兩側相互策應快速前進。二十九日佔領平定，三十日佔領陽泉，十一月二日攻佔了壽陽。此時，日軍距太原只有五十多公里了。

堅守忻口，原為阻止北侵之日軍進犯太原；娘子關失守，日軍已抵壽陽，離太原如咫尺之間。太原已危在旦夕，再守忻口已無意義，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遂令忻口之前敵總指揮

衛立煌將部隊撤出，退至太原外圍佈防；又任命傅作義為太原守備司令。

日第五師團在平型關遭伏擊，在忻口戰役中進攻半月而無效果，且損失大量兵員和物資裝備，引起了日本軍內上層及社會公衆對坂垣的質疑和責難。香月清司為了挽回第五師團的名譽，捨易求難，令已抵太原不遠的二十師團、一〇九師團原地待命，仍令距太原尚遠的第五師團進攻太原，以圖能以攻佔太原使第五師團保持自信，平息于其不利之輿論。

十一月八日，坂垣以在忻口已損失一半以上兵力的情況下，終于攻下了太原，然後，向南追擊至清徐，欲沿南同蒲路向晉南追擊，其實香月清司很清楚坂垣的兵力已用到極限，根本沒有能力現行作戰了，于是便轉報上司，華北方面軍于十一月十二日下令：第二十、第一〇九師團駐于山西，第五師團則調至石家莊、保定一帶休整，仍歸方面軍直屬。坂垣終于體面地度過一關。

關東軍被命令經營滿洲後，所能煊耀武力處，只有山西北部和內蒙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張家口被東條英機蒙疆兵團攻佔後，東條即作出了進攻大同的計劃。

九月十一日，日混成第二旅團進至大同以東陽高，守軍無法阻止日軍快速進攻，于十三日撤離大同。

九月三十日，日大本營決定成立第二十六師團，十月五日，陸軍省軍務局後宮淳局長入中國任該師團師團長。十月十日，二十六師團接替蒙疆兵團繼續由大同西進。

十月十二日，日二十六師團兩個步兵大隊到達下旗營。十月十四日，酒井旅團佔領呼和浩特。十月十五日佔領察素齊。十月十七日，酒井旅團佔領了包頭，二十一日再戰固陽。

至此，蒙古大半城鎮已被日軍控制。因這一地區中國守軍大都去山西參加忻口、太原會戰，日軍此次作戰損失不大，死傷僅千餘人。

九月十三日，關東軍佔領大同後，上條直集成飛行團前移至陽高，配合晉北和綏遠作戰。這個飛行團在九月份損失慘重，十四位飛行員斃命。

九月二十一日，戰鬥機大隊長三輪寬率轟炸機、戰鬥機二十一架前去轟炸太原，被中國飛行員陳其光擊中飛機，當場斃命。三輪寬是日本空軍中資格很老的飛行員，與海空軍的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鄉茂章並稱為日本空軍『四大天王。』

一星期後，『四大天王』之一山下七郎在轟炸南京時又被中國部隊擊落座機，山下本人當了俘虜。一周內日本空軍損失兩名最傑出的飛行員，給日本軍界帶來了很大震動，空軍戰鬥力和戰鬥意志受到很大挫傷。

4. 日軍製造南京血案，屠殺三十五萬中國平民。松井石根說：『這是對上海一戰的報復。』東京徹夜狂歡。中國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百萬

抗日將士誓報南京血海深仇。

日本雖然佔領了上海和華北的大部分地區，但並未能迫使中國屈服。于是，日本大幅度修改了對華作戰計劃，在華中的佔領目標已不限于上海及周圍地區。

十一月七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將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編為華中方面軍，在佔領上海後即向太湖方向推進，十一月十九日到達蘇州、嘉興、常熟一綫，兵臨中國首都南京。

日軍進攻上海時，尚未考慮進攻南京，但因上海守軍無節制的大撤退，給現地的日軍指揮機關增加了進攻南京的信心，並由此而影響着日本軍內最高決策層。

由于日本侵華戰爭的進一步擴大，日本將國內政治、經濟、軍事體制作了相應的調整。

十月十五日，日本決定採取臨時內閣參議官制，任命了若干軍界、政界、財界的頭面人物為內閣參議，參與籌劃對華戰爭。

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公佈實行企劃院官制，將原有企劃廳和物資局合併為企劃院。負責制定和執行戰爭總動員計劃，統一調整各部分的事務，以便調動和擴充綜合國力來支持對華戰爭。

十一月二十日，成立大本營，用以協調陸、海軍的行動。同時建立政府、大本營聯席會議制度，以加緊本部和政府的聯繫，協調戰略和政略。

新成立的日軍大本營，根據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參謀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至現地調查的報

告，及方面軍、各軍的意見進行了綜合考慮和權衡之後，認為華中方面軍現有之兵力，完全可以攻佔中國首都南京。

中國國防最高會議于十一月十九日決定，將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次日，國民政府宣佈遷移重慶辦法，軍事委員會遷往武漢，南京設留守處。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宣佈保衛首都戰鬥序列。

就在南京舉行中國國防最高會議的當天，日華中方面軍第十軍佔領了嘉興。司令官柳川根據掌握的地方情報和飛機偵察所得空中情報，認為中國軍隊經上海『淞滬會戰』之後，其戰鬥力已消耗多半，再加上中國軍隊後撤中指揮失當：有的步行，有的乘船，在交叉路口、渡口等地，互相擁擠，爭先通過，已經相當混亂，根本無秩序可談，戰鬥力可認為再減一半；其二綫、三綫的防禦部署實際並未完成。如若乘其未得喘息之機，再加猛烈一擊，必然可獲大的成果。

柳川平助中將曾任過陸軍次官，具有一定的戰略眼光。在『淞滬會戰』中，他從杭州灣北岸登陸，增援『上海派遣軍』進攻上海，以解決久攻不克之圍，並未直接派員助戰，而是派出具有作戰經驗的谷壽夫第六師團向北從金山、淞江、黃浦、白鶴港而直插京滬鐵路綫上之昆山，切斷了上海守軍與後方之聯繫。這時的中國軍隊後撤的混亂情形，實為柳川之手段促成。

另一方面，柳川認為『淞滬會戰』中，上海派遣軍作為主攻，傷亡很大，以後的作戰中難免過分謹慎，一旦畏首畏尾，左顧右盼，將必然失去戰機。而第十軍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其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編制充足，裝備精良，其谷壽夫的第六師團、國崎登的第九旅團則從華北戰場

調來，第六師團有在華北作戰中攻佔保安、正定戰鬥的鍛煉，第九旅團屬坂垣第五師團，平型關戰役時駐淶源，兵力未遭損失。在進攻上海的戰役中，第十軍清掃外圍，仍無大的傷亡，和上海派遣軍相比，簡直是一支生力軍。

根據上述情況，柳川當即決定，命令所屬三個師團、一個旅團由嘉興向西沿太湖南岸的公路兩側齊頭並進，將中國撤退之部隊追向南京，然後將此上報華中方面軍松井石根司令官和陸軍參謀本部。

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接到柳川的報告後答覆：進攻南京尚有屬于政策方面等問題待定，而且在上海作戰的部隊急需休整，請貴軍待命。

十二月一日，日軍大本營下達命令：以華中方面軍現有兵力與海軍協同攻佔南京。二日，任命鳩彥王（皇室成員）中將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接替松井石根的兼職。

日華中方面軍根據其大本營十二月一日進攻南京的命令，部署：第一〇一師團警備上海一帶地區；十一師團主力和台灣旅團由海逢進攻廣州；上海派遣軍所屬師團由太湖北岸、第十軍所屬師團由太湖南岸，對中國軍隊予以掃蕩性追擊，並于追擊過程中在江北、江南形成對南京的迂回包圍態勢，然後攻佔南京。為防止部隊在運動中遭受意外打擊，命令其兩軍齊頭並進，相互策應，向前平推。

北路的上海派遣軍之第十六師團于十二月五日攻佔句容後，六日向湯山開進；第十一師團的第十旅團于六日佔領鎮江；第九師團則對淳化之中國守軍發動攻擊。

南路的第十軍之一一四師團于十二月六日攻佔了秣陵關，第六師團也同路到達，國崎登的步兵第九旅團于十二月三日攻佔了即溪後，于六日向馬鞍山推進，撲向北岸浦口，第十八師團則由廣德西進，通過十字鋪撲向寧國。至此，日華中方面軍基本上完成了對南京的包圍之勢。

這期間，中國守軍經過七天的防禦作戰，終于被日軍連破兩道防綫，守軍被壓進南京城内。

十二月八日，日軍第三、第六、第九、第十六、第一一四師團已經到達預定攻城位置，決定于十二月十日下午開始攻城。並于九日正午，由松井石根派出軍使向中國守軍司令官送出勸降文書。

勸告文

日軍百萬既席捲江南，南京城亦在包圍之中，戰局大勢已極明顯，故今之抵抗，實屬徒勞。況江寧之地，爲往日之京華，民國之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均集于斯，誠爲東亞文化精髓之區。皇軍對抵抗者，將取極嚴之手段，但對民衆及棄其敵意之軍人，將予以寬宏，皇軍誠有對東亞文化保護之熱意。若貴軍執意抵抗，南京之戰禍勢必難免，千載之文化將爲灰燼，十年之建設即毀于一旦。本司令官代表日本皇軍，向貴軍提出勸告，希按列步驟，以和平開放南京城。

大日本陸軍總司令官　松井石根

對本勸告文，皇軍于十二月十日正午在中山路向句容公路之步哨綫上，接受責軍司令官之答覆，與商討關于接收南京之協定。若屆時未接答覆，吾將開始攻城。

日軍使帶到的勸告文書，中國守軍司令長官唐生智當即斷然拒絕，並令其立即返回。十日中午日軍向南京城發動全面進攻，在其空軍、炮兵、坦克部隊的配合下猛烈進攻。中國軍隊主力已經西撤，留守南京的約十萬人，他們與裝備精良、陸海空軍協調作戰的日軍進行了殊死的戰鬥。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情況已十分危急，中國守軍依照武漢軍委會的命令棄城突圍。十萬之衆的中國守軍在嚴重敵情之下，組織突圍絶非易事，結果除少數突圍外，大部陣亡或被俘後遭日軍殺害。

日軍于十二月十三日佔領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晚十一時十五分，日軍參謀本部通過皇宫侍從武官府，向裕仁天皇報告了這一戰況。裕仁對日軍從八月十三日上海作戰開始，至十二月十三日的四個月内，攻佔南京、上海地區的『忠勇』行為『極感滿意』。

日本廣播電台早在幾天前，就預告有特大主要新聞，提請聽衆注意收聽，這時，日本著名播

音員和田信賢以激昂的語氣，播發了日軍佔領中國首都南京的消息，並輔以日軍如何驍勇善戰，中國軍人如何潰敗而逃的專題通訊。

立時，東京城內燈火通明，人們湧上街頭歡呼萬歲，高唱日本國歌「君力代」，不約而組成成千上萬人的隊伍游行，人們頭上繫着白色條帶，上面寫着：「滅亡中國」、「滅亡南京」、「天皇萬歲」、「皇軍萬歲」字樣，有的軍人陣亡家屬則連夜趕到靖國神社祈禱，向死去的親人報告佔領南京的喜訊。一時間，整個東京歡騰不已。

一些日本記者在攻佔南京前後，就已作了煽動性的報道：攻佔紫金山，高呼萬歲，前綫部隊已下達了攻佔南京之命令；中國都城，指日可下；祝賀南京陷落，宮前徹夜默禱；已完全佔領南京，兩三日後即舉行歷史性入城式；宣揚皇軍精強，總長宮御祝電，等等。

日軍第十六師團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十一月初在隨軍侵入江蘇句容縣時相約定：「舉行單項刺刀友誼比賽，看誰能在完全佔領南京之前，首先用軍刀殺死一百名中國人」。很快向井就殺了八十九人，野田殺了七十八人。幾天後，日本隨軍記者報道：

> 十二月十日，兩人在紫金山下相見，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軍刀。野田道：「我殺了一百零五人，你的成績呢?」向井答：『我殺了一百零六人！』于是兩人同作狂笑：哈哈！向井先生多殺了一個！可是很不幸，就是確定不了是誰先殺達到一百之數的。因此，他們兩人決定這次是不分勝負，重新再賭誰先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十二

月十一日起，比賽又在進行中。

報道文章的邊上，他配發了兩人手執軍刀的合影，旁邊標着：『百人斬競爭之兩將校』字樣。

東京《日日新聞》刊載此『斬殺百人』的報道後，社會民衆『萬口爭傳，譽為勇壯』！

與此同時，日軍第六師團一個中隊長田中軍吉少佐，在南京西南郊一帶以『助廣』寶劍連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三百餘人，他拍了揮刀斬殺平民的『紀念』照片，而他那把軍刀的照片則刊登在日本軍官山中峰太郎所編的《皇兵》一書中，標明：『曾殺三百人之隊長愛刀「助廣」！』

日軍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記述：佐佐木部隊『處理』俘虜一萬五千人；守備太平門之第一中隊『處理』了一萬三千人。仙鶴門附近集結了七八千俘虜，因為很難找到能容納這麼多人屍體之壕溝，于是決定把他們『按一二百人分開後，誘到適當地方處理。』

日軍佔領南京後，為炫耀其武力，于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一時舉行了入城式。從中山門至國民政府的路兩側列滿部隊，其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軍司令官、師團長騎馬對部隊進行檢閱，隨之至國民政府前舉行分列式，在連呼『天皇萬歲』的口號聲中，步兵、騎兵相繼通過檢閱台，空軍飛機亦隨之掠空而過。按照日軍習慣，在戰役結束後，需為戰死者舉行追悼會，故在入城式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日本陸、海軍在明故宮機場聯合舉行了規模極大的「慰靈

祭』。在面對着展示于高台上一排又一排向兩邊延伸無盡頭的骨灰盒作緩慢的深度三鞠躬之後，參加者滿面淚痕，頓時殺機再起。為了報復上海、南京兩地區戰役中日軍所受的十萬餘人的損失，從十八日下午開始，又掀起一個斬殺南京平民的惡潮。這種暴行前後達六星期之久，被殺害之中國守軍俘虜及南京民衆男女老幼人數約三十五萬人之多。

日軍以滅絶人性的殺、燒、姦、掠，報復中國，在南京造成一個到處是恐怖、到處是地獄、到處是死亡的世界，企圖嚇倒和壓倒中國政府和民衆，摧毀中國的抵抗精神和民族意志，結果是激起了中國人更為强烈的民族仇恨，堅定了抗日到底的決死信心。

日軍佔領南京地區後，華中方面軍命令第十軍攻佔杭州及浙江沿海地區。柳川平之助之第十軍在淞滬戰役中後期進入中國，對扭轉戰局起了關鍵作用。這次作戰，松井石根又將擔任上海警備的一〇一師團調歸柳川指揮。

柳川進攻杭州，計劃分三路進行，十八師團由廣德、泗安向杭州西北面突入，一〇一師團從杭州正北的吳興南進，後備兵團由嘉興攻向西南之杭州。

十二月十四日，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十八師團即從安徽的蕪湖出發，二十日達廣德地區。

一〇一師團十二月十日由上海出發，途中遭中國守軍微弱抵抗，于二十三日在餘杭地區與十

八師團匯合。

由于日軍在杭州灣登陸，上海、嘉興、湖洲、蘇州、南京、蕪湖相繼淪陷，杭州已無死守必要。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國守軍張發奎部主動撤離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晨，三路日軍没遇任何抵抗即佔領了杭州。

柳川司令官覺得這又是一個奇迹：佔領一座偌大的杭州城，損失不足兩百人！

5. 日軍慘敗台兒莊。坂垣三創敗績，幾欲自殺。醫官扳轉中尉的腦袋，看見後面是一個石榴樣的圓洞，白花花的腦漿仍在流溢。稻田和子解開上衣的紐扣，緩緩地將胳膊從袖子裏抽出……

日軍攻佔南京後，控制了寧滬一帶地區。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内壽一元帥認為：應該儘快佔領徐州，將華北與華中聯接起來，取得進攻武漢時日軍戰略性協同作戰的局面。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底，將此建議提交給日軍大本營。日軍大本營在作出的一九三八年度作戰計劃中，主要内容正是攻佔徐州、武漢、廣州等地。其目的，攻佔徐州，則可打通津浦路，控制隴海路，以利西進攻佔武漢；攻戰武漢，則可摧毁中國軍隊之指揮中樞，給中國軍隊心理以沉重打擊，使其減弱和喪失戰鬥力；攻佔廣州，則可切斷與香港之聯繫，使中國外援物質通道堵死。預計攻佔徐州的

戰役于四月中旬開始，在徐州戰役開始之前，掃蕩其附近中國軍隊，佔領有利位置，以望一舉成功。

按計劃，一九三八年二月，日華北方面軍第二軍的坂垣征四郎第五師團南下，南東路進攻莒縣、臨沂，磯谷廉介第十師團沿津浦路進攻鄒縣、滕縣、臨城，然後和第五師團匯合于台兒莊，從北面包圍徐州。

二月二十一日，坂垣第五師團片野定見的第二十一聯隊從淮縣出發，經景芝、諸城等地，于當日到達莒縣東北的招賢鎮。次日攻擊莒縣城，守軍龐炳勛第三軍團一部與之激戰一天半之後，二十三日中午，日二十一聯隊佔領了莒縣。坂垣的第五師團主力遂至莒縣，然後繼續南進，于三月五日到達臨沂湯頭鎮，準備攻擊臨沂。

臨沂是魯南重鎮，戰略位置很重要。若佔據臨沂，南則可控制隴海鐵路東段與連雲港，西則取得進攻徐州的主動權。因此，為保衛這一地區，中國軍隊龐炳勛的第三軍團早駐在這裏。考慮到龐炳勛守軍的力量單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調張自忠的第五十九軍前往增援，戰區參謀長、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的徐祖貽，亦一同前往臨沂指導作戰。

考慮到日軍剛剛佔領南京，官兵驕狂，必然放鬆警惕，而中國軍隊恨敵切齒則士氣壓抑，若作消極防禦，則被動挨打，張自忠將軍主張，不如乘其不備，突然出擊，掌握戰場主動權。

按照計劃，中國軍隊從三月十四日開始發動進攻，至十八日的四天中，經過激烈的戰鬥，終于將日軍第五師團的大部消滅在臨沂以北十五公里一帶和沂河東沿公路一綫。日軍殘部退至莒縣

及湯頭鎮。

這次戰鬥，日軍共戰死三千多人，僅屍體就拉了一百餘卡車，來不及運回莒縣焚化就地掩埋者亦有七、八百具。其中第十一聯隊長野裕一郎大佐和兩名中佐陣亡。

十九日當五十九軍奉命西進截擊津浦路滕縣南北地區的日軍第十師團時，第五師團突然反攻臨沂，儘管五十九軍星夜兼程于二十日傍晚返回臨沂西郊時，日軍已接近其北郊和東郊，中國守軍反復衝殺，浴血奮戰，第三軍團和五十九軍陷入險境。二十九日夜間，因日軍抽調兵力去支援台兒莊的進攻，中國守軍即于當夜十時發動了全綫反攻，適逢五十七軍王肇治的三三三旅及二十軍團的一個騎兵團趕到，並肩攻擊，日軍敗退至湯頭鎮。

日軍第五師團在臨沂兩次進攻，兩次敗北，損兵折將。師團長坂垣在敗退時，慌亂中丟了大衣遺了手杖，被五十九軍繳獲。

半年中，在平型關戰役、忻口戰役和臨沂戰役中，坂垣三創敗績，出于羞憤，曾幾度想自殺。

稻田和子之所以到中國，是因為她的哥哥稻田甚太郎死在了中國的山西。她哥哥是第五師團的一名士官，在一次行軍中被中國軍隊的伏擊打死了，據說死得很勇敢，死後手裏還緊緊攥着槍把，送陣亡通知書的人說，陣亡報告裏是這麼寫的，和子相信她的哥哥會是這樣。

和子家裏父母早逝，她非常愛她的哥哥，哥哥是為了日本帝國，為了效忠天皇到中國打仗

的。和子受過醫護訓練，在一所私人醫院裏做護士，她想哥哥，便要求到哥哥死去的中國來，為日本的傷兵做點事，儘管她才十八歲。

和子被分配到第十師團，做一位醫官的助手，這位醫官很和藹，他在用鋸截去傷兵的被炸斷了的腿時，仍然是微笑着，和子不行。和子覺得那鋸骨頭的『嚓嚓』聲，震得心胸悸痛，便伸手去捂胸，扭了頭不看。那醫官對她說：

『和子小姐，你看。』

和子不顧回頭。

『和子小姐，你要看。』

『不！』

『你要看！』

和子覺得醫官的話象是命令，她很不情願地回過頭看傷兵的腿，血肉模糊的中間，是一截白生生的骨頭，像一截碩粗的蠟燭。

『這是中國人的炮彈炸的！』醫官說。

和子這時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國人的炮彈轟炸的地方。這地方叫台兒莊。

日軍第十師團瀨谷啟旅團之第六十三聯隊的第二大隊，于三月二十四日晚到達台兒莊附近，隨即發動衝鋒，一部從炮兵轟塌的東北面的寨牆缺口攻進，守軍則發起反擊，在街巷中槍戰、肉

搏，經過一整夜激烈的戰鬥，日軍退了出來，便在附近地區構築工事，一面防止中國軍隊繼續反擊，一面等待援兵。

二十七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由第六十三聯隊長福榮真平大佐率領的第三大隊增兵趕到，和第二大隊一起發起猛攻，佔領了台兒莊東北角地段。第二天，日軍以兩個步兵大隊、四個配屬大隊、一個中隊、兩個小隊，大炮、裝甲、戰車一齊開火，發動了對台兒莊的第三次進攻，守軍則以正面抵抗和兩翼側攻進行反擊，並以密集的炮火轟擊日軍陣地，兩天的激烈進攻，進展很小。

二十九日，日軍司令官西尾壽造根據福榮真平聯隊在台兒莊受阻和中國軍隊的三個師又一個旅南下向台兒莊接近的情況，即令第五師團的坂本順旅團急速向台兒莊增援，同時令瀨谷啟率步兵第十聯隊立即增援。

台兒莊內的日軍第六十三聯隊，得知援兵將到，便連續發動猛攻，儘管莊內守軍奮力抵抗，日軍終于晚間攻到莊南的運河北岸，將台兒莊分割。中國軍隊則出動飛機配合作戰，再以一個軍的兵力從北面包圍了台兒莊。

在日軍援兵未到達之前，中國軍隊于四月一日決定以三個師的兵力，集中攻擊莊內之敵。由二百五十多人組成的敢死隊，于夜間從東北角突入莊內。入夜，三個師同時出動，莊內一個師發起反擊，另外兩個師分別從東北角、西北角突擊。日軍遭受重大傷亡後，開始龜縮固守。

臨時醫院——其實稱戰地救護站更貼切些，就設在被用來作軍需倉庫的院子裏。這院子很

大，裏外兩處，裏面用作倉庫，外面就是急救傷員的地方。

醫官已經沒有了微笑，態度也變得蠻橫起來：

『快！綳帶！』

和子急忙遞上綳帶。

是一名被炸破肚子的傷兵，已經昏迷不省人事。醫官一邊用一團紗布捂着流出來的腸子，一邊喊。

和子幫着給那傷兵纏好綳帶後，便讓人抬走了。

傷兵源源不斷，只能簡單處理一下，等戰鬥結束後再轉後方醫院。

背進來一名中尉，背中尉的下士提着手。

『快！立即搶救！』下士命令。

醫官立刻過去了，和子也跟了過去，和子看到那中尉合着雙眼，額頭上正中有一圓圓的小眼，醫官扳轉中尉的腦袋，後部是一個石榴樣的圓洞，白生生的漿汁依然在溢流，醫官鬆開手，喊一聲：

『抬走！』

『我要他活！』下士兩眼射出兇光，盯着醫官。

醫官作一個無可奈何的動作，表示愛莫能助

下士抬起手槍，衝着醫官，『叭叭叭』幾槍，子彈從醫官的耳朵旁掠過，射在牆上，醫官不

驚不慌，他微笑了。下士像瘋了一樣跑出去了。

和子判斷那中尉能有二十五歲。

傷兵越來越多，已經來不及個個先經過醫官的檢查了。運送傷兵的士兵脚步匆匆，把傷兵擱在院子裏的地上返身就走。院子裏一排排傷兵組成的黄色陣列，中間燦爛着簇簇鮮紅，那是湧出的血，猶如菊花——日本最高勳章。

『哥哥也是這樣。』和子想。

『醫官！快來幫幫我！』有一個傷兵坐起來，正在撕扯着自己即將掉下來的一隻胳膊，却總是不成。

和子急忙跑過去，跑在那傷兵身邊，扶着那胳膊。

『不行，你不能這樣！醫官——！』和子喊。

『給我找把剪刀，什麼刀都行，或者刺刀！』傷兵說。

和子覺得不能丢開手而去取什麼刀。

『快幫幫我吧！求您了，』傷兵說，『我要和他們戰鬥！』話剛說完，人却倒下了。

四月二日，日軍第六十三聯隊在台兒莊内的進攻仍無進展。增援的第十聯隊則被中國軍隊阻擋不能前進，第二十一旅團也被擋在台兒莊以東五、六公里以外地區不能前進。

四月三日，日六十三聯隊知第五師團步兵聯隊已到，便從東門地區向西門猛烈攻擊，進展約

一百米佔領了東南的寨門。第十聯隊則向南攻佔了大運河邊的黃莊，施放煙幕準備渡河，被中國守軍擊退。

四月四日，台兒莊內日軍繼續向西猛攻，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强抵抗，坂本的第二十一旅團也遭到中國軍隊的包圍攻擊，並出動二十七架飛機轟炸配合。

四月五日，瀨谷啟集結力量向西進攻仍無進展，坂本旅團獲悉中國軍隊業已開始合圍，發現情況不妙，于當天晚八時多向北撤退，瀨谷電問坂本有關情況，坂本只是搪塞，只管撤走。

坂本旅團一撤，中國軍隊立時騰出了兵力，二十二軍團從北面、一七五軍從東面、第二集團軍從南面、西面向台兒莊合圍過來。北路的二十二軍團先頭部隊已經接近瀨谷啟旅團部所在地的楊家廟了。

「全體注意，鄧興！」瀨谷啟喊着發佈命令。

部下官兵們立即怔在那裏，不知道瀨谷將軍在喊什麼，他們從來没有聽到過誰在戰場上説這個詞。

「鄧興！」瀨谷旅團長再次喊了一聲。

「鄧興」，在字面上講是「轉進」，其實就是「撤退」的意思，瀨谷覺得很對不起大家，他解釋説：「我們還會前進的。」

和子突然發現「戰地救護所」的院子裏跑進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足有三十多名，一位中佐

站在院子裏對傷兵們說：

『諸君為大日本帝國而獻身，天照大神會保佑你們的。』中佐接着說：『部隊奉命執行緊急任務，十分鐘後出發。請諸君自重，拜托了！』中佐深深地向着傷兵們鞠了一躬。

『我們要死！』一個傷兵喊了一聲。

『讓我們死!!』幾個傷兵跟着喊了一聲。

其他傷兵似乎突然明白了過來，也喊，也說，也哼。

『讓我們死!!!』

士兵們開始搬動煤油桶，一部分向着軍需倉庫，一部分朝着大門外面走去。

醫官不慌不忙地拎起一桶煤油，雙手托過頭頂，『嘩』地一聲，從上至下澆了下來，然後又踢倒幾桶竪着的油桶說：

『英雄們，我永遠跟諸位在一起！』

這時，裏院的軍需倉庫已經着火，院外業已開始冒煙。醫官拿出火柴，『嚓——』，一股火苗突地衝了起來：

『天皇萬歲！日本萬歲！』醫官喊。

『萬歲！天皇萬歲！日本萬歲！』傷兵們使出了最後的氣力，朝着熊熊的大火爬了過去⋯

和子被人拉了一下，才發現放火的士兵們開始撤退。拉她的就是那位背進一名陣亡中尉的下士。和子于是踉踉蹌蹌地跟上，出大門時，聞到一股特別的刺鼻怪味，扭頭看時，門的兩旁全是

成垛的士兵屍體，正在熊熊地燃燒，後面響起軍需庫彈藥的爆炸聲。火光衝天，濃煙滾滾。

天色已經很暗，腳下瓦礫成堆，前面的人有幾個撲倒了，接着又是幾個。和子聽到周圍有一種叫聲喊，但是聽不懂，她想，大概是中國人喊的。一陣密集的槍聲將跑在前面的兵士堵了回來，他們踅進一個不大的院中，房子都倒塌了，院中的樹也斷枝折叉，周圍的喊越來越響。

『我們被中國人包圍了。』和子驚恐中失聲說道。

『八格牙魯！』是下士的聲音，但和子覺得不是在罵她，應該是罵中國人的，和子這樣認為。

周圍依然很嘈雜，依然是聽不懂的喊話聲。他們一共五個人，下士泰然地坐在樹下，其他三人也相繼坐下了，和子站在離他們幾步遠的地方，呆呆地看着他們。

『不坐下嗎？』下士平靜地邀請她，就像是邀她參加茶道。

和子沒有表示。

下士從腰間摘下手榴彈，一顆、兩顆，並排擺放在膝前。

其他三名士兵也照樣地將手榴彈摘下來，其中一名士兵哭泣起來，嘴裏嘟噥着說，自己還沒有結婚。

和子一激靈，馬上慌亂起來，她覺得她一定會被中國兵強姦的，在日本，大家都這麼認為，報紙廣播中都是說中國人野蠻，一定會的！她想。

下士正在默禱，那個士兵還在哭泣，另外三人則望着下士，然後也默禱起來。

『我先走一步了。諸君呢？』下士說。

「我們一起死！」另外三人表示說。

「我還没結婚……」士兵還嘟噥。

「我也没結婚！八格牙魯！」下士對士兵狠狠地訓斥道。

「没結婚死很遺憾嗎？」和子想，「哥哥死時還没結婚，他也遺憾嗎？」和子突然覺得這幾個人非常可憐，她覺得她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做些什麼呢！

下士將手榴彈一手一顆握起來，他準備先走了。

「等等！」和子喊道：「我要……要做你們的……妻子！」

和子不知道該怎麼說，她才十八歲。但她覺得她應該，也只有她才能讓面前的青年免去遺憾。

下士用異樣的然而也是感激的眼光看着她。

和子開始脱衣服，先是解開上衣的鈕扣，緩緩地將胳膊從袖子抽出，胸脯、肩膀…下士的眼睛從和子的臉上移開，依次到胸脯、肩膀……

「轟！」下士手中的兩顆手榴彈同時響了，和子只覺得眼前一晃，立時全身麻酥酥的，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一日後，中國軍隊全殲尚未來得及突圍日軍兩千餘人，打掃戰場時，中國二十二軍團一士兵發現日軍屍首堆中有一半裸的女人屍體。中國連長踢了女屍一脚說：「有一日本軍妓與日軍二十

二個傷兵集體自殺。』

6．日軍動用十個師團，憋足勁兒去圍殲中國軍隊主力，却一拳砸在空氣裏。香月清司嘆道：『用寺內壽一這種驕橫的白痴對付中國，早晚要叫中國人拖入泥沼。』蔣介石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

晉南作戰結束，日軍到達黃河北岸；魯南作戰結束，日軍到達徐州以北的韓莊、臨沂；淮南作戰結束，日軍佔領了蚌埠。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日軍大本營向華北方面軍、華中派遣軍下達命令：重創中國軍事力量，攻佔徐州，打通津浦鐵路。

四月十日，華北寺內壽一司令官決定以五個師團兵力進攻徐州。參戰部隊為香月清司第一軍直屬部隊，土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西尾壽造第二軍之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磯谷廉介第十師團、中島令朝吾第十六師團、未松茂治第一一四師團。

四月二十四日，華中畑俊六司令官為配合華北方面軍進攻徐州，確定派兩個主力師團攻向合肥和徐州。

此時，中國方面在徐州地區有八個集團軍、十六個軍、二十七個師的兵力。日軍此次作戰之

目的，即吃掉這一地區中國軍隊主力。

五月五日，日軍開始對徐州地區中國軍隊進行戰略包圍。徐州危矣！

李宗仁司令長官認為日軍雖對徐州形成三面包圍，但蒙城、永城地區已成為日軍通過後薄弱的後方，在這大平原上，朝哪個方向都可以退却。

五月十六日，李宗仁令張自忠指揮五十九、九十二兩個軍在蕭縣阻敵，戰區主力主攻撤退。日軍興師動衆，動用近十個師團，二十幾萬人，憋足了勁兒去圍殲中國軍隊在徐州地區的主力，却一拳打在空氣裏。

五月二十九日，日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突然接到免職命令。他大叫道：『用寺內壽一這種人對付中國，早晚要叫中國人拖入泥沼，不能自拔。對一個軍司令官，像對待一個下士官一樣，這仗還怎麼打！』

寺內壽一的父親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第十八屆首相，因這種家庭出身，他對屬下就十分嚴厲。因他又是一個氣量狹小，喜歡享樂的人，加上位極人臣，表現出來的性格就是驕橫、陰險、報復心極强。香月只是在幾個公衆場合發表了與寺內不相一致的意見，寺內就受不了，非要大本營把香月調走不可。

六月二日，徐州會戰告一段落。日大本營對此次作戰很有看法，二十師團被圍一個多月，弄到吃野菜、樹皮、青麥的地步，簡直是日本皇軍的恥辱，二十幾萬人，折騰一個多月，損失一萬多人，只不過得到一座徐州空城。

寺內壽一和畑俊六知道後，也只能打碎了牙齒朝肚裏咽，伺機拿中國軍隊出這口窩囊氣。

徐州作戰尚沒結束，日本參謀一部已向侵華部隊提出：繼續尋中國主力兵團決戰。日大本營認為；徐州作戰，中國軍隊主力並未遭到殲滅性打擊。

蔣介石實行全面抗日政策後，連失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濟南、徐州等大城市，覺得太沒面子，中國軍隊覺得被小日本幾十萬部隊追着屁股打來打去，很失大國軍隊身份。這樣，保衛大武漢，進行長期抗戰的呼聲日高一日。

六月五日，蔣介石在漢口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決定保衛武漢。為了表示國民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六月三日，蔣介石下令釋放了共產黨前領袖陳獨秀，又邀請共產黨現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參與國務活動。

六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上下了聖旨：進攻武漢。

六月五日，蔣介石決定保衛武漢的時候，中國部隊還沒有完全到達指定位置集結，更別說組成堅固的防禦體系。日本軍隊却沿着隴海鐵路快速向西前進。蔣介石慌了手脚，陳誠、白崇禧一時也没良策。蔣介石把陳誠逼急了，陳誠說：『校長，我能有什麼辦法阻敵西進？除非西進日軍前面突然出現一條大河。如能阻敵一個月，武漢就有辦法。不過，弄得不好，炸黃河就是千秋罪人。』白崇禧為難地一攤雙手，說：『中國人就是這麼評價歷史的，這確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眼下也只有這一個辦法了。』蔣介石狠心道：『先度過這一關再說。』

于是，六月九日，黃河被炸開，咆哮的黃河之水從花園口向東南奔去，煞時間，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頓時成了汪洋。

難關暫時度了過去，下面該真槍實刀操練了。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三）

田代皖一郎，陸軍中將。一九一三年日本陸軍大學第二十五期畢業後晉升步兵大尉，即入中國，專事間諜活動。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升為步兵大佐，任關東軍第三十聯隊聯隊長。一九二六年三月回國，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一九三〇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二十七旅團旅團長。一九三一年八月出任中國公使館武官。『一·二八事變』後，田代少將任第九師團參謀長隨師團增援上海。一九三二年二月底，田代任上海派遣軍參謀長。一九三三年八月，改任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參加圍剿中國東北地區抗日武裝。一九三四年八月升為中將，次年任第十一師團師團長。一九三六年四月，調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組織策劃盧溝橋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田代病死天津。

倉永辰治，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倉永率第六聯隊入上海作戰。八月二十九日，倉永聯隊傷亡慘重，倉永大佐親臨一綫指揮，被中國軍隊擊斃。死後，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加納治雄，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六年升至步兵大佐，入中國，任關東軍第一師團特務機關長。一九三七年九月回國任一〇一師團一〇一聯隊聯隊長。『八·一三』事變後，九月二十二

日，加納率部在吳淞登陸。十月十一日，加納在前綫指揮作戰時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淺野嘉一，陸軍少將。一九三二年升步兵大佐。一九三六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升任步兵三十旅團旅團長。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任華北方面軍碇泊場監，負責為侵華部隊提供後勤保障。十一月七日，塘沽碼頭被小股中國部隊襲擊，淺野負傷，七日後在天津死亡。

瀨谷啓，陸軍中將。一九三三年晉升為步兵大佐，次年八月任步兵十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三七年十月間，日第三師團在上海會戰中死傷慘重，瀨谷啟奉命去第三師團協助藤田進師團長整理部隊。同年十二月，瀨谷啟任旅團長。一九三七年一月，瀨谷啟率部參加徐州地區作戰。聞名中外的台兒莊戰役，瀨谷啟是戰場指揮官（詳見書）。一九三九年十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任中國台灣基隆要塞司令官。瀨谷啟生性喜争强鬥狠，台兒莊率孤軍深入招至大敗即是例證，同時又有極强報復心，調任台灣後，他覺無用武之地，無法雪台兒莊之恥，遂率部在基隆製造無人區。瀨谷啟的作法引起國際輿論强烈遣責，日大本營迫不得已，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將其免職，他的仕途從此到了斷崖處。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鑒于瀨谷啟所犯罪行，中國軍方把他作為戰犯關入滿洲里監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在監獄自殺身亡。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谷壽夫，陸軍中將。一九三四年，八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任東京灣要塞區司令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第六師團師團長。一九三七年八月，谷壽夫率部入中國，參加永定河、保定、石家莊地區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谷壽夫第六師團在杭州灣金山地區登陸，配合上海方面作戰。淞滬地區戰役結束後，谷壽夫率部强行軍八日，于十二月五日與南京外圍中國守軍接觸。十二月十二日，谷壽夫第六師團攻佔南京中華門，一夜間他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十二月十三日，谷壽夫第六師團和第一一四師團一起，在南京開始長達兩周的大屠殺。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軍舉行入侵南京入城式，華中方面軍對谷壽夫備加贊賞，天皇因他破南京有功，授他一枚二級金鵄勳章。此後迫于世界輿論坐了幾年冷板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高層已擬定投降，谷壽夫再次被重用，任第五十九軍司令官兼中國管區司令官。谷壽夫還沒準備好行裝，日本已投降。一九四六年二月，谷壽夫因戰犯嫌疑被捕，被定為乙級戰犯，交中國法庭審理。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開始，中國法庭對谷壽夫進行了長達三天的審訊，因谷壽夫死不認罪，此次審訊結果未予公佈。三月十日，中國法庭再次開庭，判處谷壽夫死刑。四月二十六日，谷壽夫在雨花台被處死。行刑時，南京市民觀者如潮，恨不得分啖其肉，可見他在南京所犯罪行之深重。

松井石根，陸軍大將。一九三三年十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三五年八月，松井受冷遇，被轉入預備役。「七七」事變後，日大本營重新啟用松井石根，任命他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接

受任命後，他率兩個師團于八月二十三日在獅子林一帶强行登陸，增援上海戰場。松井再次來華後，欲建奇功，幾次要求增兵中國，並佔領了包括南京、上海在内的中國華東地區大部。因此可以説，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的元兇。一九四六年，松井石根被作為戰犯逮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東京被絞死。

武藤章，陸軍中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十二月，協助松井石根、冢田攻指揮日軍攻陷南京，對南京大屠殺負有不可推脱的責任。一九三八年七月，轉任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將。武藤章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重要戰略理論炮制者之一。一九四二年，武田任近衛師團師團長，晉升為中將。日本戰敗投降後，經中國軍方提出，盟軍以戰犯嫌疑罪逮捕了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和東條、松井等人一起，被送上了絞架，刑前，他竟還在高呼：『天皇萬歲！大本營萬歲！』

杉山元，陸軍元帥。他是日本侵華的主謀之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時，杉山元任十二師團師團長，為扭轉戰局立下大功。一九三四年八月，杉山元出任參謀次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一九三六年八月，杉山元任教育總監兼軍事參議官，擠入日軍界決策層核心圈，同年十一月晉升為陸軍大將。

杉山元為人圓滑，善察天皇眼色。滿洲事變後，杉山本來主張先攻蘇聯，忽一天發現天皇主

張南進太平洋，便搖身一變成為最積極的南進派核心成員。這樣，他得到天皇賞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九三七年二月，天皇欽命杉山元作了陸軍大臣。杉山元沒負聖恩，當年便策劃了『七七事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接替寺內壽一大將，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任上，他為了維護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制定了武力討伐華北的總方針。一九三九年九月，杉山元因打了不少敗仗，再次回國擔任軍事參議官。一九四〇年十月出任參謀總長。這一幹就是四年。杉山元有一非常殘忍的愛好，喜殺俘虜，所用辦法匪夷所思。一九四三年，菲律賓七萬餘美軍向日本投降後，杉山元授意下屬組織美戰俘進行死亡行軍，致使兩萬美國人累死。一九四三年六月，天皇授他元帥軍銜，並賜一級金鵄勛章一枚。一九四四年七月後，任教育總監、陸軍大臣、第一總軍司令官等職，仍被天皇寵幸。日本侵華戰爭十五年，軍界高層像杉山元這樣的不倒翁，可以說絕無僅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杉山元見無力回天，深知戰敗後日高級將令的處境不會太妙，在寓所剖腹自殺。

第四章

小蛇吞大象

1．七艘中國軍艦悲壯自沉。日一〇六師團迷路贛西北深山，遭毀滅性打擊。薛岳仰天長嘆：『一〇六師團命不該絶！暫留爾等人頭，改日我再來取。』岡村心中吃驚：這種打法，不出五年，日本將没有青壯男子。

規模空前的中日武漢大會戰，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拉開了帷幕。自六月中旬開始，日軍即開始外圍作戰。在近兩個月的外圍作戰中，日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傷亡人數逾五萬。日十一軍一〇六師團，七月二十八日從九江向西南攻擊前進。當日即被中國第四軍阻于馬鞍山、金家山一綫。八日，一〇六師團再發動大規模進攻。中日雙方五、六萬人在這一地區進行七天七夜的爭奪。八月四日，一〇六師團攻至中國守軍主陣地前沿。八月五日，中國守軍組織大規模逆襲，斃敵逾千。八月六日，敵一〇六師團又留下三百具屍體，岡村寧次見一〇六師團傷亡慘重，被迫下令讓一〇六師團停止進攻，原地駐防。至此，一〇六師團傷亡八千多，

參戰部隊中，中隊長、小隊長死傷過半。

八月二十日，日軍各參戰部隊到達各指定位置集結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日大本營命令：華中派遣軍、中國方面艦隊，當適時發起進攻，擊潰中國軍隊主力並攻佔武漢，華北方面軍在華北發動牽制性進攻。

是日十七時，畑俊六司令官下達如下作戰命令：

十一軍在海軍配合下，沿長江兩岸攻佔武漢，主力置于長江以南，從咸寧地區切斷粵漢鐵路，由南方迂回武漢；另一路攻向德安、永修，相機攻佔南昌。第二軍自大別山攻佔信陽，爾後沿平漢鐵路及其以西地區南下，從北面、西北面迂回包圍武漢，另一路從商城南下，橫越大別山達麻城，由東北方向策應沿江部隊進攻武漢。航空兵團以主力協助第十一軍、一部協助第二軍作戰。攻佔時間為八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十七日，日軍集結于合肥、九江地區的部隊開始按計劃攻向武漢。

九月一日，日第二軍十三師團攻佔了熊集，二日攻佔開順街。這時日軍已經可以隔河看見中國守軍的陣地了。

日軍對面是中國宋希濂的七十一軍，蔣伏生三十六師在上海，南京、徐州與日軍惡戰過，對日作戰有一定的經驗。十三師團注定要吃一些苦頭。

自九月四日起，十三師團發起四十餘次進攻，傷亡三千多，仍没突破中國守軍防綫。十一日

晚，中國守軍主動撤離。

九月十四日，日第十師團佔領羅山，此時，該師團已減員百分之二十。第二軍司令官彥王得知進攻受阻，即令藤田進第三師團開赴羅山地區。

九月十六日，在太原、娘子關、台兒莊屢建奇功的中國孫連仲二十六路軍，被迫撤出商城。

九月二十日，孫連仲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擊作戰，連連重創日十三、十六兩師團。日軍雖多次組織自殺性衝鋒，終未突破守軍防綫。戰至九月二十五日，日十三師團每個中隊僅剩下四十人，從合肥出發時，每個中隊為一百八十人。二十天裏，日軍十三師團傷亡即達一萬兩千人。

這一路日軍，因受到孫連仲集團頑强抵抗，十月二十六日才達麻城。這時，蔣介石已決定放棄武漢。因此，日軍這兩個師團在進攻武漢的作戰中，未起多大作用。

十月四日，日軍開始包圍信陽。

十月九日，日第三師團攻佔大洋河。十一日佔領彭家灣至三官廟一綫的平漢鐵路。至此，信陽已處在日軍的南北夾擊中。

十月十二日，日筱冢義男第十師團之岡田資第八旅團攻佔信陽。

長江沿綫

八月二十三日，岡村寧次司令官下令江北稻葉四郎的第六師團由黄梅攻佔廣濟及長江北岸田家鎮要塞。九月七日，岡村又令第九師團及台灣旅團攻佔瑞昌，配合第六師團行動。九月十日，

岡村再令本間雅晴第二十七師團前往威寧，遮斷粵漢鐵路；一〇六師團攻德安，掩護二十七師團攻咸寧。

八月三十日，日第六師團開始攻廣濟。經八天八夜激戰，第六師團佔領廣濟。但是稻葉此時已無繼續攻擊能力，只好固守廣濟，等候補充戰死的三千多人留下的空額。

到九月二十八日，日軍以傷亡一萬多人的代價，完成了對田家鎮要塞的包圍。此時，長江之戰已經平息。中國七條戰艦因無空中掩護，只能被動挨炸，九月二十七日，這七條戰艦在田家鎮以東十公里長江中，悲壯自沉，想以自己的身體作日艦通過時之障礙，其中有三條艦，全體官兵不忍棄艦，與船一起自沉。

九月二十九日，日第六師團第十一旅團以死傷兩千人代價，佔領田家鎮要塞。

本間二十七師團一〇二旅團九月二十五日從九江出發，二十九日在白水街遭黃維十八軍迎頭痛擊，一〇三聯隊長谷川幸造大佐被擊斃。二十七師團不得不改變進攻方向。十月五日，二十七師團攻佔右溪。

一〇六師團在這一階段作戰中，再一次敗走麥城。

九月二十日，岡村為了減弱長江主攻部隊的壓力，萬般無奈，令一〇一師團和前一段作戰傷了元氣的一〇六師團攻佔德安和德安以西地區。一〇六師團只是負責策應第九、十、二十七師團進攻。

上次失敗後，一〇六師團又補充了近五千新兵，又新配備了一個山炮聯隊。岡村還將得力的情報參謀櫻井派到該師團指導作戰。岡村的用意很明顯，想使這個師團找回自信，恢復戰力，完成作戰任務。

這時，一〇一師團已經接觸到中國守軍二十九、二十五軍前沿。薛岳之第一兵團從側面嚴密監視着一〇一、一〇六兩師團的一舉一動。

九月二十五日，一〇六師團從回馬嶺出發，繼續向大山區前進。途中，經常遭到中國軍隊襲擊，加上道路狹窄，白天又有濃霧，日一〇六師團主力二十八日開始迷路了。

九月三十日上午，太陽剛剛從濃霧中露出了隱隱約約的一張臉，松浦師團長驚得大叫了起來：『櫻井君，櫻井君，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又回到前天的地方啦。』

櫻井中佐看一看四周的地形，說：『南邊那座山峰有點面熟。』

松浦指着遠處一棵老樹叫道：『沒錯，前天我就注意到這棵奇怪的松樹了。迷路了，這可怎麼辦！你快用羅盤測一測我們的位置。』

櫻井說：『師團長，你别慌，測出來就不怕了，以後每走半天測一次，就會沒事的。』他拿出羅盤仔細測試了一會兒，用手指點地上的地圖，『師團長，我們的位置在白槎街以北約八公里處。』

松浦說：『我轉向了，怎麼看，太陽都是掛在西邊，分明是上午嘛，趕快報告岡村司令官我們現在的位置。』

半小時後，岡村寧次在前綫指揮所收到了松浦發來的電報。開始，岡村並沒在意，等了一會兒，他忽然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忙喊：『宮本，宮本。』

一個戴眼鏡的小胖子進來了。

岡村說：『薛岳的部隊這兩天有什麽新動向？有沒有大的調動？』

宮本一郎用手扶了扶眼鏡架，說：『都在向萬家嶺一帶靠攏，因為那一帶還沒有我們的部隊，大概是一般性調防吧。』

岡村看了看地圖，說：『薛岳是蔣系軍官中很難對付的一個，他不會平白無故調防。你快通知空軍，去白槎街一帶看一看，看看一〇六師團是不是在他們報告的位置上。兩小時後向我報告。』兩小時後，宮本進來說：『空軍偵察的情況是：松浦一〇六師團在白槎街以南約十五公里處。』

岡村寧次找到地圖上的這個地方，連聲嘆道：『一〇六師團已經鑽進口袋，趕快令他們向正北轉移，再遲就晚了。令二十七師團警戒一〇六師團右翼。』

松浦收到電報，喃喃道：『怎麼會跑到南面呢？櫻井君，你再用羅盤測一測。』

櫻井再一側，大吃一驚，羅盤告訴他，一〇六師團仍在白槎街北面八公里，走了三個多小時，動都沒動，顯然是羅盤出了毛病。他掏出一只鐵殼盒子朝羅盤旁邊一放，羅盤的指針一動不動。櫻井說：『完啦，這裏可能有磁石礦，羅盤沒用了。』

松浦嚇得臉色發白，說：『傳令各聯隊，以太陽為參照物向北撤退。』

可惜已經晚了。

薛岳前三天已經注意到這個孤軍南進的第一〇六師團了。他不動聲色地指揮四個軍對一〇六師團進行戰術性包圍。

十月五日，薛岳第一兵團完成對一〇六師團的包圍。十月六日，薛岳令第九集團軍司令吳奇偉對一〇六師團發起攻擊，令第二十九軍團隔斷日二十七師團與一〇六師團的聯繫。

十月六日，吳奇偉令第四軍、第六十六軍、第七十四軍，于七日十二時前完成進攻準備，七日十六時發起總攻。

松浦于十月二日，令一〇六師團就地修築工事，準備打陣地戰。

十月七日晚，俞濟時之七十四軍攻佔長嶺，包圍了張古山日軍兩個大隊。

十月八日，葉肇六十六軍收復石堡山，老虎尖等地，七十四軍王耀武之五十一師收復張古山；商震第三十二軍收復周家堡子。

至此，一〇六師團被包圍在寬八公里、長二十公里的狹窄山地。

十月九日，松浦組織了頑强抵抗，中國軍隊進攻無突破性進展。

十月九日晚，松浦固守待援的美夢破碎了，四面陣地都被中國軍隊派出的敢死隊突破。

九日二十時開始，中日雙方近五萬人在這一狹窄地區，進行殊死的搏殺。

十日晨，響了一夜的槍炮聲逐漸變得稀落起來，松浦和櫻井帶着僅剩下的千餘人向北潰退。

十月十日，岡村接到松浦告急電報，即派坦克第五大隊增援萬家嶺。畑俊六生怕一〇六師團被全殲，創下軍史上恥辱之紀録，于十一日調在蘇州地區十七師團鈴木步兵團三個大隊又一個炮兵聯隊日夜兼程增援一〇六師團。

十月十二日，松浦殘部被壓縮在方圓不足五公里的地方。此時，薛岳已下令逐山進攻。松浦已經把軍旗取出，準備在最危急關頭，將軍旗焚燒。

十月十五日，來救一〇六師團的部隊一〇二旅團、十七師團鈴木部已達甘木關。

薛岳縱觀全局，仰天長嘆良久，說：『一〇六師團命不該絕，暫留松浦頭顱，改日薛伯陵定來取之，傳令攻擊各部，敵增援部隊已至，十六日撤出戰鬥。』

歷時二十二天的萬家嶺之戰結束，日一〇六師團遭毀滅性打擊，全師團戰死八千餘，傷四千餘。

與此同時，日一〇一師團也在廬山隘口以南遭到重創，死傷近萬人。

岡村寧次看了這兩個師團戰報，禁不住淚如雨下。他明白中國軍隊死傷更多，可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出三個億，這種打法，要不了三年，日本的男人肯定全部戰死。岡村無可奈何道：「一〇一、一〇六兩師團進攻南昌任務取消。」

十月二十一日，日二十三軍攻佔了廣州。日軍之所以敢毫無顧忌同時發起兩大戰役，是因為蘇聯在張鼓峰事件後，對中日戰爭保持了中立態度，日軍不用害怕後院起火。

廣州一失，武漢戰略地位相對減弱，如再在這一地區決戰，勢必導致更大被動。蔣介石在白崇禧、陳誠、何應欽的苦勸之下，決定放棄武漢。十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和軍隊又一次開始了悲壯的大遷徙。

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最後一批守軍撤離武漢地區。

十月二十六日，日台灣旅團從賓陽門突入武昌城。二十七日，日第六十聯隊渡過長江，佔領漢陽。

自六月二日開始，日軍以九個師團又兩個步兵旅團進攻武漢，到十月二十六日佔領武漢，用了四個月另二十三天時間。

在這次作戰中，日軍戰死人數逾十萬人，傷近十萬人，日軍在短期内只能自保，再無餘力發動新的進攻。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日軍正向南京進攻時，日大本營已決定進攻廣東，並成立了以古莊干郎為司令官的第五軍，負責這一作戰。

十二月十二日，日進攻南京的陸、海軍部隊在南京以西擊沉了美國一艘炮艦，擊傷了英國的一艘炮艦和商船，美英政府即向日本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政府和日本海軍深恐再度在英、美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作戰而影響全局，十二月二十日，下令中止了進攻廣州的計劃。

九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日本御前會議作出決定：為了封鎖中國由廣州到香

港、澳門的交通，為了策應武漢作戰，陸、海軍應盡早攻佔廣州。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日大本營同剛剛成立的二十一軍下達了進攻廣州的命令。

九月二十九日，日二十一軍司令部由台灣門司出港，十月二日到達澎湖列島之馬公島。十月七日，第十八師團、第五師團之第九旅團、第一〇四師團從上海、青島、大連在澎湖島區集結完畢。

十月九日下午，日二十一軍參戰部隊在第五艦隊的護衛下，向中國大陸駛進。十月十二日晨，日軍全部船只駛入大亞灣。同日，日二十一軍三個師團在未遭抵抗的情況下，相繼登陸。

十月十四日，日十八師團主力開始攻惠州，遇中國守軍强有力抵抗。雙方戰至十六日，守軍被迫撤離惠州。

十月十九日，日十八師團先頭部隊佔領增城。

十月二十一日，日軍完成對廣州的迂回包圍。其時，廣州中國守軍已撤離。同一日，廣州被日二十一軍佔領。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安藤利吉之第五師團攻佔虎門要塞，部分部隊已接近佛山。十月二十九日，該部到達廣州以南的貨倉。

至此，日軍完成了對中國廣東海岸綫的重點封鎖。此次作戰，日軍傷亡近兩千人。因兵力不足，日軍還無法完全控制中國廣州沿海港口。

2．日本大城市一街兩行掛着數不清的燈籠和太陽旗，妓院告示：青壯年前來嫖宿，加倍收費。岡村寧次講棋道論戰局。宮本寫道：『士兵每人一週一次，每次二十分鐘，一名慰安婦一週可接待一百八十六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十一軍岡村寧次司令官在衛隊的保護下，參觀了武漢的主要街區。武昌的主要建築已變成一片廢墟，一羣羣中國人正在刺刀的威逼下，清理着街道。岡村看着街道兩旁還在冒着青煙的木頭，臉上浮出一抹笑意。他等不及清理完街道便乘汽車來欣賞自己的傑作。對華戰爭爆發以來，還有哪一次戰役能比攻克武漢更風光呢？台兒莊是次大敗，自不用說；徐州動用了幾十萬人去尋蔣介石的主力決戰，撲了個空，戰略上幾無收益；淞滬地區會戰，是硬着頭皮打下來的，中間數次增兵，死傷十萬餘人，這樣的勝利，作為一位真正的軍事家，是不值得誇耀的，這就好比一個蹩脚的裁縫偶然拼成了一件漂亮的上衣。

武漢則不同了。會戰雙方在縱橫幾千里的區域，投入上百萬的兵力，歷時五個半月，經過鬥智鬥勇，最終取得了勝利。作為這次會戰的主要實施者，岡村寧次自然是應該得意的。

作為一名軍人，渴望的不就是這種成功嗎？而這種大成功的機會，絕對不像牛毛一樣多。佔領武漢，無疑是一塊碩大的里程碑，從這里出發，前面就是黃金鋪路的地段了。一向謹慎的岡村

無法阻擋這巨大的成功帶來的喜悅，也要忘形一次了。

岡村視察街區，主要目的是想看看這次會戰對手蔣介石的指揮機關所在地——中華民國武昌軍委會。他望着眼前這座炸得稀爛的院子，怔了一會兒，一捋戰刀，走了進去。偌大的院子，幾百間的房屋，已無一間完好，院內有五個大彈坑，如同一朵梅花朝他開放着。滿地都是遺棄的廢紙，岡村撿起一張報紙，看見一行通欄的黑體字：守軍將與武漢共存亡，他没看內文隨手一扔，仰天大笑起來。衆隨從佇立兩側，靜靜等候司令官的訓示，誰知岡村突然收住了笑，轉身走出院子。

岡村再次轉過身，眯縫着眼，看看斜掛在西天的太陽，目光落在大院門邊牆上的木牌上。他衝那塊半尺多寬，一人多長的木牌走過去，隨從忙閃在兩旁，看着他小心取下那塊木牌。他伸出手，輕輕撫摸着『中華民國』四個字，像是在把玩一件藝術品，終于他發出了聲音，『喲稀，喲稀！』接着又没有下文了。

突然，岡村寧次舉起木牌，重重摔在地上，走上去，抬起穿着皮靴的右脚踩在木牌上，一字一頓地說：『給大本營發報，從本月二十五日起，蔣介石政府已等同于地方政府了。』

帝國軍隊攻陷中國戰略要地武漢的消息傳到日本本土，各大城市像過節一樣歡呼了一陣子。二十七日晚，東京、大阪等城市，都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一街兩行掛着數不清的燈籠和太陽旗，每個繁華的地帶，都有狂熱的演講者鼓動民衆支持這場戰爭，募捐的紙箱一行擺開，一個

小時就裝滿了。妓女們却在這時轟抬了價格，青壯年前去去嫖宿，加倍收費，妓女們只用說：『你應該在支那戰鬥。』嫖客們自然乖乖掏出錢，走出妓館的門，第二天就進入現役報名處。日本國民都被武漢大捷攪得徹夜難眠，岡村寧次自然成了民族英雄。

十月三十日，首批慰問物品從九州各港口運出，裏面有十三萬七千餘封求愛信，這些出自大中學生之手的情書，封封充滿火藥味。軍妓招募報名處一改前一段門可羅雀的局面，變得門庭若市，負責報名的人員甚至可以用一用相貌和文化程度這兩把標尺了，每當太陽西下的時候，總有沒報上名的姑娘賴着不走，這時候，工作人員就會走過來說：『名額已經滿了，我代表帝國前方將士感謝你們，回去好好讀書吧。』言外之意，無非是嫌她們沒有美貌，又沒有文化，怕不合英雄的帝國軍人的胃口，這種狂熱的戰爭情緒，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一年多時間裏，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各個城市的文藝團體都提出申請要赴前綫進行慰問演出，後經外務省等政府部門挑選，派去了三個演出團。橫濱市歌舞團爭到慰問任務後，演員們日以繼夜趕編了反映戰國時代武士帶着心上人與敵人搏殺最後取得勝利的歌舞。大和民族在戰爭的勝利中，理性被作為盲腸一樣徹底摘除了。

國內正在狂歡，十多萬封精神愛情還正在日本海向西漂流的時候，岡村寧次和他的上司西尾壽造開始清醒起來了。岡村于十一月初，再次進入軍事家的角色，四五天裏，他吃住都在作戰室，大部分時間面對一面牆的中國地形圖沉思。

武漢是中國的中心，中國最大的河長江穿城而過，水路十分便利，它又是平漢、粵漢鐵路的

交匯處，鐵路運輸十分便利。佔領了武漢，等于抓住了中國這張魚網的綱，東西南北都可進退自如。岡村有一連串的設想，就是理不出個頭緒，國內慰問電已雪片一樣飛來了，天皇對武漢大捷已有了說法，再沉溺于這種喜悅中，就不是真正軍人的本色了。

岡村所慮的是兵力不足的問題。以二十萬傷亡為代價攻下武漢，以圍棋的棋局勝負術語來說，不能算作完勝。如再一味進攻，就要犯兵家大忌。從戰略上講，長沙必須佔，武漢西邊的宜昌必須佔，西北的襄陽、南陽也必須佔，可是，這些任務，單憑十一軍的三十餘萬人馬無法完成。

十一月十二日，作戰參謀宮本一郎中佐把搜集到的國民黨軍隊重新佈防的情況擺在了岡村寧次面前。岡村寧次一看，頓時明白蔣介石和他的高級將領也不是等閑之輩，佈防完全是進退兩可的架勢。河南、安徽有衛立煌的十二個師；山西陝西有閻錫山的三十二個師；蘇浙閩有顧祝同的三十二個師；廣東、廣西有張發奎的十八個師；湖北、河南有李宗仁的二十六個師；江西、湖南、湖北有陳誠的五十二個師……看到這裏，岡村寧次心裏不由得一緊。別的地區且不去管它了，等蔣介石的部隊整訓完畢，帝國的十一軍將直接承受七十八個師的壓力。他感到有點氣悶，解開領口，看着地圖說：

『宮本君，戰爭在攻克武漢時已發生了變化，以現在的兵力，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戰役。如果想在下一階段的作戰中取得主動，作戰方針應有所改變，十一軍應作為一個強大的機動兵團在武漢地區存在。』岡村說完，又翻出幾天前大本營發來的天皇對中國戰局的看法，仔細閱讀起來：

帝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獲取結束戰局時機爲目的，實施攻佔廣州及武漢的積極作戰，並取得了顯赫戰果。但判斷蔣政權依然迷夢未醒，殘存于西邊數省，力圖恢復其戰力，建設新的補給路綫，且在法屬印度支那尋求補給港口，繼續堅持抗戰以挽回頽勢。

岡村用紅筆在『西邊數省』下面劃了一條綫，搖了搖頭。蔣介石本人是逃到了重慶，而他的可控制的部隊並沒有退到西部，主力還在中部。作為一種政治判斷，可以這麼說，而從軍事角度看，天皇未免誇大了武漢大捷的作用。他扶正了眼鏡，繼續看下去。

在敵已喪失中原逃往西部，並失去主要水陸交通綫、豐富人力物力資源的情況下，我方如採取適當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內部崩潰，但至少也可使之淪爲地方政權。因此，從戰略角度可以認爲帝國已經粉粹了抗日的中國政權，今後已進入實施政略進攻，取得美滿結果的階段。因此，爲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中央政權創造良好條件，支援其成長，是我軍爲達到戰爭目的的重要作業。對華戰爭的本質屬于持久戰，對淪爲地方政權的蔣政權，與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窮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戰略，向建設新中國邁進……

岡村不再看下去，也不做評價，抬起頭對宮本說：『下一盤棋吧，前天我以半目惜敗，今天我準備報這一箭之仇。』

宮本忙說：『前天是司令官在官子結段疏漏，棋局才逆轉的，我的佈局太差，其實，下到一百手，我的形勢已非。』

岡村走出作戰室，說：『你的取勝，得力于你的韌性和思維的縝密，如再加上大局觀，將來你注定能成一名出色的戰將。』

宮本停下步子，立正站好，道：『哈依！』

岡村扭過頭，眼裏突然露出兇光，看着宮本道：『宮本君，棋局上你要竭盡全力，懂嗎？』

岡村中將是個不言自威的戰將，平素很少與下級軍官談論戰事以外的事情，唯獨在下圍棋時例外。十一軍司令部，在棋藝上能與岡村匹敵的，只有宮本一郎，這樣，連參謀長在宮本面前也要存一份謹慎。他們都明白，岡村寧次司令官升遷只是早晚的事，能得到他的賞識，對個人前途關係極大，因此，十一軍司令部的參謀人員閑時就要拿出棋譜研讀了。

宮本走到第一〇一手，黑棋局勢已非，鬥志也不如開局，招數凌亂起來，似乎要尋個台階推枰認輸。

岡村寧次停下來，看着宮本說：『蔣介石比你頑强，武漢、廣州失守，大本營已覺得已經征服了中國，蔣介石怎麼看呢？前些天他的訓示你還記得嗎？』

宮本坐正了答道：『蔣表示誓與帝國血戰到底，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岡村點點頭，意味深長地說：『這局棋還沒有結束，你不妨拿出蔣的精神搏一搏，看到底是個什麼結局。』說罷，捻一隻白棋重重打在棋盤上，要屠宮本的一條大龍。

宮本明白了岡村司令官的意圖，竭力反抗起來，連下幾次勝負手。這時，棋局白雖佔優，但眼見不是一場速決戰了。

岡村寧次盯着棋盤，良久不語。

一個少佐參謀進來報告說：『長沙城發生大面積火災，具體原因不明，偵察機回來報告說，這場大火似乎是有組織的。』

岡村眉頭緊皺了，喃喃自語說：『焦土抗日，焦土抗日，看來蔣介石真的要玉碎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侖進攻俄國，庫圖佐夫力勸沙皇放棄莫斯科，最後陷法國幾十萬大軍于泥沼。蔣為了延緩帝國軍隊進攻武漢，曾炸開黃河，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如今他又要故技重演了。如果武漢周圍五百公里變成一片焦土，十一軍將不戰自敗。必須改變現在的這種態勢。十一軍要以戰養戰、自給自足為目的，但在此之前，我們的生命綫就是長江。這條交通綫必須確保，必須確保！』他又下了一顆白子，說：『這顆子就是南昌。攻不下南昌，陳誠、薛岳在鄱陽湖、九宮山的五十個師就沒有後顧之憂，待他們從重創中抬起頭來，就會一口咬斷長江，那時，十一軍將陷入重圍。你們要開始制訂詳細的進攻南昌的計劃。』

少佐參謀在本子上飛快地記錄着。

岡村看着宮本說：『這盤棋暫時封掉，你記下棋譜，等攻下南昌，我們繼續戰鬥。』他站起來，走到門口，看看庭院上空的明月，聽見有人在唱北海道的愛情歌曲，轉過身來說：『宮本君，你造一個計劃，看本軍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慰安婦。要重申軍紀，不能隨便姦淫中國婦女，武漢不是南京，不能讓當地中國人對日本軍生出太多敵意。』

十五天後，宮本造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呈給岡村批閱。

十一軍共有官佐兩千多人，其中將官五十六名，每人需長期配慰安婦一名，需五十六名，少佐以上軍官八百名，每兩人配一慰安婦，需四百名；尉官一千二百多名，每五人配一慰安婦，需二百五十名，士兵三十一萬餘，每百人配一慰安婦，需三千一百名。共需慰安婦三千八百名。

岡村看了報告說：『你這報告太簡略，一個軍要四千名慰安婦，數量太大，國內招募不來這麼多。可在報告上請求在朝鮮招募。你重新搞一份詳細的計劃。』

宮本又忙了幾日，趕出一份十分詳細的報告，少佐以上軍官所需慰安婦數量有所增加，總數達一千名，而總需求量則有所下降。宮本的報告寫道：『士兵、士官及尉級軍官，需到駐地附近所設慰安所解決。大尉級軍官每週兩次，每次一小時，服務尉官的慰安婦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名慰安婦每日可接待六人，晚八時後，該慰安婦歸一大尉。每名慰安婦一月工作二十四天（其餘六天為月經期），可接待一百四十四人次。尉官一人一月八次，一名慰安婦可接待尉官十八人。士官和士兵每人一週一次，每次二十分鐘。慰安婦仍按一天八小時工作，一天可接待二十四人次，一週可接待一百六十八人……』

岡村寧次進行周密計劃後，于一九三九年元月底，將進攻南昌的計劃上報大本營。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東京，御前會議。

天皇端坐在椅子上，靜心傾聽陸軍大臣坂垣征四郎中將的彙報。參加會議的有：參謀總長閑院宮，陸相杉山元，教育總監西尾壽造。

坂垣彙報完畢，站直身體等待天皇問話。

天皇幾日前染上感冒，帶着濃濃的鼻音說：『杉山君以為如何？』

杉山元道：『岡村司令官的意見很好。拿下南昌，蔣軍第三、第九戰區聯繫將被切斷，有利于帝國軍隊各個擊破。』

西尾壽造補充道：『佔領南昌後，長沙正面和側翼就完全暴露，等攻下長沙和衡陽後，粵漢鐵路即可打通。』

天皇清清嗓子說；『廣州二十一軍要配合這次作戰。為了使這次作戰萬無一失，西尾和坂垣要去華進行協調。』

十六日，大本營向十一軍下達進攻南昌的命令。

中國華中地區戰火再起。

一九三八年底，日軍共有正規步兵師團三十四個，國內只留一個近衛師團在東京，朝鮮半島駐一個師團，其餘三十二個師團全部用于中國戰場。其中，關東軍八個師團，關內戰場投入二十四個師團。負責日本本土防務只有一個師團，這在面子上也過不去，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武漢戰事正急的時候，日本本土又組成了十四個留守師團，其任務是向中國戰場輸送訓練過的新兵。

關內戰場二十四個師團大部都被投入到武漢、廣州等主要戰場，造成日佔領區兵力空虛，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取得了發展的良機，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據地，並有力地打擊並牽制了日軍。

日軍為侵佔晉南，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用第二十、第一〇九兩個師團從北向南，用第十四、第

一〇八兩個師團由東至西，向晉南地區合圍。

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于三月十六日在神頭村伏擊日軍，斃傷日軍千餘名。

三月三十日，徐向前率部在響堂附近設伏，斃傷日軍四百餘。

四月，八路軍與在晉之國民黨軍並肩反擊日軍九路圍攻作戰，歷經二十三天，殲日軍四千餘，收復縣城十八座。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日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率部由張家口出發，配合日二十六師團進攻五台山抗日根據地。二十八日，常岡進至廣靈地區。八路軍三十九旅旅長王震得知這一情況後，即令部隊在廣靈城內邵家莊設伏。上午八時，常岡先頭部隊被八路軍殲滅兩百餘。十時，常岡又率部進入伏擊圈。一小時後，常岡和其部屬五百餘被擊斃。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第一軍第二十師團四千餘人由蒲縣向大寧西進，途中被八路軍一一五師襲擊，日軍被殲八百餘。三月十八日，日一〇八師團八百餘人再次遭一一五師殲滅性打擊。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徐海東、黃克誠部成功地襲擊了日一〇八師團前去晉南增援二十師團的部隊，殲敵八百餘。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路軍一一五師組織三次大規模的伏擊，共殲日軍千餘名。

一九三八年秋，日華北方面軍為配合武漢地區作戰，寺內壽一動用三個師團、兩個旅團兵力對山西八路軍根據地進行反復掃蕩。八路軍一二〇、一二九師插入敵後，進行一百餘次作戰，斃傷日軍三千餘。

這一年，八路軍、新四軍共斃傷日軍近兩萬人。

3. 岡村接到攻佔南昌的電報，說：『傳令嘉獎攻城部隊。』蔣介石令上官雲湘拚死奪回南昌。日大本營意識到：中國這塊骨頭確實太難啃了。日十一軍接收新兵八萬。

岡村接到大本營命令，立即着手集結部隊工作。因十一軍一直處于中國第五戰區李宗仁部和第九戰區薛岳部的鉗擊態勢之中，岡村同意了作戰主任參謀宮崎的計劃。十一軍傾兵力之百分之九十，同時向第五、第九戰區發動進攻。攻擊第五戰區之部隊由三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共十萬人組成，主要目的在于破壞第五戰區的防禦，配合南昌戰役，如有可能，這右翼兵團可殲第五戰區主力一部。主攻方向仍是南昌以北地區，用四至五個師團約十五萬人之兵力，尋薛岳之五十個師決戰。

岡村寧次準備于三月十日同時向南昌和隨棗地區發起進攻。後因彈藥及補給問題岡村被迫將進攻時間改為三月二十日。對改變這次作戰計劃，岡村心裏很窩火，因為三月十日是建軍節，若取勝，影響要大得多。三月五日後，岡村暫時已無事可做，想起來大約有半年沒有釣魚了。武漢的春天已至，春意甚濃，如能釣上幾斤武昌魚，為將士們餞行，該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三月八日，岡村決定在十日建軍節這天去長江邊上釣魚，為了不至空手而回，他吩咐宮本帶一些手榴彈，用來炸魚。

誰知蔣介石、陳誠也不是等閑之輩。他們從岡村寧次集結部隊等各種動向判斷出岡村要進攻南昌。蔣介石、陳誠認為就日軍現在的狀態，無法馬上進入進攻，最早恐怕要等到四月上旬才有可能。陳誠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方案。蔣介石也想看看武漢會戰後部隊整訓的成果，當即同意了這個方案。當晚，蔣介石向第九戰區電告了作戰方案，要求部隊十日完成預備攻擊，十五日發動總攻擊，第五戰區要積極配合作戰。

蔣介石的這份電令到達李宗仁、薛岳的辦公桌上的同時，岡村寧次也收到了一份。岡村看見那份破譯的電報，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宮崎，宮崎。』岡村喊道。

宮崎主任走進作戰室，說：『司令官，我以為總攻時間應提前。齋藤一〇一師團、松浦一〇六師團為南昌方向主攻。第六、第一一六師團攻擊九宮山。總攻時間提前四天，改為十六日。』

岡村手摸下巴，對剛剛進來的參謀長沼田多稼說：『南昌必須佔領，一〇一、一〇六師團半年前進攻南昌未果，你認為這半年他們的戰力完全恢復了嗎？』

沼田少將說：『中國兵書說：哀兵必勝，司令官不必多慮。』

岡村是個謹慎的戰將，敵方的作戰命令針對性很強，不能不防，兩面同時出擊的風險又大了許多。他來回踱了幾趟，說：『三、十三、十六師團只對隨棗之敵進行戒備，待南綫戰局明朗後

再作進攻，在此之前，北綫集團應作戰役機動兵團使用。十六日進攻是不是太遲了些？』

宮崎答道：『宮本參謀已作周密計算，南綫兵團最早于十五日全部進入攻擊狀態。薛岳部正在整訓，機動性極差，蔣介石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

岡村微微點點頭，嘴角露出一絲冷笑，滿臉肌肉綳了起來：『再遲一天，十七日拂曉分三路進攻，一一六師團等部從鄱陽湖北攻吴城；六師團攻武寧；中路一〇一、一〇六兩師團渡修水攻南昌，三、十三、十六三師團各派一聯隊向隨棗進行佯動，以掩護本軍真實意圖。』

這一突然變故，岡村釣魚的美夢徹底泡了湯。大勝之後，不可小敗，岡村深知這一仗對自己的前途關係甚大。直覺告訴他，在中國的軍隊遠遠不够，中國方面軍不久恐就升格，那時水漲船高，以十一軍戰績，自己升一升官銜已如囊中取物了。

由于日軍裝備優良，也就赢得了時間。三月十五日，薛岳的部隊大部還没完成集結，進攻的命令自然是一紙空文了。三月十七日上午，蔣介石收到日軍强渡修水河進攻南昌的電報，仰天長嘆道：『天將亡我麼？』他很清楚，正在集結的部隊，有的還没歸建，傷亡會比不作這種戰役性集結大許多。事已至此，蔣介石只好寄希望于奇迹了。

一一六師團等部組成的左路日軍，以絶對優勢立體包圍了吴城薛岳的預五師和三十二軍的一個團。戰至二十三日，吴城被日攻佔，守軍突圍者不足一千，餘皆戰死。

六師團等部組成的右路軍與薛岳之七十三、八軍激戰九晝夜，以慘重代價突破守軍防綫。日軍第六師團第四十七聯隊幾遭全殲。二十四日，棺材山發生大規模的肉搏戰，中國守軍一個團兩

千餘人，與日軍三個大隊撕殺，戰至二十五日夜，守軍八十九團只有五人撤出棺材山，日軍戰死千餘名。

一○六、一○一師團强渡修水河後，突破守軍防綫，以絶對優勢兵力殺向南昌。三月二十六日，日軍迂回包圍了南昌。薛岳急令三十一集團軍周磊十一個師和關麟征的三十七軍主力從湘東、鄂南向日軍出擊。這數萬人斃傷日軍數千，終未突破日軍打援防綫。三月二十七日，三十二軍在强大的日軍攻擊下，被迫放棄南昌。是日夜，日軍完全控制了南昌城區。

三月二十七日夜，武漢日軍十一軍司令部。

岡村寧次接到攻佔南昌的電報，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把電報朝空中一舉，說：『傳令嘉奬攻城部隊。令三、十三、十六三個師團、騎兵第四旅團，三十日突襲隨棗。令一○一、一○六師團，必須確保南昌。』

三月三十日，十萬日軍發起攻擊，突破第五戰區第一道防綫。

四月一日，岡村寧次突然改變了主意，急令攻擊第五戰區的部隊迅速撤回，恢復三月三十日前態勢。

岡村怕蔣介石拚死奪回南昌，仍讓這十餘萬人作戰役機動兵團，監視第五戰區李宗仁的二十餘個師。

蔣介石悲慟了一些日子，安靜了下來。四月十五日，他下定決心要奪回南昌了。南昌一失，

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就完全陷入了敵人的包圍之中。如果第三戰區主力被殲，華東將成為日軍一塊太平的集訓基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日本在滬杭完全可以唱空城計，抽出十三軍向西尋他決戰。蔣介石限令薛岳奪回南昌。

四月十八日，薛岳根據蔣介石的計劃，組織出擊南潯一綫之敵。企圖切斷日軍後方聯絡綫，爾後再取南昌。

四月二十一日，薛岳之七十四、四十九軍從東面和西南兩面進攻南昌。五十八軍、六十軍直撲奉新、安義，準備切斷南昌和武漢間聯繫。

四月二十三日，薛岳各部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蔣介石電令第三戰區上官雲湘第三十二集團軍參加南昌會戰。上官雲湘以兩個師兵力從而正南方向殺向南昌。四月二十五日，上官雲湘部突破日軍防綫。

四月二十五日，武漢。

岡村寧次一看第三戰區也有部隊參加南昌會戰，終于坐不住了。如果外圍防綫被突破，一〇一、一〇六兩個師團就要陷于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重重包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雖然把指揮所前移到了杭州，拖住了顧祝同的主力，但十三軍只屬于戰略佯動，顧祝同真要拼死增援南昌，十三軍恐無力阻攔。等南潯鐵路被切斷，南昌這兩個師團就危在旦夕了。岡村寧次電告山田司令官，請求趁南潯鐵路暢通時，用火車運一兩個聯隊兵力至南昌，以備萬一。山田接電後，深

感局面嚴峻，即從上海抽調海軍陸戰隊六千餘人，乘火車增援南昌。四月二十七日，日軍一〇一師團主力出城參加戰鬥。

岡村寧次這才鬆了一口氣。

五月一日，岡村又收到破譯的蔣介石發給上官雲湘的電報，他不由得念出了聲：『「段朗如貽誤戰機，軍前正法。限于五月五日以前攻下南昌，上官司令應親到前綫督戰。」蔣介石槍斃一個師長，可見其奪回南昌決心没變。電令守軍，死保南昌。』

岡村並没有説援軍的事，一是南昌戰役他的十一軍還佔着上風，二是一天前他已經發動了隨棗戰役，預備隊只剩下兩萬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去增援的。蔣介石這次反攻南昌，準備上很不充分，但這種頑強和對戰略要點的敏感，足使岡村寧次吃驚。他再一次清醒地意識到，中國這塊骨頭確實太難啃了。

五月二日，上官雲湘令二十九軍陳安實率三個師于四日黃昏攻擊南昌。

五月四日，陳安實在姚莊指揮所指揮全軍兩萬餘人攻城。

五月五日夜，二十九軍攻城部隊接近南昌外圍。子夜，二十九軍一部突進南昌新龍機場，炸毀日飛機三架。雙方在南昌城外圍呈拉鋸狀。

岡村寧次十一軍司令部全體徹夜未眠。岡村驚嘆二十九軍戰力，于凌晨向一〇一師團長齋藤下達反擊命令。

五月六日八時，日軍開始夾擊陳安實的二十九軍。下午五時，日飛機轟炸掃射了陳安實的指

揮所，陳安寶中將身中數彈殉國。

五月七日，二十九軍被迫撤出戰鬥。薛岳得知陳安寶戰死，不禁淚如雨下。他深知克復南昌無望，當即發電報給蔣介石：『安寶南潯苦戰，迭挫兇鋒。今安寶壯烈殉國，傷悼已深，敬請重恤。岳指揮無方，南昌未克，而喪我忠良，敬請重罰，以慰英烈。』寫罷，薛岳長嘆一聲道：『天不助伯陵，岡村呀岡村，你也會有這一天的，只要我薛伯陵沒戰死，總有這一天。』

同一天，蔣介石下令中止對南昌的進攻。

五月十日，岡村寧次看到了十一軍南昌會戰的傷亡報告，盯着『傷亡一萬八千』幾個字發了一陣呆。

宮崎主任安慰説：『蔣的部隊傷亡倍之。』

岡村嘆道：『中國人口是四萬萬，大和民族經不起這種消耗，以後作戰必須注意這一點。』

半個月後，李宗仁部反擊成功，收復棗陽、隨州。日軍傷亡近三萬人，十一軍短期內無法發動新的攻擊。

山田乙三和岡村寧次報告大本營：一九三九年，中國軍隊已具備在部分地區進行戰役反擊的實力，望大本營增加兵員。

侵華日軍為了徹底佔領華北，驅在該地區的抗日部隊，華北方面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經制定出一個加强對華北抗日武裝清剿和討伐的具體計劃。這一計劃在一九三八年沒有得以

實現，主要原因是正面戰場中國軍隊主力尚未被消滅。日軍佔領武漢後，華北方面有了充裕的兵力，可以實行這一計劃了。

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華北方面軍在其佔領區進行了三期長達十五個月的『治安肅正作戰』。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日第二十一師團主力在馬湖東南運河以東集結後，開始行動，拉開了第一期作戰序幕。二月二十八日，該部日軍到達沭陽、泗陽地區。中國部隊未作有力抵抗，即向淮陰以南地區後撤。三月二日，日第二十一師團佔領淮陰，三日佔淮安，五日佔領寶應。

二月二十五日，今村均第五師團從青島出海，二十六日在安東衛登陸。二十八日，第五師團到達蘇北的灌口河。

二月二十六日，末松茂治第一一四師團從臨沂到達海州附近。

三月四日上午，一一四師團一部、第五師團大部在今村均的統一指揮下佔領海州，同日佔領漣水。七日，該部日軍又佔領了阜寧。

自三月五日開始，日第五師團開始對隴海鐵路以北房山鎮一帶中國守軍進行合圍。經一週混戰後，中國守軍南撤。

至此，蘇北地區作戰結束，傷亡一千餘名。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攻佔了武漢，十二月，日大本營將第五、第十、第二十七三個師團調

至華北戰場，企圖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針對日軍這一調動，八路軍總部調太行山區的劉伯承、鄧小平一二九師至平漢路以東的冀南地區，調賀龔、關向應一二〇師至冀中地區，配合八路軍呂正操第三縱隊保衛這一帶根據地。

一九三九年一月，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直接指揮第五、第二十一、第一一四三個師團對冀中、冀南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

二月十日，日第十師團第八旅團一聯隊進入八路軍在香城固設伏的區域，經過一天一夜激戰，日軍丟下五百多具屍體突圍出去。

到三月底，華北方面軍組織的大掃蕩結束。此次作戰，日軍被拖得東奔西走，死傷四千餘人，竟没尋找到八路軍主力。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山下奉文中將在戰役總結全上不無憂慮地稱：『共産黨的部隊要比國民黨的部隊難對付十倍，華北地區的八路軍不除，皇軍在此將無寧日。』

一九三九年，本間雅晴第二十七師團和八路軍作戰三十餘次，也没沾到一點便宜，死傷兩千餘，前脚一走，後面的八路軍又像春笋一樣冒了出來。

山東地區日軍也動用了三個師團進行掃蕩，也是勞而無功。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日軍好不容易包圍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千餘人。激戰兩天後，一一五師這支兩年前曾使日軍首嘗敗績的部隊，威風不減，踩着一千三百多具日軍的屍體揚長而去了。

四月下旬，日十二軍偵知中國在魯南地區尚有近六萬抗日部隊，動用四個師團大部兵力對魯南進行合圍。戰至六月中旬，中國在這一地區主力跳出包圍圈，日軍損失三千餘。

五月，日一〇九師團、三十六師團、第十師團大部、獨立第三、第四兩旅團大部共兩萬餘人，再次進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因此計劃早被八路軍聶榮臻部偵知，八路軍與日軍捉了一個多月迷藏，一有機會就咬日軍一口，到六月二十日，共吃掉日軍兩千多，日軍無奈，只好撤回原駐地。

經過以上多次失敗後，日華北立面軍老羞成怒，決定佔領晉東南地區。七月十三日，日華北方面軍動用六個師團、一個混成旅團兵力，向晉東南進攻。

人算不如天算。八月，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磯谷廉介挑起中蘇邊境諾門罕戰事，日軍大敗，只好從華北調兵增援，對晉東南的進攻虎頭蛇尾，損失幾千人後不了了之。

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的運氣更糟。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該旅團按照華北方面軍本年度治安肅正作戰計劃，和日第二十六師團一聯隊一起開始進行下關地區掃蕩。開始的幾天，阿部規秀旅團進展順利。十月三十一日，阿部規秀中將走了一步險棋，曾自率領三個大隊，攻向長城以南的八路軍晉察冀第一軍分區。

楊成武司令員偵知這一情況後，大笑三聲，連說：『來得好，來得好。』當即令部隊急行軍前往指定地區設伏。

十一月三日拂曉，日軍與楊成武部負責誘敵的小股部隊接觸。八路軍且戰且退，在上午八時，將日軍五百餘人全部引入雁雀崖峽谷。十六時，八路軍三個團發動總攻，一個小時後，這一峽谷內再無活着之日軍。

三日下午，阿部規秀得知雁雀崖情況，親率一千五百餘名日軍前去增援。趕到雁雀崖時，八路軍已打掃完戰場撤出戰鬥。阿部看見一排排擺好的日軍屍體，頓時淚如雨下，遂生出報復念頭。

楊成武早知阿部會不顧一切替部下報仇，早指示部隊隱蔽待機。

十一月六日傍晚，阿部規秀率部追到了黃土嶺村。此時，阿部判斷八路軍一分區主力可能已退向喬家河方向。在黃土嶺呆了一夜，阿部終于弄清了自己的處境：八路軍主力就在黃土嶺附近，已完成對他的一千多人的包圍，七日早晨，阿部決定撤退。

然而已經遲了。

七日中午，楊成武下達了全綫出擊命令。戰至下午四時，被圍日軍大部被殲。四時二十分，阿部規秀正在設在一農民家的指揮所與參謀人員研究突圍方向，一顆炮彈在院子裏爆炸了，阿部規秀當場死亡。

九日夜，日兩個大隊援軍趕到該地區，八路軍再次主動撤離。

十日，日軍在黃土嶺為阿部規秀中將舉行隆重的火葬儀式。十日後，多田駿司令官看到了阿部的骨灰盒子。這位剛上任不久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花圈上寫道：『名將之花，凋零在太行山上』，以寄托對第一個戰死的陸軍中將的哀思。

一九三九年二月，安藤利吉二十一軍奉日軍大本營指示，準備攻佔海南島。因中國在海南島

兵力薄弱，日軍此次作戰只派了台灣混成旅團（暫歸十二軍指揮）和第五艦隊一部。二月八日晚，日軍從萬山島出航，九日夜進入瓊州海峽。二月十日，該旅團在海南島東北角强行登陸，守軍抵抗三小時後，已無法阻敵，只好後撤。當日下午，日軍即佔領了瓊山、安定和文昌。

二月十三日，日海軍第五艦隊從竹山起航，十四日拂曉即佔領了三亞灣，當日中午佔領了三亞、榆林。至此，海南島重要港口已被日軍控制。是役，日軍損失兩百餘，損壞艦船三艘。

三月三十日，日本政府竟向全世界宣佈海南和南沙羣島為日本領土，歸台灣高雄市管轄。英、法、美等國均認為這是日本向東南亞發動進攻的前奏，紛紛向日本提出質問，並提出日本已威脅到他們在東南亞地區利益，要求日本政府做出承諾。日本雖早有稱霸全球的野心，但此時羽毛未豐，不好用强，同時又不願吐出吃到嘴裏去的肥肉。外務大臣田八郎說：『帝國軍隊攻佔海南島，是為了封鎖中國，對東南亞没有絲毫想法。』英、法、美等國雖不滿意這一解釋，但也毫無辦法。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軍奉命攻佔汕頭和潮州。六月六日，安藤利吉和近藤信竹的第五艦隊開始準備。六月十四日，日一三二旅團從黃浦港出發，到距汕頭較近的馬公島進行登陸訓練，六月二十日，該旅團從馬公島出港，二十一日晨在汕頭以東登陸，二十二日即佔領汕頭市。二十七日，經激戰後，一三二旅團佔領了潮州。

是役，日軍損失八百餘人。

4. 日蘇激戰諾門罕。希特勒出賣日本；邱吉爾出賣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十一軍一攻長沙。岡村寧次見薛岳不給面子，只好撤退，眼見別人升官，空懷惆悵。

華北方面軍寺內壽一司令官，進入一九三九年後，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收效甚微，進攻已嫌力不從心。

然而，戰爭這架機器一經開動，哪怕是個獨裁者，也無法控制其走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外蒙千餘名軍人進入所謂滿洲帝國境內，與偽皇帝溥儀的部隊發生衝突。日關東軍二十三師團當然加入了這場戰爭。而外蒙此次軍事行動又是蘇聯授意的。蘇軍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日本在策劃全面對華戰爭時，曾有與第三個國家因在華利益作戰之計劃。一九三八年五月，日軍參謀本部制定了對蘇參戰時的反擊方案。在這一方案中，日準備使用全部關東軍，華北方面軍為該作戰之左翼。另外，華中派遣軍要緊縮戰場，只留三個師團控制上海地區，其餘部隊都將調至東北參戰。日本上層人物看來，對蘇作戰只是早晚的事。

諾門罕事件誘發了日蘇戰爭的可能。

二十三師團長小松原中將已閑得無聊，早要求到華中前綫去打伏，一看中蘇邊境起了狼煙，哪裏會放過這個機會，當即部署了反攻。

此事傳到東京後，天皇沒有任何明確表示。其實，他很想借此探一探蘇、德、意三國對中日戰爭的真實態度。如果蘇聯要坐山觀虎鬥，他就可以先一心一意對付中國了。天皇要陸軍省部處理這件事。

陸軍省部對此展開激烈爭論，一派主戰，一派主和。最後，陸相坂垣說出了天皇的心裏話：『一個師團的小事情，沒必要爭吵不休，交給關東軍自行處理好了。』

關東軍此時羽毛已豐，建立了偽滿洲國，把日本的疆土拓展了幾倍，平素對大本營的決定也是想聽則聽，不想聽則不聽。一看大本營這樣，便知天皇已默許動武。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日蘇在諾門罕地區投入的總兵力達五十萬。日本敢于發動這樣大規模的反擊，後盾是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

可是，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德國人在諾門罕戰事正激烈的時候把他們出賣了。德、蘇正在為瓜分波蘭而進行談判。希特勒和斯大林坐在一條板凳上喝伏特加酒，弄得天皇徹夜難眠。

天皇看到駐德大使大島發回來密電，當即召集御前會議。天皇看着首相平沼說：『你對這事件有何看法？』

平沼說：『只能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利用英、法制約希特勒。德蘇要簽互不侵犯條約，我們和英、法也要達成諒解。』

天皇同意了這個方案。七月二十四日，邱吉爾在遠東慕尼黑犧牲了中國利益，發表聲明說英國政府完全承認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作戰屬現實事態。

但是，希特勒不願為了日本而犧牲蘇聯，他不顧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議，正式與蘇簽了約。因為希特勒要啟動征服全歐的計劃了，要先給蘇聯一些甜頭。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平沼內閣因在外交上完全失敗，宣佈集體辭職。

這個時候，日蘇有數萬人還在激戰。

九月一日，德軍全綫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人一看機會來臨了，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九月四日代表政府發表聲明：帝國不介入歐洲戰場，專事解決中國事件。

日本置德國利益不顧，主動提出停止諾門罕戰事。斯大林求之不得，當即答應了下來。因為德國人已經佔了波蘭大半，蘇聯如不出兵，波蘭這塊肥肉德國一口吞下肚去，想讓它吐出來，就沒那麼便宜了。如果硬要去搶，希特勒翻臉不認人，撕毀條約，蘇聯就要腹背受敵。

九月十五日，日、蘇簽訂停戰協議。

沒有國家考慮中國的利益，日軍百萬之衆因後院大火已熄，調頭殺將過去。

岡村寧次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季無事可做，專事研究如何對付中國。諾門罕戰爭未停，十一軍就無法改變日、蘇戰爭戰略預備隊的地位。八月上旬，岡村完成了《江南作戰指導大綱》一文，上報大本營。該文的基本意思是：採取各種有效手段，打擊以黄埔軍校畢業的少壯派率領的中央軍，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打垮蔣介石，然後實現征服中國的計劃。

大本營利用諾門罕事件這段時間，研究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兩年中大小戰役的得失，得出

的結論和岡村的意見基本一致。天皇看了岡村的文章後，說：『岡村應該有更多的部隊。』

消息傳到武漢，岡村寧次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長沙的進攻。

九月十四日，岡村指揮十幾萬大軍人東、北兩面殺氣騰騰撲向長沙。

開始，岡村只讓一〇一、一〇六兩個戰力較弱的師團從江西西進。半年多沒打大仗，他要摸一摸蔣介石的底。因嘗了幾次甜頭，岡村對破譯蔣軍系統電報寄了很大希望。東綫戰鬥已打響一週，岡村的主力第三、第十三師團還在岳陽按兵不動。二十一日晚，岡村寧次收到了白崇禧、陳誠離開湘北返重慶的情報。

『你們認為蔣會不會在長沙地區與本軍會戰？』岡村問沼田參謀長和宮崎作戰主任。

沼田道：『蔣如與本軍進行大規模戰役，我們求之不得，可借此機會殲滅蔣軍精鋭；如蔣放棄長沙，本軍前沿又將向前推進三百公里。白崇禧、陳誠沒去長沙而是回了重慶，多半蔣是不守長沙了。』

宮崎接道：『按司令官的指示，前幾個月已作了中國地方部隊的策反工作，效果如何，長沙一戰便知真假。』

岡村下了決心，『二十三日，三、十三師團從北面南下。』

如果不是薛岳違抗軍令，擅自作主死守長沙，岡村寧次第十一軍司令官的生涯，將以再一次輝煌的勝利畫上一個句號。九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營調整了部隊建制，在南京新設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在華部隊（關東軍除外）作戰。教育總監西尾壽造任總司令，陸相坂垣征

四郎任總參謀長。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回國任職，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

岡村寧次已得到這一消息，知道此次會戰有些性命攸關了。戰役的前五天，薛岳的部隊一臉敗相，岡村的主力進展迅速。岡村已在考慮如何移交工作的事，把指揮權全部交給了參謀長沼田。

九月二十八日，宮本參謀拿着一叠戰報來到岡村住處。

岡村說：『是不是要下那一盤沒下完的棋呀？你別急，到華北我是要帶你走的。』

宮本說：『司令官，今天不是找你下棋，我覺得情況有點不對。這些戰報初看上去捷頻傳，各部都按預定計劃進行。細看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幾路大軍都沒遇到强有力抵抗，根本不像是蔣的精銳。幾個月沒打大仗，蔣的戰力應該更强。今日傍晚，三十三師團主力突然被圍。我看情況要變糟，弄不好要翻盤了。』

岡村看了戰報，也吃了一驚。後半夜，來的電報像是報喪。主攻部隊後勤補給綫被切斷。三十三師團主力身陷重圍，請求增援。一〇一、一〇六兩師團背部、側部出現國軍主力。

岡村坐卧不寧，問：『薛岳怎麼會知道三十三師團進攻路綫？』

宮崎道：『前天，白沙嶺戰鬥，大隊長喬本戰死，沒能搶回屍體。楊森可能得到了作戰計劃，這樣才會如此被動。』

岡村面對牆上的地圖，把出現重大敵情的地方用紅筆畫出。他退後一步，仔細一看，一個血色的大網正要網住他的近二十萬人馬。薛岳手下就有五十個師，如果第三、第五戰區一齊行動，

十一軍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應付了。供給綫已經中斷，再拖下去，抽身就比登天還難了。薛岳不給他面子，看來是無法輝煌了。

岡村寧次猶豫了幾天，決定中止對長沙的攻擊。為了不使這次無功而返給自己的前途蒙上陰影，岡村令各部旅次撤退，對所經過地區進行徹底破壞，這樣就好向上面交待了。參謀長沼田深知岡村用意，心裏又是佩服，又是看不起，言語之中多有疏漏。岡村看在眼裏，也不好發作，只是不準備推薦沼田當師團長了。

十月二日，日軍全綫撤退。

薛岳指揮幾十萬大軍窮追猛打。

十月十五日，雙方又回到九月十四日前的態勢。薛岳當即電告蔣介石：此次湘北會戰獲全勝，殲敵四萬餘，斃傷敵官佐五十餘人。蔣介石令重慶大報小報登文章慶祝湘北大捷。日本本土知道這是一次敗仗後，岡村的名頭再不那麽響亮了。

十月下旬，岡村懷着一臉愁緒，呆在武漢等命令。

5. 日軍二十架轟炸機炸毀蔣家陰宅，弄得岡村寧次哭笑不得。安藤利吉登陸欽州灣。張發奎看了電報，隨手一扔說：『美國人神經病，日本卵子大的國家，長沙的仇没報，哪能顧上廣西，胡扯淡！』

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日軍統帥部又把下一個目標盯在南寧這個城市上。九月二十三日，正當岡村寧次二十萬大軍撲向長沙時，新任陸軍大臣畑俊六大將正在御前會議上彙報作戰計劃。

畑俊六說：『奪取南寧，對帝國有幾大好處。第一，可以切斷通過南寧進入法國印支佔領區的中國物資補給綫，打消法政府援蔣念頭，進一步可以達到困死蔣軍隊之目的。第二，帝國軍隊佔領南寧後，海軍在北部灣地區將無任何威脅，北上可以進攻中國，待時機成熟，又可作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進攻東南亞地區，最後完成大東亞聖戰之任務。』

裕仁天皇眼睛一亮，問道：『這麼做，法國會有什麼反應？』

畑俊六道：『英法兩國已對德宣戰，法國在本土怕也只能作有限的抵抗，以他們的國力，無暇顧及遠東地區的利益。天皇不必考慮法國的態度。』

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又添了一把火，站起來說道：『帝國與美國難免一戰，英、法與德抗衡之結果如何，都不能犧牲帝國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如希特勒取勝，他的下一個目標肯定是中東和北非，那裏有取之不盡的石油。北部灣海軍的安全必須確保。海軍本部認為進攻南寧的時機已經成熟。蘇聯主動與帝國結束諾門罕戰爭，主要是看到了德國的軍事威脅。我以為蘇德之戰也是遲早的事，如果德國想先解決蘇聯問題，那麼，帝國正可在遠東，中東地區獲取利益。如果英國戰敗，澳洲也將成為帝國的領地。請天皇聖斷。』

天皇早有此打算，只是他没有考慮到南寧這些具體問題。世界已經大亂，强食弱肉已是鐵的法則，先下手為强，道理很簡單。天皇兩眼一睜，說道：『此次作戰只許成功，餘下事情由大本

營決定。』

十月十六日，日大本營參謀總長向中國派遣軍下達了攻佔南寧至龍州的作戰命令。二十一軍安藤利吉司令官所屬第五、十八、一〇四、一〇六四個師團，海軍第五艦隊、第三聯合航空隊，台灣、近衛兩個混成旅團執行此次作戰任務，戰場前綫指揮官為安藤利吉。

日軍的作戰部署是：以十八、一〇四兩師團全部，一〇六、三十八師團大部由廣州北上，進攻韶關，此方面軍為戰略佯動，意在迷惑和牽制中國軍隊，掩藏攻取南寧之主要目的。第五師團、台灣混成旅團等部從欽州地區登陸，北上攻擊南寧。因十一軍攻取長沙未果，北進韶關更有迷惑性，十一軍再作南下戰略佯動，可給敵人造成日軍要全力打通粵漢鐵路的錯覺。

這個時候，岡村寧次兵敗長沙的惡果，他自己看明白了。十一軍指揮所如在長沙，這種戰略意圖更易實現。寺內壽一仍在華北，岡村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說法遲遲不見下文，弄得岡村只好又來研究中國戰場的形勢。

十月底，第五航空軍運給十一軍一批物資，岡村的同鄉，現任飛行三師團長派一參謀隨機來探望岡村。參謀回去報告了岡村的現狀，三師團長準備為岡村出口惡氣。十月三十一日，一個叫林福波的陰陽先生去了三師團的駐地，說：『我去奉化溪口看過地勢，蔣介石家陰宅建得不錯，短時間怕滅不了。』三師團長請求破解辦法。陰陽先生說：『中國人的辦法是在這家陰宅上下兩面挖溝，然後廣撒鐵砂子。』

十一月二日上午，二十架翅膀上塗着太陽旗的飛機飛臨溪口這個風景秀美的小鎮。因事先没

弄清蔣家陰宅的確實位置，二十架飛機在溪口附近轉了半個多小時，還沒有找到目標。帶隊大隊長一看不能再耽擱時間，下達了轟炸溪口鎮的命令。二十分鐘內，溪口小鎮落下了上百噸的炸彈。蔣介石故居豐鎬房和文昌閣別墅成為一片廢墟。蔣介石前妻毛氏當場被炸死。

岡村寧次得知這一消息，簡直哭笑不得，大叫：『松井君誤我，松井君誤我。中國人篤信陰陽一理，這不是逼着蔣介石與帝國拚命嗎？中國人把個人的仇恨看得高于國家仇恨，松井君難道不明此理？而蔣又是中國人抗戰的領袖，黃埔系軍隊一定會報復的。』

岡村生了一陣子氣，忙尋個事，派飛機去通知這個糊塗的老鄉，此事原因萬萬不可透露，戰局發展順利便罷，若不是這樣，怕是要追究責任的。

日本大本營没像岡村這樣看待這個事件，載仁親王認為，這是瓦解蔣介石鬥志的一種方式，只是溪口没有任何軍事設施，這樣的事怕引起其它國家說三道四，不宜再做。

這個插曲並没引起什麼風波，安藤利吉司令官仍在作戰前準備。

然面，日本人的行動，早引起了英、美兩國的注意。十一月初，英、美派飛機數次飛向北部灣上空，偷看日本海軍集結。十一月五日，美國空軍向中國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通報：日艦隊集結于北部灣，可能要進攻廣西。

張發奎看了電報，隨手一扔，說：『美國人神經緊張，日本卵子大的國家，廣州就一個二十一軍，現在正準備北上報長沙之仇，哪裏能顧上廣西，扯淡。』

十一月八日，一架英國飛機在偷看日本艦隊時，被十幾架日本飛機圍住，迫其降落，飛行員

被抓。當夜，審訊結果放到了安藤利吉桌上。

安藤沉思良久，立即召開作戰會議。安藤說：『帝國此次作戰，成功在于奇襲，如戰略企圖暴露，後果實難預料，天皇要的只是成功，我決定改變進攻時間，具體提前到哪一天，大家議一議。很顯然，下旬進攻是行不通的，美國人、英國人肯定把艦隊集結情況通報給中國人了。』

最後，安藤利吉決定十一月十三日發起進攻。

十一月十二日，南海普降大暴雨，巨浪滔天。在海南的第五兵團去電詢問是否如期行動，安藤利吉命令：『計劃不變，這樣惡劣的天氣，更易偷襲。』

十一月十五日，日軍及川支隊在欽州灣登陸成功，到十一月十八日，日軍在欽州灣已有兩個師團兵力登陸。

日軍登陸成功後，即分成三路，沿欽州至南寧公路，平行向北推進。行進途中，因第四戰區未來得及佈防，抵抗微弱。十九日，日軍在南寧五十公里處停下，準備攻城。

十一月二十日，蔣介石急令第五軍、第三十六軍、第九十九軍等中央軍精鋭去解南寧之圍。可惜遠水解不了近渴了。

二十二日夜，日軍抵邕江南岸。

二十四日，日軍强渡邕江，守軍寡不敵衆，主動撤離。

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軍在南寧舉行盛大入城式。

安藤利吉十分風光地從欽州前綫指揮所帶領軍直機關返回廣州。

岡村寧次于十一月十四日把自己的研究新成果《關于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一文上交大本營。岡村再一次重申打垮蔣介石直系軍隊的重要性，認為只要蔣的中央軍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中國事件等于痴人説夢。

上交這篇文章後，岡村每日都在注視二十一軍的作戰情況。寺內壽一回國了，所遣司令官一職，並没落到他岡村的頭上，而是提拔了多田駿。他知道自己還要在武漢呆上一段了，恐怕一直要等到十一軍再打一次大勝仗。安藤拿下南寧的當天，岡村找宮本下了一夜棋，輸多贏少，真是東邊日頭西邊雨呀！

6. 今村認爲：中國軍隊單獨看，都有一定戰力，但要一起作戰，就成了烏合之衆。中井取下帽子罵道：『八格牙魯！白崇禧不給面子，羞辱坂垣總參謀總長。』中日激戰崑崙關。小諸葛巧使瞞天過海計。日『鋼軍』被殲。

第五師團長今村均可算是個中國通，對廣西更是熟悉。一九三四年，白崇禧和李宗仁曾聘他做了近一年的軍事顧問，他對白、李的處事、為人以及桂系和蔣介石的矛盾都了然于心。今村師團長的看法是：中國軍隊單獨看，都有一定戰力，但攏到一起作戰，就成了一羣烏合之衆。一九

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一九三四年白、李還要請他做軍事顧問，可見白、李對于什麼國耻是不大在乎的。佔領南寧後，今村中將又想活動白、李二人倒蔣。

八月下旬，日軍特務機關曾派人去離間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只要李、白搞垮了蔣介石，日本就可撤兵。李宗仁、白崇禧說這種把戲三歲頑童就能一眼看穿，沒什麼意思，蔣介石如果無能，中國人民隨時會把他趕下台的，用不着你們日本人操這份閑心。

今村均也知道這次離間的前因後果，但他還是想試它一試。佔領南寧後，今村琢磨的就是這個問題。是否能說動李、白反蔣，他想尋個合適機會給李宗仁和白崇禧下話。

十一月三十日，今村得知白崇禧曾向蔣介石請求將桂系軍隊調回廣西反攻南寧遭蔣拒絕的消息，當天就派中井大佐去做白，李的工作。中井是第五師團的特務機關長，一九三四年曾和今村一起在桂軍中當過顧問。

十二月二日，中井灰溜溜回到南寧。

今村問：『白將軍是什麼態度？』

中井取下帽子朝桌子上一甩，罵道：『八格牙魯，白崇禧羞辱了我們一番，說在台兒莊，坂垣師團長的軍禮服在重慶放着，早知我去找他，就把這套衣服和坂垣師團長的軍刀交給我，轉到南京總參謀長手裏。』

今村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兒嘴裏說：『中國人太複雜了，先前還是朋友，如今竟說出這樣不給面子的話。我倒要讓白崇禧將軍看看，第五師團究竟是什麼面目。我決定，四日攻佔崑崙

關。』

十二月四日，號稱鋼軍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團，在旅團長中村正雄的指揮下，攻佔了廣西戰略要地崑崙關。

十二月十日，今村均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提出一計，準備用文字戲弄一下李宗仁和白崇禧。

今村中將拿起筆寫道：『李、白二將軍，別來無恙。本軍佔領南寧，目的只是為了遮斷你們之宿敵蔣至越南的交通。今村在桂期間，對二位將軍在廣西的建設成就很欽敬。這次入桂，對兩將軍治理下民衆之財產，仍是努力予以保護。如今世界格局，想兩位將軍比我看得更為徹底，歐洲德國必勝，亞洲帝國必勝。望兩將軍為促進東亞同文、同種作出自己努力。台兒莊之戰，五師團曾蒙辱，今日南寧和崑崙關是否能頂一個台兒莊，世人看得很清楚，不用我自誇。將軍應深刻認識到，希圖奪回南寧，實屬天方夜譚，如不信，僅在南寧地區之帝國軍隊，即可獨力迎戰將軍所率五十萬大軍，並確信勝利之神屬于帝國。另，將軍部下在南寧戰死之四千二百餘名勇士，我已令部屬將其葬于南寧中山公園內，並予鄭重保護，請放心。』

寫到這裏，今村想起以書信方式仍不解氣，不如發個通電，將這意思予以公開。他把信修改成電文，交給參謀發出，調了兩名韓國籍慰安婦進來，開始飲酒。他喜歡暴飲暴食，對付女人也是這種風格，平素一個女人也不留在身邊，半個月狂歡一次，每次都要戰敗一兩個女人。他的這種愛好在日本軍界流傳甚廣，仿效者越來越多。如果不是進攻龍州和鎮南關牽掛着，今村這一晚

準備破一項紀録。

白崇禧看到今村的怪頭怪腦的通電，没作任何反應。他已經在秘密進行收復崑崙關的戰前準備工作。蔣介石這時候才又一次想起六位被日本飛機炸死的親人，同意空軍主力參加收復崑崙關。

十二月十四日，今村中將收到一份情報，説南寧以北四十公里的地方，將有十萬中央軍出現，準備反攻崑崙關。今村對着地圖看一眼，笑罵説：『無稽之談！那些山裏，有十萬隻麻雀還差不多，白崇禧再無能，也不會出此下策，要不然他為什麼被稱作小諸葛。十七日攻龍州和鎮南關計劃不變。』

白崇禧正因為知道今村會這麼想，才下決心走這一步險棋，他要巧借大諸葛的空城計，讓今村知道他白某人的厲害，十二月十五日，白崇禧把十萬大軍藏在這一片山區，這十萬人中，有全國唯一一個機械化軍——杜聿明的第五軍。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白崇禧的攻擊部隊已秘密運動到離崑崙關三四華里的南面和西面。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今村從一個日本女人的被窩裏爬出來，面帶倦容，伸個懶腰，抬頭望望天，天是湛藍的，還有棉花團一樣的白雲綴在上面。上午八時半，今村放心大膽地下達了攻取龍州和鎮南關的命令。

及用少將率領本支隊幾千人，乘坐幾百輛大卡車，一臉驕橫殺向鎮南關。

今村專程為及川送行，説：『預祝你馬到成功。』

及川笑吟吟說道：『三天內，我負責給你送回一名越南女人，最好能給你帶回一個法國女人。』

今村說：『當心引起國際糾紛。』

及川又說：『這是五師團的傳統，現在法國人恐怕顧不上少女們的貞操了。』

今村笑而不答。

十二月十七日晚八時，白崇禧估算一下及川支隊離南寧的距離，下達了攻擊崑崙關的命令。防守崑崙關的第五騎兵聯隊和二十一聯隊的第三大隊，兵力十分薄弱。戰到夜間，森木大隊長一看國民黨軍隊動用了坦克，趕忙向今村求援，今村這才如夢初醒。

不過，他的判斷是：白崇禧此次反擊，不會投入過多兵力。他立即令二十一聯隊增援崑崙關守軍，給敵人以反包圍。

十二月十八日夜，二十一聯隊陷入絕對優勢的國軍的包圍中。

十二月二十日，今村又令中村支隊從南寧出發增援崑崙關。中村支隊剛進入五塘地區，也被包圍在一條四十餘華里長的山溝中。

今村這時才相信一週前那份情報的準確，可惜已經晚了。今村萬般無奈，只好令行進至途中的及川支隊返回救崑崙關之圍。

十二月二十一日，及川支隊先頭加藤大隊返回南寧西附，又遭優勢中國軍隊的包圍。

這時，今村第二十一旅團部隊，已全部陷在崑崙關地區。今村中將手下再無部隊，急得到處

尋找援兵。

二十二日，台灣旅團派出第一聯隊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崑崙關。

二十三日下午，林義秀大佐率第一聯隊拚死突開中國軍隊包圍圈，與被包圍的第四十二、第二十一聯隊會合。

自二十三日開始，二十一聯隊已面臨彈盡糧絕之絕境。迫擊炮彈已經打完，聯隊長三木下令埋掉所有迫擊炮。中午，三木仍不見援兵到來，對參謀吉元三郎說：如傍晚仍不見援兵，你的任務是焚燒軍旗。

三木聯隊命不該絕，二十三日傍晚，中村正雄少將率部趕到，二十一聯隊情況才有好轉。

中村正雄可沒有這種好運氣，他剛和三木聯隊會合，戰刀還沒揮舞幾下，就被邱清泉的二十二師擊中左頰，中村正雄簡單包紮一下，又舉着戰刀組織部隊突圍。

二十三日二十三時，戰鬥暫時停了下來。

中村正雄讓醫生重新包紮了面部，裹着白紗布，去看二十一聯隊的傷兵。他看見一名斷了腿的下士正在吃一種青山果，他遠遠地站着，看了一會兒，走過去問：

『你幾天沒吃飯了？』

下士有氣無力地說：『我們來增援時，沒有帶乾糧，我已有四天沒吃到糧食了。』

下士掙扎着要站起來，因為他這時才看清中村正雄的將官服，要起來行禮，中村按住下士說：『你不用起來了，為了天皇，戰死也是值得的。』

下士又重新坐下，說：『我這兩年打過不少仗，這次敵人太頑强了。』

中村正雄回到住處，點一盞從當地農村家裏拿來的油燈，在日記本上寫道：『鋼軍第二十一旅團，今日遭大敗，有辱在日俄戰爭中獲得鋼軍之稱號。日俄戰爭中，二十一旅團因頑强，屢建奇功，但是，我們應該承認，在崑崙關，鋼軍遇到的軍隊比俄軍更强。旅團傷亡大半，比之台兒莊，慘烈過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中村繼續指揮四個聯隊突圍，十一時，中村腹部被機槍子彈擊中，中村命令四十二聯隊長坂田元一替他指揮，說罷就昏迷過去了。

二十四日傍晚，中國軍隊集中所有重型武器輪番轟炸被圍之日軍。這時，醫生正在給中村正雄做手術，那間被作為手術室的民房內塵土飛揚，晚八時，中村正雄手術完了，口中只吐出一個人的名字，便又昏睡過去，那個名字是中村的女兒的，叫加代。二十五日早晨，中村正雄死亡。

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軍上上下下都不由自主把眼睛盯在地圖上崑崙關這個地方，安藤利吉深知第五師團如仍這樣分散作戰，恐要被各個擊破，因此，提出了一個從崑崙關後撤四十公里與南寧聯成一個防禦體系的主張，南京和東京大本營也無良策，只好同意這個方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一架飛機降落在南寧機場，從飛機倉門魚貫走出東京參謀本部作戰參謀荒尾、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鈴木、二十一軍副參謀長佐藤。

左藤一見今村，馬上說：『安藤司令官的意思是，崑崙關守軍後撤四十公里，這樣可與南寧一起防禦，組織反攻，恐怕要等一個月。』

今村均不加思索地說：『決不能撤！』

鈴木等人大為吃驚，今村在這種情況下竟會說這種話，鈴木問：『今村師團長，我們想聽聽你們的詳細意見。』

今村說：『五師團必須原地堅持，後撤就意味着失敗。五師團剛剛恢復鬥志，如撤走，五師團將會從主力行列中消失，如我們後撤佈防，中國軍隊會利用這個機會集中更多的兵力組織多層包圍，這樣更加不利，弄不好，我們只能放棄南寧。』

鈴木等人當即飛回廣州，向安藤利吉轉告了今村的意見。

當晚，安藤下令第五師團固守待援。

電令中的援兵此時尚在廣東的英德與余漢謀部作戰，今村無法指望這些遠在天邊的援兵，只好下令節節抵抗。

十二月三十日，守崑崙關的日軍聽到一口純正的日語通過揚聲器傳了過來，中國軍隊的反戰宣傳開始。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軍隊收復崑崙關。

安藤利吉一定要報二十一旅團被殲之仇，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他成功地策劃了一次長距離奇襲，奪回了崑崙關。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國軍隊又一次奪回了崑崙關。

南寧戰役，日軍傷亡近兩萬人，今村在給統帥部的報告中說：『在此地帶，中國軍隊之英

勇，值得我軍表示敬意……」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四）

加藤仁太郎，海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七年八月，加藤被派至海軍一綫艦隊，任『朝光丸』號監戰官。八月十六日，兼任第一港務部部長，率艦船進入中國東海，配合陸軍在上海地區作戰。十一月，進入長江，配合日陸軍進攻南京、武漢地區。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巡江作戰中，加藤被中國軍隊擊斃。

杵村久藏，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六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任二十師團參謀長，入中國東北。『七七』事變後，杵村隨第一軍二十師團參加琢州、保定、娘子關、忻口、太原作戰。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杵村在運城地區一次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擊斃。

飯冢國五郎，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七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任一〇一師團一〇一聯隊聯隊長。一九三八年四月起，率部參加徐州、合肥、安慶地區作戰，八月，參加武漢地區會戰。九月一日，該聯隊陷入中國軍隊重圍，求援不得救兵，飯冢冒死率部突圍，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因戰功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小笠原數夫，陸航中將。一九二八年三月，晉升為陸航大佐，任飛行第五聯隊聯隊長，當年

即率部轟炸中國東北。一九三二年八月任日參謀本部航空兵部補給部部長，十二月晉升為陸航少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飛行集團長，再入中國作戰。一九三六年八月晉升為陸航中將。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小笠原率檢查團來華檢查在華日空軍技術保障情況，飛抵中國湖北孝感地區上空，座機被中國飛行員駕駛的霍克Ⅲ型驅逐機擊毀，小笠原等人全部斃命。生前，曾獲四級金鵄勳章一枚。

飯野賢十，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六年三月累升至步兵大佐，次年任一〇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九月率部入中國，參加上海會戰後，擔任警備上海任務。一九三八年七月，隨一〇一師團編入岡村寧次十一軍參加攻戰九江的作戰，被中國軍隊重創其聯隊。一九三九年三月，飯野聯隊尚未恢復元氣，即參加南昌會戰。三月二十二日，飯野在指揮作戰時，被中國軍隊擊斃于安義地區。死後，獲三級金鵄勳章一枚。

山田喜藏，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七年升至步兵大佐，任三十三聯隊聯隊長，入中國作戰。一九三八年九月，山田聯隊作為日十六師團主力，以慘重代價攻克商城，山田為此獲三級金鵄勳章一枚。一九三九年二月，山田率部參加南昌地區作戰之策應作戰。五月初，襄東地區會戰開始，山田曾率敢死隊與中國守軍激戰五天五夜，五月十二日，日軍回撤，山田聯隊負責開道。行至大洪山地區時山田聯隊突遭中國地方部隊襲擊，山田被擊斃。

田路朝一，陸軍中將（追晉）。一九三二年八月，晉升至步兵大佐。一九三五年三月，任三十八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升任三十九旅團長。一九三八年七月入中國作戰，任華東派遣軍十三軍十五師團步兵團團長，先後參加冬季作戰和皖南作戰。一九三九年五月，宜昌戰役日十一軍吃緊，調十三軍部分部隊去宜昌參戰。日軍調出後，華東一帶兵力空虛，中國三十萬國民黨軍參戰。日軍調出後，華東一帶兵力空虛，中國三十萬國民黨軍和數萬新四軍不斷襲擾日佔領區，日十三軍只好放棄多座城池。田路在率部回撤收縮時，于六月十七日被擊斃于青陽地區，生前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沼田德重，陸軍中將。一九三一年升至步兵大佐，任近衛師團特務機關長。一九三六年晉升為陸軍少將，次年入中國作戰。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在上海作戰中呈敗勢，沼田被任命為二十六旅團長，率部由神户再入中國。十二月二日，沼田率部攻戰中國江陰要塞。一九三八年九月，沼田率二十六旅團參加上海會戰，損失極大，日佔領武漢時，沼田旅團已減員百分之七十。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升任十二軍一一四團師團長。沼田赴任後，即率部協同第五、第二十一師團圍攻中國魯蘇戰區于學忠部。一九三九年六月，再次與其它師團一起發動魯南作戰。七月四日，沼田在指揮魯西掃蕩作戰時，被八路軍擊傷，八月十二日死于濟南。生前，沼田曾獲二級金鵄勛章一枚。

阿部規秀，陸軍中將（追晉）。一九三五年八月，任三十二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關東軍第一師團第一旅團旅團長，入中國東北。一九三九年六月任駐蒙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駐張家口。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阿部規秀被八路軍擊斃于黃土嶺。（詳見本書）

中村正雄，陸軍中將（追晉）。一九三六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入中國東北作戰，任日十二師團參謀長，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為少將，任第五師團二十一旅團旅團長。二十一旅團系日侵華部隊一支勁旅，曾參加過南口、忻口、太原、台兒莊、廣州等戰役，被日大本營譽為『鋼軍』。中村到任後，自然想再立奇功，為軍旗增輝，誰知日軍這支『鋼軍』竟毀在中村手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村旅團在廣西崑崙關附近遭中國部隊殲滅性打擊，中村本人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戰死。（詳見本書）生前，中村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秋山靜太郎，陸軍少將。一九三六年晉升為陸軍少將，同年八月因犯案被轉入預備役。日軍全面侵華後，秋山靜太郎重新被啟用，被派至華北方面軍任獨立混成旅團旅團長。秋山是一個十分兇殘的人，率部在魯南製造多個無人區。一九四〇年一月初，中國軍隊偵知秋山旅團所在地諸王莊兵力空虛，決心消滅他，三日，中國軍隊以絕對優勢包圍秋山旅團部，秋山負重傷後隨突圍

部隊至坊子醫院治療，二十三日死亡。秋山死後，並沒按日軍通常對待死者的辦法自動晉銜，可見當年他犯的案子是比較大的。

木谷資俊，陸軍中將（追晉）。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炮兵大佐，任野炮第一聯隊聯隊長，次年率部隨第一師團入中國東北作戰。一九三八年八月晉升陸軍少將，任野戰重炮第二旅團旅團長。一九三九年，木谷率部參加華北地區三次治安肅正作戰。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木谷在回營途中遭中國軍隊伏擊，當場斃命。

水川伊夫，陸軍中將，出生于日皇族。一九三九年任綏西警備司令官，到任後多次率部圍剿八路軍大青山支隊。一九四〇年初，中國傅作義部展開反擊作戰，先後收復五原等城，斃日軍數千。三月二十二日，水川伊夫被擊斃。

吉川貞佐，陸軍少將。一九三六年晉升為步兵大佐。日軍全面侵華後，吉川來中國專職進行特務活動。一九三九年秋晉升陸軍少將，任華北五省特務機關長，駐河南開封陝甘會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地下黨員吳鳳翔等人設計將吉川等人刺殺于陝甘會館院內。

前田治，陸軍中將。一九三六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三七年三月任日本第二重炮旅團

旅團長。『七七』事變後，前田治率部來華，參加忻口、太原等地作戰。一九三九年三月，前田治晉升為陸軍中將，任日三十五師團師團長。一九四〇年五月，前田治率部參加山西晉城地區作戰，未達戰場，即遭中國軍隊截擊，前田本人負重傷，五月二十三日斃命。生前，前田因在忻口、太原作戰中有功，被授一枚金鵄三級勳章。

安藤利吉，陸軍大將。一九二八年三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任步兵十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二年五月，任日本駐英使館武官，同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任步兵第一旅團旅團長。一九三六年四月，任第五守備隊司令官，並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三八年五月，任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二軍第五師團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升任二十一軍司令官。日軍佔領廣州後，二十一軍奉日大本營命令，負責切斷中國軍隊重要補給綫，安藤指揮日軍攻佔了海南島。一九三九年，又指揮二十一軍攻佔汕頭、南寧、翁源、英德。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軍又佔濱陽，一九四〇年二月，安藤利吉轉任華南方面軍司令官，仕途一路順風。一九四〇年，安藤又指揮日軍佔領福州，溫州等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任台灣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年一月，晉升為陸軍大將，同年十二月，兼任台灣總督。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中國空軍勇士張廷孟，單機帶國旗飛抵台北，直抵日主台灣總督府懸掛中國國旗，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利吉向中國授降官陳儀將軍獻上佩刀，以示台灣島十六萬日軍全部繳械投降。之後，安藤利吉作為戰犯被押在上海監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安藤利吉給

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留下遺書後，服毒自殺。生前，他曾獲二級金鵄勛章一枚。

山下奉文，陸軍大將。一九三七年八月，任中國駐屯混成旅團旅團長兼北平警備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三八年二月，任中國駐屯兵團兵團長。同年七月，改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協助寺內壽一大將指揮華北地區掃蕩作戰。一九三九年九月，任關東軍第四師團師團長。一九四〇年七月，率師團南下，參加宜昌地區作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任關東軍防衛軍司令官，十一月改任第二十五軍司令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山下奉文率二十五軍南下，指揮馬來羣島地區作戰。一九四二年三月，山下奉文曾迫使新加坡英軍遠東軍司令官波西勃爾中將以下十萬人無條件投降。這一功績使他進入日軍名將行列。寺內壽一和東條英機怕他日後過于發達，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調山下回沒有戰事的中國東北。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戰爭形勢與日本大為不利，日本軍界幻想能有一鐵腕人物出來領導戰爭，此時山本五十六已死，多數十年前的激進軍官看好山下奉文，企圖建立一個以山下奉文為首的軍人內閣，但天皇没支持這一羣人。九月二十六日，日大本營眼見東南亞戰局已不可收拾，重新調山下奉文任第十四方面軍司令官，山下奉文重返東南亞後，果然暫時挽回了日軍頹勢，率部在呂宋地區固守八個月，直到裕仁天皇下令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設在馬尼拉的美國軍事法庭對山下進行了審訊。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山下奉文在馬尼拉被絞死。山下奉文在新加坡和菲律賓期間，掠奪大量黃金珠寶，日

本戰敗後，山下即被處決，因此，在東南亞一帶廣為流傳一個『山下奉文藏寶圖』的說法。

第五章

戰火遍中華

1. 日政府曾有裁軍打算。中國軍隊四面出擊,打得日十一軍東奔西竄。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日高級將領卻鼓吹速決戰。白崇禧南嶽獻破日軍妙計。

一九三九年,日本國內發生罕見旱災,糧食普遍欠收。為此,日本政府為了適應戰爭需要,實行限量購買糧食政策。另外又從國際市場購幾十萬噸麵粉,以補充物資緊缺。日本國內,為擴大軍工生產,將不少的民用工廠轉為軍用,重要資源被統一控制,限制了近百種商品的購買。電力不足,金融不穩定,通貨膨脹加劇,引起日本國民對戰爭的不滿。

在對外關係上,日本在一九三九年也很不順利,先是與蘇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後又與英美發生摩擦,美國單方面宣佈廢除『日美通商條約』。

為解決國際國內矛盾,日大本營提出縮減軍隊,節省軍費,積蓄力量,準備打大仗的計劃。為此,陸軍省決定把以華制華政策放在解決中國事變的首位,同時,擬在一九三九年底把在中國關內的總兵力由八十五萬減至七十萬,以後每年遞減,到一九四一年減至四十萬。

但是，這個裁減計劃無法實現。在華高級指揮官都主張向中國增兵，速決戰論調再一次抬頭。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總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是主張在中國關內繼續發動大規模進攻的代表人物。

岡村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又寫出一份報告。他認為『長期持久的戰爭，對日本帝國，有百害而無一利，小規模作戰，根本無法解決中國問題。』報告的最後，岡村引用中國《孫子兵法》關于作戰一節，說明速決戰的重要性。

西尾和坂垣看到這個報告，當即加了按語上報大本營。

因世界大戰已爆發，日本想減小戰爭規模的想法根本無法實現。實際情況是，日政府的裁減計劃只是一紙空文。一九三九年，日本的軍事開支，不包括兵器費，即達二十餘億日元，每人平均負擔二十多元。這個數目對日本國民來說已感到壓力。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抵抗部隊，在一九三九年冬，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空前的冬季攻勢，日本政府更不好實行什麼裁減計劃了。

中國方面，傑出的戰略家毛澤東、陳誠、白崇禧等人，早在戰爭爆發之初，就深刻認識到日本國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延安寫下了著名的軍事論著《論持久戰》。

岡村寧次正是看到了對手的幽深謀略，才竭力鼓吹速決戰的。

一九三九年深秋，國民黨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下一階段戰略問題，白崇禧副總參謀長歸納出日軍的四大優點和四大弱點，白崇禧認為：日軍的優點是快、硬、銳、密；日軍的弱點是小、短、淺、虛，由此，白崇禧提出『以秘制速，以韌制硬，以暗制銳，以嚴制密』的破敵之法。

南嶽軍事會議決定來一次冬季大反攻。

十二月，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八五個戰區同時發起了對日軍的攻勢，投入到一綫的兵力即超過五十萬人。這個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消耗敵人，破壞敵交通，進攻突出之敵，相機收復失地。

此次冬季攻勢歷時七十餘天，中日兩方交戰近一千四百次，日軍傷亡近五萬人。

第八戰區傅作義之三十五軍，經過周密計劃，于十二月十九日將小島騎兵調出包頭，二十日化妝入城。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五軍佔領了包頭市區大半。日軍騎兵十三、十四聯隊去增援包頭，途中遭傅作義優勢兵力包圍，戰至二十二日，十三聯隊大部被殲，十四聯隊聯隊長小林一男大佐戰死。

日駐蒙軍岡部直三郎司令官得知包頭告急，又急令四個步兵大隊前去增援，傅作義三十五軍預定任務業已完成，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主動撤出包頭。

一九四〇年元月，岡部直三郎實在咽不下這口氣，組織了對傅作義控制區的攻擊。華北方面軍指示岡部在攻佔五原後，即退回原防區。

二月四日，岡部佔領五原空城後，又向西進行了掃蕩，二月中旬，岡部率主力回撤時，把一千多日軍留在五原城。

三月初，這部日軍因彈盡糧絕，被圍殲。

日本大本營對蔣介石的大舉反攻十分頭疼。前綫指揮官對這種螞蟻啃骨頭的戰法折騰得東奔西走，武漢十一軍因突出于中國第五、第九戰區之間，在冬季中國的反攻中，損失也最大，大本營承認：從這次冬季攻勢來看，帝國軍隊並没掌握戰場主動權。

2．園部歇斯底里叫道：『這個張自忠，近年已成爲一面對抗皇軍的旗幟，一定要撕碎他。』張自忠血染十里長山。板田説：『我在《朝日新聞》上看見過張將軍的照片，他的眼神象是要把報紙燒穿。』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南京。

汪精衛還都鬧劇正在上演。突然，全城響起零零散散的槍聲，汪精衛出門一看，青天白日旗被擊成了篩子，不一時，各處『政府』機關的電話打來了，國旗被打斷打落十幾處。

汪精衛看日本人太不給面子，派梅思平前往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交涉。

坂垣征四郎耷拉着眼皮，聽梅思平訴説苦衷。梅思平一見板垣，心就有點怯，説話吞吞吐吐。

板垣不等梅思平説完，站起來，不耐煩地揮揮手説：

『你回去轉告汪院長，國旗要換成加成角杏黃布那種的。叫你們重建一個國家，你們為難，非要掛青天白日旗不可。掛就掛吧，又不和重慶方面區別。帝國是戰勝國，任何一個士兵都有權阻止你們這種偷梁換柱的行為，別以為你們是獨立的國家，你們什麼也不是！我不去找你們，你偏來找我。我命令你們回去立即把國旗換掉。』

汪精衛只好忍氣吞聲。

同一天晚上，蔣介石從收音機裏聽到了汪精衛的所謂『還都宣言』氣得擂着桌子說：『不殺汪兆銘，天理難容，誰割下汪精衛的頭，賞大洋十萬。』

日本大本營很清楚：中國人心中的首都是重慶，只要沒滅掉重慶，根本無法從中國脱身出去，能走的道路只有一條：用武力征服。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岡村遺憾地離開了武漢去北平就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臨走時，岡村對屬下交待：『十一軍第一件事，就是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一九四〇年三月初，西尾壽造總司令官認真研究了十一軍的周圍情況，他得出的結論是：十一軍在去年冬天被動挨打，主要是沒能給重慶造成威脅，如果十一軍能攻佔宜昌，情況就好轉了，因此，他決定在一九四〇年適當的時候發動宜昌戰役。

三月二十日，剛剛上任的十一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到南京述職。西尾壽造單獨約見了園部。西尾說：『十一軍之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你要好自為之。我薦你當十一軍司令官，遇到很大阻

力。你知道，關東軍向來自視很高，熟不知這幾年情況已經大變。你從東北來華中，要先夾着尾巴作人，不可鋒芒畢露，第三、十三師團都是帝國精銳，山協田中師團長資深功高，不可驕橫，以免引起下屬反感，帝國正值用人之際，就看你的了，十一軍是個鍛煉軍人的好場所，你不可辜負了第十一軍。』

園部垂手而立，眼淚差點奪眶而出。他心裏很明白，只要自己努力，岡村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西尾又說：『十一軍肩負的任務很重，兵力略嫌不足，我已準備從十三軍和其它地方抽調部隊歸你指揮，桑名第三飛行團調至武漢，為你助陣。』

園部坐在飛回武漢的飛機上，開始思考如何放好這頭三把火。

四月二十二日，園部向其部隊下達了五月一日開始進攻的命令，因是新官上任，園部不敢象前任岡村一樣在武漢遙控指揮，四月二十八日，他把自己的指揮所前移到應山。

五月一日，山協正隆第三師團從信陽以北地區出發，在空軍與坦克部隊的配合下，向桐柏山以東地區攻擊前進。

五月四日晨，第三師團攻陷豫南地區之泌陽，準備一鼓作氣向西推進。

五月四日八時，應山園部指揮所。

園部看着剛剛破譯的中國軍隊電報，上說湯恩伯的主力已到泌陽以北。園部從未入關作戰過，聽到的關于中國軍隊的情況，無外乎兩種，一種是一觸即潰的草包，一種是茅厠裏的石頭，湯恩伯的

部隊在園部的記憶裏屬第二種，一九三七年湯恩伯先戰南口、再戰淞滬，一九三八年又戰徐州，與日作戰屢屢得手，湯之主力十三軍號稱常勝軍。園部一看湯軍到來，感到有些頭疼。與湯恩伯打一惡仗，勝固然光彩，可是一旦敗了呢？一旦敗掉，這一次作戰就全敗了，第三師團是第一主攻方向，失利是不能允許的。

然而，又不能下達停止前進的命令，自己剛剛當了軍司令官，不能讓部下太小瞧了。他權衡再三，終于想出了一石二鳥之計。十一時，他發出一份十萬火急電報給山協正隆，通報了湯軍南下準備擊第三師團側翼的情況，又把石本旅團撥歸山協指揮，要求山協相機西進。

山協一接這份電報，比園部還要謹慎，當即令主力原地構築工事，準備和湯軍打一場陣地戰。誰知南下的湯恩伯兵團只對第三師團放了幾槍，就不見踪影了，山協在泌陽小心翼翼呆了三天，見沒什麼威脅，才于五月七日晨下令繼續西進。

五月八日，陷新野、唐河。

五月九日，山協師團和田中師團在豫南、鄂北地區會師。

這兩個師團在這一地區遇上了中國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是張自忠。

園部、山協、田中知道這一情況後，都感到頭疼起來。

張自忠是個比湯恩伯更難對付的對手。

不怕死的對手最難對付，張自忠就是一個不怕死的人。園部腦海裏閃過張自忠與日軍交戰的歷史，一九三八年一戰臨沂，大敗日軍，其中張自忠多次組織自殺性攻擊；同年，張自忠再戰台兒

莊，負責斷後，兩萬餘人衝破數萬日軍包圍，揚長而去。

五月九日，園部認為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已經完成，下令停止進攻。當日，攻擊新野、唐河的日軍開始后撤南返。

中國第五戰區準備在日軍遠離其佔領區時，戰區主力將在樊城以東之棗陽地區對敵實施聚殲。按此命令，張自忠第三十三集團軍由大滇山地區向北壓縮。

五月十日，張自忠帶領五個師從宜城的漢水以東向棗陽推進。

這一日早上，園部和一郎已經完全清楚了中國第五戰區的作戰計劃，園部隱約感覺到某種機遇來臨了。他想抓住這個張自忠，只要吃掉張的主力，哪怕以倍于敵人的代價也值。

園部準備下一招險棋。

十日十八時，參謀又拿來一份破譯的張自忠發給蔣介石的電報，電報中把張自忠的五個師的位置完全暴露了。

園部看着參謀長青木重成說：『張自忠司令部在宜城東北二十里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吃掉這五個師的把握你以為有幾成？』

青木重成說：『約有七成。』

園部點點頭，說：『超過五成就可以幹了。空軍負責炸毀張的指揮系統，集中十三、三十九兩個師團主力，沿漢水東岸南下，反擊張的三十三集團軍，第三師團從新野撤至棗陽附近，負責警戒樊城以東地區。中國人有句話，叫擒賊先擒王，這個張自忠，近年已成一面與帝國對抗的旗幟，一定要撕

碎這面旗幟！』園部舉着兩只拳頭，咬牙切齒地大叫起來。

日軍集中兵力去尋張自忠的時候，第三師團却遭到中國優勢兵力攻擊。園部急派近兩個聯隊兵力前往增援。五月十二日，園部收到的電報全是告急電，第三師團之第二十九旅團，在撤至雙溝、大店一帶時，突然遭到湯恩伯第十三軍主力的包圍。雙方血戰到十四日晨，身陷重圍的大治旅團長向師團長發出求援電報。七時，第三師團仍沒回電，大治越級向園部求援。

園部和一郎深感兵力不足。園殲他第二十九旅團的部隊，竟是湯恩伯的十三軍，這就注定要付慘重代價了，園部沉思不語，心裏琢磨從江南調兵增援的辦法。住咸寧的第四十師團，抽出四到六個大隊應不成問題。從內心講，他實在不願意放走張自忠。

作戰主任參謀天野正一，看園部司令官和青木參謀長進退兩難，走過來說：『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中間道路是不存在的。第一，令十三、三十九師團返至樊城解三師團之圍，爾後再向南攻擊。實行這一辦法，必須放棄對第三十三集團軍的堵擊。第二，要求第三師團自行解圍，爾後撤至棗陽。』

青木重成在地圖上畫個圓圈說：『第三師團危急，如南下抓不住張自忠，或被張部纏住，第三師團情況會更糟。』他顯然傾向第一套方案。

園部没表態，問天野正一道：『第三師團傷亡情況過不過半？』

天野答道：『約有四分之一。』

園部又問：『對張自忠電台的追踪是否還在進行？』天野道：『張自忠部每一步行動都被偵知。』

青木和大治是同學，感情篤厚，怕園部當即作出決定，忙說：『第三師團不是全部被圍，恐怕不能這樣計算第三師團戰力。』

園部說：『以第三師團之光榮，他們會自行解決的，一萬多帝國軍人，難道還怕不足五萬支那兵嗎？張自忠屢敗我軍，三師團應該明白輕重。天野君，你把這兩個方案轉告山協師團長，由他定奪吧。我來武漢方面不久，不知三師團到底是不是真能打仗。』說罷，不再看青木重成，竟自回了臥房。

青木重成深知此事利害，也清楚園部這樣說已是給了他面子，一句話趕在園部沒出屋子時出了口：『天野君，你和三師團聯繫時，就說我傾向于三師團自行解決。』

天野在征求第三師團意見時，山協正隆說：『我們自行解決，大治旅團長怎麼能越級求援呢？三師團的精神哪裏去了？』

五月十四日下午十六時，園部決定：十三、三十九兩師團仍執行原計劃，爾後對集結在唐河、新野的第五戰區主力進行攻擊。

五月十六日拂曉，日軍完成了對三十三集團軍的戰術包圍，重點放在張自忠的總部——南瓜店一帶。

張自忠所率五個師已危在旦夕了。

在南瓜店這一狹窄地區，日軍投入的總兵力已超過五千。

五月十六日上午，一個天氣十分好的上午，日桑名第三飛行團和第四十四、七十七輕轟炸戰隊，

開始輪番轟擊南瓜店地區。煞時間，這一地區濃煙滾滾，中日雙方上萬名軍人伴着天空飛機隆隆的轟鳴開始短距離搏殺。

十六日下午，張自忠知道是無望突圍了。他不明白日軍的飛機為什麽象是長了眼睛。三時許，他的特務營也拉了上去。他走出戰壕，眯起眼睛，深情地望着天空。突然他身子一歪，栽倒在小山坡上。警衛員去把他扶起，張自忠已滿臉是血。警衛員幫他包扎好腿部和腰部的傷，擦去他臉上的血污。張自忠問：『特務營情況怎麽樣？』

警衛員一捏鼻子說：『杜營長已經戰死，鬼子已經把我們包圍了，這裏只剩下手槍排了。』

張自忠自言自語說：『終于能洗刷乾净了。北平市長我當了幾天，好幾年都洗不净，這下我可以對國人有個交待了。』說着拔出手槍就要自盡。

警衛員撲過去，把槍奪了過來。

張自忠說：『罷、罷、罷、留下這五顆子彈多殺幾個鬼子，小李子，你把我的軍刀拿上，手槍還給我。如果我來不及自己解決你就給我一刀。』

警衛員點點頭說：『總司令放心，我決不會讓你做俘虜，我也不當俘虜。』

張自忠苦笑道：『難為你小小年紀能明白我的心。如果我被俘，注定要遭國人唾駡，我只能以這種方式結束。通知手槍排準備戰鬥，前面槍聲已經稀稀落落，鬼子要上來了。』

張自忠率領手槍隊與敵人對射十幾分鐘。下午四時許，他又身中數彈，撲倒在地。警衛員看見日軍慢慢圍了上來，舉槍自殺，發現已沒了子彈。他看了看張自忠，倒拿軍刀，朝心口窩扎去……

日軍三十九師團參謀長專田盛壽大佐下午六時趕到南瓜店戰場。其時，滿山遍野躺的都是中日兩國官兵的屍體。專田大佐叫過一個小隊長問道：『有沒有人逃脫？』小隊長立正答道：『逃走十幾人，四大隊正在追趕。我們小隊正在清理屍體，準備晚上火化。』

專田在成堆的屍體中轉來轉去，似乎在尋找什麼。

參謀坂田問道：『你是不是在找張自忠？』

專田說：『這裏是他的總部，他肯定是戰死了。一九一八年，我和張自忠同在帝國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期學習，五月畢業。在校期間，我和他關係不錯。他在那一期學員中，是最用功的學生。不瞞你說，我很佩服張將軍。』

坂田朝一羣抬屍體的日本兵說：『先別忙抬屍體，去附近搜索一下，看有沒有張自忠將軍的遺體。他身材高大，有些胖。』

日本兵忙去尋找那個高大胖子的屍體。

專田說：『你怎麼知道張將軍的特徵？』

坂田說：『一九三七年四月，張將軍率代表團訪問帝國，《朝日新聞》登有他的照片，他的眼神我很熟悉，象是要把報紙燒穿似的。那時候我也快畢業了，一見張將軍，我就下決心來中國，很想與這樣將領的部隊作戰。』

專田說：『在臨沂，中國軍隊差點讓坂垣參謀長切腹。』

坂田說：『如不是破譯他的電報，他是不會戰死的。』

兩人正說着，一個日本兵來報告說：『小山坡上發現張自忠屍體，身中八彈而亡。』

專田快步走過去，邊走邊說：『電告軍部，在宜城北部十里長山地區，發現支那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將軍遺體。』

張自忠手裏死死握着手槍。專田蹲下去，用力取出那支槍取下彈夾，看見裏面還剩一顆子彈。專田把子彈推上膛，對準要落山的紅日扣動了扳機。專田說：『他留這顆子彈是用來自盡的。』

坂田取下插在警衛員胸部的戰刀說：『這是我軍的戰刀，他怎麽會用來自盡？』

專田說：『肯定是張將軍的佩刀。你叫人從附近尋一口棺材，明天把張將軍掩埋了，然後你通知中國軍隊埋葬的地點。』

第二天早上，專田目送日本兵把張自忠裝進棺材。他找了一塊木板，用毛筆寫上：『支那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的墓。』

一百多日本兵列隊站好，目送張自忠將軍的棺材落入墓穴。

專田大佐在新土堆起的土包前插上寫好的木牌，脫下帽子彎腰鞠了一躬，然後他掏出手槍朝天開了三槍。兩隊士兵也舉起手槍，然後各打三槍。

3. 園部和一郎硬着頭皮攻宜昌。日十一軍司令部內爭吵不休。日十

三師團攻佔宜昌，四十師團出力討不到好，兵敗六咀房大山。十一軍放棄宜昌城。

園部和一郎没敢忘記大本營命令的最後一條：相機佔領宜昌。

十一軍五月十四日作戰計劃是：日軍先撤至樊城、棗陽一綫，當中國第五戰區主力追擊時，再突然北上，予敵以重創。待完成這一任務後，部隊應在鄧縣、老河口一綫，然後突然快速後撤至樊城、棗陽，作進攻宜昌準備。

五月十六日，三十九師團打掉中國一個集團軍司令部，打死一名戰功赫赫的中將司令官，園部的興奮程度可想而知。戰役進行至十六日，十一軍傷亡已近兩萬人。園部考慮中國第五戰區戰力也相對削弱，也就没再改變作戰計劃。

五月十九日拂曉，園部指揮三個師團突然向北，突破第五戰區部隊的近距離包圍，攻擊北上。二十一日，第三師團突進至鄧縣以南地區，第十三師團達老河口以東二十公里處的張集，第三十九師團突進至樊城東北地區。這三個師團在這一地區擺出一個倒三角形，相互依托。

十一軍達到這一戰役目的，付出了慘重代價。三十九師團二三三聯隊五月二十日半夜開始横渡白河。白河没有多少水，日軍都是徒步過河。因事先過河偵察過，偵察兵回報説對面無敵情，兩千多人為了争取時間，排了一字長蛇隊大摇大擺向北。當日軍行至河中央，河對面中國軍隊的輕重

武器一齊吼叫起來。日軍死傷近千，聯隊長神崎大佐被擊斃。

二十一日中午，園部召集參謀人員分析戰況。園部承認北上目的未能達到，第五戰區主力仍在頑强抵抗，有一部主力已插至他三個師團的背部。因十一軍三個師團主力都已進入白河以北地區，樊、棗一綫以南，已經在演空城計，如再不採取措施，這三個師團就要受到夾擊。

園部于下午五時命令這三個師團南返樊城與祥間的漢水東岸，準備進攻宜昌。為了解决兵力不足問題，園部令江西九江、安義的四個步兵獨立大隊乘車到達戰場，參加第二階段作戰。

日軍這些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後，園部又一次召開了參謀長聯席會，討論下一步作戰之方針。天野正一通報了第一階段戰況，最後說：『我軍已連續作戰一個月，部隊已相當疲勞。因遠離據點，補給也成了大問題。這裏的中國軍人太狡猾了。』

園部和一郎司令官插話道：『簡直象是彈簧做的，行動起來飄飄忽忽，對其無法迂回包圍，更別說聚殲。下一步要認真研究如何應付這種戰術。』

天野主任參謀接着講：『此次作戰，已達到提高本軍繼續佔領武漢信心之目的，下一步是否繼續進攻宜昌，是今天會議的議題。』

司令部内出現嚴重分歧，天野正一主張繼續進攻，理由是：攻佔宜昌是大本營既定的任務，目前戰場情況雖有變化，但尚未達到必須改變作戰計劃的程度。中國第九戰區、第三戰區並没協同動作，十一軍補給綫不會出現問題。後勤參謀主張暫停進攻，理由是：中國軍隊受冬季攻勢影響，現士氣正旺，以十一軍疲憊之師去攻宜昌，後果難以預料。

園部和一郎心裏七上八下。進攻宜昌，不但要和中國第五戰區部隊作戰，還要與第六戰區部隊作戰。如果部隊傷亡過大，十一軍將失去機動性，無法再成機動兵團，牽制中國三個戰區近百萬部隊的任務就無法完成了。可是，進攻宜昌是大本營的預定計劃，如提出另外方案，勢必會影響十一軍的威望。十一軍岡村司令在位時，是靠戰績獲得大本營的重視的，岡村因此成為最年輕的方面軍司令，自己剛上任三個月，如給大本營出難題，會出現什麼後果，實難預料。想來想去，園部決定到宜昌去冒一冒險。

園部這一寶押對了。

因日軍在鄂北、豫南地區時而向北、時而向南，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和重慶軍委會一致認為日軍是為了尋恩伯主力作戰，宜昌根本没作戰役準備。

五月三十一日晚，日十一軍從多處强渡漢水向西挺進。李宗仁這時才慌了手脚，忙將此情況上報重慶。

蔣介石頓時緊張起來。宜昌是四川東部門户，距重慶僅有四百多公里，如日本攻佔該城，並建了機場，重慶、成都等大城市以及水路陸路交通綫就會被日本空軍當作小菜拿來下酒吃。重慶軍委會當即令第五、第六戰區部隊死守襄樊、宜昌。因日軍行動突然，中國對宜昌保衛戰的組織就出現了很多疏漏。

十一軍第三師團六月一日攻佔了襄陽，三十九師團六月三日佔領宜城。

園部和一郎大喜過望，即令各部沿途放棄各佔領城鎮，迅速包圍宜昌。

第三師團六月三日放棄襄陽，再放棄南漳，第三十九師團六日放棄宜城，八日陷遠安，第十三師團第十一旅團六月八日連下江陵、沙市。

到六月九日，日軍已對宜昌形成南北夾攻的態勢。

為策應宜昌保衛戰，蔣介石令第三、第九戰區部隊進攻南昌和浦圻。但因事先無準備，並沒取得預定效果。

十一軍第四十師團被命令擔任沿途守備任務。三個主力師團西去宜昌，四十師團緊跟着西進，沿途中國第五戰區部隊層層抵抗，四十師團傷亡慘重。

六月十二日，日軍第十三師團攻陷宜昌。

六月十三日，四十師團大部在六咀房大山區遭到包圍，師團長天谷直次郎中將負傷，無法完成預備隊的任務。

六月十二日晚，園部司令官總算鬆了一口氣：宜昌終于拿了下來，可以向大本營交待了。園部這時考慮的是保存實力問題。井本參謀前天來問詢確保宜昌問題，十一軍提出的條件是再增加一到兩個師團。現在上面没給答覆園部就想來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了。他令三個師團對新佔領的中國軍事設施進行徹底破壞後，撤回原地駐防。

4. 天皇冷笑一聲：『蘇聯人害怕德國人。斯大林愛佔小便宜，給他點

甜頭，讓他幫助我們解決中國問題。朕早說過：解決中國問題要依靠武力，宜昌要長期佔領。』十三師團自己拉屎自己吃。

一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六月初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由此改變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持久戰方針。這個小人物叫井本熊男，軍銜少佐，任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作戰主任參謀。

六月初，井本仔細研究了歐洲戰場的形勢，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已被德軍征服，法國也危在旦夕，這種形勢對德、意、日三國極為有利，因此，在華持久作戰的戰略方針應及時改變，十一軍佔領宜昌後應確保，這樣，宜昌，南寧就變成兩個襲擊中國大後方的軍事戰略基地，可迫使中國屈服，以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坂垣同意這個看法，即派井本飛應城徵求十一軍意見。十一軍雖沒立即同意，却也答應增兵後這麼做。井本回到南京後，馬不停蹄找西尾和坂垣作了彙報，並以電報形式上報大本營。

六月十日，意大利對英、法宣戰。

六月十二日，希特勒的部隊攻陷了巴黎。而正好是這一天，十一軍攻佔了宜昌。

日本大本營的空氣頓時火藥味十足。

參謀本部第二部，主管情報、宣傳、謀略、形勢分析，在接到井本的報告後立即提出集中力量解決中國問題的具體方案。

六月十五日中午，東京。

參謀總長載仁、海軍軍令部部長並排立在裕仁天皇面前，上奏對付中國的新方法。

載仁作了長篇彙報後，天皇欠欠身子問：『宜昌真的這麼重要，一年前為什麼不佔領？』

載仁吞吞吐吐道：『十一軍兵力不足。』

天皇冷笑一聲，『有三個師團够了吧？』說罷，不等載仁回話，又說：『中國問題早該解決，要不然帝國如何參加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爭奪？蘇聯人害怕德國人，你們提出的簽中立條約的想法很好。時機成熟了，該打還是要打，這一紙條約算什麼東西。斯大林愛佔小便宜，給他點甜頭，讓他幫助我們解決中國問題，這個辦法妙。朕早說過，中國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必須依靠強大的武力。宜昌要長期佔領。』載仁知道東條英機又給天皇灌了迷魂湯，也不敢再說什麼，當即回去起草電令，要十一軍確保宜昌。

大本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這個時候，十一軍已是強弩之末，經不起大折騰了。

六月十四日，日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飛至園部應山指揮所，了解作戰情況。

園部很想讓部隊休整，不等青木彙報，他先定了調子，『本軍這次作戰任務完成得很好，但代價慘重，傷亡一兩萬人。如今部隊相當疲勞，有的士兵幾天幾夜沒睡覺，行軍途中睡着跌傷的事時有發生。漢水以西中國軍隊已在作反擊準備，再打下去，十一軍老本要拚光了。』

園部很不願守宜昌，這個城市地理位置那麼重要，蔣介石不會眼睁睁看着他在那裏修軍事基

地，這仗就有打的，守住了，好說，萬一失守，一切都晚了。

青木一看園部這樣說，接着說了同樣的意見。

本多參謀副長深知園部和西尾的關係，回南京後，又把十一軍的狀況說得更加困難。

坂垣本來是主張守宜昌的，聽完本多的彙報，連忙說：『十一軍說可以確保宜昌兩個月，兩個月後，可以再撥給他們兩個師團。』

本多說：『園部司令官希望回到原駐地。』

西尾壽造擺擺手說：『先休整吧。宜昌又不是不好佔，如果大本營讓佔領，再奪回來就是了。十一軍必須作為機動兵團存在，為此，就必須保持其戰力。電告園部，撤退到原駐地休整。』

六月十五日夜，宜昌日軍開始撤退。第三、三十九師團先撤至當陽、荊門。十六日夜，十三師團從宜昌出發向東撤退。

第十三師團撤退時，對宜昌進行了徹底地破壞，燒毀了房屋，炸斷了橋梁，割斷了所有電綫並鋸斷了電綫杆子，帶不走的武器彈藥，炸掉，帶不走的糧食，燒掉，因公路不通，汽油不够，把三十多輛汽車也點着燒了。

宜昌成了一片廢墟。

十六日二十三時，天野正一拿着派遣軍轉來大本營要確保宜昌的電報，風風火火去敲園部和一郎臥房的門。

園部一看這次作戰大功告成，想輕鬆幾天，晚上看了藝妓表演民間歌舞，留了一個十六歲的少

女陪宿。因這藝妓剛剛醒人事，不會配合，弄得園部了無興趣。園部想發作，一看女子稚嫩的臉，又不忍，吩咐少女先睡一會兒，再做一次看。園部剛睡着，就叫天野敲醒了。

園部點着燈，硬硬地說：『什麼事？不能等到明天嗎？』

天野門外答道：『大本營急電。』

園部披了衣服跳下床，打開燈一看電報內容，臉上立刻浮起了難看的苦笑。

園部說：『電告各師團，反攻宜昌。』

天野說：『已經超過電臺聯絡時間，明天再發報，恐怕有變。』

園部不耐煩地說：『你想辦法通知吧。』說罷，關了門，把少女擁在懷裏。

天野正一跟隨岡村多年，一比較便知園部是個庸材，心裏厭惡園部這時候的表現，有心想給園部出個難題，又怕誤了大事，忙去要通荊門的電話，要騎兵第三聯隊將此電令分頭送到各師團。

第十三師團長田中靜一早上起來，正準備指揮部隊繼續撤退，發現空中出現飛機，看見飛機投下一個東西又飛走了。過了一會兒，他看見了空投的命令。

『朝令夕改，打的什麼仗。』田中罵罵咧咧，組織部隊返回宜昌。

十三師團吃盡了苦頭，回到宜昌後，連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田中忙令部隊修復工事，準備戰鬥。

宜昌會戰，十一軍傷亡近三萬人，短時期無法組織新的進攻。

5. 毛澤東說：『八路軍總要吃飯吧，這種時候兄弟鬩墻可不好。』多田駿翻着電報說：『中共軍隊這次竟出動了二十萬！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難道他們是從地縫裏鑽出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因日軍對重慶中央軍正面壓力減弱，蔣介石決定壓縮華北八路軍佔領地。

二月十九日，蔣要求八路軍撤至邯鄲、長治以北地區。同時，他又電令這一地區的中央軍進逼八路軍，企圖將八路軍逼到正太路、滄石路以北地區。

二月下旬，中央軍朱懷冰、石友三、高樹勛等部，進佔了八路軍魯南大片地域，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蔣介石，要求派中央大員來實地調查，以妥善處理這一糾紛。蔣介石佯作不知，回電要八路軍與中央軍精誠團結，一致抗日。

毛澤東說：『委員長不給面子，我們只好找回這個面子了，八路軍總要吃飯吧。這種時候兄弟鬩牆，可不好，可是，委員長也不能仗勢欺人嘛，攆他們出去就是了。』

八路軍一二九師決定以十三個團兵力反擊石友三、高樹勛的進攻，並伺機消滅朱懷冰部。

三月五日，一二九師各部開始反擊。

三月十九日，朱懷冰部被八路軍吃掉萬餘人後，又退到原來的防區。衛立煌和朱德在山西晉城舉行談判，達成停戰協議。

日軍華北方面軍從這一次國共兩黨軍隊的大規模摩擦中，得出以下結論：華北日佔領區內之中央軍，勢力在逐漸縮小，而中共軍隊則以巧妙的滲透方式迅速擴大地盤；這次中央軍失敗后，中央軍似有放弃華北之打算，今后治安肅正之對象，無疑是共産黨之軍隊；如中共一旦使其中心根據地與西北通向蘇之重要交通綫相連，蘇很可能直接援共。

多田駿將這一報告交給南京中國派遣軍。

三月二十二日，派遣軍總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向大本營陸軍次官阿南惟幾提出如下建議：政府在政治決策方面要警惕中共與蘇聯直接結合；要積極利用國、共兩黨相克的特點，以便盡快解決中國問題。

多田駿中將得到大本營政策性指令後，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用十萬兵力對共産黨佔領區進行掃蕩。因共産黨軍隊自平型關一戰後，很少單獨對日軍發起大規模攻擊，多田駿對八路軍的實力摸不準，也就沒指示參謀人員作較細致的作戰方案。更重要的一點是，多田司令官根本沒把八路軍放在眼裏，中央軍五六十萬大軍尚奈何不了他，八路軍又能把他怎麼樣？

多田駿注定要為此錯誤的判斷付出一些代價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日軍攻佔了宜昌，中國抗戰的形勢頓時惡化起來。豫南、鄂北地區，中央軍大敗，又創下了集團軍司令官張自忠戰死的紀録。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一致認為：如重慶淪陷，中國之抗戰將變成全軍性的游擊作戰，日軍恐怕就能各個擊破，進而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華北必須要大動作一次，牽制日軍，以減弱重慶方面的壓

力。因此，八路軍總部決定在華北進行一次徹底破壞日在華北交通綫的戰役，以牽制日軍向西北地區發起進攻。毛澤東等人深知，如果西安一失，四川將面臨北，東兩面夾擊態勢，後果實難預料。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彭德懷向各部下達了戰役預備令。

因此時八路軍已得較大發展，各部隊都想參加，最後一統計，竟有一百零五個團參戰，彭德懷大喜，說：『就稱為百團大戰吧。』

毛澤東知道這麼多部隊參戰，顯得有些擔憂，說：『其實，動用三十個團也就够了。』又不說明為什麼，彭德懷見毛澤東沒明確反對，就按原計劃行動起來。

八月二十日，晚，在華北各地的八路軍，同時向日軍發起了進攻，百團大戰破襲的重點是石太鐵路、平漢路北段及沿途各據點。

多田駿在這一帶的駐軍有五個旅團，他根本沒有想到這裏會出問題。

八月二十一日晨，多田駿走進北平司令部作戰室，參謀長笠原幸雄陰沉着臉報告說：『司令官，一夜時間，正太鐵路已不復存在，沿途小隊以下守軍均遭毀滅性打擊。如今情況還在惡化，各旅團都感到壓力，無法控制局面。』

多田駿翻着電報說：『不可思議，太不可思議，難道他們是從地縫中鑽出的？告急電報都說受優勢中共軍隊包圍。可為什麼不去攻我們的大部隊？他們究竟要幹什麼？』

多田駿不知道八路軍的目的。

筱冢義男在太原也讓這次突然襲擊搞得迷迷糊糊。八月二十一日早，他得知正太鐵路正遭八

路軍全面破襲，忙叫田中參謀長派飛機去看一看。

中午，飛行員回來報告說：『娘子關附近，許多據點已被八路軍攻佔。有件事很奇怪，十點半鐘，我軍一列火車開至娘子關附近，我看見八路軍又放棄了據點。』

筱冢司令官點點頭說：『一列運送復員兵回國的列車，就能嚇他們回去，可見他們的目的是破壞鐵路。』

八月二十五日，多田駿下令第一軍自九月一日開始，對正太綫以南地區實行掃蕩。

九月十日，八路軍停止第一階段作戰。

九月十六日，八路軍又開始了第二次全綫進攻。半個月時間裏，拔掉日軍三百個據點。

多田和筱冢惱羞成怒，立即組織近十萬人進行報復掃蕩。

十二月五日，日軍掃蕩未取得成果，因兵力不足，只好回到原佔領區。

百團大戰，共斃傷日軍兩萬人。

多田駿對八路軍的實力有了感性認識，戰役結束後，他即令設在北平故宮內的皇城研究所，加緊破譯八路軍的電報。

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多田認認真真叮囑岡村，『要警惕八路軍發動第二次百團大戰。』

一九三九年秋天，日大本營下令撤消了山田乙三中將的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成立了以西尾壽造

大將為總司令官、坂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的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統一指揮北平的華北方面軍，漢口的十一軍，廣州的二十一軍，上海的十三軍。因華中方面軍升格，寺內壽一大將回國後，杉山元大將也回了日本，準備策劃太平洋戰爭。

這時，日軍在蘇、浙、皖地區共駐有四個師團又四個獨立混成旅團，近八萬人。這三個地區因武漢淪陷後，即成為抗日後方，尚有國民黨軍隊近十萬人和新四軍兩萬餘人堅持敵後作戰。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下達新四軍作戰任務，以後半年，因日軍兵力不足，新四軍有較大發展，逐漸成為蘇、浙、皖地區抗日主要力量，五月，新四軍已開始主動向日軍攻擊。五月中旬，新四軍與日軍作戰八次，殲敵近千名，逐步引起日軍注意。六月二十四日，新四軍一部襲擊日混成第十二旅團附近車站。七月，又襲擊了日上海虹橋機場。

因這一地區離南京較近，這些並不太大的小戰鬥產生的影響巨大。日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來往電文中多次提到深入日佔領區腹部的這支中國部隊。蔣介石為了鼓舞士氣，也常提到新四軍的戰功。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新四軍與日軍作戰近千次，殲滅日軍累計逾萬，有力地牽制了日軍的一綫進攻。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軍佔領宜昌後，駐上海的第十三軍開始着手對日益壯大的新四軍進行攻擊。

九月四日，日軍出動兩個旅團兵力開始尋找新四軍主力作戰。

十月八日，日第十五師團在涇縣與宣城間遭近兩萬新四軍和國民黨部隊包圍。戰至十日晚，日第十五師付出慘重代價，仍未突圍，被壓縮在寬兩公里長約五公里的狹長地區。南京日司令部一時無法派兵增援，只好電令十五師團自行解決。

十日晚，日十五師團作困獸之鬥，組織決死隊向北突圍。十一日晨，日軍終于撕開包圍圈奪路而逃。新四軍和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窮追猛打，一直追到宣城才後撤。日十五師團此次作戰死傷近五千人。

十五師團此次慘敗，使得日軍第十七師團、第二十二師團對宜興、紹興以南地區的掃蕩非常謹慎，生怕陷入十五師團那種困局。日大本營在總結這次作戰時指出：這次作戰是不成功的，在正面寬約二百五十公里的地域平均使用部隊，勢必造成兵力分散，不僅未能達作戰目的，有些部隊還遭到對方優勢兵力的包圍。

日大本營這一總結使得南京中國派遣軍西尾壽造和坂垣征四郎羞愧難當。兩個人研究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想出消滅新四軍的好辦法。

誰知這時蔣介石幫了日本人的忙，發動了皖南事變，使得新四軍大傷了元氣，在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新四軍再無力量去尋日軍作戰，痛哉，皖南！悲哉，皖南！惜哉，皖南！

6．東條英機對重光外相説：『應該給斯大林發一枚一級金鵄獎章，他

幫助帝國完成了對中國鐵桶一般的封鎖。』十一軍遺屍千具，日本朝野震動，園部和一郎當了替罪羊。中條山上，一萬具日軍屍體，爲多田駿換得一顆肩頭上的金星星。

日軍攻陷宜昌後，有大約半年時間，沒再對中國軍隊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西歐戰場，英、法、荷等國節節敗退，日本人準備落井下石，瞄準了東南亞英、法等國的殖民地。

近衛首相第二次上台後，東條英機當了陸相。東條是鼓吹武力興國的代表人物之一，當了陸相後，準備推出他的一系列作戰計劃。他認為：中國戰場短期無法解決，不如把戰略中心移到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

因此，在一九四〇年的下半年，日本擴軍數十萬，加緊訓練，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發動太平洋戰爭，因此時歐洲戰局不明，日本軍界還有人主張先對蘇聯開戰，爾後再進行太平洋戰爭，南派、北派之爭一直持續到一九四〇年底。

但是，不管哪一派，都不可能忽略中國戰場。

十月三日，日本組成印度支那派遣軍進駐河內，切斷了中國到越南的兩條補給綫，英國這時候才發現日本不可靠，宣佈重新開放中緬公路。

十二月二十六日，東條英機和杉山元磋商了對華作戰的方針。

東條認為：蔣介石政府之所以還能堅持，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外援，如果切斷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就有可能困死蔣政權。

杉山元同意這種看法，他說中國沒有重工業，五十公斤以上級的炮彈都無法生產，如果和蘇簽了中立條約，中國西北補給綫就中斷了。切斷中緬公路，再封鎖沿海各港口，此目的可以達到。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日大本營正式確定南進戰略。同時，也確定了對華封鎖的方針。接替西尾壽造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的畑俊六大將反對出兵東南亞，認為這是在賭國運，日本用五年時間，尚未解決中國問題，再發動新的戰爭，日本國力將不堪重負。東條與杉山認為，中國派遣軍提出的問題只是局部，現在是考慮全局問題。

畑俊六只好執行命令。

一九四一年二月，華中、華南日軍以近十個師團兵力，在海軍和空軍的配合下，發動了自浙江寧波到雷州半島，截斷中國沿海口岸的大規模作戰。

二月四日，日第十八師團川口旅團在香港大亞灣登陸。在第三十八師團末藤旅團的佯攻策應下，川口旅團于二月十二日徹底封鎖了香港方面的大鵬灣和大亞灣。

三月三日，日軍第四十八、十八師團和近衛師團，在海軍的支援下，在廣州以西長約五百公里的正面登陸，切斷了中國方面在南方的重要補給綫。

三月二十三日，日近衛師團、獨立混成十九旅團攻陷朝陽、汕尾，切斷了這一地區中國的海外交

通綫。

四月十六日，駐在上海的十三軍第二十二、第十五師團，在第三飛行師團的配合下，由杭州向諸暨進攻，牽制中國第三戰區主力。

四月二十日，該路日軍以慘重代價佔領諸暨。第五師團在海軍配合下，于四月十九日在寧波、石浦、臨海、温州一帶登陸，控制了這一地區。

四月十九日，日第四十八師團、第十八師團、近衛師團，在海軍第二遣華艦隊、台灣第一飛行集團的配合下，頂着滔天巨浪，冒着傾盆大雨，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陸。中國守軍與日軍血戰三晝夜，終因力量懸殊，被迫撤出福州。四月二十三日，日軍完全控制了中國這一帶沿海港口。

至此，中國綿亘幾千公里的海岸綫，完全處于日軍的控制之下。

四月十三日，日本外相重光一臉得意地從莫斯科飛回東京。重光完成了此行的重要任務，與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斯大林在中國最危難的時候，朝中國的後脊背捅了一刀。

東條英機專程去看望了外相重光，一見面，東條就説：『應該給斯大林發一枚一級金鵄獎章，他幫助帝國完成了對中國鐵桶一般的封鎖。』

重光外相没這麽樂觀，説：『斯大林的話不能當真聽。世界已亂到了極點，他今日可以出賣中國，明天就會出賣日本，這個人不除，世界就不得安寧。他似乎在尋找某種時機，推銷他的共産主義。適當的時候，關東軍應該到莫斯科走一遭。』

東條不以為然：『德國早晚要和蘇聯開戰，除掉斯大林，用不着我們先動手，到時我們只用佔了

蘇聯遠東地區就够了。西伯利亞什麼都不產，只產流放的政治犯，這些地方給德國。』

五月十二日，東條英機向天皇報告了對中國封鎖的情況：『中國人連個小帆板都無處停靠，只要把重慶附近的製鹽基地徹底破壞掉，蔣介石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中緬公路現在只能用空軍控制，待我軍佔領緬甸，這條運輸綫也就不再存在。帝國應宣佈自上海到廣州灣為軍事禁區，以便徹底杜絶美、英等國支援中國的事件。』

天皇已有點飄飄然，面帶得意的笑容說：『這樣一來，就看畑俊六如何行動了。中條山戰況如何？』

東條英機答道：『五日開始，帝國七個師團兵力從三面攻擊中條山。七日，已將中條山中段中國軍隊分割包圍。現在戰局進程完全被我軍控制。多田司令官報告說，中條之戰，可望在月底結束。』天皇問：『這已是第幾次了？』

東條沒聽清楚，沒敢貿然回答。

天皇自己答道：『這是第九次攻擊中條山，支那那個衛立煌真的那麼厲害？帝國軍隊就是要和這樣的對手較量。中條山是中國戰略要地，蔣介石不會輕易退出，這次只要能勝，打到六月底也不算失利。』

東條暗暗吃驚，八次進攻中條山未果，已經成了天皇的一塊心病，看來得提醒多田認真對付了，『蔣介石月初曾去中條前綫，下達了死守中條的命令，這確實是一場惡仗。』

東條英機回到大本營，立即電告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轉達了天皇對中條山的關切之情。

多田駿收到電報，深知責任重大，看來，這一仗只能勝，不能敗。多田快要晉升軍銜了，這或許是在中國的最後一仗，打好了，從軍三十八年就有一個輝煌的結局，打不好，恐怕再沒機會挽回面子了。打不打中條山，多田的司令部曾有激烈的爭論。情報課認為：此處國、共兩黨的軍隊經常摩擦，加上日軍這裏已是三足鼎立，一旦把國民黨晉南的主力打掉，華北方面軍就不好坐山觀虎鬥了，如果共產黨方面沒有國民黨的壓力，肯定會大發展，半年前的百團大戰，已經暴露了共產黨的實力，國民黨肯定已有戒備，不如維持現狀。作戰課認為：中條山國民黨的兩個集團軍，直接牽制着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三個師團的主力，這樣，對付八路軍就時感兵力不足，如果把國民黨這兩個集團軍打掉，等于在晉南抽出了三個師團作機動，對付八路軍就游刃有餘了。多田採當時左右為難，中國國共兩黨的軍隊雖不太合作，但都把他的部隊作為敵人，隔岸觀火不能持久，解決中國問題，最終要以消滅中國的抵抗力量為前提，不如來個各個擊破，多田所憂慮的是怕八路軍在他的後院放火，因為一旦把主力投入中條山戰場，兵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最後，多田取了作戰課的方案，要求派遣軍調部分兵力至華北參戰，畑俊六上任後沒打過大仗，對多田的要求自是滿口答應，從江西安義、江蘇徐州、河面開封，調了三十三、二十一、三十五師團去晉南，後又把駐商丘的騎兵第四旅團也調到了晉南參戰。

多田收到東條的電報時，中條山的局勢不明，八路軍又活躍起來，他對必勝就沒多少把握。五月十五日，多田給南京的畑俊六掛個電話，想問一下畑俊六中條之戰什麼時候結束才合適，誰知畑俊六還不知道此事。

畑俊六問：『天皇要求六月份拿下中條嗎？我怎麼不知道？』

多田說：『東條陸相來電說的，還說天皇對前八次沒攻下中條山有看法，我這裏能用的部隊全用上了，取勝有把握，但要我說六月份取勝，就不敢了。如果能再有兩個師團兵力，六月中旬即可以解決。』畑俊六知道東條英機因他反對出兵東南亞對他心懷不滿，才越級指揮華北方面軍作戰，心裏很不受用。既然東條直接插手了，他何必參與，一旦多田拖延了時間，天皇怪罪，他可以推說不知，想到這裏他說：『東條要求你從速解決嗎？』。

多田道：『沒有。』

畑俊六心裏有了底，說：『你知道，江南一帶也無法抽出兵力。』

多田說：『原定的三十三師團能不能空運過來。』

畑俊六知道多田會有這麼一問，反問道：『你以為三十三師團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恢復戰力？』

多田不說話了。

十一軍自二月份開始，對豫南、宜昌以西、南昌以西進行了短切作戰。豫南、宜昌地區基本上與中國軍隊打個平手，傷亡近萬。南昌地區的作戰，竟以十一軍大敗告終。三月十五日，十一軍兩個師團進攻上高地區，與國民黨王耀武第七十四軍相遇，雙方展開激戰。三月二十四日，十一軍三十四師團被國民黨軍九個師包圍在長十五公里，寬五公里的狹長地帶。三十三師團奉命前去增援，誰知被國民黨七十四師等部隊截擊，損失慘重。第三十四師團傷亡近半。三十三師團因元氣大傷，只好原地休整，沒能按期調往晉南。這一仗，十一軍傷亡近兩萬，有上千具屍體沒被搶回，引起日本朝

野震動。大本營以園部和一郎指揮失當，不憐惜士兵生命，導致暴屍上千事件為由，于四月十日免了園部十一軍司令官的職務，任命阿南惟幾為十一軍司令官。

這件事對多田震動很大。園部是西尾愛將，西尾一回國，園部就被撤職。多田在日本軍界上層至交甚少，做事不能不謹慎。三十四師團損失過半，三十三師團為救三十四師團也傷了元氣，如今大本營一提起這兩個師團就直搖頭，自己何必去翻動這些舊帳！如果把三十三師團調來，而中條山又没按期攻下，自己可真是一點退路也没有了。三十三師團在作戰計劃中是配屬華北方面軍此次作戰的，不調這個師團過來，將來還好有個托辭：因大本營改變了兵力部署，三十三師團没如期投入戰場，才遲了幾天拿下中條山。

想到這裏，多田出了一身汗，他掏出帕子揩揩汗珠，對着話筒說：『請總司令官放心，中條山由華北方面軍自行解決。』

畑俊六那邊說：『二十一、三十五師團還是參戰部隊，應該是中國方面軍自行解決的。』

多田知道畑俊六心眼細小，忙糾正道：『是的，是的。』

畑俊六見好就收，說：『你們的戰報反映我看了，中條山戰事肯定是最後一次了。祝你好運。』

多田駿知道不能指望別人，又把指揮所向前移了幾百公里，親自指揮作戰。

五月十六日，多田部隊切斷了國民黨軍第五、第十四兩個集團軍的退路。

中日雙方數十萬大軍扭在三百里長的中條山地區撕殺得昏天黑地。

五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中條山主峰。

這時候，中條山上到處都是中日軍隊的屍體，雙方在這一地區戰死的人數已超過三萬。中條山可以說是：寸寸有血，步步有屍。

五月底，日軍陷夏縣、聞喜。

六月初，日軍又分兵三路向南攻擊前進。

多田駿提到嗓子眼的心，撲通一聲落了下去，心想：總算可以向天皇交待了。

這時前綫日軍已打紅了眼，要求南渡黃河，攻佔澠池，截斷隴海綫，威脅洛陽、潼關。

多田駿對此保持沉默，反正他大將銜已經晉定了，下屬要錦上添花，何樂不為。

蔣介石令第二戰區部隊開始反攻後，多田駿才命部隊撤回中條山一帶佈防。

晉南戰役，日軍死傷兩萬餘。多田駿在回國前，飛到中條山祭奠了戰死的官兵。他對此舉的解釋是：『有了中國軍人的英勇，才更顯出帝國軍人的英勇。』

數萬士兵的白骨，只換了多田駿肩頭的一顆金星星！

7．戰爭像一隻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日軍擴軍一百萬。阿南惟幾一日三餐前，都要朝皇宮遙拜。天皇說：『阿南這麼做是十二分的忠誠，換了別人就是十二分的虛僞。』一個下士叫道：『天哪！天狗吃了國旗。』十一軍二次攻長沙。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叫希特勒好好戲弄了一番。德國出動上千架飛機，幾千輛坦克，上百萬軍隊，對蘇聯發起了突然襲擊。二十四小時內，蘇空軍戰力喪失百分之七十。

日本得知蘇德戰爭爆發的消息後，南派、北派之爭又一次達到高潮。以外相重光為首的北派人物極力主張按《日德意同盟條約》對蘇聯出兵。

重光是從政治、外交方面考慮的。如果日本天皇採取這一方案，今後世界的格局將成了另外一種局面。

日大本營則反對對蘇宣戰。日蘇兩國軍隊近幾年發生兩次衝突，都以日方失敗而告結束，與蘇開戰，取勝把握不大。而英、法戰敗似乎已成定局，進攻東南亞的作戰計劃已經制定，日軍所做的準備都是針對東南亞的，南進取勝把握要大得多。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利益，日本也不能視若無睹，具體什麼時候進攻蘇聯，要等德，蘇打幾個月才能確定。

六月二十六日，尊天皇旨意，日政府召開了作戰方針聯絡懇談會。

重光外相首先發言：『以帝國百萬關東軍和德國百萬部隊一起，東西夾擊蘇聯，蘇聯問題渴望在半年內解決。然後，再取東南亞。因德國現正全力對付蘇聯，英。法在東南亞尚可抵抗，加上進攻東南亞戰綫過長，能否在短期取得顯著效果，也還是個未知數。關東軍經營滿洲多年，後勤保障没有問題，加上離本土又近，戰爭中的問題都能迅速解決。』

參謀總長杉山元説：『問題没這麼簡單。蘇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軍隊戰鬥力很强，兵員不成問題，帝國如介入，將又是一個泥沼。中國是個弱國，但因幅員遼闊，戰爭進行了五年，還是處在僵

持階段。急于進攻蘇聯不行。』

重光剛要申辯，參謀次長冢田攻中將搶在前面說：『這是戰爭，不象你們文人那樣簽個協議輕鬆愉快。戰爭是帝國的國策，使用武力的後果，關係到國家的勝敗存亡，對此重大問題，帝國應當獨立自主，不能追隨外國。德國人是靠不住的，你以為他們還記得一年前的條約？鬼才相信！一年前他們還出賣過帝國利益，難道你忘了？兩個月前，還是你這個外相去莫斯科簽的中立條約嘛，你怎麼能出爾反爾？再說，德國向蘇聯發起進攻，事先並沒有通知帝國，這哪裏象是一個盟友？』

重光遙頭道：『你不懂得政治，不懂得外交，甚至連戰爭的突然性的重要都不懂。我以為帝國面臨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需要由真正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携手合作，抓住這個機遇。』

雙方爭得一塌糊塗。最後，軍人一方佔了上風。

七月二日下午，在御前會議上，天皇裕仁批准了對外政策方案。這個方案要點是：『繼續解決中國問題，為了自衛自存而進軍東南亞；進行對蘇聯作戰準備加强本土防衛，待德蘇戰爭進行到對日本更有利時，即蘇遠東軍西調超過一半時，再對蘇作戰，以期解決北方問題。

日本錯過一個歷史性機遇。日政府逐漸成了軍人政府，已無法全盤考慮世界形勢，更不用說做出正確的判斷。按照這條道路下去，日本注定要邁進更危險的泥沼。

東條英機提出再擴軍百萬，天皇照准。戰爭象一個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

斯大林幾個月前和日本人簽訂中立條約，目的也只是做給德國人看，哪裏就相信日本人？德國入侵後，斯大林根本没想動用遠東軍區兵力，他明白腹背受敵的滋味，希望日本人知難而退。關東

軍在中蘇邊境進行演習，斯大林幾天睡不好覺，一見日本人不敢來真的，他才放心大膽去對付德國人。

德國入侵蘇聯，中國又沒從中得到好處。日本要進攻東南亞，自然把中國作為一個陸上通道、中日戰爭的殘酷性加劇了。

德蘇戰爭爆發後，武漢十一軍收縮了佔領區，准備把主力轉移其它戰場，因此，阿南惟幾的進攻長沙計劃一直擱置着。八月二十六日，大本營才下達了允許十一軍進攻長沙的命令。

阿南惟幾青年時曾任天皇侍衛官，與皇室關係極深。青年阿南一表人才，為人謙和，深得皇室女眷好感。當阿南知道十六歲的小公主對自己一往情深後，當即立斷，要求去野戰部隊為天皇效力。天皇準奏。阿南一步步向上爬着，先任一〇九師團長，又任參謀次長，園部被撤職後，當了機動兵團十一軍的司令官。

阿南是那種無條件忠于皇室的軍人，自己在這麼重要的崗位上，要是沒做出什麼成績，自己都無法寬恕。

九月十八日拂曉，阿南指揮十萬大軍，殺向長沙。

他選擇長沙作為自己上任後第一個攻擊目標，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長沙戰略地位的重要，隨着戰爭規模的擴大，打通粵漢鐵路的重要性增加了；二是岡村寧次兩年前攻長沙無功而返，而岡村是名將，如果自己攻長沙成功，其受注目程度肯定加倍。

戰役的頭兩天，十一軍各部進展迅速，阿南嘴角上掛起了笑容。

九月二十日晨，阿南正準備用早餐。他筆直站立，遙望東北方向拜了幾拜。從軍二十餘年，一日三餐前，他都要給天皇説一聲祝願。這並不是做給别人看的，完全是出于對天皇的忠心。天皇知道阿南這種習慣後，曾評價説：『阿南這麽做就是十二分的忠誠，换一個人就是十二分的虛偽。』

木下勇參謀長和情報參謀八木來見阿南司令官。

阿南問：『什麽事？』

木下勇説：『破譯薛岳前天發給各部隊作戰命令，正面守軍已加强防禦。』

阿南説：『我知道會是這樣。』

木下勇説：『王耀武的七十四軍已向瀏陽以東開進，估計快要到達戰場了。』

阿南惟幾眉頭皺了皺，接過電報仔細看了起來。他不能不認真考慮這個七十四軍，他的前任園部司令官的烏紗帽就是叫這個七十四軍摘掉的。

阿南走到作戰室，看了一會地圖，説：『改變行軍綫路，最好不要過早遇上這個王耀武。第六、第四十師團向左迂回，圍殲在長沙東北的二十六軍，第三、第四師團在汨水以南牽制三十七軍。』

九月二十一日，第六、第四十師團按計劃向金井山地區攻擊前進。

這一天，天氣格外晴朗能見度極高。正在進攻的日本兵喊出一個口號：『我們頭頂着國旗奮勇殺敵。』

中午，一綫部隊，步兵炮兵正在瞄準射擊，突然間，天漸漸暗了下來。開始，日本兵以為眼睛出

了問題，揉揉眼睛繼續看，，還是看不清楚。

一個下士叫了一聲：『天啊，國旗叫天狗吃掉了。』

日軍官兵一抬頭，太陽變得象一個小小的月牙兒，眼看着叫一團濃黑擋住了。

日軍陣地一片慌亂。天狗吃了太陽，這還了得，若是在本土，馬上就要點香祭神。

這次日全食，給這兩個師團官兵心上籠上一層濃濃的陰影。每個人心裏都在嘀咕：這次攻長沙，怕是兇多吉少。在這種心理的左右下，這兩個師團的戰鬥力莫名其妙地下降了。

阿南惟幾知道這種情況後，下令道：『傳各師團，這只不過是日全食，我軍現在掌握着戰場主動權。』

九月二十二日，阿南知道王耀武的七十四軍已到達戰場。十一時，阿南下達了全綫進攻的命令。九月二十四日，阿南又派第六師團至永安牽制七十四軍。

九月二十六日，豐島第三師團在長沙以東春華山被七十四軍五十七、五十八師擊退。

阿南知此情況後說：『敵七十四軍在本軍佔領武漢後，一直作為機動部隊使用，幾年來曾給我軍以極大的殺傷，現在它的準確位置已暴露，你們說該怎麽辦。』

木下勇說：『既然發現了七十四軍，應調整部隊，集中力量預以全殲，如能達這一目的，湘北作戰已算完成任務。』

阿南咬咬嘴唇嘴道：『圍殲七十四軍。令第三師團與七十四軍保持戰鬥接觸，第六師團重炮部隊、戰車部隊改變任務，南下圍攻七十四軍；第四十師團攔截二十六軍等部，使其不能靠近春華山

地區。」

二十七日，七十四軍已被日近三個師團包圍。兩方激戰一天，七十四軍傷亡逾七千人，日十一軍傷亡五千餘。

薛岳知阿南惟幾企圖後，令七十四軍于二十七日夜間撤離永安，准備伺機攻擊敵之側翼。

二十八日，日第四師團一一六聯隊攻入長沙市東北角。二十九日，第六師團主力在長沙以東地區停止攻擊。

七十四軍東撤後，日第三師團渡瀏陽河繼續向南攻擊前進。九月二十九日，日第三師團先頭部隊攻佔了株州市。

阿南惟幾多麽想在桔子洲頭觀一觀長沙的風景呀！眼看這個願望就要實現了，他内心的激動已按捺不住。九月二十八日晚，他忙中偷閑，看了一個小時藝妓演的歌舞。成功就在眼前了，阿南修養再好，也要狂歡了。

阿南有理由産生這樣的念頭。這次長沙會戰，組織十分嚴密。岡村寧次佯攻鄭州，廣州二十三軍佯攻韶關，三十四師團和獨立混成十四旅團佯動于江西，已經成功地迷惑了中國軍隊，阿南是該飲馬長沙了。

誰知陳誠在這個時候不給阿南面子，派近十萬人去圍住了宜昌十一軍的第十三師團。阿南萬般無奈，只好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他要去救陷入重圍的內山英太郎。
此次湘北會戰，日軍傷亡近萬人。

8．阿南惟幾後院起火，內山英太郎被困宜昌。蔣介石電令陳誠：不顧一切犧牲，三日之內須奪回宜昌。山口惠子一扭楊柳腰，輕輕吐出夜鶯一般的聲音。內山望着山口惠子說：『十天內沒有援兵，十三師團只能在宜昌玉碎了。』

此次進攻長沙，阿南惟幾動用了十一軍百分之六十的兵力。這樣，江北防務頓時空虛起來。中國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一看烽煙四起的華中南，眼睛一下子盯在宜昌身上。

九月二十日，陳誠作好了作戰計劃上報重慶軍委會。蔣介石批准了這個計劃，陳誠打算用五個軍的兵力去攻宜昌。日軍全面侵華後，曾狂亡地宣稱：一個日本兵可同時與八個中國兵作戰。這種觀點也反映在日軍的作戰計劃中，戰爭的頭幾年，日軍造作戰計劃，計算雙方兵力，都是按一個大隊對付中國一個師的標準。陳誠這幾年仔細研究了各個戰役，認為日軍說的一比八有些誇張，把所有戰場因素都考慮在內，五個中國兵和一個日本兵旗鼓相當。為此，他曾有個擴軍計劃，按日軍在關內的總兵力計算，中國軍隊再擴充三百萬，便可以完全掌握戰場主動權。可是，當時中國的國力

根本不可能養這麼多軍隊，陳誠只好把這個計劃塵封在一堆廢公文中。

在做進攻宜昌的計劃中，陳誠想起了這個一比五。宜昌日軍第十三師團是甲種師團，有人員兩萬六千，戰馬一萬，相當于中國一個軍的編制，這回調出一個旅團參加長沙會戰，戰力減弱三分之一，加上攻守間的差異，陳誠以為投入五個軍是合適的。

九月二十八日，中國第六戰區反擊宜昌戰鬥打響。

內山英太郎十三師團這時的防禦是：五十八聯隊守宜昌長江西面之平善壩至五龍口；一〇四聯隊守宜昌東面南津關到和洋灣地區，六十五聯隊守宜昌以北地區。師團司令部設在宜昌。戰鬥進行到十月一日，內山英太郎已感到不妙。中國第六戰區似乎不是在進行牽制作戰，而象是要奪回宜昌。

十月三日，內山英太郎看到了軍部轉來的一份電報：不顧一切犧牲，三日之內須奪回宜昌。這是十月二日晚十點鐘，蔣介石發給陳誠的電報。

內山師團長眼神突然變得空洞起來，對秋永力參謀長說：『再給軍部發電，請求支援。』

秋永力道：『三十九師團前來增援，被阻于沙市、荊州附近，只能自保。湘北援軍恐怕一週後才能到達。』

內山英太郎道：『命令各部隊，發揚武士道精神，與敵血戰到底。一綫已被突破，令外圍部隊收縮；等待援軍。』

十月四日早上，一男一女來到內山英太郎的司令部。男的叫芥川一弘，是十一軍軍樂隊隊長，

女的叫山口惠子，日本著名舞蹈家，東京淺草藝術團團長。

芥川道：『師團長，我們軍樂隊能為你們做些什麼？』山口惠子看着眼眶發黑的內山師團長，一扭楊柳蠻腰，輕輕吐出夜鶯一般的聲音：『內山君，我們想去前綫慰問，請求同意。』

內山睜大眼睛，又一次仔細打量了這個女人。十五天前，這個山口惠子帶着男男女女二十餘人來到宜昌進行慰問演出，按計劃，他們在十三師團演出五天就該返回。這個山口惠子一直拖着不走，終于被困在宜昌了。內山並不知這位舞蹈家對自己一見鍾情，心裏只是對這位日本國內最優秀的舞蹈家身陷絕境生出陣陣欠疚。

內山一低頭，對山口惠子說：『實在對不起，十三師團連累了你們，連累了山口小姐。』山口惠子淺笑一下，說：『我的丈夫去年在諾門罕戰死了，內山君如同意，我會帶着我的團員去戰壕裏為帝國忠勇的士兵跳舞唱歌。』

內山眼睛頓地一亮，旋即又恢復了平靜，又低下頭說：『真對不起，山口團長的心意，我們十三師團心領了。不過你們不能去第一綫，要去，你們就去醫院吧，傷員更需要你們。』

芥川道：『我們軍樂隊呢？』

內山道：『你們去迫擊炮陣地演奏去。』

山口惠子還想說什麼，秋永力參謀長進來說：『敵人已接近東山寺一綫，那裏已被撕開一個口子。』

內山整了整軍容，扭頭對山口惠子說：『我去前面看看，到醫院怎麼走，參謀長會告訴你。』說

罷，轉身走出司令部大院。

山口惠子注意到内山的馬靴擦得鋥亮，她眼睛裏迸出異樣的光芒。

内山英太郎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能接受山口惠子稱他『内山君』。他遠離本土作戰，也曾和多個藝妓和慰安婦接觸，可那種時候，他也認為自己僅僅是個戰將，而面對這個女人時，他想的更多的是自己是個男人，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精通兩門外語的男人。戰事緊迫，内山顧不得多想了。

十月四日下午，山口惠子正帶着團員在醫院的空地上跳舞，突然幾發炮彈落在院子外面炸響了。幾名年輕女演員尖叫着四處躲閃。

山口惠子恢復鎮静後，厲聲説：『慌什麼！為了天皇忠勇的士兵，我們還有什麼不能犧牲掉？你們看看這些傷兵，他們是喜歡我們演出的，你們要繼續跳，繼續跳。』

傷員一批接一批被抬了進來，鮮血已把擔架浸透。這都是些重傷員，缺胳膊少腿的，腸子留在外面的，應有盡有，因傷口還没有包扎處理，看上去格外猙獰。

演員們嚇得眼睛都不敢睁了，山口惠子説：『好好好，你們不跳不唱也行，你們看見了，護士忙不過來，我們幫他們護理傷員吧。』説完自己取了一卷紗布，走向一個斷了大腿的重傷號。

那傷號盯着山口惠子死看，山口蹲下去時，列兵説：『别，别把你的手弄髒了，這雙手沾了血就不再美麗了。』

山口惠子説：『那我能為你做什麼？』

列兵説：『我是東京人，去年春天還看過你的演出，你很象我姐姐，她前年被招募為慰安婦，也

在中國。你能讓我摸摸你的臉嗎?』

山口惠子說:『可以,可以,你摸吧。』

列兵抖着手,摸着山口羊脂般的臉頰,臉上浮出幸福的笑容。

山口惠子對演員們說:『他們為帝國,為天皇流的血,你們怕什麼?他們不就是想摸摸你們的臉嗎?你們還楞着幹什麼。』

幾個姑娘這時膽子大了許多,一個一個走到傷員眼前,突然一個長腿女演員叫着,跳了起來。

山口惠子問:『怎麼啦?』

姑娘紅了臉,嚅囁着:『他,他,他要摸我的乳房。』

一個被截了下肢的中士難為情地說:『我已喪失了戰鬥力,連男人也做不成了,我想回國後也結不成婚了。可是,可是我還沒摸過女人的乳房……』

山口惠子看着那個中士,慢慢走過去,解開了自己的領口。這時,後面有人叫住了她。

『山口小姐。』

内山英太郎莫名其妙地叫出了聲。

山口惠子一扭頭,驚喜道:『内山君!你怎麼來了?』說着,臉紅了起來。

内山道:『我回司令部,順便來看看,你是一個出色的戰地宣傳員,真没想到。』

院子裏的傷員看見師團長來了,都掙扎着站起來行禮。那個女演員又朝中士走去,解開衣服,把中士的手拿起來,放在自己剛剛發育成熟的胸部。

中士怪笑一聲，喊道：『師團長，這回我死而無憾了。再給我用藥，已經是浪費。』他突然伸出左腕，右手朝上面一按，一股血柱竄了出去。

內山英太郎心中一顫，對撲過去制止中士自盡的山口惠子說：『這是他最好的選擇，你不用去阻止他。藥只能用在能戰鬥的士兵身上。我已經聯繫了飛機，明天來接你們離開宜昌，等中國人佔領機場，一切都晚了。』

山口惠子脫口說：『我不走，你攆不走我。』

內山說：『十天內沒有援兵，十三師團只能在宜昌玉碎了。帝國可以沒有十三師團，但不能沒有藝術家。我不能因為讓你們陪葬而落罵名。宜昌兵力不足，我已令勤雜人員組成臨時防守部隊去增援東山寺一帶，司令部基本上沒有多餘的人，你們在宜昌多呆一天，就多一份危險。如果換一個慰問團，我可能是另外的態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山口惠子說：『我知道。』

內山笑笑，沒再追問。

炮彈接連不斷落在城內。

9. 日軍十三師團司令部人員準備集體自殺。內山看看院子裏正忙着焚燒屍體的女演員說：『她們都願隨十三師團玉碎，你在組織決死隊時，

要幫助她們實現這一願望。』山口惠子一張嘴，只有牙是白的。

十月七日，中國第六戰區部隊完成了對宜昌的包圍，日第十三師團與外界部隊的聯繫完全被切斷了。

十月八日，日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飛抵宜昌，在不斷遭到炮擊的東郊機場降落。遠藤和内山上中學時就是好朋友，如今内山陷于危境，遠藤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老朋友一見面，竟没什麽話説。坐了一會兒，遠藤説：『你的情況實在不妙。』

内山説：『如果你能空運一個大隊，我就可以多守一天。』

遠藤説：『情況危急，我回去試試看吧。』

當天，遠藤開始用這架九七式小型運輸機從荆門往宜昌運兵增援。運了三十來人，這架飛機被中國的炮彈擊中，空運隨之中止。

十月十日凌晨三時，第六戰區發起了對宜昌的總攻。

内山英太郎和秋永力坐在電話機旁，接到的電話全是告急。内山知道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

内山默默坐了幾分鐘，説：『準備焚燒師團司令部的軍旗，焚毁各類機密文件，焚燒在各處堆積的戰死者的屍體，加固師團司令部圍牆上的鐵絲網。』

内山發完命令朝後院走去。宜昌被圍後，内山怕山口惠子的慰問團在外面被仇視日本人的宜

昌老百姓殺死，把後院騰出了幾間房，讓這十幾個男女居住。實際上，住的只是十個女演員，男演員都志願參加了運輸隊和擔架隊。內山步入後院門庭，第一次感到了今年的絲絲秋意。

山口惠子已經把身心全部獻給了內山師團長，看見內山走進後院，忙迎了出去。

內山道：『你感覺到今天的炮聲不同以前了嗎？你的那些可愛的姑娘呢？』

山口惠子道：『今天的炮聲更可怕，姑娘們正在睡覺呢。』

內山說：『那就不忙，讓她們再睡一會兒吧，這些事情天亮做也不遲。』說着，內山走進自己的臥室。

山口惠子接過內山的帽子，說：『你也睡上一會兒吧。』

內山說：『我無法睡了，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還有許多事情等我去處理呢。惠子，不知為什麼，見了你後，我覺得我象是變了一個人。』

山口惠子說：『我不該把你變得兒女情長。』

內山搖搖頭說：『不，是你把我變得更堅強了。我對這場戰爭有了新的認識，只是在面臨死的時候，我才明白了這個道理。正因為這一點，我對你陪十三師團守宜昌更是歉疚。戰爭結束後，如果我們僥幸活下來，請你嫁給我吧。』

山口惠子撲進內山的懷裏，說：『一定，我一定嫁給你，我的英雄。』

『我有件事要問問你，』內山推開山口惠子說：『你要給我說實話。』

山口捂住內山的嘴道：『你先別說，我們在炮聲中再做次愛吧。』

內山答應了。

兩人或許都感覺到了時間的寶貴，短短的幾分鐘，兩人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感覺。

內山說：『你知道，我已經決定焚燒軍旗，等一會兒我要召集全司令部人員訓話，十三師團司令部全體人員要集體自盡。』他停下來，看着山口惠子，『你真是個奇女子，如此鎮靜。』

山口惠子平静地說：『我知道你要問我什麼事了。我真高興，能死在你的手裏我真高興。只是我不想毀容，你打我的心臟吧。』

內山英太郎嘆口氣說：『我知道你能猜到，這幾年，我們欠中國人的債太多，因此，我不能把你們留給中國人。中國人記仇，講究血債血還，你明白嗎？可惜她們太年輕了，又都是學藝術的，我真希望能出現奇迹，把你和這些姑娘救出宜昌這個魔窟。不可能了，已經没這個可能了。』

山口惠子說：『你開槍吧，辦完了這件事，你就再没牽掛了。』

內山搖搖頭。

山口急了，拉着內山的衣袖說：『要不你教我如何扣扳機。』

內山說：『還没到那個時候。現在我給你一個任務，去把你的團員叫起來，把前院牆角上那堆屍體燒掉。士兵和軍官為了帝國戰死，讓他們暴屍野外，他們到了天國也會心寒的。燒完後，把他們的骨殖埋起來，做好標記。』

山口惠子點點頭，說：『我這就去叫她們。』

山口拉開門，十個姑娘都站在門口。

山口一怔，問道：『你們都聽見了。』

美枝子答道：『都聽見了。』那個中士自殺後，美枝子一下子成熟了起來，知道如何珍視自己的生命了。她對身後一個哭哭啼啼的女演員吼道：『中野良子，你哭什麼？』

中野良子說：『我再也見不到我的男朋友了，他到中國前，要我給他，我没給。我以為來中國就能碰到他，誰知中國這麼大，我到哪裏去找他？』

美枝子冷笑道：『十三師團哪一個男人都配你愛的，你這個人很自私，你懂嗎？』

內山英太郎說，『時間不早了，你們要趕快行動。』

十月十日六時，內山英太郎召集十三師團司令部全體人員訓話。

參謀長秋永力、參謀星野一夫、計本只三、泉茂、副官菊地重規、兵器部長賀治郎、供給部長馬俊夫、軍醫部長松木寬、獸醫部長加藤寬一列隊站在內山英太郎面前。這些人被內山指定自殺。

內山說：『有誰不同意？』

没有人說話。第二排的專屬副官酒田大尉叫道：『為什麼不許我自殺？』

秋永力扭頭說道：『你另有任務。在師團長和我戰死後，而電報未能發出，你應組成決死隊，突出重圍向大本營轉告師團司令部戰至最後的情況。你不能死，你一定要活着。』

酒田立正，舉手行一個軍禮，大聲說：『是，我一定突出重圍。』

內山說：『在焚燒軍旗後，大家自便了，你們用自己喜歡的形式結束吧。酒田君。』

酒田向前跨一步道：『到！』

內山看看院子裏正在忙着焚燒屍體的女演員，說：『這些演員都自願隨十三師團司令部玉碎，你在組織決死隊時，要幫助她們實現這一願望。如時間允許，你要將她們掩埋。』

『是！』酒田答道。

內山英太郎說：『我將在臥室切腹。你們可以出去自己選擇自己的場地。七點半鐘再一次集合，舉行與軍旗告別儀式。』

十幾個人一言不發，各自去找自己的自殺場地。

內山說：『秋永參謀長，我心裏極亂，你起草一份給阿南司令官的訣別電。』

吩咐完後，內山走出屋子，立刻就聞到了人肉的焦糊氣味。

山口惠子一張嘴，只有牙是白的，『內山君，都安排好了嗎？』

這時天色已微明，內山走過去，摸了摸山口的臉，說：『辛苦了，你們這樣燒不行，腸子是最難燒的，應該把它們取出來，怪我事先沒有告訴你們。』說着，他拿起一根木棒，翻起一具屍體。

山口惠子把半桶汽油潑上去，火焰一竄上了牆頭。

秋永力走過來，把起草好的電文遞過去說：『師團長，電文起草好了，請你簽發。』

內山說：『你念吧。』

秋永力念道：『十一軍阿南惟幾司令官：十三師團在宜昌遭數倍于己的中國軍隊包圍，現已面臨破城之危難關頭。十三師團全體將兵，已為皇國盡力作了最後之奮鬥。對師團之軍旗及一〇四聯隊之軍旗、各級機密文件、天皇敕諭等已經焚燒。在宜昌之僑民及東京淺草慰問團一齊遭到不

幸，極為可惜。十三師團司令部全體將兵與司令官就此訣別。』

內山聽完後，接過電文看了看，竟直走回作戰室，拿起筆在後面續道：『皇國十三師團將兵盡到了軍人之本分，在高呼大元帥陛下萬歲之壯烈聲中殉國。』扔了筆，說：『交給譯電班。』秋永力提醒說：『你還沒簽字呢。』

內山草草簽了自己的名字。

秋永力喊道：『泉茂大尉，泉茂大尉。』

沒有人答應。秋永力走到院子裏喊：『泉茂，泉茂大尉。』

山口惠子道：『參謀長，你在叫泉茂呀，他剛才來叫了美枝子去了後院。』

秋永力喊道，向後院走去。走到過道門處，他聽見一聲清脆的槍響，接着，又響了一聲。

秋永力大叫一聲：『來人呀！』

內山、山口和幾個參謀跟着秋永力走到後院。內山推開演員住的房門，看見兩個赤條條的人疊在一張床上。

兩人的太陽穴都成了一個血窟窿。

秋永力抬起脚，把泉茂踢下床去。

內山英太郎道：『泉茂先走了一步。惠子，你們把他們抬過去燒了。』

十月十日上午九時，譯電班長大石拿着已譯好的電文來找內山，請示是否拍發。

內山說：『再等一等。』

十一時，惠子領着九個姑娘，把燒好的骨殖揀起來準備掩埋。內山站在一旁靜靜地看着。

秋永力過來道：『軍旗什麼時個燒？』

內山還是那句話：『再等等。』

下午二時，軍部來電：『援軍已突破中國軍隊的阻擊綫。』

內山走出屋子，喊道：『惠子，惠子，我們得救了。』

十月十日夜，宜昌下了大雨，中國軍隊開始腹背受敵。在恩施的陳誠司令官簽定撤退命令後，長嘆一聲：『這是天意，天意呀。』

是役，日軍死傷八千餘。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五)

藤堂高英，陸軍中將(追晉)，日本三重縣人。一九一一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三期，一九一八年入日陸軍大學校三十期學習。一九三五年晉升為步兵大佐。一九三七年三月入中國，任關東軍四十六聯隊聯隊長。一九三八年七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混成十四旅團旅團長。一九四〇年初，十一軍發動宜昌作戰時，藤黨旅團主力被抽走。中國江西地區軍隊攻瑞昌，藤堂率部從九江前往增援。六月三日，藤黨高英被中國軍隊擊斃于瑞昌城外。

飯田泰次郎，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千葉縣人。一九一二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四期，一九二一年畢業于日陸軍大學校三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升至步兵大佐，次年任陸軍省兵務局兵務課課長，直接參與全面侵華戰爭的策劃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調任近衛師團第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三十五師團三十五步兵團團長，次月入華作戰。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華北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飯田被八路軍擊傷斃命。生前，曾獲金鵄三級勛章一枚。

大角岑生，海軍大將，日本愛知縣人。一八七六年生，一八九七年十月畢業于日本海軍兵學校二十四期，一九〇六年畢業于日本海軍大學第五期，爾後赴德國留學。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升至海

軍大佐。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晉升為海軍少將。一九二一年，一個良機降臨大角頭上，他隨裕仁天皇出訪巴黎，給天皇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就飛黃騰達起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晉升為海軍中將，次年任海軍省次官，參與田中內閣侵華方針的制定。一九三一年四月，晉升為海軍大將，十二月任海軍省大臣。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裕仁天皇即賜他為男爵。一九四一年初，大角岑生來中國，準備就任南太平洋艦隊司令官。二月五日，他和隨從多人在六架戰鬥機的護航下，飛往海南島。途經伶仃洋上空，大角座機發生故障，飛機只好返回珠江口西岸中山縣。中國軍隊發現機羣後，即用密集火力對機掃射。大角座機當即墜毀于黃揚山。同機斃命的還有海軍少將、著名中國通須賀彥次郎少將等九人。大角等人的屍體被中國軍隊運至崑崙關，與在崑崙關戰死的日軍將兵一起予以禮葬。

上田勝，陸軍少將(追晉)，一九三八年四月入中國作戰，七月，晉升為大佐。一九四〇年九月，任第一軍三十七師團二二七聯隊聯隊長。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軍統帥部決心攻佔中條山。五月七日，日軍十餘萬人對中條山發起第十四次進攻戰役。上田聯隊是這次攻擊主攻師團的主力之一。戰至五月十二日，日軍和中國守軍都有慘重傷亡。五月十三日，上田勝率殘部與中國守軍進行白刃戰，被中國士兵用刺刀挑死。生前，山田曾獲金鵄三級勛章一枚。

大津和郎，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山形縣人，一九一一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三期，一九二〇年入日本陸軍大學校三十二期學習。一九三五年三月，晉升為工兵大佐。一九三八年

七月，晉升為陸軍少將，十月任台灣駐屯軍參謀長，協助駐台日軍和二十一軍攻佔南寧等地。一九四〇年七月，任鎮海灣要塞司令官。一九四一年七月，大津和郎已當了近一年內定要塞司令，可日軍仍没攻佔這一地區。七月十七日，日軍攻陷鎮海。八月十日，大津和郎在率部進行掃蕩時，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他曾獲四級金鵄勳章一枚。

第六章

喪心病狂日

1．日本攻南攻北派爭，東條英機殺鷄給猴看。杉山元說：『六點鐘華盛頓來電，珍珠港美軍照常度週末。』羅斯福說：『在我們死後五十年，今天發生的一切仍是國家機密。』太平洋戰爭爆發。

東條英機出任首相後，深感自己資淺，怕不能服衆，一直在尋找機會樹立自己的威信。東條靠制定一系列進攻東南亞的作戰計劃，取得天皇的信任，如果沒有一個令行禁止的指揮系統，將很難完成征服亞、太地區的帝國事業。東條認為：美國是日本再度向外擴張的主要障礙，對美開戰是早晚要進行的一件大事，不能馬虎。

早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東條去找海軍的靈魂式人物山本五十六，提出了年內對美國開戰的設想。東條對山本五十六說：『日美間横着一個太平洋，日美戰爭爆發，主要是靠海軍，山本君對此有何看法？』

山本五十六早想在海戰中一試身手，無奈中國海軍戰力太弱，在中日戰爭初期已完全被日本海、陸軍消滅在東海和長江之中了，幾年來，海軍被大材小用，成了一支運輸隊和警衛隊。甲午戰

爭，日本海軍把中國海軍擊垮，那時，日本海軍已不再把中國作為對手看待。在山本五十六的記憶裏，中國海軍能引起他崇敬的，只是一種精神。一九三八年底，幾十艘中國戰艦自沉堵塞長江航道，多數艦船的官兵是和艦船一起沉江自盡的，這件事給山本大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這種勇于犧牲的精神，並不是海軍的主導精神，真正偉大的海軍，應該是頭戴皇冠的征服者，自盡只不過是保全名節的一種方式，可以受到尊重，但不可作為榜樣。山本這些年沒遇到對手，很有些寂寞。如果對蘇開戰，海軍仍派不上用場，因此，他也是一位主張南進的主要鼓吹者。只要美國參戰，海軍就有真正的事業要幹了。東條如今當了首相，就具備了左右政府戰略方針的力量，山本一看機會來臨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盤傾吐出來。

山本說：『皇國進攻東南亞，成敗取決于海軍的成敗，而海軍的成敗，取決于對美國海軍力量的破壞程度。我以為對東南亞發起全面進攻的同時，甚至要更早一些，就應該對美國海軍實施毀滅性的打擊，如果美國有了戒備，戰爭的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東條英機也有相同的看法，接着問：『山本君有何破敵妙策？』

山本五十六道：『日美海軍戰力之比應是四比六，必須注意這個事實。美海軍航空母艦的性能，比帝國的要好，這也是事實。因此，取勝之法，只能是突然性。珍珠港聚集美國海軍力量的百分之四十，如能在戰爭開始前，對其進行毀滅性打擊，日美海軍戰力之比將變成七比五，大型戰艦和戰略性航空母艦的製造週期很長，帝國大和號經十五年製造才下水，因此，只要能偷襲珍珠港成功，三年內，海軍將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

東條點頭稱是，要山本組織實施對珍珠港的偷襲。有海軍的支持，東條心裏有底了。下一步，他準備推出少壯派軍人內閣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南方軍在進駐越南過程中，進行了幾次與大本營意圖不相符的行動，引起國際糾紛，天皇龍顏不悅。東條一看可以殺鷄給猴看，便上奏天皇，撤了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的職務。後來，東條又撤換了參謀次長澤田、作戰部長富永、華南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日軍高層都感震驚，東條的威信一下了就樹立起來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大本營把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間定在十二月上旬后五天。沒有確定哪一天，是因為山本五十六奇襲珍珠港，需要老天爺幫忙，最重要的是要選擇十二月八日這個星期天。

美國人正悠閑地注視着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性準備，根本沒考慮到日本會先向他們下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時。南京。

參謀寅次郎少佐跌跌撞撞闖進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作戰室，顧不得行軍禮，就把一紙電報遞給了總參謀長後宮淳。

後宮淳厲聲說：『慌張什麽！軍人在什麽情況下都要保持鎮靜。什麽事？』

寅次郎立正站好，行了軍禮說：『杉坂共之少佐所乘飛機，下午兩時左右，在大亞灣上空與地面失去聯繫。

畑俊六正在用放大鏡看地圖，抬起頭說：『你說是哪個杉坂？』後宮淳已看完電報，一屁股蹲在椅上，說：『完了，完了。杉坂携帶有大本營奇襲東南亞和珍珠港的五七二號令，去廣州傳達命令，乘坐的是中國民航班機。』

畑俊六一聽，眼前一片黑暗。

杉坂帶的可是日本國眼下一等一的重要機密，如果泄漏出去，後果不堪設想。大本營為了使進攻珍珠港和東南亞保持突然性，下達命令都用飛機直接傳送，怕拍電報被敵國和第三國破譯。畑俊六為了向二十三軍傳達這一命令，絞盡腦汁，最後選定乘汪精衛偽政府的民航。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到底還是出事了。

後宮淳說：『總司令官，是不是要電告參謀本部？』

畑俊六瞪了後宮一眼，說：『糊塗！杉坂只是下落不明，你慌張什麼！先想別的辦法。』

後宮淳挨了訓斥，心裏却很受用，到底薑是老的辣，這種事情，往壞處想，怕是要被撤職的，如果打個馬虎眼，後來又没出大事，誰也不會記起這件事，現在就報上去，如果杉坂完好無損，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事嗎？後宮淳想到這裏，忙對寅次郎說：『電令二十三軍和第七飛行團，從空中和地面進行搜查。令情報部門加緊破譯中國第七戰區來往電報，了解『上海號』民航班機下落。總司令官，你的意見呢？』

畑俊六點頭說：『很好。』

畑俊六和後宮淳等到後半夜，没收到廣州方面任何消息。

畑俊六站起來，打個哈欠說：『報告參謀本部，同時，將此情況通知台灣寺內壽一司令官。』

十二月二日晨，東京。

東條英機剛剛起床，杉山元就派人把畑俊六的電報送了過來。東條看了一眼，一拳砸在桌子上，罵道：『畑俊六這頭蠢猪，要壞了帝國大事。』

參謀本部的參謀問：『杉山大將問，是否將此情況通知各進攻部隊。』

東條英機大罵一句：『也是愚蠢的想法。限三天時間，要畑俊六報告這個杉坂的確切下落。如果中國人得到這一情報，事情就不好辦了。找到飛機失事現場，要把那裏炸平。』十二月四日下午，畑俊六向大本營報告了『上海號』飛機情況，飛機殘骸已找到，杉坂下落不明，中國方面電報來往中，有此事件反應，估計中國方面已得到文件。

杉山元和東條英機無可奈何，這才將此情況通報正在向夏威夷前進的海軍機動部隊和南方軍。其實，杉坂所帶文件並沒被中國方面獲得。飛機失事時，杉坂、久野和宮原僥幸未死，他們爬出即將爆炸的飛機，倉皇逃離出事現場。途中，宮原大尉走失，四日，他與日搜索部隊相遇。畑俊六這時才知杉坂未死。

十二月二日夜，杉坂自知生還無望，撕碎所有文件，沿途掩埋，和久野一起尋找附近日本駐軍。五日，杉坂和久野被中國第七戰區部隊發現，杉坂被擊斃。

十二月七日晚九時，久野終于摸到了淡水鎮。他向駐在這裏的六十六聯隊報告了飛機失事後

的情況。

十二月七日晚九時二十分，畑俊六和後宮淳收到了六十六聯隊發來的電報。

後宮淳道：『總算没出大事。』

畑俊六道：『趕快電告大本營。』

同一時間，東京。

杉山元看見東條英機走進作戰室，忙迎過去說：『南京没報來最後情況，這事恐怕不能再等了。』

東條說：『真是飯桶。按原計劃進行吧，奇襲的目的在于防止遭到對方先制性攻擊。現在離攻擊時間只有三個小時，這種可能已經不再存在。從各種情況看，美國並没作準備。』

杉山元說：『六點鐘華盛頓來電，珍珠港美軍都去渡週末了。』他轉身對一個參謀說：『給南方軍寺內司令官發電，進攻時間不變，從現在開始，各攻擊部隊保持無綫電靜默，明日十二時，報告各部隊進展情況。』

東條英機冷笑着，把作戰室那個巨大的地球儀輕輕一轉，看着美國黑色的版圖，把煙頭朝珍珠燙去。他用手輕輕撫摸一下華盛頓，淡淡說道：『羅斯福這個瘸子，從明天開始，睡不好安生覺了。』

同一個時間，美國華盛頓，白宮。

杜魯門副總統看着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說：『中國這份情報，我看是準確的。現在通知珍

珠港和東南亞地區駐軍，還來得及。』

羅斯福耷拉着眼皮，一言不發。

杜魯門看見一扇窗子打開着，外面起了風，陣陣涼意刮了進來，他走過去關了窗子。

羅斯福慢慢地説：『聖誕節快要到了。你準備到夏威夷去渡假嗎？』

杜魯門不知羅斯福是什麽用意，没有立即回答。

羅斯福説：『今年恐怕不能去那裏渡假了，如果我没猜錯，日本的艦隊上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杜魯門大吃一驚。

羅斯福繼續説：『中國這封情報來源極不可靠，你説是嗎？中國人反間諜工作一直做得不好，你説是嗎？日本人的目標只是東南亞，你説是嗎？』

杜魯門聽得瞠目結舌。

羅斯福呷了一口咖啡，『美國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威脅，這是我半年前就講過的。我們要擔負起挽救美國文明的重任。國會那幫大老爺們，是該要點强刺激。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人民近一個世紀没有嗅到硝煙味了，他們應該明白，文明和和平的繼續，有時候需要用血去換取，甚至需要成千上萬個生命。戰爭已不可避免，早日投入戰爭，美國就早得救一天。這個道理很簡單，可是，國會那些大老爺没讀過幾年書，弄不明白，怎麽讓他們明白呢？你説説看？』杜魯門恍然大悟，拍拍巴掌説：『中國人管這叫苦肉計，只不過不是那個周瑜打板子。我這回才明白前兩天你為什麽突然夜間從珍珠港調走兩艘航母了。』

羅斯福說：『在我們死後五十年，今天發生的一切仍是國家機密。』

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戰爭爆發。

2．北島收住笑，說：『到時候可要拿出武士道精神對付美國的闊太太闊小姐。』這女子神情憂鬱，粗看有些陰冷，細琢磨，卻是那種風情萬種的尤物。英國官兵看個目瞪口呆：原來川島良子沒穿內褲。

英國人自上個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和日本人保持密切的伙伴關係。近百年間，為討好日本，十幾次出賣中國利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呈給裕仁天皇關于征服亞洲、征服世界的奏折被日本共產黨披露出來，英國人才對日本存了戒心。

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對中國在一八九七年租借給英國的香港垂涎三尺，也沒敢在太平洋爭爆發前攻佔香港。

如今情況變了。美國在狂熱日本人眼裏都不算什麼，何況一個被德國人打得遍體鱗傷的英國。其實，早在一九四○年，日軍已制定了詳細的進攻香港計劃，進攻順序確定為先九龍後香港。

進攻香港前，日軍在深圳進行了大量的欺騙活動。

十二月二日，當南京的畑俊六司令官正為飛機失事事件焦頭爛額的時候，二十三軍第一炮兵隊正在召開會議，具體部署對英軍的欺騙。

北島隊長說：『英國人一定還有戒心，這些天要繼續做工作，讓他們安下心來。深圳日本人經營的商店、飯館、游樂場，照常營業。要分期派人去附近飯館喝酒，只能喝白開水，最好能發生一兩件鬥毆事件。你們看還需做一些什麼呢？』

情報第五聯隊長竹村中佐說：『本土來的慰問團後天的活動還搞不搞？』

北島說：『照常進行參觀。對了，白本君你不是常和那個高鼻子的英國人在邊境上會見嗎？你順便告訴他，我們十五日要舉行運動會，搞他們喜歡看的相撲比賽，請他們來觀看。』

白本少佐說：『鮑克薩很精明，突然告訴他開什麼運動會，恐怕會引起他的誤解，事情會弄糟的。不如這樣吧，矢野總領事前一次送來一些大蝦，我讓鮑克薩給矢野總領事帶兩瓶日本清酒，順便講運動會的事，就自然了。』

北島說：『很好。運動會就說七日召開，測地中隊在營區開設的兒童日語學校，要照常上課，要找一些中國兒童陪讀幾天，要多朗讀，讓英國哨兵聽見。』

白本說：『不如讓營妓去前沿觀觀光。鮑克薩說，他們的士兵很羨慕我們，說我們日本女人比中國人看上去更溫柔。我看他們是想嘗個新鮮，讓營妓去哨位上轉轉，效果更好。』

北島一擂桌子，說：『八格牙魯，英國兵還想佔日本女人的便宜，沒門！過些日子，我們要去好好玩一玩那些住在公寓裏的英國女人，就怕陸軍佔了先，把漂亮的都佔了。』

白本開玩笑，說：『聽說西歐女人那東西極寬大，你是想去游泳的吧？』

一屋人大笑起來。

北島收住笑，說：『到時候可要拿出武士道精神對付英國的闊太太闊小姐。就這麼定了吧，七日，挑幾個風騷一些的到前沿去，事先和哨兵說好，別象平時那樣一本正經，告訴他們，七日和女人調情也是任務。』

從四日開始，北島佈置的這些欺騙活動按計劃一件一件進行。

六日晚，川島良子進了北島的指揮部。

這個女子神情憂鬱，粗看有些陰冷，細琢磨，却是那種風情萬種的尤物。

北島問：『良子，你有事嗎？』

川島良子說：『聽說明天要去邊境戲弄英國兵，能不能把我算一個？』

北島說：『算了，你就不要去了。』

川島良子說：『北島君，我早說過，我不是你的私有財產，我屬于全體福岡藉帝國軍人。我想我去更好一些，你不要忘了，我會一口流利的英語。』

北島不說話了，看着川島良子出神。

這個川島良子來到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戰爭神話已經讓日本國民改變了所有的價值觀。能為戰爭獻出點什麼，似乎已成為日本青年男女的最高理想。三九年四月，川島良子趕到橫濱，送新婚一年的丈夫到中國打仗。一年後，她丈夫的一個大學同學負了傷，回國退役了。川島良子知道

丈夫已經死在中國。她看着這個斷腿男人帶回來的丈夫的骨殖，哭個死去活來。安靜下來後，川島良子想起來一件事：高島並沒告訴她丈夫的死因。她又一次去找這個斷腿男人。

『坂原君是怎麼死的？』

『嗯，嗯，戰死的。』

『有什麼你就說吧，我能承受得起。』

高島這才說：『他被一個中國老太太用斧頭劈死了。』

『中國老太太？』川島良子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高島說：『坂原小隊長在中國常和我談起你，你知道，他說得最多的就是你了。後來，睡覺前他就要回憶和你一起的每一個細節，他說他忍受不了沒有你之後那種空虛。有一些日子，他脾氣壞透了，經常不分場合講一些反對戰爭的話。我勸他，沒有結果，我就知道他是想女人了，主要是想你了。』

高島看着川島良子，難為情地說：『良子，你知道，你知道戰爭中男人在想什麼嗎？上了前綫想殺人，回了駐地想女人。』

川島良子說：『不是有慰安婦嗎？』

高島說：『慰安所都設在聯隊所在地，下來慰問的機會很少。我們小隊駐在河南北部，那裏常有八路軍的游擊隊出沒，上面規定慰安婦不能到這樣的據點。春天的一個上午，我和坂原君去一個鄰村征集糧食，遇到一個中國姑娘，坂原君說她象你。我們就跟着他看好了這個姑娘的家。我知道

他是動了念頭的，可他嘴裏不承認，他常說你們倆有約定，要讓愛情永遠潔白如雪。我也没再追問。第二天傍晚，我發現坂原君不在營區，問了哨兵，才知道他一個人出去了。我怕出事，忙帶了十幾個人去那個村子裏找他。没想到還是晚了一步。我進屋時，坂原君已叫那個中國老太太劈死，那個中國少女上衣破碎，跪在地上哭泣，老太太拎着大板斧看着地上的坂原。我一時看呆了，誰知這個老太太掄起斧子，把少女劈倒了，鮮血濺了我一身。我再也控制不住，用軍刀劈死了老太太。我想這個老太太是為了保全少女的貞操才劈死她女兒的，或許是孫女吧。我讓幾個人去姦了這個少女，其實少女已經死了。做完這事，我就叫士兵們把全部中國人趕進一個大院內，挑出幾個姑娘，當衆姦污。我的想法是殺了這幾個女人，為坂原君報仇。誰知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國人竟反抗了。我的腿就是他們用木棒打斷的。這一晚，我們殺了一百多個中國人。事後我才明白，這樣一個民族是無法用武力征服的。我不想再殺人，其實，我這條腿是可以治好的，可我寧願做個殘廢，也不願再打仗了。』

川島良子知道了真相後，忽然生出了要去中國當慰安婦的念頭，他想以這種方式慰藉丈夫的在天之靈。她去招募處報名，被拒絕了，理由是她是軍官遺孀。後來她設法跟隨福岡慰問團來了中國。慰問團回國時，她留了下來，做着志願慰安婦的工作。在廣州遇到北島的部隊，一聽都說福岡鄉音，她就跟着來到深圳。

北島看看良子向上翹着的固執的鼻子，笑着說：『我没法拒絕你的要求。不過，你今晚也不能拒絕我的要求。』

川島良子臉上露出成功者的笑意，眼波四溢，嗔怪道：『你真貪婪！』

十二月七日上午，七名穿着日本和服的日本營妓和川島良子一起，一路嘻嘻哈哈，沿着邊界綫觀光。

日本哨兵遵照命令，和這些妓女開着粗野的玩笑。膽子大的哨兵把槍向身後一背，摟一個女人，動手動脚起來。

鐵絲網那邊的英國兵終于被這種浪笑吸引過來了。

川島良子看見一個英國軍官從一個碉堡中探出頭，忙丢個眼風過去。高個子英國少尉整個身鑽了出來。川島良子用英語說：『多好的天氣，你不想出來輕鬆輕鬆？』

英國少尉擋不住誘惑，一聽這個日本軍妓竟會說英語，微笑着向鐵絲網走來。

川島良子媚眼一個連一個遞過去，笑吟吟地說：『你們的士兵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英國少尉詫異日本女子的直率，一時不知該怎麽回答。一個歪戴帽子的英國中士走過來道：『我們可以到妓院裏解決。』川島良子說：『該不會是相互解決吧？』

英國少尉皺了皺眉頭。日、英雙方近二十人隔着鐵絲網，對上了話。

歪戴帽子中士說；『小姐是不是想盡一盡義務，英國士兵的功夫和槍法一樣好。』

川島良子眯一眯丹鳳眼，『中士肯定不是英國種，英國人是没有這種幽默的，只有美國人才會開這種粗魯的玩笑。英國人只會談天氣。』

中士一怔，說：『小姐說對了，我母親是美國人。』

川島良子說：『有功夫過來玩一玩呀。』

中士說：『我們有紀律，日英關係緊張，我們不能越過這個鐵絲網。我倒是很想見識一下你們日本女人。』

川島良子頭一歪，問，『現在你有興趣嗎？我可以義務為你服務一次。』

英國兵瞪大了眼睛，搖搖頭。

川島良子指指鐵絲網拳頭大的網眼說：『難道你的武器大得無法從這裏通行嗎？』

幾個英國兵聽出了味道，捧腹大笑起來。

少尉終于憋不住了，開玩笑說：『就怕小姐的槍膛太窄，裝不下我這迫擊炮炮彈。』

川島一撩和服的下擺，說：『你看一看，能讓你在裏面游泳。』

英國官兵看個目瞪口呆，原來川島良子沒穿內褲。

川島良子鬆了手，歪着脖子道：『怎麽樣，有興趣試試嗎？』

英國人面面相覷，沒人接腔。

川島良子見好就收，說：『我們要去參加運動會，表演女子相撲，下次再會吧。』

八個女人又是一陣嘻嘻哈哈。

這一夜，九龍的英國軍營，每個寢室都在品評這個奇異的日本女人。

3．羅斯福道：『如果中國屈服，那簡直是世界的末日。』邱吉爾打掃完收音機上的灰塵，說：『英國處境更糟了。』蔣介石罵道：『娘希匹！強盜，強盜邏輯！』毛澤東吸一口氣：『日本人敗定了。』日軍攻佔香港。

川島良子在前沿調戲英國官兵的時候，北島已經指揮部隊進入陣地，作好了支援步兵突破英軍防綫的一切準備。下午，廣州二十三軍深圳前綫指揮所開設完畢，參謀長栗林忠道少將等人已先頭到達指揮所。

十二月八日三時五十一分，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終于等到了參謀本部的兩份絕密電報。酒井隆讀道：『花開，花開。三方面之作戰已正式開始。通知部隊，進攻香港。』

這個時候，南雲中一的水上機動隊正在珍珠港空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山下奉文中將指揮的二十五軍已在馬來亞東部的哥打巴魯和泰國南部的宋卡登陸。本間雅晴中將的十四軍已在菲律賓北部登陸。

十二月八日五時三十分。英香港駐軍參謀長接到新加坡指揮機關電報，告訴他們日軍已在馬來亞登陸，要求他們進入戰時狀態。

九龍的英國兵從被窩裏爬出來，心裏都在詛咒那個風情萬種的日本妓女，原來這是一個美女蛇。

十二月八日，日軍進展不大。上午十一時四十分，酒井隆打開收音機，在廣州收聽裕仁天皇對美、英的宣戰詔書。

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國天皇，昭示爾等忠誠勇武之萬民。

朕對美國及英國宣戰，朕希陸、海軍將兵全力奮勇從事交戰；朕希百官有司勵精奉行職務；朕希衆庶各皆盡其本份，以舉億兆一心之國家之總力，完滿達成征戰之目的。

蓋確保東亞之安定，爲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實爲丕顯皇祖考丕承皇考作述之遠猷，朕所拳拳服膺，而與列國篤原交誼，同享萬邦共榮之樂，亦爲帝國經常之國要義。今不幸與英美兩國開啓釁端洵非得已，並非朕之本意，往日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濫自生事，擾亂東亞和平，遂使帝國操執乾戈，于茲已四年有餘，幸國民政府更新，帝國與其結善鄰之誼相互提携。而殘存之重慶政權，特英美之庇蔭作兄弟鬩墻之鬥而不悔。英美兩國支援殘存之政權，助長東西之禍亂，盜用和平之美名，以逞其稱霸于遠東之非望，並勾引其它國家于帝國之周圍，增强武備向我挑戰。更妨礙帝國之和平通商，居然斷絕經濟交往，嚴重威脅帝國之生存。朕令政府一再遷延。此間在經濟上、軍事上，却益益增大威脅，迫我屈從。如斯推移，帝國多年關于東亞安定之努力悉成泡影，帝國之存在瀕于危殆。事既至此，現帝國爲自存自衛惟有蹶起，摧破一切障礙別無其它。

皇祖皇宗之神靈在上，朕信倚爾等忠誠勇武，恢復光大祖宗之遺業，迅速芟除禍根，確立東亞永遠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國之榮光。

酒井隆聽完詔書，面向東北遥拜後，忙去前綫督戰。

十二月八日十二時，白宫。

羅斯福聽完日本電台廣播，問杜魯門：『珍珠港情況怎麽樣？』

杜魯門一臉憂愁，說：『幾乎全軍覆没。國會正在討論對日宣戰問題。』

羅斯福說：『我的日文不好，聽上去講的全是中國的事情，你讓人翻出一份完整的，我要看一看。今後恐怕要盡全力支援中國抗日了，除此別無選擇。如果中國屈服，那簡直是世界的末日，日本那時就能抽出百萬精鋭，横掃東南亞，爾後和德國東西鉗掉蘇聯，這樣，我們恐怕要作在本土作戰的準備了。中國不能敗。』

杜魯門說：『希特勒今天將要度的是一個黑色的星期天，德軍在莫斯科敗了，德蘇戰爭已到了一個轉折點。』

羅斯福右手按着胸口說：『上帝保佑美國，懲罰這個小丑吧。』

十二月八日十二時，倫敦，白金漢宫。

邱吉爾打掃完收音機上的灰塵，說：『英國處境更糟了。』

剛才，德國飛機又一次光顧了倫敦。

邱吉爾對幾個部長說：『你們都聽見了，只用從廣播的口氣中，就可以嗅到東南亞的硝煙味道。看來，英美中蘇該結盟了。我不喜歡那個光頭蔣介石，可上帝偏要安排我們在同一張桌子上就餐，

没有辦法。他總比小鬍子希特勒讓人容易忍受些。斯大林頂不住，我們就完蛋了，現在，中國人頂不住，我們也要完蛋。中國人竟和英國人平起平坐了。這個世界真奇妙。香港恐怕守不住了。』

邱吉爾談起中國，還是一臉不屑。他認為這種態度已經够可以了，達爾文怎麼說的？弱肉强食。道理就這麼簡單。只不過他有個特點，從不談論十二世紀的歷史。那個時候，有個中國人叫忽必烈，硬是用馬蹄子在英國的字典裏留下了『黃禍』一詞。

十二月八日十二時。重慶。

蔣介石的日文不錯，用不着請人翻譯。日本播音員話音剛落，他一拳砸在收音機上，罵道：『娘希匹！强盗，强盗邏輯！』

陳布雷說：『這詔書怎麼說的全是我們中國。美國人和英國人這些年哪裏無償支援過我們？戰爭結束，他們肯定會要賬的。』蔣介石突然笑了，『這下好了，我們終于有資格和羅斯福、邱吉爾討價還價了。中國的利益也就是英美的利益。總的來說，羅斯福還是對我們不錯的。命令各戰區，作好反擊準備。中國必勝，中國必勝。』

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時。延安。

毛澤東從窰洞裏出來，伸個懶腰，打個哈欠，自言自語說：『日本人打美國人，攪了我一場好覺。』

劉少奇拿着幾張紙走過來說：『主席，日本天皇的宣戰詔書我找人翻譯了，你看看。』

毛澤東裹裹棉襖，在窰洞門口一個石凳上坐下來，仔細看看宣戰詔書，遞給劉少奇，摸出一支香煙點上。

毛澤東深吸一口氣，說：『日本人敗定了。』

劉少奇也坐下來，說：『此話怎講？是不是盛極即衰？』

毛澤東說：『帝國之業不是好成就的，你看這宣戰詔書，象老太太的裹脚布。你天皇對英美宣戰，扯這麼多中國的事幹嗎？中國人受英國的氣還少嗎？美國人離得遠些，要不然怕是也常來佔點便宜的。宣戰就宣戰，用不着找這麼多理由。由此可見，日本沒有大政治家。放着蘇聯不去打，先去和美國開戰，連交遠攻近都不清楚，這仗還怎麼打？可見日本又沒有有遠見而又清醒的戰略家、軍事家，一文一武都不行，你說日本不是敗了嗎？』

劉少奇暗自稱奇，說：『中國的抗戰，日子會好過多了。』

毛澤東說：『我在十多年前曾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現在這話還不過時。打走了日本人，只是個開頭，文章還得作下去。』

十二月十二日，日軍攻陷九龍。

日英雙方激戰到二十日，日軍進展仍不大。日本大本營對三十八師團久攻不果十分不滿。十二月二十一日，派陸軍省人事局長富永恭中將突然飛到九龍二十三軍前綫指揮所。

富永一進去，看見參謀成堆戳着，大叫起來：『這象什麼話，參謀都在這裏躲着，這仗還怎麼打？參謀長哪裏去了？作戰不力，是指揮不力所至。我看該向東條首相提個建議，撤換有關指揮人員。』說着，從公文包裏取出電報稿紙，坐在一個桌子前，書寫起來。

酒井隆滿面羞慚，朝參謀們大叫：『都到第一綫去，都到第一綫去。』

因富永的督戰，日三十八師團于二十五日下午攻入香港市區。

令日軍吃驚的是，香港的義勇軍有不少戰到最後自殺身死，還是這些人，二十四日晚還組織舞會慶祝聖誕節。

二十三軍進攻香港的這些天，英美聯軍在東南亞節節敗退，香港守軍已無援可待。楊格總督一看香港已成孤島，頓時感到敗局已定，萬般無奈中，決定停止抵抗。

楊格派拉姆中校等三人舉着白旗乘車找到日軍三十八師團司令部，要求總督與守軍司令于晚六點前來洽談投降。

二十五日十八時二十分，楊格和馬爾德希從三十八師團司令部渡過海峽，到九龍二十三軍司令部，在微微搖曳的燭光中，簽下了無條件投降書。

日英兩軍在香港作戰十八天，英軍傷亡六千餘人，日軍傷亡兩千八百餘人。

4. 阿南惟幾扔下手中的紅鉛筆，說：『戰爭已發生重大轉機，本軍爲避

免被動，始終進行對中國軍隊的進攻作戰。』薛岳仰天大笑道：『阿南連佈陣的起碼常識都不顧了，要知道，長沙不是馬來亞。』日軍慘敗長沙。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蔣介石電令余漢謀的第七戰區向廣州發起進攻，以策應英軍在香港的作戰。同時，為了防止日軍由緬甸北進，蔣介石又令第五、第六、第六十三個軍由廣西、四川向雲南集中，準備入緬作戰。為加强這一綫力量，蔣又調戰略機動部隊王耀武的七十四軍入滇。余漢謀以第七戰區兵力不足為由，要求第九戰區歐震第四軍參加進攻廣州。

這樣，薛岳之第九戰區兩大主力被調出。

十二月十日。武漢，日十一軍司令部。

木下勇參謀長拿着兩份電報向阿南惟幾報告說：『王耀武七十四軍已調離湘北，中國第四軍、暫編第二軍已經衡陽、株州南下。』

阿南惟幾扔下手中的紅鉛筆，說：『戰爭已發生重大轉機，本軍為避免被動，須始終進行對中國軍隊的攻擊作戰。中國第九戰區被調出三個軍，這是一個機會，你先和島村研究一下，作出一個詳細的計劃報南京。』

十二月十二日夜，木下勇和幾個參謀研究了一個通宵，于十三日晨向阿南惟幾報告了進攻湘北的作戰方案。

木下勇說：『酒井司令官昨日回電，廣州北面已感壓迫，無力投入更多部隊至香港地區。為策應香港作戰，必須牽制中國南下部隊。目前，嶽陽以南新牆河地區，僅有中國二十、五十八兩個軍，汨水河兩側，只有三十七軍。中國湘北地區防禦空虛。本軍應以第三、第六、第四十三個師團攻擊這一地區。』

主任參謀島村大佐說：『作戰時間以兩週為宜，鄂北、豫南中國軍隊也頻繁調動，十三師團兩月前傷亡較大，只能自保宜昌，如作戰時間過長，恐引起江北地區被動。』

阿南惟幾道：『很好，可將計劃報南京批准。南昌三十四師團、九江十四旅團，也應作好準備，策應這次作戰。』

南京畑俊六對這次作戰十分重視，派後宮淳參謀長十七日至漢口，檢查十一軍準備情況。

二十一日，第六、第四十師團已集中完畢。

二十二日，第三師團由信陽沿平漢路抵漢口，又沿粵漢鐵路南下。運兵列車在蒲圻以北發生出軌事故，死傷官兵近百名。

阿南惟幾得到報告後，臉色變得慘白；『無論如何，，這是不祥之兆。』他在漢口呆不住了。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分別去這三個師團，講了東南亞日軍頻頻得手的情況，鼓勵士兵創出可與東南亞戰場相映生輝的奇迹，以報效天皇。

二十三日夜，阿南惟幾在嶽陽前綫指揮所下達了作戰命令。

誰知對手薛岳早作好了準備，已在湘北佈下了一個火爐大陣，正等着阿南朝裏面鑽。因前兩次

湘北會戰均以中國勝利告終，湘北民衆對薛長官信任有加，踴躍參加支前隊伍。天時，地利，人和，阿南惟幾一條也佔不住，這次進攻的命運也就注定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十一軍先頭六個步兵聯隊攻至新牆河北岸。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第三、第六師團主力在新牆河以南與中國守軍激戰一天，中國軍隊傍晚南撤。

十二月二十六日，阿南惟幾面臨進退兩難的選擇之中。二十五日，香港英軍投降，策應香港作戰的任務已經完成，十一軍是可以打道回府了。可是，長沙就在眼前了，東南亞的山下奉文等人頻傳捷報，如這樣回漢口，不是更顯自己無能？

指揮的參謀們大都認為對進攻長沙應採取慎重態度，因為空軍力量薄弱，無法偵察到戰場的全部情況，如被優勢敵人纏住，後果就難以預料。

阿南坐在椅子上，靜靜地聽着參謀們七嘴八舌，突然，他站起來，揮揮手說：『不要再争了。渡過汨水，繼續南進，攻佔長沙。』

木下勇站着不動。阿南說：『你站着幹什麽？是不是覺着不合適？』

木下勇為難地說：『此次作戰，本來没考慮要攻佔長沙。』

阿南冷笑一聲：『教條！好吧，你把我的决定上報南京，請畑俊六司令官最後决定吧。』

二十七日晨，木下勇向南京發了請示電。

二十七日下午五時，阿南惟幾接到空中偵察報告：汨水以南中國軍隊，已向長沙退却。阿南

說：『不能喪失良機，告第三師團，向長沙攻擊前進。』

一直等到二十九日下午，阿南十一軍仍沒等到南京方面回電。阿南惟幾下了決心，對木下勇說：『我已決定攻佔長沙，你的意見呢？』

木下勇看了兩天，也覺得該攻擊，就說：『我同意攻擊。』

阿南喊過來一個作戰參謀，『你記錄命令：守軍已有向長沙、金井地區退却之徵候。軍以主力向長沙追擊。第三師團以快速取捷徑追向長沙。第六師團擊潰麻石山附近守軍後，主力攻榔梨，用一個聯隊攻向長沙。四十師團留一聯隊于涪口，主力進攻金井。第九旅團擔任汨水以北警備。』

十二月三十日，中國第二十軍一部，冒大雪猛攻日軍第四十聯隊，擊斃日聯隊長森川。

進至汨水南岸的日軍，知香港英軍投降，紛紛議論返回原駐地問題，都以為三十一日將開始後撤，打算在返回途中過元旦，誰知道又接到了南進的命令，一時部隊混亂起來。

日軍驕橫已極，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師團竟以三個聯隊並列陣勢平行往前推進。薛岳獲此情報後，仰天大笑起來：『阿南連佈陣起碼常識都不顧了，要知道，長沙不是馬來亞。傳令全區各部隊，元月一日零時全綫攻擊，對長沙外圍日軍進行反包圍，各部務必于元月四日進至第一攻擊綫。機會千載難逢，轉瞬即逝，特强調如下戰場紀律：各集團軍總司令及軍、師長，要確實掌握部隊，親臨前綫努力捕捉戰機；薛岳戰死，職務立即由羅副長官代理，集團軍總司令、軍、師、團、營、連長陣亡，立即由副職或資深者代理，不可中止作戰。各級軍官如不積極作戰，貽誤戰機者，將按革命軍連坐法予以處分。要把湘北變成一隻大火爐，燒死阿南惟幾。』

進攻長沙的日軍，連日來接連聽到東南亞戰場喜訊，認為在這種餘威之下，攻佔長沙易如反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晨，日第三師團部隊在出發前，列隊向東方日本皇宮進行遙拜，然後各自鼓勵對方馬到成功。

野炮第三聯隊長宮永蓋世大佐，特意穿上全新將校呢軍服，與步兵十八聯隊長石井信大佐，在出發前喝了一大杯烈性白酒。

宮永說：『老同學，預祝步兵今晚在長沙城內過元旦。』

石井說：『那是自然的，聽說長沙出美女，我給你選幾個留着』

阿南和木下勇在嶽陽也激動起來。第三師團發起進攻後，木下勇坐不住了。他說：『司令官，隨軍記者都想搶發四二年第一大捷的新聞，我想帶他們乘飛機看看，我怕下午起飛，長沙城已聽不到槍聲了，掃記者們的興。記者們還要拍照，要讓大和民族看一看忠勇的十一軍。』

阿南惟幾平素威嚴矜持，這時也喜形于色了，說：『你快帶他們去，帶些慰問信空投到陣地上，以鼓勵士氣。』

木下勇在飛機上看見第三師團先頭部隊已攻入長沙東南郊區，對飛行員說：『返回嶽陽。』

記者們七嘴八舌說拍照還没拍過癮，請木下勇再飛十分鐘。

木下勇說：『明天在長沙城讓你們拍個够，我要回去向大本營報告即將攻克長沙的消息。』

東條英機這時已把陸軍大臣的職務兼了。收到十一軍的電報後，東條狂笑幾分鐘，『新年大吉，十一軍打得好。』

樂極生悲的事情馬上就要發生了。

因日本同時對英美荷三國宣戰，抵抗日軍侵略的國家增多，中國軍隊對勝利有了把握，士氣已非昔比，長沙保衛戰就讓他們打得有聲有色。擔任守衛長沙任務的第十軍，以兩萬多人，硬是把四萬多攻城日軍滯留于長沙城下。

元月一日夜，十一軍情報人員把破譯出的薛岳電令送到阿南面前。

阿南看着這份措詞嚴厲的電文，頓時感到頭皮發涼。他這次所帶部隊不足十萬，而這個薛岳，手裏却有五十萬大軍，看架勢，薛岳這回是要和他拼個你死我活了。阿南預感到，如作戰不能早日結束，攻城部隊必遭中國部隊重兵包圍。

阿南說：『令第三師團加緊進攻，不惜一切代價攻克長沙，令第六師團加强瀏陽一綫警戒，保障第三師團後方安全。』

阿南的命令發出的時候，中國守軍預十團師長方先覺剛剛指揮打退了日軍兩個大隊的進攻，正指揮部下打掃戰場。

不一會，團長葛先才拎着一個文件包過來，對方先覺說：『師座，撿到一寶貝，你看看。』

方先覺打開一看，是自己熟悉的日文。阿南十一軍這次行動的全部計劃和現在攻城第三師團傷亡情況，彈藥情況，這裏面寫得清清楚楚。方先覺說：『以最快速度送薛長官。』

薛岳一看，叫道：『天助我也。令十九、二十七、三十集團軍快速向長沙合圍。令歐震第四軍急行軍北上。』

元月二日晚，嶽陽日十一軍指揮所。

木下勇和參謀們正在研究攻城之策。

鈴木愁眉苦臉地說：『再拖下去，第三、第六師團處境危險，恐怕要比去年十三師團遇到的情況更糟，應早作別的打算。』

木下勇因後來轉變為支持阿南攻長沙，此時不好說什麼，扭頭看看阿南，看見司令官正披着大衣，在牆上的地圖上圈圈畫畫。

參謀們又爭論了一會兒，阿南轉過身來，靜靜地說道：『還沒有到終局呢！要鎮靜！不要因一時的失利動搖必勝的信念。薛岳在長沙只有一個軍，王牌七十四軍已到廣西，你們怕什麼？只要在中國大部隊趕到前破城，他薛岳二十萬大軍又能怎麼樣？電令第六師團從榔梨南下，從第三師團右側攻城。令第四十師團快速南下至春華山一帶，對東部瀏陽山警戒，以保障兩個進攻師團的後方安全。』

木下勇一聽，心象是被什麼揪了一把。他明白阿南司令官把全部本錢押在破城上了。如果順利破城，這麼安排就避免了第四十師團被敵隔開。他看見參謀們大眼瞪小眼站着，叫道：『都站着幹什麼？快去執行命令。』

日第三、第六師團，入華作戰以來，作惡多端，第六師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谷壽夫師團長帶領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中國將領知道攻長沙的日軍是這兩個師團，新仇舊恨登時湧上心頭，都懷着一腔怒火，率部向這幾萬日軍殺將過來。

一月三日，攻城的日軍九改攻城綫路，都被英勇的中國第十軍將士擊退，長沙郊外，到處是日軍的屍體。

一月三日下午，薛岳下令第十軍開始反擊。此時，外圍部隊距日軍僅有一天路程了。

一月三日夜，阿南惟幾見情況萬分危急，仰天長嘆幾聲，說：『今後作戰，凡遇中國第十軍，要加倍謹慎。令第三、第六師團，明日夜撤出佔門，退汨水之綫。軍主力于榔梨一帶渡瀏陽河集結。四十師團負責掩護軍主力撤退。九旅團向南推進，接應軍主力後撤。明日第三師團不應放棄攻城，以隱蔽軍撤退意圖。電告南京和大本營，本軍已完成策應香港作戰任務，開始撤回原駐地。』

木下勇見阿南惟幾處驚不亂，心中不禁暗暗佩服。

後半夜，木下勇接到第三師團長豐島房三郎電報，要求延期撤退一天，理由是二日戰死的加藤少佐的屍首沒找回來。木下勇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去找阿南請示。

豐島中將知加藤大隊擅長夜戰，特意指定加藤由信陽隨他到湖南作戰，由豐島直轄。因加藤所屬第六聯隊本不屬此次作戰序列部隊，所以，他必須把加藤屍體找回，才好向第六聯隊交待。再說，日軍官兵戰死，骨灰盒要供于神社，定期由官府、民從舉行祭祀，天皇、皇后有時高興，也要到神社進行御參拜，這是多麼大的哀榮。豐島不把加藤的屍體找到，怎麼向加藤親屬交待！豐島請求延期一天撤退，還有另外的私心。十二月二十四日，豐島已接到新的任命，將出任東京留守近衛師團長。雖同是師團長，但在天子脚下當這個官，感覺就不一樣，日後遇到飛黃騰達的機會要多得多。可是，新任師團長高橋尚未到職，豐島只好繼續指揮。本來他想用攻陷長沙的戰功風風光光地回去，誰知

部隊盡了最大努力，仍是未立寸功，這種樣子回東京，同行會怎麼看，天皇又怎麼看？支那軍人手下的敗將，能保衛好東京嗎？豐島很想再努把力，作最後一搏。

木下勇叫醒坐在椅上睡着了的阿南惟幾，說：『豐島師團長要延期撤退。』

阿南看看電報，嘆了口氣，說：『長沙局勢已不能這樣從容處置了。第三師團明晚必須撤出戰鬥，否則就來不及了。豐島也有苦衷，我很明白，天皇那裏，由我代為說項。至于加藤的屍體，恐怕一時難以找到。電令豐島，必須執行命令，待回防後，由我向他解釋。』

豐島中將接到軍的電報，搖頭苦笑說：『這是我當師團長三年來，遇到的最難堪的事。』

十一軍想走，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一月五日凌晨，第三師團和十八聯隊突然遭到三面攻擊，到天亮突圍，已把七百多人留在長沙城下。

第四十師團南下增援第三、第六師團，沒走多遠，即遭中國軍隊堵擊，損失千餘人。

薛岳指揮二十萬大軍毫不客氣地開始了大追殺。湘北一帶全是戰場，地方上的一些民團也加入了戰鬥，湘北到處都可見到這樣的標語：湖南——日軍的墓場。

一月九日上午，第六師團眼看要被中國三個軍截住，阿南得此情況，急令第六師團改變撤退綫路。這時，前來接應的獨立混成第九旅團正陷困境。一個集成步兵大隊被中國軍隊包圍一天一夜。大隊長齋藤一見突圍無望，即下令集體自殺。自殺前，日軍毀了所有輕重武器，宰殺了全部軍馬。日飛機前來空投命令時，這一片亂石林地里，已再無一個活物。

阿南惟幾雖及時通知第六師團改變撤退路綫，但日軍已十分疲憊，行動遲緩，加上彈藥不足，遇到中國軍隊，也只能作玉碎攻擊了。一月十日，第六師團先頭第十三聯隊突然遭中國軍隊包圍，接着就被割成數段進行圍殲。聯隊長友成敏大佐見力不能支，遂下令焚毀全部文件。這時，雖有第一飛行團助戰，但第六師團如陷泥沼，難以自拔。

一月十日夜，阿南電令第三，第四十師團增援第六師團。發完電報，阿南惟幾走出屋子，看見紛紛揚揚的大雪下得正歡，心裏道：『難道蒼天要滅我十一軍嗎？』

一月十一日早，大雪停了。阿南急令空軍全體出動，去救第六師團。至夜，第四十師團才與第六師團會合，合力向北逃竄。一月十二日，日十一軍三個師團才退到汨水一綫。汨水距長沙僅七十公里，日軍用了八天時間，負出慘重代價才走完了這段路。

此次湘北作戰，十一軍傷亡近兩萬。這次失敗，對日軍的精神打擊更重，許多親歷了慘不忍睹戰場情狀者精神失常。厭戰情緒普遍。

十一軍司令部召開長沙作戰總結會，阿南惟幾受到部下猛烈抨擊。木下勇參謀長指責他盲目自信才招致如此大敗，各師團長則指責他指揮輕率，過于輕敵。

下級之所以這樣指責阿南，是因為他們都認為阿南惟幾在武漢呆不了幾天了，鐵腕人物東條英機不會放過他，說話時自然少了很多顧慮。

南京畑俊六司令官等人也認為阿南没做充分準備即攻長沙極為不妥。

誰知東條英機還有他油滑的一面。他深知阿南和皇室人員的關係，知處理這事要慎重。再說，

阿南交友甚廣，注重義氣和道義，在軍隊上層口碑不錯，為一敗仗處理了他，恐怕引起公憤，加上阿南這次去湘北，只是為了策應香港作戰，如今香港已被日佔領，十一軍也就没有大錯了。東條對此事採取了冷處理態度，放一放，也就放涼了。

畑俊六和一些中層軍官見如此對待阿南，都有些看法，但都敢怒不敢言，鬥志無形中減弱了幾分。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六）

山縣業一，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奈良縣人，一九一〇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二期，一九二一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校三十三期。一九三七年八月，晉升至步兵大佐，入中國作戰，任關東軍第四獨立守備隊隊長。一九四〇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中國派遣軍十三軍一一九旅團旅團長。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軍在江南地區進行清鄉作戰。十二月七日，山縣業一在一次指揮作戰時，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勳章一枚。

酒井直次，陸軍中將，日本東京人。一九一一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三期，一九二〇年入日本陸軍大學校三十二期學習，畢業後被派至蘇聯考察軍事。一九三五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任通信兵學校教育部部長，十二月改任第二師團第四聯隊長。一九三七年二月，率部入中國東北。一九三八年七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第十九旅團旅團長。一九四一年三月，晉升為中將，任第十五師團師團長，再次率部來中國作戰。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派飛機轟炸日本本土成功。侵華日軍自五月十五日，為破壞中國沿海一帶機場，發動浙贛作戰。酒井十五師團十五日冒雨由南京出發，十六日攻佔諸暨，二十日陷義烏，二十一日佔浦江。二十四日，日十三軍為迫使中國軍隊決戰，令酒井師團南下蘭溪。五月二十八日，酒井為了搶佔攻下蘭溪頭功，命令部隊急行軍向前推進。中午，酒井直次戰馬踩響地雷，被炸傷，當日下午死亡。生前，他曾獲一枚二級金鵄勳章和一枚三級

金鵄勛章。

酒井隆，陸軍中將，日本廣島縣人。一八八七年生，一九〇八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期，一九一六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校二十八期，爾後以留學名義來中國從事間諜活動。一九二八年四月，酒井隆要求日本出兵山東青島。日軍第六師團到青島後，作為駐濟南武官的酒井隆擅自要求第六師團長福田顏助率部入濟南。第六師團在向濟南開進途中，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酒井謊報軍情，又把十三名走私鴉片日僑被殺事件誇大上報，導致日內閣決定向山東再派一個師團兵力。他是一個熱衷于侵華的狂熱分子。一九三二年八月，酒井晉升為步兵大佐，任參謀本部作戰部中國課課長。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中國駐屯軍參謀長。一九三六年三月，調任第六師團二十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二十八旅團旅團長，于『七七事變』後再次入中國。一九三八年，酒井隆率部歸土肥原十四師團指揮，連陷考城、內黃、開封、中牟。一九三八年六月，酒井隆轉任張家口特務機關長。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次年任駐蒙軍特務機關長，一九四〇年六月，酒井隆回國任留守近衛師團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再返中國戰場，升任二十三軍司令官。十二月，指揮日軍攻佔香港。一九四三年三月，轉入預備役。日本戰敗後，酒井因戰犯嫌疑被中國政府扣留。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因戰犯罪在南京雨花台被處決。酒井被處決的第二天，岡村寧次、今井武夫等向中國方面提出移交屍體之要求，未獲批准。十五日，中國軍方為他舉行了正式葬禮。

田中久一，陸軍中將，日本兵庫縣人。一九一〇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二期，一九一八年入日本陸軍大學三十期學習，畢業後赴美考察軍事。一九三四年三月晉升為步兵大佐，次年任近衛師團第一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三八年二月，任台灣軍事謀長，參加攻佔廣州作戰方案的制定和實施，一九四〇年八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參與指揮日軍攻佔香港作戰。一九四四年三月，任日二十三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兼任香港佔領地總督。田中久一嗜血如命，每到一地，必屠城，放任將兵燒殺奸淫。他兼任港督期間，多次對香港周圍地區進行血腥屠殺。一九四五年初，奉命指揮打通粵漢鐵路南段作戰。九月七日，田中久一向中國第二方面軍呈交部隊駐地表册，代表華南日軍十萬人向中國投降。一九四六年五月，田中久一被廣州中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八月，美軍法庭又以田中指示部下在香港虐殺美空軍少校荷克，再判處絞刑。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被處決于廣州流水橋。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第七章

決定盛衰時

1．岡村瞄上了畑俊六的寶座，發動華北大掃蕩。寺內壽一南方軍大出風頭。畑俊六恨不得立即佔了重慶。天皇看見這些飛機朝下一栽，屙出一串串黑東西。日軍制定『五號作戰』方案，國民政府準備再行西遷。

岡村寧次認為畑俊六是個草包司令，自己如再創幾個奇迹，很快就能取而代之。因此，調他去華北方面軍的時候，他心裏很高興。因為華中方面軍兵力太少，而面對的却是蔣介石的精銳，稍有差池，恐怕就是拿破侖的滑鐵盧，而華北則不同了，閻錫山本人就是個親日派，和太原的第一軍常常不清不白，不用費過多精力對付，中條山已被佔領，中國第一戰區幾十萬大軍在黃河以南，也不足慮，剩下的只用對付共產黨的八路軍了。這實在是個美差。只用把八路軍消滅了，畑俊六不讓位，恐怕也不行了。

這樣，岡村一到北平，和參謀長安達二十三經常切磋的，就是如何消滅八路軍這支忽明忽暗的共產黨軍隊。

岡村深知第一炮的重要，這一炮一定要放響，否則，以後再放十炮也沒用。他用了三個月時間，

仔細去研究八路軍游擊戰的活動規律。當他進行這項工作時，才發現八路軍的活動規律就是無規律。要找他們作戰時，一個團都找不到，可是，一旦八路軍要打仗，一夜間能冒出一百多個團。他對軍事學向來自視甚高，這一回却一籌莫展起來。

太平洋戰爭一爆發，岡村坐不住了。寺內壽一手下的幾員大將，都是厲害角色，尤其是那個當過北平屯駐兵團長的山下奉文，絕對是實力人物。這個山下奉文去征戰東南亞，很讓岡村忌妒。東南亞在岡村眼裏，是抬抬腿就可以掃平的地方，在這裏作戰，很容易成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岡村接到了畑俊六下達的作戰任務，要他作好進攻四川的準備，在此之前，應發動華北强化治安作戰。

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岡村動用了十個師團又十一個旅團，對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內蒙古地區的八路軍進行了大規模的反復掃蕩。

這次掃蕩共分兩個階段，歷時近一年時間，給八路軍各抗日根據地造成極大損失。日軍傷亡近萬人。

岡村這一成績，完全淹沒在日軍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的東南亞大勝之中，顯得微不足道。

寺內壽一大將和他的幾員戰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半年，風頭出盡，都成了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馬來亞地區英軍最高指揮官珀西瓦爾中將，率十萬英、印聯軍，向在新加坡的日二十五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投降。

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荷蘭守軍司令戴帕爾中將率三萬人向日第十六軍司令官今村均投降，印度尼西亞抵抗停止。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日第十五軍穿越緬甸，擊潰中、英、印聯軍，直抵中國雲南怒江西岸。

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在菲律賓的美軍司令溫立特中將，率部向日本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投降。

五月十九日，寺內壽一司令官和總參謀長冢田攻，不無得意地電告日大本營：『至此，南方軍作戰任務已經完成。』

畑俊六的中國派遣軍高級將領們，哪一個不想象寺內壽一一樣，上交這樣一份報告？向中國大後方發動大規模進攻，殲滅中國的野戰軍，從而結束在華戰爭的計劃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

畑俊六恨不得立即佔了重慶。

畑俊六總司令官產生這麼急迫的想法是有原因的。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國空軍上校杜立特，帶領十六架B—25型轟炸機，太平洋美國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這十六架飛機準備飛行一千二百公里後到達日本本土，投下了十六噸炸彈和燃燒彈。主要用意是讓日本國民增加一些戰爭的直接感受。

美國人為了使這次行動萬無一失，準備夜間轟炸日本本土，飛機起飛後通知中國，飛機執行完轟炸任務後，由舟山羣島飛至中國第三戰區衢州機場着陸。誰知到了十八日中午，黃蜂號發現了日

本的潛艇和巡洋艦，雙方進行了海戰。十二時十五分，杜立特帶領機群朝日本飛去。

事有凑巧，這天上午日本在東京附近進行防空演習。杜立特機羣出現後，不少部隊及老百姓以為是演習飛機，許多人站在外面觀看。

裕仁天皇上午開了御前會議，没能看到他的飛機，這時聽見天空有轟轟聲，走皇宮院子裏觀看。只見這些飛機頭朝下一栽，屙出一串串黑東西，不一時，東京已有十數處起了大火。貼身侍衛忙把天皇保護進屋裏。天皇氣喘噓噓問道：『這是中國的飛機嗎？』

下午三時，參謀本部將此情況通報給南京的畑俊六，要他查出這十幾架飛機的下落。因為這羣來路不明的飛機炸完東京後，都朝中國飛走了。

當夜，畑俊六接到十一軍報告：一架飛機在南昌西北長江中着水，機上五名人員事先跳傘，現已抓獲，這是些大鼻子的美國佬。

第二天，日本本土又發生一場虛驚。有消息說美國機羣又沿着昨天航綫飛來。于是乎，本土戰機羣升空，高炮部隊進入臨戰狀態，各城市防空警報齊鳴。日本市民爭先恐後躲藏，一些大城市陷入混亂，發生幾十起踩死人的事故。誰知等到晚上，連個飛機的毛都没看見一根。

這件事使東條英機十分難堪。政府官員、皇室成員都感到本土已不安全，對日軍的防空能力產生了懷疑。因為這十六架飛機並無戰鬥機護航，投彈投了二十幾分鐘，然後悠哉悠哉飛到中國，連根汗毛都没傷。東條連夜召開大本營參謀聯習會，研究防空問題。

杉山元憂心忡忡道：『美軍機羣從航空母艦上起飛，起飛地點不可捉摸，轟炸完後，又飛到中

國。歐州戰場，多用這種辦法空襲，如果這個通道不被摧毀，無法防備這種襲擊。』

東條英機氣鼓鼓地說：『畑俊六整天都幹些什麼！中國浙、贛地區還有一個機場羣，難道他就看不見嗎？必須盡全力把衢州、玉山、麗水等地的機場徹底毀掉！』

畑俊六接到大本營措辭嚴厲的電報，頓時感到後股發涼，『影響皇室安全』，這是多麼嚴厲的提法。如果稍有閃失，哪一天一發炮彈偶然落到皇宮，可是彌天大罪。派飛機炸掉這些機場容易，可是你頭天炸掉，第二天中國人又把它們修復了，美國的飛機照樣可以降落。一勞永逸的辦法是：徹底把中國軍隊從這裏趕出去。

畑俊六匆匆忙忙決定動用二十五萬兵力，圍剿中國第三戰區部隊。

日軍對中國第三戰區的作戰自五月五日開始。幾十萬人東奔西走找了一個多月，根本沒遇上第三戰區主力。五月二十八日，十三軍第十五師團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帶領司令部至蘭溪前綫督戰，踩響了地雷。酒井被炸上了天，又摔在地上，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件事讓畑俊六丢盡了面子。在日本陸軍史上，酒井是在職師團長陣亡的第一人。畑俊六的中國派遣軍創下這個紀録後，老羞成怒，屠殺了二十幾萬中國民衆。

畑俊六這次作戰，使日軍傷亡兩萬餘，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岡村寧次並不給畑俊六面子，在進攻中國大後方的問題上，提出了與畑俊六相左的作戰方案。

岡村寧次認為應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至九月，先攻佔西安，爾後再攻佔八路軍的指揮機關所在地

延安，已將這個設想具體化。

畑俊六則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與英美的同盟業已形成。但是，中國又處在最困難的時期，英、美現不能自保，無力支援中國進行戰爭，美、英對中國的援助是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蘇德戰爭還處在僵持階段，更是無力援華。所以，這是一個用武力迫使中國政府政治解決中國事變的良機。這時應集中兵力，攻下西安、長沙，爾後南北鉗擊蔣政權。

最後，畑俊六的方案得到了大本營的認可。這個方案約需兵力百萬，而中國派遣軍能抽出作戰的，僅有七十餘萬，因此，畑俊六提出再在全國徵新兵三十萬，以備此次作戰之需。天皇批准這個方案時，把徵兵數額改成了二十三萬。

此計劃準備一九四三年春季執行。

蔣介石得此情報後，已作最壞準備，把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從魯南調回，令其率部加速建設西康，以備必要時，國民政府再行西遷。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發動了華北第四次强化治安作戰。此時，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節節勝利，中國戰場上日軍高級將中，速勝論的觀點又有所抬頭。這次日軍大掃蕩，動用了華北方面軍全部師團、旅團建制，共二十萬人，企圖一舉消滅八路軍，徹底摧毀華北抗日根據地。

大掃蕩之前，日十二軍司令官土橋一次動用十九個步兵大隊，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開始對魯

西南地區進行掃蕩。這一地區中國于學忠部採取機動游擊作戰方針，使日十二軍吃了不小的苦頭。至二月二十六日，十二軍已損失近兩千人。

正當土橋一籌莫展時，國民黨孫良誠懾于日軍在東南亞戰場的淫威，率兩萬五千人投降日軍，使得這一地區形勢急轉直下。

受此影響，膠東地區日軍在兵力十分薄弱的情況下，也組織了對威海、文登、石島等地的掃蕩。此次作戰歷時二十天，日軍傷亡八百餘名。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十二軍動用五個旅團兵力對平漢鐵路以東、石德鐵路以南，運河以西、黃河以北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急襲。此時，中國抗日部隊已化整為零，使日軍無法尋到主力作戰。日三十五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五月初以主力攻向駐在濮陽高樹勛部。守軍事先得到這一情報，主動撤出濮陽，並在城外對日軍實行了襲擊。五月十五日，該地區掃蕩作戰結束，日軍傷亡近千名。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華北方面軍組織了對冀中地區的大規模掃蕩。五月七日，日清水規矩第四十一師團一萬七千人從山西殺向冀中，五月八日，日二十七師團一萬人也從來鹿進至衡水、武强一綫。

五月十日，日四十一師團開至石德綫。前幾日，日軍在東南亞戰場頻頻得手。五月六日，防守菲律賓的美軍遠東司令温立特被迫向日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投降。本間中將升任軍司令官前，曾任二十七師團師團長，菲律賓日軍的勝利對華北日二十七師團的刺激是顯而易見的。五月七

日，飯田祥二郎中將十五軍渡邊正夫師團攻佔了緬北重鎮密支那，該師團先頭已攻入中國雲南的騰冲和怒江西岸。華北方面軍自然也想創奇迹。五月十一日，四十一師團向北攻至護駕池一帶。同日，獨立混成旅第九旅團攻向角邱。

此時，日軍兵力已開始分散。自五月二十八日，冀中抗日部隊開始反擊，聞名中外的地道戰給已分散作戰的日軍很大殺傷。日軍尋找對手而不得，燒毀上萬個村莊，殺死近十萬中國平民以泄其憤。

六月二十日，為時五十天的冀中大掃蕩結束。華北方面軍向大本營的報告誇大了戰果，稱『對冀中軍區以殲滅性打擊，殲滅八路軍一萬五千餘，作戰損失為五百零四人。』這一報告顯然不符合真實情況。這樣電告大本營，是岡村寧次苦心所為，東南亞的高級將領總建奇功，不這麼做，以後的仕途注定會受到影響。

五月十五日，岡村寧次又組織了對晉東南地區的大掃蕩。該掃蕩動用三個師團，分兩個時期進行。第一期掃蕩五月二十三日結束，未能捕捉到太行軍區八路軍主力。

五月二十五日，日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將軍指揮所前移至長治，直接指導兩個師團、兩個旅團作戰。五月二十六日，八路軍太行軍區部隊開始轉移。五月三十日，日軍已突進至太行中心地區。八路軍且戰且走，因兵力懸殊，裝備太差，雖給日軍以極大殺傷，但也沒能改變戰場不利態勢。

岩松義雄見八路軍總部陷入他的包圍圈，喜得手舞足蹈，大叫着：『命令各部隊，注意捕獲其首腦朱德、彭德懷、左權、劉伯承。』隨後第一軍組成特別挺進入斬隊潛入八路軍總部所在地附近。五

月二十四日，日軍以為八路軍總部在郭家峪，即組織這一地區的急襲。

六月二日，八路軍總部參謀長左權將軍在麻田戰死。六月七日，日第一軍對太行地區掃蕩結束。是役，日軍傷亡六千餘。

六月七日，岩松義雄又將其指揮所前移至安陽，指導第三期掃蕩作戰。此時，八路軍主力已跳出日軍包圍，進入敵佔區作戰，日軍正面是國民黨四十軍暫編三師的防區。暫編三師與日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在崖底山附近激戰八天八夜，斃敵兩千餘。十五日，日軍突破守軍第三道防綫。當日晚暫編三師司令部被逼至一斷崖山洞裏，兩百餘中國官兵跳崖自盡。二十時，師長和其部下三百餘名被俘。

暫編三師幾乎全軍覆没後，四十軍軍長龐炳勛被迫將主力西撤淩川。六月十八日，日第四混成旅團佔領了原康。

六月三十日，日軍又攻向淩川。中國四十軍三十九師與日軍苦戰三晝夜後，再度後撤。至七月二十日，日華北方面軍上半年大掃蕩結束。日軍共傷亡三萬四千餘人。

八月，岡村寧次又開始了下半年的掃蕩作戰。日十二軍于八月二十日趁魯蘇戰區上層出現戰和矛盾之際，以兩個旅團兵力給魯蘇戰區司令部以毀滅性打擊。

九月十七日，日二十七師團再次掃蕩冀東。

九月二十六日，日十二軍以兩個師團，兩個旅團兵力掃蕩魯西。二十七日，日軍動用一萬三千餘人突然合圍單堂。原來，五日前日軍得知八路軍有五千餘人在這一帶駐紮。日軍把包圍圈一步步縮小，並不見抵抗，抓了幾個老百姓查問，才知八路軍三天前已化妝離開了該地區。

十月二日，日十二軍終于在湖西地區捕捉住八路軍一部。雙方激戰三日，八路軍殘部突圍成功。

至此，魯西掃蕩結束。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吉本貞一中將調任太原第一軍司令官。一上任，他就開始制定『全山西剿共作戰』計劃，以圖徹底擊潰在山西的八路軍。

十月十日，日第一軍、第十二軍同時對膠東和晉東南實行大規模掃蕩。

這兩個掃蕩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其直接原因是華北主力被調走兩個師團。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日軍在太平洋和東南亞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華北方面軍也隨之猖獗一時。六月，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中途島大敗，十月，第十七軍第二、第三十八師團在所羅門群島幾乎被美軍全殲，日本大本營被迫取消了進攻印度和中國四川的計劃，不得已時，又以華北戰場抽調兵力至太平洋戰場。駐德州的甲種師團第四十一師團于年底被調往新幾內亞。在此之前，日大本營已從華北戰場調走多支重武器部隊。這樣，岡村寧次的一年消滅八路軍的理想也隨之成了泡影。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軍在華北的掃蕩中傷亡不大，據日軍統計，約為三千人。

大掃蕩沒收到預期目的，岡村寧次還不覺得多丟面子，山東館陶五十九師團發生抗命事件，才

是岡村引為恥辱的一件大事。

到一九四二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進入第六個年頭，戰爭到一九四一年底已擴大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日本國民已開始嘗到戰爭的真正滋味，因戰爭需要大批的兵員和高額的戰爭費用，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國內人心尤為不穩。國內這些情況，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國外戰場，對日軍參戰將兵心理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多年遠征異國，親眼目睹戰爭之各種慘狀，使得士兵和基層軍官對戰爭產生了極度悲觀的情緒。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日軍的紀律開始鬆弛，抗命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出現惡性事故。

日華北方面軍統計，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曾發生打罵軍官事件七十四次，瀆職六十一次，開小差八十五次，參加八路軍十八人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駐山東館陶縣的第五中隊被調出六名士兵。該日下午，中隊長福田通知被調六名士兵。這六名士兵對調離館陶十分不滿，晚餐時以白酒太少為由掀翻了餐桌，去廚房喝了七八瓶白酒，發泄對這次調動的不滿。晚飯後，這六名士兵強迫平日對他們有過打罵侮辱行為的淺野準尉到營外飯店飲酒，伺機進行報復。班員日下曹長知他們的矛盾，上前阻攔，即遭六名士兵毆打，福田中隊長勸阻無效，只好眼睁睁看着六名士兵將淺野準尉帶出營區。淺野是夜被打得遍體鱗傷，又不敢回營，在街上寄宿一夜。

二十八日上午，六名士兵又去街上喝酒。福田中隊長派鈴木少尉叫這六名士兵回營清點武器裝備，鈴木也被痛打。中午，六名士兵醉薰薰回到中隊部，當着福田的面再次痛打了淺野準尉。鬧

事士兵仍不解氣，闖進食堂推倒了竈台，砸碎了飯廳的全部玻璃，把中隊電話機摔壞後，衛兵前去阻止，鬧事士兵隨即開槍，又扔了手榴彈。六名士兵一看事情鬧大，要去殺死淺野準尉。到下午五時，没找到淺野，幾人回營整理宿舍，與幾個老鄉合影留念後，乘汽車去了臨清。當晚，這六名士兵在臨清被扣押。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岡村寧次責成官士橋一次將與鬧事有關的四十一人調至濟南進行調查處理。福田深感責任重大而自殺。

之後，日十二軍對六名鬧事士兵以違抗命命、毆打上司，故意破壞軍用物品罪作出如下判決：兩人被判處死刑，一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三人判處有期徒刑；對鈴木少尉，日下曹長以瀆職罪判處禁錮刑。

事情到此還没結束，兩個月後，日軍大本營作出決定：撤銷陸軍十二軍司令官官士橋一次、步兵第五十九師團長柳川悌、步兵五十三旅團長大熊貞雄、步兵第四十二大隊長五十君直彥的職務。

岡村寧次對此事向日大本營表示了歉疚。

2. 日本民間還把中國看作上國。韓復榘曾說：『日本算個啥？版圖還没我一個卵子大，想跟中國鬥？真是笑話！』日海軍在中途島慘敗，開始走下坡路。寺內和東條暗算山下奉文。日大本營中止『五號作戰。』

日本人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國力。同時，日本人選錯了對手的弊端在一九四二年秋開始明顯表現出來了。從日本人的文字中，便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和中國悠深的淵源。明治維新之後，日政府雖然十分重視對大和子民進行民族優勝的教育，但收效並不很大，日本民間，到了一九四〇年，基本上還是把中國看作上國。在日本國民的潛意識中，對華戰爭，仍有那麼一點犯上的意味，勝，屬僥幸，敗，則屬必然，因此，把中國當作第一個對手，已經冥冥注定了某種命運。日本人第二個失誤是把美國當作對手。

自一九四二年五月開始，美國人已在向日本人顯示它的力量了。

海軍首先開始吃美國人的苦頭。

五月七日，井上成美中將的第四艦，在赤道以南的珊瑚海，遭到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太平洋艦隊的有力反擊。日本祥鳳號航空母艦，突然遭九十三架轟炸機的輪番攻擊，經過一個半小時的空海大戰，這艘航空母航從茫茫大洋上徹底消逝了。以航空母艦的身份，自然要有陪葬，一艘驅逐艦、四艘特種艦，桅杆在海面上向日本本土送去最後一瞥，也在海面上徹底消逝了。

這一損失，使日本海軍配合陸軍進攻莫爾茲比港的計劃成為一個幽藍幽藍的夢。

日本彈丸一樣的小國，竟想作今日的凱撒、忽必烈，手是不是伸得太長了？中國第五戰區副司令官，那個因抗戰不力被蔣介石處死的韓復榘將軍，有一個粗魯的說法：「日本算個啥，版圖還沒我一個卵子大，想跟中國鬥？真是笑話。」

六月五日，以奇襲珍珠港名揚于世的南云忠一，又想在中途島再創奇迹，但上帝跟他開了個玩

笑。他本想以奇襲方式摧毀中途島上美軍的機場。誰知被美軍航空母艦先發現了。這一時間差，改寫了日美海戰的歷史。五日六時十八分，黑壓壓的美國轟炸機羣出現在南云中將艦隊的上空。頓時，沉寂的太平洋海面上，空前規模的海空大戰開演了。

七時半，日軍赤誠號、加賀號、蒼龍號三艘航空母艦，帶着無限的惆悵，潛到海底去了。十四時，孤單的飛龍號航空母艦也踏上了墜入海底之路。二百八十五架飛機只好把波光粼粼的海面當成了跑道。

南云忠一的聯合艦隊被迫撤離戰場。海軍這次失敗，損失了日本海軍戰力的四分之一。

日本陸軍也沒有了幾個月前的風光。

八月七日，第十七軍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將的六萬人馬，在多尼亞島和斐濟，遭到美軍四個師的登島反擊。美海軍嚴密封鎖了該地區。戰至二十五日，日軍幾乎全軍覆沒。在北平製造『盧溝橋事變』引發中國全面戰爭的一木青直大佐因成了光杆聯隊長，切腹自殺。因日軍被困該地區近一個月，戰爭就打得空前慘烈，上百人因受刺激而精神失常。十七軍參謀長二見秋三郎、三十五旅團川口清健，因嚇成恐戰症，而被東條英機撤職。

日軍內部，特別是上層人物間，矛盾也空前加劇了。

山下奉文司令官因在二月份曾迫使十萬英軍投降，一時間成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到三、四月份，東京有這樣一種說法『海軍山本，陸軍山下』廣為流傳。傳說天皇物別賞識山下奉文，要讓他出任首相。東條英機聽了自然覺得刺耳，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聽了，也覺得不舒服。道理很簡

畢，山下奉文走上了功高蓋主的險途。山下成了陸軍的戰神，把寺內壽一往那裏擺？山下出任首相，東條恐怕只能下台了。

寺內和東條都覺得山下奉文是眼中釘，想拔掉他是路人皆知的。可是，山下奉文没什麼過錯，把他撤職是最愚蠢的作法。山下奉文把機會送給東條和寺內的日子是四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是裕仁天皇的生日，山下奉文在新加坡召集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會上自然請了新加坡的頭臉人物。山下奉文喝了幾口酒，醉倒了，嘴裏少了兩個站崗的，腆着肚了說：『今天也是新加坡人的節日，以後，這裏設了馬來亞省，你們新加坡就成了天皇屬下的一個縣。』新加坡人自然受不了，日本人不是說來幫助他們獨立嗎？怎麼要硬加給他們一個天長節？消息傳到東京，東條眉頭一皺，有了一個明升暗降之計。山下奉文這些話不過是少了一層包裝，也是天皇自己的心聲，以此加罪不行，但說他不再適合駐在新加坡，天皇總不會反對吧？東條參了一本，山下奉文就到關東軍齊齊哈爾第二方面軍清閑去了。

半年以後，東南亞戰事吃緊，東條又把山下奉文調回新加坡。臨行前，山下奉文與關東軍朋友告別，赫赫有名的戰將，竟在酒席上嚎啕大哭。狡兔没死就藏良弓，飛鳥未盡就烹走狗。山下奉文可算是嘗到世態炎涼了。他明白，這次去東南亞，怕是演替罪羊的角色。

十一月十七日，華北方面軍又出現了一件讓岡村寧次大將無地自容的抗命事件。這種事情在日軍侵華的頭六年，也是破天荒的。

鑒于這些情況，日本大本營已無力再發動在中國的百萬軍隊西征的大規模戰役了。中國的關

內戰場，只能保持現狀。恐怕連現狀都保持不了。畑俊六還得準備抽出兵力支援東南亞戰場。

十二月十日，參謀總長杉山元向天皇上奏了中止中國戰區『五號作戰』的設想。天皇無可奈何批准了這個計劃。

十二月十七日，侵華日軍和方面軍司令官坐在畑俊六的兩側，聽畑俊六傳達中止『五號作戰』的命令。

岡村寧次大將、冢田攻中將、下村定中將、酒井隆中將，個個垂頭喪氣。

畑俊六說：『這是大本營的最後決定。你們還可以發表一些意見。』

三個軍司令官盯着岡村寧次看，因為他的職務最高，應該先發言。

岡村寧次因部下出了抗命的事，心情一直不好。他敏感地意識到，這件事已對自己的前途蒙上了濃濃的陰影。所以，他選擇了沉默。

岡村臉上擠出一個僵硬的笑，說：『我没什麼意見。』

七月一日才接替阿南惟幾的十一軍司令官冢田攻發言了，他說：『我執行命令，但保留我的看法。』

冢田攻是個資歷深、功績顯赫的人物。一九三五年，他就擔任了參謀本部第三部部長，是日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任華中方面軍參謀長，成功地指揮了上海作戰和杭州灣登陸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協助松井石根指揮日軍攻陷南京。一九四〇年，冢田攻出任參謀次長，參與制定了陸、海軍南進的作戰方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冢田攻任寺內壽一南方軍

總參謀長。他第五次來華作戰，還是畑俊六費盡心機從南方軍那裏挖過來的。因阿南惟幾特殊的經歷，一九四二年五月天皇升了他的官，調他去關東軍當方面軍司令。畑俊六像送瘟神一樣送走了阿南惟幾。因十一軍在中國派遣軍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畑俊六就想安派一個名將指揮，想方設法挖來了冢田攻。

冢田攻繼續說：『我仍堅持繼續執行五號作戰華中的部分。只要再給我一兩個精鋭師團，我一定能把戰爭擴大到重慶。』

岡村寧次耷拉的眼皮翻動一下，一個眼白擠給了冢田攻，似乎是說：『别吹牛了，你什麼時候獨立指揮過作戰，等你打一打長沙，你就知道厲害了。』

畑俊六安慰冢田攻説：『冢田司令官，眼下只能按大本營指令辦理。等戰局改觀，我會再給你兩個師團指揮。』

十八日，冢田攻乘七九式飛機返漢口。途經安徽太湖縣西部，被中國炮兵擊中座機。二十五日，六十八師團搜索隊發現了冢田攻的屍體。日軍少了一員名將，中國則少了一個禍害。

一九四三年一月，關東軍第四軍司令官横山勇出任十一軍司令官。

3．日本國民經濟即將崩潰，到了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天皇搖頭：『這個汪精衛，自立為王，朕對他的人品不感興趣。』日政府想對蔣介石作

出讓步。

杉山元和東條英機在一九四二年底，都把一九四三年看成是決定日本國運盛衰的關鍵一年。

大本營對戰局的演變作出了如下判斷：英美將發動更大規模的反攻，帝國想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島嶼維持現狀，實非易事，中國軍隊大規模反攻的可能性不大，但要維持現狀，日軍仍要被拖住，無法他顧，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戰爭，日本國將面臨險境。要想扭轉日益嚴峻的局面，必須傾國家民族之全力，投入到戰爭中去。

而日本的國力之薄弱，似無法再擴大戰爭規模了。戰爭已極大地破壞了日本的經濟。一九三六年，日武器生產只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整個工業系統中，從事軍工生產的僅有百分之九。中日戰爭爆發後，這個比率直綫上升，一九三八年增至百分之十二，一九三九年增至百分之十六，一九四〇年增至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一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一九四二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五。一九四三年，這個比率將突破百分之四十五。日大藏省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時的比率，認為一旦這個比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國民經濟即將崩潰，由此還會生出一系列的並發症，局面更難以控制。

日本其實已到了性命攸關的緊要關頭。

然而，戰爭機器已開足了馬力，控制已不容易，更別想停止了。要想維持戰爭現狀，已需增加兵力，如果想扭轉戰局，恐怕最後要全民皆兵。兵員枯竭與亟需徵兵的矛盾已經相當突出，有許多人

已是二次入伍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東條英機在御前會議上，向天皇上奏對華新政策。

東條說：『英美已把中國樹為世界四强，皇國必須大力樹立汪精衛在中國的威信，使其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並讓他擴充軍隊，與蔣抗衡。如能達這一目的，皇國即可從中國關內戰場抽出適當的兵力，投入東南亞和太平洋各島嶼作戰。皇國應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另外，也把英、美等國在華租界收歸汪政權。』

天皇說：『汪精衛是不是今天要來東京？』

東條說：『他的飛機已經起飛。天皇是不是應該召見他一次？』

天皇說：『看看你們會談的結果再作決定。中國實力人物是蔣，難道只有用武力這一條道路呀？這個汪精衛，自立為王，朕對他的人品不感興趣。』

東條英機心想：說話還是要藝術一些。他解釋說：『蔣與皇軍交戰多年，如今又有英、美撐腰，恐怕一時不能坐下來和談。只要表示出準備打持久戰的決心，再大力扶汪，待汪軍力一强大，能與蔣爭天下，蔣就會來找皇國的。這項戰略的實施，需要一些時間。』

天皇想了想，沒有說話。

外相重光說：『還可以考慮放棄在華駐兵權問題。』

天皇眉頭一皺，說：『什麼？』

重光道：『我說是一種外交手段。皇國須向中國民衆表明自己的公正精神，與中國國民對話，

以行動證明日本國的誠意。也就是說，把中國看成與日本平等的國家。這樣，等于日本人幫助中國人收復了租界，守衛了他們的領土，蔣介石再抵抗已沒有理由了。』

天皇一時不好裁決，他從心裏不相信玩魔術能改變中、日戰爭的性質，但他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就說：『你們試試看吧，朕以為蔣是不會放棄武力解決的。』

相比之下，天皇這個主子倒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日本人打了中國人一頓，如今危難了，想扶個汪精衛一走了事，中國人恐怕不會答應。

其實東條這把戲無非是想愚弄一下日本國民，國內矛盾日漸突出，不表示出一點姿態，出了亂子怎麼辦？他的本意仍是要武力解決中國問題。這麼做一做，以後國內矛盾加劇，就有了退路。

東條英機的戰略考慮是：所有的問題，都要用武力去解決，眼下只能這樣背水一戰了。

中國派遣軍的指揮官們，也是這種觀點。其它戰區的高級將領更是天天叫着讓大本營增兵，他們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一是勝利，二是戰敗，沒有第三條道路。

中國派遣軍又在加緊準備與蔣介石決戰。

4．十一軍殺鷄動用牛刀，原來是想恢復士氣。日軍兵臨常德城，蔣介石要親臨前綫指揮。橫山勇暴跳如雷，大罵道：『飯桶！動不動就想燒軍旗，幾千人都幹什麼去了？』

橫山勇到武漢上任後，四門不出，仔細研究了前三任司令官三次進攻長沙的詳細戰況總結。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常德的戰略地位比長沙更重要。如果能佔領常德，就打開了貴州門户，進而可佔貴州。如貴陽被佔，重慶南面已無屏障，從這裏進攻重慶，要比從宜昌、從西安進攻重慶容易得多。宜昌離重慶雖近，但中間有大山阻隔，非有重兵，而不能逾越這千里險地。西安南下，要翻越秦嶺，以日本在華部隊戰力，要想從這裏攻入四川，無疑于痴人説夢。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十一軍仍需增兵五到十萬。這是眼下不能考慮的一個方案。但是，如能對常德構成威脅，中國第六戰區定投入全力，這樣即可達到殲第六戰區主力之目的。

橫山勇是個熟讀史書的戰將，行軍打仗，總要帶上凱撒和拿破侖的征戰史書研讀。另外一個特點是，他不急功近利。在實施侵佔常德計劃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清理門户、疏通道路。他把第一個目標盯在洪湖地區的王勁哉身上，要把鄂中這個獨立王國摧毁。

這個王勁哉雖不怎麼聽重慶軍委會的調遣，但也不和日本人合作，幾次去勸降，王死活也不同意，最後一次乾脆活埋了説客。他象釘子一樣釘在十一軍和中國第六戰區之間，為中國第六戰區部隊起報警器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元月，阿南惟幾指揮十一軍進攻長沙遭到慘敗後，十一軍對中國隊產生了畏戰情緒。橫山勇一到任，就敏感地覺察到了這一點，王勁哉部只有一萬多人，按説出動一個師團兵力也足够了。然而，橫山勇在造作戰方案時，竟提出要動用五個師團和一個獨立混成旅團與王作戰，驚得司令部參謀們目瞪口呆。

橫山勇左右看看，說：『兵無常法，這個道理你們應該懂得。十一軍半年多没打大仗了，而長沙失利的陰影依然籠罩在我們頭頂，提起中國的七十四軍，你們就瞪大眼睛，這種狀況，如何適應下一步本軍戰略作戰需要？中國第十軍、第十三軍、第七十四軍善戰，這是個事實。怎麼辦？這三支王牌軍一北兩南，活動在我們周圍，也是個事實。問題是十一軍經不起再敗了，因此，這次作戰，必須全勝！要以此勝利，鼓舞全軍將兵士氣，驅散長沙失利的陰影。這就是我提出這個方案的動因。中國先賢有句話說得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司令部人員聽這一席話，不由得心中暗自佩服。

日十一軍進攻王勁哉之前，又作了多次周密安排，頻繁調動部隊又不真打，又派了人去王的司令部臥底。

二月十三日，橫山勇由漢口到蒲圻前綫指揮所，發出了作戰命令。

三月二日，日十一軍鉗掉了王勁哉部，俘虜了王本人。

三月十日，第十三師團、第四十師團攻佔了江南的華容、石首。

此次作戰，日軍大獲全勝，傷亡兩千。

橫山勇對此結果表示滿意，要求確保江南新佔領區。日十一軍進攻常德和鄂西地區的條件已經成熟。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橫山勇完成了進攻鄂西中國第六戰區的作戰計劃。他的用意在于：擊潰

中國第六戰區主力，短時控制宜昌至嶽陽間長江水路，爭取奪得大型船五十艘，以彌補十一軍運輸船隻之不足。

因第六戰區是重慶的東面最後一道防綫，橫山勇估計守軍將作頑強抵抗，決定基本上動用全軍所有部隊參戰。

五月三日，橫山勇到沙市軍前綫指揮所，發起鄂西戰役。

五月七日，日十一軍的兩個師團採取突然閃擊戰術，將中國第七十三軍鉗住。當夜，日軍陷安鄉。五月九日，日軍陷南縣。

十一軍得手消息傳到日大本營，杉山元參謀總長興奮起來。十日，杉山元乘飛機飛到武漢，視察十一軍鄂西作戰。

到五月十二日，日十一軍已將七十三軍大部鉗掉。常德門戶大開，危在旦夕。蔣介石深知常德戰略地位的重要，決定親臨常德前綫督戰。

陳誠得知蔣介石要去常德，驚出一身冷汗，連忙從昆明飛重慶，阻蔣去常德。

陳誠道：『校長不能去常德。如今第六戰區已抽三個軍至昆明，兵力空虛，七十三軍新敗，士氣低落，你去常德，如不能保住這裏，有損你全軍統帥的威望，還是由我去吧。』

這個時候，蔣介石的軍委會還沒弄清日軍這次作戰的真實目的。陳誠聽見幾位研究員說日軍這次是來常德搶糧、搶物，有幾分狐疑，可一時又不能確定。又有人認為日軍是為了佔領常德，陳誠說：『這種可能性不大。』郭汝槐這時說：『日軍剛剛鉗掉七十三軍，這是隆美爾近期在歐洲戰場慣

用的手法，橫山勇不會只用一次，他要鉗掉的是整個第六戰區主力。』

陳誠說：『有道理，可是，日軍已有一個師團主力正在逼近常德，又該怎麼解釋？』

郭汝槐道：『是為了迂回包圍，日軍肯定還有主力現在躲藏在什麼地方。』

五月十三日夜，日十三師團偷渡長江成功，襲向中國八十七軍側翼，攻向常德的一部日軍突然掉頭。

陳誠指揮第六戰區主力從公安利用一個時間差，悄然撤出。

五月十八日，兩部日軍在公安鉗了個空。橫山勇在前綫指揮所產生了滿腹疑問，『第六戰區是誰在指揮作戰，反應太快了。』

高級參謀高島武治道：『陳誠已回恩施。』

橫山勇眉毛一挑，說：『怪不得。全綫出擊，第六戰區已經空虛，現在只好打個擊潰戰。』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軍一綫排開向西進行壓迫攻擊。五月二十四日，第三十九師團三個聯隊一字排開，向西推進，企圖與在南面的第三、十三師團合圍，殲中國在這一地區的第十八、暫編三十五兩個師。

二一七聯隊見這些日子進攻順利，生了輕敵之心，于二十六日晨冒雨攻擊柳林子，孤軍深入，被中國守軍重兵包圍。

二十六日晚，聯隊長長野榮二頓感情況嚴重，決定原地固守，要求增援，並準備焚燒軍旗。

橫山勇接到求援電報，暴跳如雷，大罵道：『飯桶！讓六十八聯隊去救他們，動不動就燒軍旗，

人都幹什麼啦？嚴密注意中國七十四軍動向，各部繼續西進。』

五月三十日，橫山勇知無法再擴大戰果，遂令部隊開始撤退。

六月二日夜，日軍開始有秩序撤退。此時，王耀武的七十四軍正秘密向松滋以南地區開進。第六戰區有了這支王牌部隊壯膽，開始全綫追擊。

橫山勇不急不躁，看見中國七十九軍位置已經突出，于六月三日中午命令十三師團停止撤退。

橫山勇心血來潮，準備殺個回馬槍。三日晚，他問高島說：『十七旅團位置在哪裏？』

高島說：『在大堰當地區，正按計劃向公安地區撤退。』

橫山勇冷笑了，把手指按在地圖上中國七十九軍位置上，說：『令十七旅團急行軍至宜都，從背部攻敵七十九軍。要以閃電般的速度，鉗掉它。』他把寫着『七十九』字樣的小紙牌取下來，放在嘴邊吹口氣，紙片飄然墜地。

六月五日夜間，橫山勇正在等候十七旅團到達指定位置的電報。高島哭喪着臉，拿着一份電報進來了。

橫山勇問：『他們到達没有？速度太慢！』

高島說：『十七旅團在裴李橋附近，突然遭遇强大敵人，情况危急。』

橫山勇不相信這是現實，說：『這一帶怎麼會有强大的中國軍隊？電告十七旅團，不要與敵糾纏，去宜都殲敵七十九軍。』

六月六日，十七旅團來了告急電報：旅團被中國七十四軍兩個師分割，無法向宜都運動，敵攻

勢猛烈，已有三個大隊長陣亡。

橫山勇呆呆地站在地圖前，喃喃道：『虎之師，虎之師，不是徒有虛名。電令全體參戰部隊，撤退。』

六月十一日，橫山勇十一軍參戰各部返回原地。這次作戰，中日雙方打了個平手。日軍傷亡一萬七千餘。

5．畑俊六見橫山勇犯上，叫道：『你混蛋！你應該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以為這是在關東軍司令部嗎？放肆！』戰爭進行到這種程度，死個中將已不算什麼新鮮事。日軍相互拆台。

畑俊六總司令官九月八日向上海十三軍司令官下村定下達了攻佔廣德的命令。中國關內戰場兵力不足，使得在組織大規模作戰時常常捉襟見肘。畑俊六要岡村寧次在一九四三年內打通平漢鐵路，岡村寧次問他要兩個師團，在修復鄭州以北黃河大橋後方可進行。岡村認為：打通平漢鐵路，要動用北相當數量的部隊，而這一地區八路軍和其它各抗日部隊極其活躍，一旦減速少兵力，原控制區的鐵路交通和城鄉治安將無法控制。這讓畑俊六這個當家的非常為難。

橫山勇的十一軍要攻佔常德，提出要增兵一個甲種師團。畑俊六也無法提供這個師團。

『安慶的一一六師團正可使用。』橫山勇早看中了這支勁旅，決心要它抽過來。

畑俊六找十三軍司令官下村定商量，下村定一口回絕了。弄得畑俊六只好去做橫山勇的工作。

橫山勇這回冷笑了，『這是大局問題，是你說了算，還是他說了算？現在我才明白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效率有多低了，應付一般性戰鬥還可以，對這種戰略性行動，你們缺乏足够的敏感。』

畑俊六見橫山勇犯上，大罵道：『你混蛋！你應該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以為這是在關東軍司令部嗎？放肆！放肆！』

橫山勇並不害怕，說：『那好吧，我可以向大本營直接反映這個問題，進攻常德，沒有一一六師團，無法進行。』

畑俊六哪裏能忍受部下這種輕視，指着橫山勇的鼻子說：『你找天皇去吧，天皇若同意，我讓位給你也行。現在你要聽我的，明白嗎？』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日子，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難過過。畑俊六下達完攻佔廣德的命令後，真希望下村定能給他露一臉。

九月九日，又是畑俊六一個倒霉日。他手下空軍最高指揮官，第三飛行師團長中薗盛孝中將的座機，在廣州黃埔上空，被美國在華飛虎隊的飛機擊中，當場斃命。戰爭進行到這種程度，死個中將已不算什麼新鮮事，但是，飛行三師團近期恐怕無法投入戰爭了，這才是讓畑俊六窩火的原因。

畑俊六深知廣德之戰規模太小，不易引起國人注目，看來還得指望這個驕橫的橫山勇。

九月十七日，畑俊六派作戰主任參謀宮崎去上海商量調一一六師團去常德參戰事宜。

宮崎一見下村定不在司令部，心中暗喜。十三軍參謀長木下勇一年前剛從十一軍調來，對十一軍有感情，事情可能要容易辦得多。

誰知木下勇這時屁股坐在十三軍的凳子上，一點也不給面子。木下勇說：『京、滬、杭三角地帶，有中國顧祝同二十幾萬部隊，不能不防備。為防止美軍在福建建甌、浙江温州登陸，十三軍必須保持一定數量的機動部隊。以目前情況，從一一六師團抽一個大隊還可以，抽六個大隊不行。』

宮崎說：『一個大隊，杯水車薪，有什麼作用？』

木下勇搖頭道：『那十三軍就管不着了。十一軍攻常德需要部隊，可以從華北調嘛。走鐵路，調動還快一些。是不是岡村司令官不好惹？反正派遣軍辦事，對十三軍一個樣，對華北方面軍又是一個樣。大家都明白。』

宮崎知道自己一個小小中佐無法處理這件事了。十八日，宮崎向派遣軍總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作了彙報。宮崎最後說：『都這麼推三阻四，這仗還怎麼打？』

松井太久郎道：『我明天走一趟，看木下勇會不會給我一個面子。這樣下去要出大事。』

九月十九日，松井太久郎飛到上海，對木下勇說：『華北第三十六團已決定調往新幾內亞，再從華北調部隊確有困難。如今戰局複雜，十三軍有困難，派遣軍很理解。在使用在華部隊上，無論是對誰，派遣軍在道義上還是公正的，無論是我，還是畑俊六總司令官，都問心無愧。』

木下勇忙道歉說：『我也是急躁，用詞不妥之處，請總參謀長包涵。』

松井擺擺手說：『軍人嘛，誰沒個個性？這件事就算了。根據天野正一的意見，十三軍必須抽

出一個旅團到武漢，這一點不能更改。下村司令官不在，你給個回話吧。」

九月二十一日，松井太郎接到了十三軍關于抽調一一六師團去常德的正式回電：「可以抽出一個支隊屬十一軍，但這個支隊的三個大隊，全部由三個中隊編成。」

松井把電報一摔，罵道：「木下勇要我！這還得了？」

宮崎火上燒油說：「甲種師團，每大隊是六個中隊，這一變，就少了一半。這是在諷刺派遣軍司令部，我們弄不清部隊編制。」

松井說：「走，找總司令官。」

畑俊六看了電報，半天不語。

松井說：「都這麼幹，派遣軍還能有什麼威信？再發展下去，他們恐怕連天皇也敢戲弄。」

畑俊六說：「松井君，你的意見呢？」

松井道：「再商量也無用，為了保證常德作戰順利進行，調一一六師團主力，外加一個支隊參加，這樣才可萬無一失。」

畑俊六說：「這樣也好。日期由你定吧。」

九月二十五日，下村定接到調令，真是哭笑不得。胳膊到底擰不過大腿。

下村定給一一六師團長岩永旺轉達命令後，又發一電：保持戰力，戰役一結束，即回安慶。

下村定的意思很明白：出人不出力。

一九四三年的日軍，和一九四一年的日軍相比，已經判若兩人，這已經不是面上的問題，而是開

始從骨髓裏散發出腐朽氣了。

6．還沒攻城，布上照一大佐已化作一塊骨殖，躺在一隻木盒裏。中畑大佐也跟着布上照一去了。岩永旺拔出軍刀，大叫道：『給我炸，給我炸，把常德給我炸平。』偌大常德城，已成一片瓦礫，只剩下十幾間房屋在寒風裏搖搖欲墜。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橫山勇指揮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六十八、第一一六五個師團，步兵第五十二旅團，從北、東兩個方向，朝常德殺去，一時間，湘西北成了一個兵的世界。

橫山勇深知調動一一六師團不易，在制定作戰方案時，指定一一六師團主攻常德。岩永旺一看這個方案，心裏暗暗佩服橫山勇。這種安排，一方面表明了橫山對友軍的絕對信任，攻城雖難，但若攻下城池，也就搶了頭功，阻擊任務雖可以進退自如，但若援軍太多，脫身也困難，另一方面，這樣一安排，一一六師團就死死捆在橫山勇的戰車上了。

岩永旺認為橫山勇是個有大局觀的軍事指揮官，同時又是一個難以對付的上司。

中國第六戰區對日軍向常德一帶進攻，早有察覺，但因搞不清日軍真實目的，佈防上仍維持現狀，採取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

十一月二日，中國守軍七十三、七十九兩軍在王家場地區和日軍第三師團先頭相遇，雙方發生激戰。因日軍三個團齊頭並進，七十三、七十九奉命西撤。

十一月七日，橫山勇受了一場虛驚。

第十三師團作戰參謀櫻井三郎中佐與兩名騎兵，至六十五聯隊附近，突然被一陣排搶擊來，三人當即死亡，驚馬跑回師團司令部，參謀長依知川大叫一聲：『不好，櫻井不是死亡就是被俘虜。』

赤鹿理臉色鐵青，命令參謀道：『趕快清查櫻井使用過的文件。』

過了一會兒，參謀回報：『櫻井分管本次作戰計劃已經不在。』

赤鹿理頹唐地坐在行軍床上。內山英太郎升任十二軍司令官後，赤鹿理升任十三師團師團長。上任後，第十三師團一直在醫治宜昌之圍留下的創傷，已不被看作主力。如今剛剛出征，就出現這種惡性事故，一旦引起戰局被動，後果不堪設想。赤鹿理陰沉着臉說：『電告軍指揮所，我正派人尋找櫻井下落。』

橫山勇接到電報，憂心忡忡，坐在軍指揮所等待赤鹿理的消息。八日凌晨，橫山勇收到赤鹿理報告：櫻井屍體已找到，文件未失。橫山勇打了個哈欠，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十一月十二日，日各師達指定位置。

十一月十四日，常德外圍作戰打響。一一六師團一〇九聯隊强攻澧縣，與守軍第四十四軍展開激戰。

十四日十二時，岩永旺接到橫山勇電報：不要與敵糾纏，應在合口地區渡澧水。岩永旺又一次

嘗到了橫山勇的厲害。作為高級軍事指揮官，能在錯縱複雜的情況下，保持清晰的思路最為重要。橫山勇顯然具備這種素質。岩永旺忙指揮師團主力向常德逼近。可是，一〇九聯隊已被守軍纏住，撤不下來了。

十一月十九日，一〇九聯隊陷澧縣。中國守軍一五〇師師長許國璋陣亡。

橫山勇並没誇獎岩永旺，反而對一〇九聯隊在路途中滯留五天表示不滿。二十日晨，橫山勇要岩永旺上報一〇九聯隊傷亡情況。岩永旺頓時羞愧難當，他明白橫山勇是在委婉提醒他一一六師團的職責。

布上照一的一〇九聯隊緊趕慢趕，于二十一日抵沅江北岸。當夜，岩永旺令布上聯隊到達常德西北地區，作好攻常德北門的準備。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布上照一聯隊攻佔橫土山。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軍已作好攻城準備。這時，布上照一已經變作一塊骨殖，躺在一隻小盒子裏，無法指揮攻城了。二十三日下午，布上在一個隱蔽處召集大隊長開會研究攻城問題，中國守軍五十七師一發炮彈像是長了眼睛，飛到這個小會場，把布上照一大佐和他的作戰參謀送上了西天。

二十四日下午，橫山勇仔細研究了常德守軍情況。守城部隊是王耀武七十四軍主力師，余程萬的五十七師，已足見蔣介石在這裏打硬仗的決心。如果這個師是國民黨部隊一般的師，橫山勇根本不會把它放在眼裏。可是，七十四軍和日軍交戰多次，總是取勝，橫山勇就不敢大意了。布上大佐

一死，一〇九聯隊指揮力量已經削弱，這一因素必須考慮。橫山決定親自指揮攻城了。他的佈署是：第三師團中畑護一第六聯隊攻南門；一一六師團和爾基隆第一二〇聯隊攻西門；一一六師團代理聯隊長鈴木兼雄一〇九聯隊攻北門；六十八師團、四十師團各一個大隊攻東門。

子夜，橫山勇看了一會兒《拿破侖征戰史》，忽然想起不讓岩永旺指揮攻城的決定不妥。這種改變計劃，無疑表現出一些對岩永旺的不信任。拿破侖兵敗滑鐵盧，也是敗在一念之差上。他叫過作戰參謀說：『明晨攻城，仍由岩永旺師團長擔任指揮官。此令下達至所有攻城部隊。』

常德攻防戰進行到二十七日，日軍仍無絲毫進展。

二十五日，日第六聯隊長中畑護一帶領幾個人到江邊偵察對岸五十七師設的水上障礙，被守軍五十七師發現。守軍一面派狙擊槍手射擊，一面用無綫電話將此情況通報給正在空中盤旋的中國P—40戰鬥機羣。幾架飛機立即朝中畑護一俯衝射擊，中畑當場斃命。

中畑護一是日十一軍進攻常德陣亡的第二位將軍。（日軍規定：軍官戰死之日，自動晉一銜。）橫山勇知此消息，不禁扼腕長嘆。他生怕此事擴散出去，影響士兵士氣，令封鎖中畑大佐死亡消息。岩永旺見橫山勇這樣精細，心中又生出幾分崇敬。

誰知惡戰還在後頭。

凄絕美艷的常德保衛戰僅僅只拉開了序幕。中、日雙方軍人在這裏共同創下了戰史上與衆不同的新篇章。中、日雙方幾十萬部隊的搏殺仍在繼續。

中國第九戰區方先覺第十軍，由衡陽開來，三個師齊頭並進，沿益陽攻向常德。十一月二十八

日，該軍與日軍第三、第六十八師團展開激戰。

方先覺不顧一切顧慮，發出殺出血路攻向常德增援五十七師的命令。十二月一日，英勇的第十軍一部突進至常德汽車南站，但因無船隻，無法渡沅江與守城部隊會合，這部將士幾乎遭敵全殲。十一月二十八日，預三師陷入重圍，師長孫玉瑾陣亡，葛先才副師長負重傷。因中國其它增援部隊行動遲緩，方先覺第十軍已身陷重圍，不能自拔。日六十八師團二三四聯隊長户田義直大佐指揮部隊打掃戰場時，發現中國軍隊屍體中有一位身穿高級軍官服的死者。户田大佐去找了幾位中國傷兵認領。傷兵一看是孫玉瑾將軍屍體，禁不住放聲大哭。中國傷兵對翻譯說：『請求禮葬孫將軍，望能同意。』户田同意中國傷兵禮葬孫玉瑾，對戰死的中國師長深深鞠了一躬。

方先覺第十軍身陷重圍，使得守城的七十四軍五十七師余程萬部等待援兵的希望化為泡影。余程萬的五十七師已決定與常共存亡。一萬三千名將士在余程萬師長的帶領下，四天内使得日軍在常德城外遺下兩千多具屍體。

二十八日下午，横山勇親臨攻城前綫，聽取了岩永旺的彙報。

横山勇說：『中國以王牌主力師守常德，目的是牽制、消耗我軍實力，使我軍久攻不克。爾後，以重兵進行反包圍圍殲我軍。目前，中國五十七師誓死抵抗，原因是他們與外界聯繫已經完全中斷。你們談談該怎麼辦。』

岩永旺一看横山勇親自來了，臉上有點掛不住，咬牙切齒地說：『司令官請放心，用牙齒我也要把常德啃下來。』

十一軍參謀田野道：『七十四軍五十七師，是中國黃埔系部隊的精銳，國家觀念極强。幾年來，該部隊與我軍作戰，戰績突出。如果强攻常德，定要付出數倍于敵的代價。如今中國各路援軍都朝常德殺來，攻城時間太長，怕要陷被動。』

岩永旺說：『我軍戰死了幾千人，兩位聯隊長戰死，難道現在就不明不白撤走嗎？』

橫山勇擺了一下手：『不是撤走，岩永君。本軍這次行動之目的，是徹底破壞常德地區中國各種設施，殲敵一部。現在已基本打掉了中國增援常德的第十軍，如能陷常德，此行也就可以劃一個完整的句號了，你可派人送信給余程萬將軍，從今夜起，開放常德城一面，使他能率部從容撤出。這樣，既然能保全他的名聲，也減少了本軍的傷亡。』

岩永旺吃驚橫山勇的想法，覺得這樣也是一種途徑，遂令人去給城中守軍帶信，把進攻南北的第六聯隊撤至東門。

余程萬中將並不領這個情，率守軍與日軍又激戰了一夜。

岩永旺拔出軍刀，大叫道：『給我炸，給我炸，把常德給我炸平了。』

十二月一日夜。常德城內中央銀行大樓。

余程萬看着柴新意團長一臉血污，大吃一驚。這個柴新意已經是他手下活着的唯一的團長了。

余程萬問：『柴團長，你掛花了？』

柴新意抹了一把血，『是小日本的血，剛才日軍十幾個人偷偷摸摸爬進陣地，我和兄弟們用大刀

片子把他們砍了。節約子彈要緊。』

余程萬嘆道：『外圍陣地已被突破，一萬三千兄弟，如今能拿動槍的，已不足五百，仗打的太慘了。校長令我死守常德，眼下援軍進不來，余某無力回天。給校長發訣別電，五十七師全體將士為國成仁，來生再見了。』

是日夜，蔣介石收到了余程萬的訣別電。蔣介石看了余程萬的電報，悲痛萬分。前一天，他剛從開羅開完三巨頭會議，與英美兩國共同向世界發表宣言，要為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繼續戰鬥。在開羅時，這個余程萬為他帶來了極大的榮耀。羅斯福坐在椅子上，稱常德保衛戰是斯大林格勒第二。如今這個余程萬將戰死常德，這一消息足以轟動世界。蔣介石準備讓全世界人看一看，中國軍隊是怎樣與日軍作戰的。

他叫來陳布雷，説：『你連夜組織人，撰寫余程萬光輝一生的文章，一待余程萬成仁，重慶各報同時推出。』

蔣介石等到十二月三日凌晨，仍沒得到余程萬戰死的報告。蔣介石吃了早飯，打開收音機，想聽聽日本政府對英、美、中三國開羅宣言的反應，誰知播音員卻在説：『皇國忠勇的十一軍于今日八時攻佔常德。』

蔣介石叫着：『陳布雷，陳布雷，這個余程萬呢，這個余程萬呢？你快打聽一下他的消息，快一點，我在這裏等着。』

一小時後，陳布雷回來報告説：『昨夜，余程萬率一百人從南門渡沅水突圍。余師長本已決心

成仁，昨晚，團長柴新意勸他突圍接應援軍。柴新意認為，五十七師抗戰以來，戰上海、武漢、長沙、屢建奇功，不忍使虎賁之師覆滅常德，要余程萬活着重建該師。」

蔣介石一聽，大叫着：「這個余程萬，我讓他死守常德，他却突圍出擊，令軍令部隊派人去把他押解回來，槍斃，槍斃。」

後來，蔣介石在光復常德後，派中外記者去實地參觀。記者帶回光復後常德的照片，偌大常德城，已成一片瓦礫，只有十幾間房屋在寒冷裏搖搖欲墜。

常德確實無法再守了。

蔣介石聽了記者描述，把余程萬降為士兵，讓他到前綫戴罪立功。

7. 岩永旺精力充沛，對房中術痴迷，到中國這些年，不知壞了多少中國婦女的貞節。留後路的想法，已在日本高級將領中蔓延開來。橫山勇抗令不遵。畑俊六在燈下寫道：『常德之夜，將兵損失近一個師團……』遠征軍斃日軍五萬。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六日，畑俊六電告橫山勇：『適時放棄常德，部隊撤返原駐地。』

橫山勇接到命令後，開始組織十一軍撤退。

岩永旺因一一六師團在攻常德時，付出慘重代價，遷怒于附近中國百姓，暗示部隊進行報復。岩永旺精力充沛，對房中術痴迷，到中國這些年，不知壞了多少中國婦女貞節。破城之後，岩永旺即令部屬找了幾個有幾分姿色的村姑泄慾。十二月七日，一中國女子反抗，岩永旺一刀把這女子劈成兩半。

橫山勇知道後，專程來到一一六師團。

『沅江是美麗的地方，岩永君，你看呢？』

岩永旺不明白橫山為什麼要談山水，說：『這麼美麗的地方，我們却搬不走。』

橫山勇笑了，說：『我也是個明白人。我感覺今生今世再不會來這個美麗的地方了。戰爭把什麼都改變了，別的又把戰爭改變了。你應該知道，這裏不是南京，一九四三年也不是一九三七年。』

岩永旺聽出了橫山勇的話外音：該留條後路了。他低着頭說：『布上君的死，對我的刺激太大，請司令官多多原諒。』

橫山勇拍拍岩永旺的肩膀說：『你願不願意留在武漢？』

岩永旺道：『願意。』

橫山勇折一個桃樹枝道：『此事還得從長計議。這次撤退，你還當總指揮吧。一定要把所有戰死者的屍體找回，盡可能一個一個火化。以後恐怕就不會這麼從容了。』他抬眼望望陰雲密佈的天空，『岩永君，我知道你離不開女人，我那裏有兩個高麗的慰安婦，小小巧巧，很對你的胃口，送給你，作為我對你的感謝。』

職務到了橫山勇、岩永旺這個級別，對日本一九四三年的現實，應該有個全面認識了。失敗的陰影已經緩緩而來，留後路的想法，在日軍中高級將領中開始蔓延起來。但他們又都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一時半晌不願承認日本已經在走下坡路，仍有期望戰局轉變的幻想。

十二月十一日傍晚，日十一軍開始從常德地區後撤，十二日晚，各師團退至澧水一綫。是夜，橫山勇在沙市前綫指揮所電令岩永旺：『為免遭空襲，我擬各師團全部于夜間渡澧水。』

日十一軍將兵渡過澧水後，都有一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感覺。攻克常德，在一九四三年日軍作戰中，已算大勝。十一軍士兵們睡在潮濕陰冷的地鋪上，蜷在稻草堆裏，已在夢想着一火車皮一火車皮的本土慰安婦到來後的狂歡了。

戰爭進行到一九四三年，日軍士兵思鄉情緒日重，對慰安婦也很挑剔了。多數人寧可排長隊，也要和本土來的慰安婦雲雨一番。他們想利用這一時間，聽一聽鄉音，問一問莊稼長得如何，城市供應豐不豐富問題。這樣，就使一些本土慰安婦不堪負重。有時候，排在後面的士兵，看見已累成一攤肉泥的日本女子，只要這女子給他哼一曲民謠也就知足了。幾個月前，慰安婦大隊也來過十一軍，還出過一件十分尷尬的事。第三師團一中士排了幾個小時隊，進去一看，躺在床上的女人竟是自己的親妹妹。中士當晚切腹自殺，慰安婦妹妹精神失常。

日軍這種心理，與一九四〇年形成巨大反差。四〇年夏，一節車載慰安婦從上海出發，去杭州慰問部隊。沿途守軍得此消息，派人去阻攔列車，就地解決問題後才放列車前行。後來，派遣軍只好令這個慰安大隊沿途一站一站慰勞。這個慰勞大隊用了十一天時間才走完這兩百多公里路程。

那時候的慰安婦，多半都是從朝鮮強行招募的。

十二日晨，岩永旺摟着兩個高麗女人，伴着士兵們低沉的家鄉民謠，安然入睡。

大本營的東條英機和杉山元，根本無力考慮十一軍將兵的飢渴問題。中途島一戰，海軍大敗，太平洋戰場部隊的後勤供應頓時成了大問題。東條和杉山都認為，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與海上運輸能力的削弱關係最大。沒有強大的海軍護航，海上運輸隊乾脆就是資敵運輸隊了。

解決東南亞戰場即將出現的供給問題，只能從中國人手了。如果能在中國開闢出一個大陸走廊，戰爭所需物資就可以暢通無阻運至東南亞戰場。

十二月十二日傍晚。東京，日大本營。

東條英機和杉山元坐在一個桌子的兩邊，認真看着一張中國南部地形圖。

杉山元說：『看來必須進行打通大陸走廊作戰了。只是這樣一個計劃，單靠十一軍恐無力完成。』

東條說：『適當的時候，在武漢成立第六方面軍，負責這一作戰。現在必須作一些準備工作。長江水路運輸能力已達極限，打通平漢，粵漢鐵路必須實施。』

杉山元抬眼看看東條，說：『這麼大規模的作戰，必須作好充分準備。蔣介石現已裝備了二十多個美械師，戰鬥力增加了。』

東條說：『全部計劃何時實施，要開專門會議研究，我看現在需要佔領常德，這對下一步作戰有利。』

杉山元同意這麼做。

十二月十二日二十時。南京。

畑俊六從松井太久郎手裏接過大本營二七九號電：為了將來打通大陸交通綫，以確保常德為有利。為此一作戰，已考慮將第三、第十三師團延期調離中國戰場。目前要確保常德。

松井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二期，低橫山勇一屆，在校讀書時，兩人交好。他看到這份電報，已生出對橫山勇的擔心，這種朝令夕改，最作難是戰場指揮官。松井嘆道：『東條首相以為這只是調動一個大隊呀！』

畑俊六說：『不用再考慮了，電告橫山。』

橫山勇一掌拍在桌子上：『瞎指揮，瞎指揮，這是陷十一軍于絕境。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高級參謀武居清太郎大佐轉聲提醒說：『司令官，這是大本營的決定，最好還是回電表個態，抗令可是大事。其它事情，還可以商量。』

橫山勇苦笑道：『好吧。電告岩永，部隊停止撤退，在澧水一綫待命，部隊不要分散。電告南京並電告參謀次長，十一軍已執行電令。佔常德已屬不易，得而復失，是主動放棄，重新佔領，中國人能答應嗎？天方夜譚呀！』

後半夜，橫山勇被惡夢驚醒。他重新回到指揮所，叫醒坐在椅子上的武居。

「不行，不能這樣做。我要對十幾萬作戰部隊負責。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是中國的老話。再電告南京、大本營：本軍在嚴冬中作戰已有月餘，已是疲憊之師，保障本次作戰的兵站大部已經撤收，後勤綫已斷，再次攻佔常德是否合適，請派遣軍慎重考慮，如常德必須攻佔，建議明春進行。」

十二月十三日八時，南京，派遣軍司令部。

松井看畑俊六動了氣，小心說：「總司令官，能否確保澧水一綫，是否再徵求一下十一軍的意見？」

畑俊六對橫山勇素無好感，如今這小子竟對上級命令說三道四，如果遷就了他，以後不更難指揮他了。畑俊六說：「這頭蠢猪十分傲慢，這種大事很難和他商量，這是大本營的命令，還用和他商量什麼，直接下命令吧。」

松井聽畑俊六罵橫山勇是蠢猪，大為吃驚，堂堂一個總司令，對部下罵出這樣的粗話太失身份了。松井還是想為橫山討回個說法，他說：「正因為他是個傲慢之人，說明他的困難實在難以克服了。能不能從華北調一支重炮部隊給橫山指揮呢？」

畑俊六道：「好吧，電令岡村司令官，速調華北山炮第五聯隊至武漢，歸十一軍指揮。」

松井看畑俊六開了口子，說：「讓天野參謀去一趟上海，與下村司令官商量一下，把一一六師團留守部隊也撥給十一軍。眼下，打通交通綫壓倒了一切，華東地區最近幾個月不會出大事。另外，我想明後天去一趟武漢，當面和橫山司令官談一談，這種電報往來，有些事情說不清楚的。」

畑俊六同意這樣辦理，他也怕真和橫山弄僵了，以後會遇到麻煩。

松井怕直接去命令，橫山勇會作出激烈的反應，想等到天野從上海回來後再發這份電報。這麼一等，把大本營作戰部長等來了。十三日傍晚，大本營來電：作戰部長真田穰一郎十四日抵南京研究十一軍全盤作戰計劃。松井一時不明白大本營用意，忙去情報課發了五六六號電令。

橫山勇接到電報，一夜沒合眼。又坐到十一點鐘，他拿起筆寫道：『本軍以現態勢繼續舉行進攻作戰，需改變作戰目的。此次作戰，已歷時一個半月，各師團平均減員百分之十八，目前又處中國軍隊南北夾擊的態勢中，確保新佔領區困難較大。鑒于這種情況，應中止這次作戰，待明春作充分準備後開始。』

十四日晚，真田穰一郎抵南京，告訴畑俊六：『大本營不希望出現指揮之間不睦局面。』

畑俊六只好讓步，說：『松井明日去沙市，解釋原因，消除誤會，可考慮撤回派遣軍五六六號電令。』

十二月十八日，松井從沙市回南京。畑俊六在萬般無奈中，簽發了同意十一軍返原駐地的命令。橫山勇終于扳回了一局。

畑俊六十八日無法入睡，認為大本營這次傷了他的面子，但因天皇對十一軍這次作戰已有定評，再不好說什麼，一肚子苦水全倒進日記本裏。他在燈光中寫道：『大本營之作法，令人費解。常德之役，將兵損失近一個師團，陣亡聯隊長兩名，反說此是大捷。如此風蔓延，後果不堪……』

* * * * *

自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入緬和中國雲南南部的日軍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滅亡之路。

一九四二年五月，飯田祥二郎的第十五軍四個師團攻入緬甸南部、中部。之後，十五軍第五十六師團分兩路北上攻擊中國雲南。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組織遠征軍入緬作戰，配合英、印軍隊抵抗日軍。中英印聯軍在野人山區大敗，中國遠征軍一部退回國內，另一部經長途跋涉進入印度西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美英聯軍開始向入緬日軍反擊。為改變緬北地區日軍不利形勢，一九四四年二月，日十五軍制定了反攻英帕爾作戰方案。

三月八日，南路日三十三師團開始攻南英帕爾地區。十三日在曼尼普爾河東岸將印度軍第十七師包圍于河谷地帶。十六日，徹底切斷印軍所有補給綫。英帕爾地區英軍第四軍團三個師經十天激戰，方才打破日三十三師團對印軍的包圍。三十日，印、英聯軍撤出。戰鬥至中途，三十三師團柳田元三見日軍傷亡慘重，電告軍司令官牟田口廉，陳述利害後，提議中止英帕爾作戰。

牟田口兼接電後，大罵柳田元三是膽小鬼，嚴令第三十三師團立即向英帕爾平原北進。三月十一日，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到曼德勒以東的十五軍司令部，提醒任性的牟田口兼在局勢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要特別謹慎。牟田自持與東條英機私交甚好，越級電告寺內壽一，要求繼續進行英帕爾戰役。三月十六日，寺內壽一的高級參謀到東京大本營彙報作戰情況時，東條英機一口咬定要十五軍全力阻止中國軍隊打通中印公路。

緬甸方面軍没有别的辦法，只好繼續進行英帕爾作戰。

三月十八日，日三十一師團主力進入密林。英軍却判斷這只是小股日軍，目的只是策應日三十三師團作戰。

三月二十六日，日三十一師團突然出現在英帕爾以東時，英第四軍團長西拉姆才發現已遭日軍三面包圍。

四月六日，日三十一師團攻佔科西馬。牟田口廉令三十一師團再佔迪馬普爾，此令被緬甸方面軍官取消。

根據英帕爾戰況，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上將嚴令第四軍團固守英帕爾，由鐵路運第三軍至迪馬普爾後，然後反擊科西馬。河邊正三的謹慎遭到了嘲弄。

此時，日軍三個師團有兩個師團尚未建立補給綫。牟田口廉令已得到補給的第三十三師團加强進攻以奪取英帕爾。三十三師團進攻一週，不但没攻下英帕爾，反招致更大損失。柳田元再次建議等準備充分後再作進攻。牟田一氣之下，五月九日電告大本營，要求撤銷柳田師團長職務。東條英機同意這一要求，于五月十日任命混成二十九旅團長田中信男少將代理第三十三師團長。

到五月底，日十五軍減員已達三分之一。但牟田口廉仍要三十三、十五兩個師團加緊進攻。又打了幾天，仍没取得任何進展。牟田認為進攻不力，主要是十五師團長作戰不力所致，再次電告大本營撤銷十五師團長山内正文職務。六月十日，東條英機任命柴田卯一中將繼任第十五師團長。

到六月中旬，三十一師團能參戰人數已不足兩千，師團長佐藤幸德要求補充彈藥和兵員，牟田

的回答是：死守科西馬，牽制北路英軍，以便軍主力攻戰英帕爾。

佐藤一氣之下，決定單獨從科西馬撤走。

佐藤一撤退，日軍側翼完全暴露。英軍立即攻向英帕爾。日軍剩餘兩個師團殘部逃回原始森林。這部日軍撤回親敦江以東時只剩下不足三萬人。三個月作戰，日軍損失七萬人。

八月，河邊正三、牟田口廉、佐藤幸德均被日大本營撤職。

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中國遠征軍新一軍和新六軍在緬北與日軍第十八師團進行了長達十八個月的作戰。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日第二師團進入雲南，協助第五十六師團進行反擊。十八師團負責掩護這兩個師團作戰。

八月四日，中國遠征軍攻佔了密支那，逼得日五十六師團走投無路，師團長水上原藏當日切腹自殺。

八月十三日，日一四八聯隊長藏重康美在騰冲被中國遠征軍擊斃。

日軍為營救被困騰冲、松山等地的部隊，八月二十六日，日第二師團主力隱秘進入芒市東南地區。

八月三十日，日三十三軍下令第二師團、第五十六師團並列攻向龍陵和怒江。

九月三日，兩個師團開始攻擊。五日，分別到達龍陵的西北和東南地區，與該地被圍在城內的

日軍取得聯繫。

中國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嚴令各部限期攻佔各分配目標：第六軍及新編二十八師限期攻佔松山；五十四軍限期攻佔騰冲；第二軍限期攻佔平夏。衛立煌又令七十一軍、榮譽第一師、第九師在龍陵地區阻敵第二、第五十六師團進攻。

九月五日，日軍駐松山大隊長金光惠次向師團長發出訣別電，稱全體官兵均將玉碎。

九月六日，金光少佐戰死。九月七日，松山尚餘日軍八十人焚燒了軍旗，同日，中國軍隊光復松山。

九月十一日，騰冲日軍只剩下七十餘人。日一四八聯隊長太田正人即下令焚燒了天皇御賜軍旗，並向師團長發出訣別電。

十三日，中國遠征軍光復騰冲，全殲日守軍一千六百餘人。

十四日，日三十三軍司令官本多材政見已無增援松山、騰冲必要，下令停止增援作戰。

一九四五年元月十五日，中國新一軍佔領南坎後，日五十六師團、第二師團為了防止被全殲，于元月十八日全部後退，畹町十九日被中國軍隊收復。

一月二十七日，雲南遠征軍和從緬北打回來的孫立人的新一軍在芒友會師。至此，中印公路被打通。

中國雲南遠征軍及在印遠征軍，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共擊斃日軍五萬六千人，擊傷三萬八千人，使日軍在緬甸戰區喪失了主動。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七）

冢田攻，陸軍大將（追晉），日本茨城縣人。一八八六年生，一九〇七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十九期，一九四一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二十六期。一九三一年晉升為步兵大佐，任駐台步兵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三年八月，任關東軍作戰課課長。一九三五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九月任參謀本部第三部部長，成為日軍發動侵華戰爭決策圈核心人物之一。『七七事變』後，十一月七日，日本大本營任命激進派代表人物冢田攻任上海派遣軍參謀長，他是上海會戰和南京會戰日軍的實際指揮者，親自下達『殺掉全部俘虜』的命令。一九三八年二月，冢田攻隨松井石根返回日本，任陸軍大學校校長，七月，晉升為中將。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調任關東軍第八師團師團長。一九四〇年一月，升任參謀本部次長。在參謀次長任上，冢田攻又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人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寺內壽一元帥任南方軍總司令官，冢田攻任總參謀長，負責指揮南方軍六十餘萬人作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國戰場日軍局勢一直不好，畑俊六元帥見冢田攻在寺內手下很為南方軍長臉，遂向日統帥部要求，調冢田攻來指揮機動兵團十一軍準備攻重慶。冢田攻離開南方軍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開始走背運，日大本營只好下令中止『五號作戰』。冢田攻不同意這麼做，畑俊六只好在南京開會討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冢田攻座機被中國軍隊擊落，冢田以下十一人全部斃命（詳見本書）。鑒于冢田攻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特殊貢獻，日軍方破例在冢田攻死後，把他晉升為大將。日軍規定，中將以上將領戰死，不執行自動上晉一銜的規定。冢田所受的待

遇，在日軍侵華和太平洋戰爭中，是絕無僅有的。

下田宣力，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宮城縣人。日東京大學機械系畢業，一九一二年日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四期畢業。一九三六年，升至工兵大佐，任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三角課課長。一九三八年三月，任關東軍野戰鐵道三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九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四〇年八月，擢升陸軍測量部部長。一九四二年四月，調任華北方面軍第二鐵道部部監。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華北地區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仁科馨，陸軍少將，日本長野人。一九一四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六期，一九三九年八月，升至步兵大佐。一九四一年三月，調任日十一軍四十師團二三五聯隊聯隊長，參加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十一軍再次發起江南戰役，四十師團參加作戰，六月一日，仁科馨在湖南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黑川邦輔，陸軍少將，日本大分縣人。一九二〇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十二期，一九三〇年入日陸軍大學四十二期學習。一九三九年八月，升至步兵大佐。一九四二年二月，任日駐緬甸方面軍二十五軍軍政部部附，負責向全軍將兵灌輸軍國主義思想。一九四二年六月，黑川邦輔調任日五十六師團參謀長，率部攻進中國雲南怒江西岸。一九四三年初，組織三期討伐作戰。一九

四三年六月二日，黑川邦輔親自率部衝鋒時，被中國軍隊擊斃。死後，被追贈一枚四級金鵄勛章。

中薗盛孝，陸航中將，日本鹿兒島縣人。一九一二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四期，一九二二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校三十四期，晉升為航空兵大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晉升為航空兵大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華北方面軍第一飛行團第六大隊大隊長，入中國作戰，先後參加太原、邢台等地的戰鬥。一九三八年三月，調任飛行第七聯隊聯隊長，參加武漢會戰。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為航空軍少將，任華北方面軍第三飛行集團第一飛行團團長，指揮對寧夏、蘭州、西安等地的轟炸。一九四一年十月，晉升為航空軍中將，調任航空技術學校校長。一九四二年七月，任第三飛行師團師團長，再赴中國作戰，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作為中國戰場日本空軍最高指揮官，指揮了六百餘次對日軍進攻城市的空襲。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中薗中將從台北飛廣州，飛臨黃埔上空，被四架美國飛機攔截，中薗座機中彈墜毀，機上人員無一生還。生前，他曾獲二、三、四級金鵄章各一枚。

布上照一，陸軍少將（追晉），日本佐賀縣人，一九一五年五月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七期。一九四一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任一一六師團一〇九聯隊聯隊長，率部參加江西水網地區掃蕩作戰。一九四三年秋，布上照一隨一一六師團參加十一軍對常德的攻擊。十一月二十三日，佈上被中國軍隊炮彈炸死。生前，曾獲三、四級金鵄勛章各一枚。（詳見本書）

中畑護一，陸軍少將(追晉)，日本山口縣人。一九一五年五月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七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九月，任獨立混成第四聯隊聯隊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畑聯隊作為第三師團主力參加常德作戰。十一月二十五日，被中國空軍機槍射死。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勳章一枚。

細谷剛三郎，陸軍少將(追晉)，日本東京人。一九一四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七月，晉升至工兵大佐，任十五師團工兵聯隊聯隊長，隨師團赴中國作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國東北地區邊境的一次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擊斃。

藏重康美，陸軍少將(追晉)，日本山口縣人。一九一四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六期。一九四一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一九四三年五月，任五十六團一四八聯隊聯隊長，守備騰冲城。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國遠征軍開始反擊作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藏重康美被炸死。生前，他曾獲四級金鵄勳章一枚。

水上源藏，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山梨縣人。一九一一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三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一九三九年六月，任關東軍第四師團六十一聯隊聯隊長。

一九四〇年九月，任一一〇聯隊聯隊長。在華北期間，正值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水上聯隊防區多次遭八路軍襲擾，弄得水上多次受上司訓斥。一九四一年十月，晉升為陸軍少將，調任五十四師團兵務部部長。一九四三年六月，轉任緬甸方面軍三十三軍五十六師團五十六步兵團團長，參加密支那地區作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國遠征軍和美英緬聯軍反攻密支那。七月，五十六步兵團只剩約八百人，水上默許後撤。八月四日，水上源藏用手槍自殺。

第八章

回光反照圖

1. 四月下旬的鄭州地區，竟凍死一百多日本兵，內山感到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來左右這場戰爭了。岡村寧次稱八路軍是附骨之蛆，稱國軍王牌部隊是不懂規矩的武士。中國軍隊慘敗中原。

為挽回日軍在整個戰場上的頹勢，打通並確保中國大陸交通綫作戰已成必須。日軍上層人物認為：完成這一任務，一可利于在東亞大陸作長期堅守；二可擊潰中國國民黨軍之主力，以免美軍在中國之沿海登陸時，日軍遭到兩面夾擊。

自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開始，日空軍已完全喪失優勢，東條英機要求在陸軍行動前，摧毀中、美在西南地區的空軍基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東條英機完成了軍務、政務、統帥一元化，企圖通過獨裁拯救日本之危局。東條認為：帝國聖戰失利之原因，是國內政治民主化造成的，對戰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不行的，必須只有一個聲音才能打贏戰爭

東條兼了參謀總長職務後，立即擴軍三十二個師團，實行全民皆兵。

三月十五日，東條英機在高級閣僚會上，面帶殺機道：『近半年，上層失敗情緒蔓延，嚴重影響聖戰的進程。我們必須堅定勝利信心，決不容許有絲毫的動搖。今後，大小官員，不管政界軍界嚴禁談論和平問題，凡軍隊官員產生動搖者，軍法處之。』

日本從此朝着一個死胡同走去。

四月十七日夜，內山英太郎司令官指揮十二軍五個師團又三個旅團二十萬大軍，開始進行打通平漢鐵路戰役。

四月十八日，十二軍三十七師團陷中牟。

四月二十日，六十二師團克鄭州。

四月二十一日，獨立混成七旅團陷新鄭。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一時，內山英太郎下達了進攻許昌的準備命令。

這一天，天降大雨，氣溫突然下降十幾度，竟把正在急行軍參加許昌會戰的二十七師團凍死幾十人，凍傷兩千餘人。

內山英太郎心中暗暗發怵。兩年前自己在宜昌時產生的絕望感覺突然又降臨了。四月下旬中國的中原，天氣竟突然冷得凍死人，太反常了。內山感覺到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來左右這場戰爭了。他對許昌不敢輕視，竟動用了三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兵力攻打許昌。

二十五日，內山英太郎乘火車通過新修復的黃河大橋，穿越鄭州，抵達十二軍設在新鄭縣政府的前綫指揮所。

山口惠子和內山在宜昌經歷一場生死戀後，每當內山有大的戰事，她就設法到中國來陪伴內山。當她穿着鮮艷的日本和服走下列車時，內山過去扶了她一把，惹得前去迎接的參謀人員一陣眼熱。

二十六日，內山召開師團長會議。

內山說：『各進攻部隊應于二十八日日落前隱蔽集結完畢。攻佔許昌後，本軍主力回旋至平漢路以西，攻佔洛陽，以期在這一地區擊潰湯恩伯兵團主力。』

四月三十日，十二軍開始總攻許昌。守軍勢單力薄，又沒得到及時增援，五月一日被迫放棄許昌。

中條山被日軍攻佔後，近三年時間，這一地區沒有發生大的戰鬥，中國軍隊對日軍的戰力已缺乏經驗性認識，許昌一個軍未守一日便失，第一戰區怯戰心理即生。蔣介石的兩個老鄉蔣鼎文、湯恩伯吹噓的血肉長城一夜間被日軍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五月一日，日十二軍攻佔許昌後，橫山勇命令獨立步兵十一旅團由信陽北上，接迎南下的第二十七師團。五月九日上午，兩軍在確山會師。至此，平漢鐵路全部打通。

日本大本營得到了消息，像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劑，立即舉行了各種慶祝活動。然而，這時候的日本已與一九三八年的日本大不相同，國民似乎一夜間失去了對戰爭的全部狂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游行組織不起來，募捐没人支持，最後只好强行令市民掛了國旗了事。東條首相不讓談失敗，那就不談好了，但你總不能不讓我思想。進攻英帕爾的日軍已呈敗勢，聯合艦隊多次遭到美軍殲滅

性打擊，已經潰不成軍，山本五十六被美空軍擊斃不足一年，他的後任古賀峰一大將又被美國人擊斃，阿南惟幾大將的第二方面軍已從新幾內亞西撤，因喪失制海權，三艘大型運兵船被美國潛艇擊沉，近萬名官兵葬身海底。這些失敗，哪一個都足以抵消掉在中國戰場的小勝。

日本人確實已經笑不出來了。

五月三十日，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中國派遣軍對二十七師團發生大量凍傷及凍死事故作了處理，下令撤去竹下義晴師團長職務。

打通平漢鐵路後，岡村寧次和內山英太郎把目標盯在湯恩伯的王牌十三軍身上。他們認為，只要消滅掉第十三軍和中國第八戰區的第一軍，中國中原部隊將不戰自潰。

日軍侵華已有十幾年了，經過大小幾千次作戰，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部隊的作戰能力有這樣一些評價。岡村認為中國軍隊中，有兩類部隊最難纏，一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這支部隊戰時行動迅速，攻擊精神相當頑強，常常能戰至最後一人，戰術又極其靈活多變，使人無法捉摸，岡村稱之為：附骨之蛆；第二類就是國民黨部隊中的王牌，這種部隊戰意旺盛，國家觀念極强，又極重視榮譽，一旦沾上，一定要弄成兩敗俱傷，岡村稱之為：不懂規矩的武士。

岡村準備採取擒賊先擒王的辦法對付第一戰區部隊。

五月一日，內山英太郎以四個師團兵力為石覺之十三軍佈置下一個大口袋。

五月五日，內山眼睜睜看着十三軍遁入中嶽嵩山森林，撥轉馬頭，去和太原第一軍合擊洛陽。

五月十八日，洛陽戰役打響。

野副昌的第六十三師團，雖有飛機、重炮助戰，但到十九日中午，仍被守軍阻在城外，連洛陽中國守軍的外圍陣地都没突破。

十九日十三時，岡村寧次得此情况後，發了一頓火，説：『調十二軍附近兩個聯隊歸六十三師團指揮，要這個野副三天拿下洛陽。』

戰至十九日傍晚，野副對洛陽仍一籌莫展。

岡村在北平急得團團轉。他在北平窩了幾年，終于等到了打大仗的機會，如連打幾個勝仗，便可企望一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寶座了，這種時候，部下不為他争面子，這怎麽行！

參謀長大城户三治説：『該换戰將了。野副在北平維護一下治安，欺負一下中國小股游擊隊還可以，他本來就是這塊材料。如今十五旅團成了六十三師團，水漲船高，他成了師團長。他缺乏與中國軍隊正規作戰的經驗，人又自高自大，一個師團尚不能指揮，再給他部隊，恐怕是徒增傷亡。不如讓内山司令官由新鄭前去洛陽指揮。』

岡村嘆道：『有能力的高級指揮官太少了。以後的仗恐怕越來越難打，兵員素質也是一個大問題，中學剛畢業，訓練一兩個月，就去攻城，傷亡肯定小不了。就這麽辦吧。』

五月二十三日，内山英太郎見部隊作好了攻城準備，寫了一則文告，勸守軍放下武器，名義上是為了防止洛陽古城毁于戰火。

此文告遭中國守城十五軍斷然拒絶。

五月二十四日，内山至七里河前綫指揮所，下達總攻洛陽命令。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十五軍軍長武庭麟率部突圍，同時，洛陽被日軍攻佔。

岡村不知出于什麽原因，在上報洛陽之戰果時，大大縮小了傷亡人數。大本營接到電報後，大加宣揚，攻下偌大一個洛陽城，斃敵近五千，自己傷亡不足三百，難道不是奇迹。

其實，不管是日軍大本營，還是岡村，都有難言之隱：日本國民已經受不起血的刺激。

日軍陷許昌後，蔣鼎文深恐被日包圍，忙把長官部撤入伏牛山，眼睜睜看着日軍去攻洛陽而不顧。上行下效，各集團軍紛紛向西南潰逃。因無統一指揮，被人數不足守軍十分之一的日軍一衝，頓時亂作一團。三十三集團軍司令李家珏一看局勢危難，挺身而出，組織後撤。五月二十一日，李家珏撤至陝縣秦家坡，日軍隨之趕到。激戰中李家珏壯烈殉國。

蔣介石一看中原戰場不可收拾，急令陳誠前去。爾後又撤了蔣鼎文和湯恩伯的職。

至此，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綫第一階段作戰結束。日軍傷亡八千餘。

2．日實行獨裁統治後，烟俊六莫名其妙覺得戰爭恐怕要結束了。十一軍第四次攻長沙。戰役序幕没演完，薛岳的敗局已定。長沙終被日軍攻破。

畑俊六大將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拖着肥胖的身子離開南京，帶着第五航空軍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將等人登機飛向武漢。飛機升空後，畑俊六滿懷惆悵地給南京城留下複雜的一瞥。他要到剛設在武漢的派遣軍前進指揮所親自指揮打通大陸交通綫的第二階段作戰。是福是禍，是成是敗，他心裏没底。他的老下級東條英機實行獨裁統治後，他莫名其妙地覺得戰爭恐怕快結束了。因此，第一階段各戰場的捷報没能使他興奮起來。年紀大了，心臟又不好，一上飛機，他就昏昏欲睡。

畑俊六要來武漢，橫山勇只好把十一軍司令部讓給他。橫山勇從心裏瞧不起這個上司，甚至認為戰局之不利，這個老廢物應負三分之一的責任。橫山對畑俊六來武漢指揮，心裏有些不痛快。他是頭腦清晰的一員戰將，明白事到如今，要改變全局被動，已經很難。但他又很自信，自信在一個局部還能搞出一個新局面。畑俊六如仍在南京遙控，自己露臉的機會就要多一些。現在來了個平庸的上司，這仗打起來恐怕就不痛快了。

心裏雖這樣想，但畑俊六還在位，不能冷淡了他。橫山勇還是早早去了機場，迎接畑俊六大將的到來。天氣已經很熱，他把領口解開一個透風，在跑道邊來回踱着步。

畑俊六走下飛機，橫山勇忙敬了禮，說：『總司令官辛苦了。』

畑俊六眯眼看看橫山勇，說：『橫山君，傳說你每天要擦十次皮鞋，軍容從來一絲不苟，我還想向你學習，我的領扣從來没扣好過，今日一見，才知傳言也虛，你原來也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

橫山勇忙扣了扣子，重新立正，說：『橫山失禮了，請司令官多多包涵。』

畑俊六大笑一陣，說：『玩笑，玩笑，你何必當真。』

橫山勇知道畑俊六還記着年前自己抗命的事，不由得皺了皺眉頭。

當天晚上，畑俊六召開了參戰各師團長的會議，佈置作戰任務。

『各師團長都在，我說的第一句話是：為了聖戰的勝利，為了天皇，打好中國戰場最大規模的戰役。』畑俊六總司令官首先講話：『此次長衡會戰，我方投入的兵力為一百五十個大隊。在衡長地區，本軍將與中國六十個師作戰。從投入兵力上推斷，我軍必勝。這次作戰，涉及幾個方面軍部隊，本司令官將親自指揮這次作戰。橫山君，戰場總指揮由你擔任。』

橫山勇站起來答道：『是。』

畑俊六話鋒一轉，要給橫山勇出難題了，『十一軍曾進攻三次長沙，都沒有破城，橫山君有沒有好的破敵之策？你認為此次作戰，有幾分勝算？』橫山勇再一次站起來，說：『中國有句古話，事不過三。這次進攻長沙，本軍必勝。一是兵力充足；二是部隊集結時保密工作好，從中國軍隊電報往來分析，目前蔣和薛岳還不知本軍戰略企圖；三是敵三次與我軍交戰，見我軍未佔長沙，必然輕視，驕兵必敗；四是本軍認真研究了前三次進攻長沙之經驗教訓，制定出兩梯隊波浪交替形作戰方案。長沙、衡陽，攻則必克。』

畑俊六見橫山勇成竹在胸，又問：『你能不能說詳細一點。』

橫山勇走到地圖前，拿起一把尺子說：『本次作戰，我擬將强有力主力兵團，運動至兩翼。這是針對湖南山嶽、水網遍佈之地形和薛岳第九戰區一貫的戰略戰術制定的。本軍第一梯隊進攻時，中國軍隊必將以精銳主力從兩翼側擊，這是他們的一貫作法。這樣我運動至兩翼的主力又能將中國

軍隊反包圍，中國軍隊在外綫已無機動兵團，長沙便成孤城一座。』

畑俊六興奮起來，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絕妙的、周密的方案，又問：『中國入緬作戰遠征軍，都是他們的精銳，如果回來救長、衡，你又準備怎麼對付？』

橫山勇道：『十五軍在緬正準備發動大規模進攻，如戰局發展對十五軍有利，中國遠征軍回援可能不大。這確實是本次作戰最大危機之所在。但是，自雲南到湖南，大兵團運動，最少需一個月時間，所以，各部隊必須在一個月內拿下衡陽。』

畑俊六說：『這個計劃很好。進攻日期定于後天，五月二十七日，這是皇國軍隊最光輝的紀念日之一，這一天，俄國波羅的艦隊被我海軍全殲。』

薛岳確實要以不變應萬變。他作出這種決定，基于兩種錯誤的判斷：一是他認為日軍不會有規模空前的部隊出現在湖南戰場，因為中原之戰還在進行，他並不知道日本又裝備了三十四個師團，其中有十五個師團投入了中國戰場；第二，他認為湖南的山還是這些山，水還是這些水，日軍進攻長沙也不過只是一條路可走，天爐戰法用了兩次，效果顯著，這次還可以一試。

日軍大兵團在湘北鄂東南集結，作到絕對的保密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白崇禧終于在五月二十日，獲悉日戰略企圖。白崇禧認為日軍集結這麼多的兵力，目的恐怕不僅在長沙，攻到衡陽也有多餘的戰力，如守長沙，必將被各個擊破，但若不守長衡，在戰略上又會召至更大被動，最後，他認為應固守衡山，放棄長沙，在淥水以南與敵決戰。

以當時中、日態勢，白崇禧這個計劃，無疑是最善的。

可惜薛岳聽不進去這個意見，認為白崇禧是瞎指揮，又來了一個『君命有所不受』，決心在淥水以北與日決戰，仍要保長沙，還想再創一次長沙大捷。薛岳是大功臣，又是前綫指揮官，白崇禧拿他没有辦法。薛岳部署的唯一變化，是他在五月二十四日，將自己的長官部由長沙向南移了二百公里，遷到了衡陽。

戰役序幕還没演，薛岳的敗局已定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橫山勇在蒲圻前綫指揮所對一綫進攻兵團發出了攻擊命令。

中路：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師團，攻擊正面，由嶽陽南下。因薛岳仍按老辦法御敵，二十軍没作認真抵抗，要『誘敵深入』，防綫即被日軍突破。

後路：第四十師團，獨立第五、第十七旅團從洞庭湖水域在海軍艦隊配合下，向南進攻。

左路：第三、第十三師團主力由崇陽沿湘、贛邊境的山嶽密林向南插進，第二十七師團作為三梯隊跟進。

六月六日，日右路兵團佔沅江，十六日佔長沙以西戰略要地寧鄉。

六月六日，日中路一綫兩上師團突破新牆河，守軍二十軍支撑不住，被迫退守平江。

六月八日，日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師團抵長沙市郊區，僅留三分之一兵力攻城，主力繞過長沙，繼續南進，直逼衡山一綫。

六月十三日，日中路跟進第二梯隊第三十四、第五十八兩師團，在第一梯隊清掃過的道路上快速跟進至長沙城下。

薛岳指揮主力機動部隊四個軍向北迂回時，遇日最精銳的左路兵團，四個軍團事先毫無防備，即潰向江西。

六月十八日，長沙最後屏障嶽麓山失守。

同日，長沙失守。

3．東條英機眼神迷亂起來，看着真田說：『限期攻下衡陽，再晚就遲了。』未等飛機停穩，橫山愴惶跳下飛機。方先覺迷茫的雙眼盯着如血的殘陽，久久地保持着一個姿態。

長沙一失，中國在長、衡地區已無法組織整體防禦。薛岳各部已被日軍打破，根本無法集結；王耀武之第七十四集團軍又被日軍阻于湘江西岸。

到六月二十三日，薛岳才弄清楚自己各個軍的確實位置。蔣介石的部署等于一紙空文了。方先覺之第十軍接到固守衡陽的命令時，並不知全局情況，只是加緊守城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長沙失守的消息傳到衡陽，方先覺正在外圍陣地視察工事。葛先才師長跑過來說：『軍座，長沙已失，你以為日軍何時能攻到衡陽城下？』

方先覺說：『快則月底，慢則下月初。重型武器不足，你要想法多弄一些手榴彈回來。目軍這

次看來是下了血本，衡陽是關鍵，他們肯定會盡全力。』

方先覺的估計還是太樂觀了一點。

六月二十四日，日軍第六十八師團先頭已出現在衡陽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

方先覺得到此報，吃了一驚，趕緊命令全體守軍進入戒備狀態。第二天下午，日六十八師團主力已迂回到衡陽以南約十公里處的東洋渡。

方先覺在二十五日晚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憂心忡忡地說：『外圍部隊是怎麼搞的！一下子衡陽就成孤城一座了。一定要把外圍打好，城中彈藥可支持二十天，糧食不成問題，主要是把士氣打出來。』

六月二十六日，日六十八師團向北推進至黃砂嶺。

六月二十七日，岩永旺一一六師團主力運動至衡陽西郊。

六月二十七日晚；橫山勇睡了一個好覺。戰局發展，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衡陽只有中國一個軍防守，四周一百公里，再無別的中國部隊，以兩個師團攻衡陽，三天即可拿下來，橫山勇躺在床上，這麼想了一會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日兩師團對衡陽發起攻擊。

十點五十分，前綫一份電報，把橫山勇打得兩眼發黑；十點三十分，六十八師團長佐久間為人中將、參謀長原田貞三郎大佐，在指揮所被敵炮彈炸傷，佐久師團長生命垂危。

橫山勇一看六十八師團指揮系統失靈，忙道：『電令岩永旺，由他指揮兩個師團攻城。』

橫山勇在長沙的指揮所裏琢磨就任師團長的人選。志摩源吉應該是第一人選，可他只是一個決死隊隊長的材料，不堪大用。最後他決定向畑俊六建議，把駐無錫的五十五旅團長堤三樹男調來。堤三是橫山勇的同鄉，這是次要原因，主要是堤三有很好的大局觀，又善長攻城作戰，這麼做于公于私都有利。

岩永旺這回沒有攻常德時的好運氣了，指揮兩個師團多的兵力，攻到七月一日，四天只向前推進了一公里，傷亡却已超過了兩千。

橫山勇這個時候才重新認識了衡陽。他想把衡陽作為一個誘餌，吸引薛岳主力前來解圍，爾後指揮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個師團圍殲薛岳主力，如果薛岳不上當，拿下衡陽後，于下一步入桂作戰也很有好處。再說，如不迅速拿下衡陽，這裏恐怕會把中國遠征軍從緬甸吸回來。衡陽必須盡快佔領。橫山勇不是呈匹夫之勇的人，他綜合各方面因素後，于七月二日夜，下令停止進攻衡陽，並把下次進攻時間定在七月十一日。他認為部隊休整、補充給養，需要一週時間。

然而，橫山勇已無法按自己的想法來進行這次作戰了。

七月三日，東條英機接到畑俊六轉來十一軍的電報，大發雷霆，雙拳擂着桌子大罵：『橫山這個飯桶！兩個精銳師團，一週過去，竟還在衡陽城外打轉轉，太可笑了，這哪裏像天皇陛下的軍隊！』

作戰部長真田望着東條英機，不知該說什麼話安慰這位老上司。他知道東條該發泄發泄了。

印度英帕爾地區的作戰，前一天剛剛結束，牟田的十五軍，十萬人馬僅存三萬。原因是牟田欠指揮

經驗，引起三個師團長不滿，最後第三十一師團長擅自率部撤出，導至全綫崩潰。這個牟田是東條的親信，東條無法推脱責任。太平洋上的塞班島，美軍于六月十五日登陸，日美惡戰二十天，大本營收到的竟是四十三師團、獨立四十七旅團、中部太平洋艦隊分別發來的訣別電。這兩次大敗，已經引起日本朝野對東條的不滿了。橫山勇攻衡陽受挫，對東條來説無疑等于雪上加霜。

東條英機眼神迷亂起來，看着真田説：『你要嚴督中國派遣軍，限期攻下衡陽，再晚就遲了。』真田很明白東條説的『遲了』是什麽意思：如果不來個衡陽大捷，東條的首相恐怕當不成了，他的軍事獨裁也將終結。

真田忙飛到武漢，對畑俊六講了全局的危機，要畑俊六看東條曾當過他幾年部下這件事上，拉東條一把。

畑俊六哪裏敢怠慢，即令總參謀長松井太郎飛長沙督戰。

七月八日，橫山勇在長沙看見了老同學。

松井説：『讓你為難了，可是，弄不好東條就要下台了。』

他們都不知道，七月七日晚間，東條英機知趣地辭去了參謀總長職務，他奢望能體面地下台。

橫山勇説：『我盡力吧。不過，進攻時間不能提前。』

七月十一日，岩永旺又一次指揮兩個師團進攻衡陽。

七月的湘南，白日地面氣温高達五十攝氏度，衡陽四週的外圍陣地，到處躺着中日雙方戰死者

的屍首。中國守軍的戰壕裏是齊腰深的血水，臭氣薰天。方先覺第十軍採取集束手榴彈戰術，一次又一次把日軍阻在陣地的前面。戰至七月十九日，衡陽外圍陣地，仍有一少半牢牢控制在方先覺第十軍手中。

橫山勇仔細讀了前綫戰報後，于七月二十日下令再一次中止對衡陽的進攻。

東條英機已于七月十八日被解除首相職務。橫山勇聽到這個消息，更是感到無地自容。這個七月，在他的記憶裏，注定是黑色的了。他無法理解衡陽的守城部隊，打了近一個月竟没有一個士兵前來投降。這一羣人究竟是什麼材料做成的？橫山勇想起去年年底進攻常德時方先覺第十軍的戰場表現。那時候，中國其它增援部隊都在外圍觀望，而這個方先覺，竟率部撕破他兩個精銳師團阻擊綫，殺到常德城下，如果不是沅江没有了擺渡船，方先覺與守軍會師，常德之戰的歷史將會是另外的樣子。

這個對手太可怕了！

橫山勇拿起一份戰報，上寫道：『一三三聯隊在黑瀨平一大佐率領下，昨日力克張家山高地。黑瀨聯隊傷亡為兩千七百三十一名。』這麼説，黑瀨聯隊長手下只有二百七十九名能打仗的人啦？

橫山勇嘟囔説：『不能這麼打，要把十一軍拚光的。可有什麼辦法呢？』

『司令官，』參謀長中山貞武拿着一份電報説：『畑俊六總司令官來電：務必于月底解決衡陽問題。』

橫山勇説：『不行，六十八、一一六師團減員百分之三十，又是酷暑季節，這樣打，衡陽拿下來，

這兩個師團也徹底垮了。如果衡陽不克，本軍下一步作戰將無從談起。要把五十八、十三師團主力運動過來參加攻城，所有重型炮火于月底之前運至衡陽郊區。我準備去衡陽親自指揮第三階段攻城。茶陵、安仁一帶作戰，由軍附竹下義晴中將負責指揮。』

衡陽守軍這時已傷亡近半，援軍久久不能到來，而日軍的兵力又增加了一倍。

七月二十九日，十一軍司令部把第三次攻城時間定在八月四日夜間。

八月一日傍晚，横山勇帶中山參謀長和指揮人員，分乘三架偵察機從長沙起飛，夜間降落在湘潭機場。制空權已被中、美空軍奪走，八月二日早五時，横山勇等人早早爬起來，上飛機，六時出現在衡陽江東機場上空。横山勇坐在很憋悶的小飛機裏，聽見外面有炮彈破空的聲音。飛機剛要着陸，炮彈即在機場跑道周圍炸了起來。第一架飛機剛一着地，飛行員剎車過猛，飛機倒立了起來。横山勇一看這陣勢，再也無法鎮靜，沒等他那架飛機停穩，倉皇跳下來。

横山走進機場附近的防空壕，看見四個師團的參謀長已在那裏等他。

横山勇道：『都準備好了嗎？』

都說準備好了。

横山勇冷笑道：『這裏不是電台，用不着這麼虛張聲勢。如果情況不嚴峻，也用不着我來前綫，守軍還有重型炮火，足以說明問題了。他們難道有地下通道運送炮彈？』

六十八師團小合參謀長道：『每天都有幾十架飛機給他們空投彈藥。』

横山勇說：『十一軍不能再增加傷亡了，用士兵屍體堆出來的勝利，是不值得驕傲的。離總攻

時間還有兩天，各師團要在圖上進行實戰摸擬推演，以確定最合適的進攻手段。中國第十軍，戰意旺盛，近兩三年，與本軍交戰三次，每次都給我軍重創。四日為最後一次進攻，此令一直到攻下衡陽中止。

衡陽最後的惡戰就要來臨了。

八月二日傍晚，橫山勇走進了設在衡陽城北的十一軍指揮所。

與此同時，方先覺站在衡陽城中一片冒着青煙的廢墟上，迷茫的雙眼盯着如血的殘陽，久久地，久久地保持着一個姿勢。他知道，最後的關頭就要來了。他不明白委員長天天許諾的援軍為什麼遲遲不來，如換上他第十軍，爬也爬進衡陽了。

4. 黑瀨少將望着近在咫尺的衡陽，放聲大哭。志摩少將以死抗議對自己的輕視。虎頭蛇尾慘烈凄苦的衡陽保衛戰降下帷幕。橫山勇說：『對真正的軍人，要尊重他們的選擇，要護送他們回重慶。』

岩永旺師團長知道在衡陽城下的耻辱已足以抵銷他在中國戰場所贏得的所有光榮。半年前，他曾因親手指揮兩個師團把常德城從地球上抹去而興奮不已，現在看那個勝利簡直微不足道了。但是，這仗還要打下去，最好還要取得勝利。七月二十二日，他提出給一三三聯隊長黑瀨平一晉銜，

橫山勇也同意了。八月一日，此報告得知了大本營的批覆。

岩永旺在四日仍把黑瀨用在刀刃上。

出發前，岩永旺來到黑瀨聯隊。

岩永說：『黑瀨君，你現在是全軍唯一的少將聯隊長，希望你能創出奇迹。』

黑瀨在前兩個階段進攻中，幾乎弄得成了光棍聯隊長，根本没想到這時能晉升到將軍的隊伍裏，心裏憋着一股勁兒，要用赫赫戰績報答天皇對他的恩寵。

太陽升起時，黑瀨帶領不足千人的聯隊，舉行了對皇宮的遙拜儀式，然後，他領着剛補充的新兵衝向天馬山。

四日九時，黑瀨帶領的人又只剩了一半，他只好下令中止進攻。

是日晚，黑瀨又組織一次進攻，未果。他這時候才嘗到了巧媳婦難做無米之炊的那種酸辣滋味。一個少將聯隊長，率領三個中尉代理大隊長指揮三四百人的作戰，實在可笑。

五日，黑瀨又組織了八次攻擊，仍被阻在大西門八百米開外的地方。

夜幕降臨後，黑瀨生出一計，他大喊：『掌旗官，你將一三三聯隊之軍旗秘密前移。我準備在子夜時親自舉旗，作最後衝殺，一定要把一三三聯隊的軍旗最先插上衡陽城頭。』

幾十個士兵站起來，都願跟着聯隊長進行悲壯的決死一戰。

掌旗官說：『聯隊長，要發生這種情況呢？你舉着旗仍攻不進城去，軍旗被繳，一三三聯隊不是徹底不存在了？』

黑瀨望着近在咫尺的衡陽，放聲痛哭。

五日夜哭泣的不止黑瀨一人，負責打援的四十師團師團長青木成一也在同一個時間失聲哭泣了好一陣兒。他的四十師團師正和中國三個軍作戰，主力二三四聯隊傷亡慘重，第三大隊四個中隊活着的已不足一百。他前兩天已接到任參謀本部付的命令，很想體面地結束在十一軍的生涯。如果二三四聯隊被殲，回東京怎麼有臉見人？他向橫山勇建議派附近第三師團一部增援二三四聯隊，橫山的答覆是：第三師團作為攻擊衡陽預備隊，必須保持戒備，以保順利破城，四十師團所遇困難，要自行解決。

青木成一看完電報，悲不能禁，淚水撲簌撲簌涌出了幾串。哭了一陣，他命令道：『電告二三四聯隊，絕對禁止後退半步。』

六日，六十八師團仍進展緩慢。五十七旅團長志摩源吉少將一看升師團長無望，又因作戰久無進展，頗受新任師團長小覵，心中就生出了戰死衡陽的念頭。他見軍、師團兩級指揮機構都在衡陽市郊，自己就把自己擺在了決死隊隊長的位置上，五十七旅團哪裏有危險，哪裏就有這個志摩源吉出現。六月十五日，守軍的迫擊炮彈成全了志摩源吉，把他炸成了兩節。

六日晚，橫山勇在前綫指揮所聽到志摩源吉戰死消息後，心裏掠過濃濃的欠疚。橫山知道志摩是那種視榮譽重于生命的軍人，沒提升他為師團長，在他看來無疑是一種輕視，現在他以這種方式抗議這種輕視了。這種抗議是無法重複第二次的。橫山勇抱頭沉思良久，對參謀長中山說：『中國守軍已基本彈盡糧絕，如此時僅靠地面逼攻，怕要激起守軍同歸于盡思想，保持一定戰力，是下一段

作戰的基本點。中國遠征軍沒來救衡陽，說明他們已把第十五軍逼入絕路了。今後，本軍免不了要遭遇中國這支最精銳的部隊，惡仗還在後面。衡陽這種打法不行，再拖十天，破城也無意義。衡陽是一片魔鬼泥沼。』

中山參謀長說：『可是，這仗只能打下去。這個方先覺呀……』

橫山勇站起來說：『電令各攻城部隊，從明晨三時，動用所有重炮部隊，集中轟炸衡陽，除非沒有炮彈，這種攻擊不能停止。通知空軍，明天天一亮，不惜一切代價來炸衡陽。要以強大炮火使守軍喪失戰鬥意志。明晚八時，各師團以最大力量攻城。』

八月六日夜，方先覺知道那個時刻已經來臨了。前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戰死，二是投降苟活。已有小股日軍從各陣地的縫隙裏殺進城來。參謀長孫鳴玉已帶領特務營出去廝殺了兩回。

葛先才罵道：『這些援軍都他娘的是屬龜的。我們一個軍，小鬼子攻了四十幾天也沒攻進來嘛。幾十萬人，却是突不進來。』

周慶祥說：『你別天真了，我們被拋棄了，一個半月時間，遠征軍能打幾個來回，為什麼不來救我們？校長心長歪了。』

方先覺說：『不要爭吵啦。我已決定成仁，不同意的請自便。孫參謀長，發電給重慶蔣委員長：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入，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生等只有一死為國，來生再見。周師長、容師長、饒師長、葛師長，你們簽不簽名？』

幾個都簽了自己的名字。

三個小時後，日軍上千門大炮一齊吼叫起來。二十分鐘內，守軍所有聯絡中斷。

八月七日下午，周慶祥來到第十軍指揮所告訴方先覺：『日本人願意和平解決衡陽。』

孫鳴玉說：『你說投降？』

周慶祥摔了帽子說：『別說的那樣難聽。第十軍基本上打光了，再打下去，衡陽會像常德一樣變成一片廢墟。』

方先覺仍一聲不吭。

周慶祥說：『我們這麼做，也算是曲綫救國嘛。』

方先覺突然大喊一聲：『周慶祥，你要害我成千古罪人呀！曹營長，把他抓起來。』

周慶祥大叫道：『軍座，我若騙你，天塌五雷轟。』

方先覺突然冷笑起來，說：『明天你派人出去和日本人談談，仗要繼續打下去，第十軍官兵也要活下去。太不可思議了，不是我們不要國家，而是國家不要我們。第十軍的條件是：我們是參加和平政府的，不是投降，是停戰。日方應保證全體官兵安全。保存第十軍建制。這些條件不答應，就拚個魚死網破。』說罷，他抽出匕首，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八月八日晨，衡陽巷戰仍在激烈進行。

橫山勇知道這仗的尾聲還會拖很長很長，可是已進入短兵相接階段，已無減少傷亡良策。

中山參謀長進來道：『司令官，守軍到六十八師團洽談停戰事宜，堤三君問如何處置。』，

橫山勇一下子興奮了，『他們有什麼條件？』

中山說：『重要的要求有三條，不能按投降看待，保證官兵安全，保存第十軍建制，在這些條件下，第十軍答應放下武器，參加和平政府。』

橫山勇說：『好，先答應下來，此事由堤三君和岩永君全權處理。衡陽之戰該結束了，該結束了。』

堤三和岩永旺在執行時，並没按戰場停火處理，而是按一般投降處理，把第十軍殘存官兵分散集中起來。方先覺軍長見大錯已鑄，掏槍自殺，被日本兵制止。

八月八日晚，衡陽城區安靜了下來，凄苦慘烈的衡陽會戰降下了帷幕。這一仗開始的時候，衡陽周圍的農田處處長着青苗，結束時，已遍地金黃了，只是這一年的稻香氣中，摻雜着濃濃的血腥。

八月十五日，橫山勇在衡陽指揮所接到派遣軍轉來大本營電：天皇對十一軍力克衡陽感到欣慰，同時對中國守軍統帥方先覺贊賞不已，希望將方先覺所部改編成一個軍，軍的名稱叫先和軍，取方先覺一字，取昭和年號，此軍改編後，隸屬中國派遣軍，不受汪精衛領導，要橫山勇前去洽談。

橫山勇覺得此事形同兒戲，没有親自去，而是把此事交給岩永旺和堤三辦理。

十六日，堤三和岩永旺派自己的參謀長前去轉達天皇的善意。

方先覺一口回絕了，說：『我對你們日本人的信譽已經絕望。現在方某身陷囹圄，只求一死，以洗清白，天皇讓位給我，我也不當。』

岩永旺和堤三自知理虧，把情況上報給了橫山勇。

橫山勇知道這件事做得很沒風度，開始的幾天，因為破了城，沒有細想，現在來看這件事，實在是做得有些丟人。橫山勇發電去派遣軍，力阻改編『先和』軍的事。

八月二十二日，橫山勇召開師團長會議，佈置下一段作戰。會議結束後，橫山單獨約見了岩永旺和堤三。

橫山勇說：『方先覺最近的情況怎麼樣？』

岩永旺說：『他的師長已逃走兩個。』

堤三說：『乾脆把他們押回本土去。』

橫山勇說：『錯了！我們不能一錯再錯。方先覺的第十軍，很值得我們欽佩，這是一羣真正的軍人。對真正的軍人，要尊重他們的選擇。我以為他們應該回重慶，要護送他們出去。』

堤三大惑不解，問：『你還希望這個方先覺再次領兵打仗呀？』

橫山勇望着蒼天，嘆口氣道：『以前可以靠心去打仗，今後要用腦子去打仗，和方先覺打仗，難道不痛快嗎？就這麼做吧。』

岩永旺恍然大悟，該留後路了。

橫山勇說：『你們記住衡陽一戰，本軍戰死一萬餘，傷一萬五千，另有三萬餘人喪失戰鬥力。這不是勝利，應該好好反省。』

堤三還是沒聽出橫山的弦外之音。

5．日本帝國風雨飄搖、黑雲壓城。太平洋戰場，十五萬日軍玉碎。橫山勇說：『在目前的大東亞戰爭中，能立即取得軍事主動地位的，唯有本軍。』岡村寧次不願剃橫山勇這顆刺兒頭。大陸交通綫竟被日軍打通。

橫山勇是自主性很强的高級指揮官，手中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兵力，當然是他人生追逐的目的之一。日大本營為了統一指揮繼續打通大陸交通綫的作戰，決定組成第六方面軍。為此，大本營和中國派遣軍詢問十一軍的意見。橫山勇的回電是：『很有必要，將十一軍升級即可。』此電可看出橫山勇性格的另一個方面。

八月二十六日，第六方面軍組成，司令官並不是橫山勇，而是岡村寧次大將。

橫山勇並不氣餒，繼續準備進攻洪橋和寶慶。此計劃没被中國派遣軍批准。

橫山勇和十一軍司令官參謀人員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干涉指揮官依照敵情用兵之職權。

八月三十一日，橫山勇又一次犯上，去電抗議這種作法，並申述追擊理由。

畑俊六毫無辦法，只得派參謀井本到十一軍了解實情。最後，畑俊六再次讓步，同意按橫山勇計劃實行。

其實，大本營和畑俊六也有有苦難言處。這幾個月形勢可以說是急轉之下了。歐洲戰場：六

月四日，盟軍攻佔了意大利首都羅馬；六月六日，盟軍又在法國諾曼第登陸成功，開闢了第二戰場；六月六日，蘇聯紅軍開始出國作戰，八月二十日攻進羅馬尼亞；八月二十五日，盟軍進入羅馬尼亞。德國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了。日軍在各個戰場都是敗仗成串。七月七日，美軍佔領塞班島，日軍四萬一千二百人全部戰死。八月二日，提尼安島也被美國攻佔，二十九師團五十聯隊五千餘人全部戰死，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角田中將自殺。八月十一日，美軍攻陷關島，守島三十一軍全部被殲，司令官小畑英良自殺。八月四日，五十六師團長水上中將被中國遠征軍追到密支那，被迫自殺。戰火就要燒到日本本土，在這種時候發動戰役性進攻，不能不三思。為挽回日本頹勢，八月四日，大本營和政府合二為一，宣佈國民總武裝令，準備在本土同美國作戰。

日本帝國已經感到風雨飄搖，黑雲壓城的滋味了。

橫山勇的第十一軍，却在這個時候出盡了風頭。

九月七日，橫山勇指揮六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從寬一百二十公里的正面沿湘桂鐵路，向西推進。中國王牌部隊七十四軍寡不抵衆，被迫轉移，七十九軍軍長王甲本戰死于冷水灘。

九月十四日，中國守軍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没接到任何命令，擅自決定撤離全州。同日，日十三師團佔領全州城。

橫山勇在九月十四日，下令停止追擊，待部隊集結後，再作下一步計劃。他看了一會克勞塞維斯的《戰爭論》，扔下書，對參謀長中山說：『在五月師團參謀長會議上，我曾說在目前的大東亞戰爭中，能立即取得軍事主動地位的，唯有在本軍的正面，南京那些蠢材還說我傲慢，結果怎麼樣？』這

番話，橫山的自負嘴臉已躍然紙上。

第三天，方面軍參謀長宮崎來傳達作戰計劃。橫山勇又把畑俊六好好挖苦了一番。

宮崎聽得直皺眉頭，心裏想：以後的苦日子長着呢。橫山勇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角色，從鷄西調來的二十軍，司令官坂西一良也是一個不好惹的主。他真耽心岡村大將駕御不了這兩匹野馬。

十一月初，橫山勇果真又和岡村寧次幹上了，擅自決定攻柳州。為此，橫山勇和岡村寧次在電報上打了三個回合的嘴巴官司。

宮崎參謀長認為這是對方面軍指揮體系的破壞。天野正一剛由中國派遣軍司令部高級參謀升任方軍副參謀長，從前他也常常遭橫山勇戲耍，心裏有氣，這時添油加醋把橫山勇的不是數落個够，最後說：『應該報告畑俊六司令官和大本營，整頓十一軍作戰紀律。』

岡村寧次聽到這裏，咳嗽了一陣，說：『這是越權行為，應下令改變其部署，抓住國民黨主力決戰。別的話再不要說了。』他認為天野是畑俊六的親信，好感自然不多。

天野碰了一鼻子灰，也不敢再說什麼，趕緊去發電報。

誰知橫山勇這小子硬是不聽，採取一邊打一邊向上解釋的辦法，軟磨硬抗。

十一月九日，岡村寧次火了，去電要求進攻柳州的部隊統一歸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指揮。這個電令一到十一軍各師團，即遭抵制。一方面，這些師團長和橫山關係不錯，都認為岡村偏心眼，讓二十三軍搶功；另一方面，這時二十三軍根本無法聯絡，誰都不知戰場指揮官在哪裏，這仗還怎麼打？因此都表示只聽橫山的。

就在這種糾纏中，橫山勇把柳州拿下來了。接着，二十三軍也攻陷了南寧。橫山勇又是先斬後奏，指揮幾十萬人馬，朝貴州、雲南殺將過去。

十二月五日，大陸交通綫竟被日軍打通。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迹。橫山勇無疑是這一次歷時近一年作戰中最大的功臣。

岡村寧次可不願意讓下級左右。當大本營決定調畑俊六任教育總監，讓岡村寧次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時，岡村提出的條件就是把橫山勇這個刺兒頭調離中國戰場。

這樣，橫山勇就被任命為國內西部軍司令官，遺下十一軍司令官一職，由原駐蒙軍司令官上月良夫擔任。另外，又把老資格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調到第六方面軍任司令官，坐陣一綫指揮。

岡村寧次到南京上任後，想起這件集體違抗命令事件，心裏就不痛快。没過多久，岡村把上次不聽招呼的四個師團長——山本三男、福山寬邦、赤鹿理、依知川都修理回了本土，有的安排了相應的職務，有的乾脆讓退出了現役。執行橫山勇作戰計劃去攻柳州的第三、第十三師團，岡村寧次收拾得更徹底，連參謀長都重新安排了。這些人自然都是岡村的親信。

十二月二十日，橫山勇要離職回國了，赤鹿理、山本三男趕到全州橫山勇司令部為橫山送行。橫山勇一看見他們，硬是忍不住流下了幾串熱淚。

酒席上，橫山勇毫無顧忌地評論了日本的危局，『赤鹿君、山本君，這次連累了你們，實在不好意思。我想，在本土作戰，已是遲早的事情，你們若被調離中國戰場，又成了好事，可以直接為天皇作

戰了，半年多來，你們兩個師團，損兵折將，要把士兵的骨殖帶回去。我比你們幸運些，可在日本戰死了。」

赤鹿理敬了橫山一杯酒，說：「司令官，真不明白，你帶出了常勝軍，天皇難道就不知道嗎？」

橫山勇道：「我能理解岡村司令官，兩匹烈馬是無法駕同一輛車的。可是，皇軍處在危難關頭，這麼做就是見小利而忘大義。中國軍隊如果完全換上美式裝備，岡村司令官回日本的日子也不會太長了。」

山本三男自飲一杯道：「我們打了勝仗，為什麼要這樣？如果你當了總司令，中國戰場局面會更好的。」

橫山說：「如要你們調離，萬萬不可去南方軍，我已經嗅到了那裏的屍臭。有一句話，我想贈給你們：只做軍人職責內的事情。在中國繼續作戰，要約束部隊，不要殺平民，更不要殺戰俘。山下司令官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

赤鹿理說：「他把十萬人沉了海。」

山本三男說：「橫山君，你是不是覺得日本就要戰敗了？」

橫山勇道：「塞班島，皇軍四萬人玉碎，美軍不過戰死三千，由此已可見美軍戰力。你們是我的好朋友，我才把這種話說透。不談這些了，看一看歌舞吧。」

六個穿着不同顏色和服的日本藝妓進來了，伴着日本民歌，跳了起來。

橫山勇嘆道：「從衡陽到柳州、獨山，十一軍又戰死一萬多，他們能聽到家鄉的歌聲嗎？」

幾個人正説着，十一軍高級參謀橋本中佐推門進來了。橋本作為十一軍代表，回大本營彙報十一軍半年多來的作戰情況，急忙趕到全州，是想和橫山勇告個別，順便想問一問橫山，有没有隨橫山回國的可能。

『報告司令官閣下，橋本中佐完成任務，向你報到。』

橫山還了禮，親熱地説：『快坐下吧，怎麽一去就是一個月？』

橋本盤脚坐在榻榻密上，説：『在大本營彙報完戰況，梅津參謀總長阿南陸相讓我等候天皇敕語，我就回了廣島縣家裏。阿南大將特讓我轉達對司令官的問候。』

橫山勇道：『阿南大將對十一軍感情很深，這半年克長沙，陷衡陽，一路殺到柳州，他聽了應該是這個樣子。和阿南大將相比，岡村的心胸窄得只能放一葉扁舟。』

山本看橋本又黑又瘦，撲哧一笑説：『橋本君三年没回去，是不是把這一個月當了三年在用？看你瘦成什麽樣子了！』

橋本神色黯然起來，説：『我在中國，從未想到本土情況會糟到這種程度。别的我就不講了。你説我瘦嗎？我是瘦了，瘦得心甘情願，瘦得一肚子苦水没處訴。這次回去，我帶了四十幾名廣島戰死士兵的骨殖。送到一個叫良子的家裏，良子提出要我做一次她的丈夫，我没法推辭，只用看看她憔瘦的臉，我就無法推辭。她們荷葉村，有百十户人家，青壯男人都參軍了，良子的丈夫小島是最後戰死的一個，其它的人早戰死了。整個村子男人只剩些老人。青年婦女心理早崩潰了。村裏有個智商低下的漢子，因為有點傻，才没有入伍，這兩年，他成了全村女人共同的丈夫，有女人為了争

這樣一個男人，還動了刀子。我在這個村子住了五天，她們不讓走，都希望我能安撫一次。後來，我又走了七八個這樣的村子。』

山本這個粗人，聽了這些竟無法開玩笑，睁大兩眼，看着橋本，似乎是在聽一個鬼的故事。

橋本呷了一口水，説：『本土的現狀就是這樣。中學高年級學生已經實行了半日制，下午，進行各種軍事訓練，有的地方已經教這些孩子們拚刺刀。大和民族能不能再打下去，我真的有些懷疑了。那一個個女人對男人的飢渴，我一想起來，都覺得可怕。司令官，我有一個請求，你一定要答應我，我想隨你調回本土。』

横山勇眼裏閃着淚花，説：『我答應你。戰爭再進行三年，日本國會傷到根本，想恢復就没那麽容易了。正因為這種原因，我們一定要把下面的仗打好。』

説罷，横山勇站起來走了出去。

外面，一牙冷月掛在枯樹枝頭。

*　*　*　*

日軍佔領桂林、柳州後，即向宜山、忻城地區追擊。中國軍隊在撤退時秩序大亂，又無統一指揮，對追來日軍幾乎失去抵抗能力。日軍第三、第十三、第一〇四師團在柳州以西地區始終掌握着戰場主動權。

十一月十四日，横山勇決定派第三、第十三兩個主力師團繼續沿鐵路向獨山方向追擊，目的是徹底破壞黔桂鐵路的橋梁、隧道，以消除中國軍隊對日軍長期佔領廣西的威脅。

十二月二日，日十三師團一〇四聯隊宮本大尉率第二中隊三百餘人，穿着國民黨軍隊的冬季棉衣，冒充國民黨軍隊混進了獨山。

一〇四聯隊這一成功給十三師團很大啟發，以後十幾天的作戰，日軍幾乎全部穿上了國民黨的軍服。

十二月二日夜，一〇四聯隊第一大隊裏外配合攻佔了獨山城。

第三師團在半年多年作戰中，傷亡已經過半，因此，這次進攻十分注意鼓舞士氣。

十二月三日，當十三師團攻佔獨山後，日十三師團已達荔波城郊外。四日，日第三十四聯隊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攻佔了荔波。

十二月四日，横山勇電告第三、第十三兩個師團： 對獨山地區進行徹底破壞後，撤回廣西。

十二月五日，日軍終于打通大陸交通綫。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八）

下川義忠，陸軍中將（追晉），日本東京人。一九一〇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晉升至步兵大佐。一九三九年九月，任一〇一師團一〇一聯隊聯隊長。一九四〇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四一年二月，任中國派遣軍第十野戰補充隊隊長。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被擊斃于湖北省應城。

橫山武彥，陸軍中將（追晉），日本廣島縣人。一九一三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五期。一九三九年三月，晉升至步兵大佐。一九四〇年六月，橫山率部參與宜昌會戰。一九四三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任十三軍七十師團六十二旅團旅團長，參加廣德作戰。一九四四年五月，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綫，發起規模空前的長衡作戰。為配合長衡作戰，十三軍在華東地區發動策應作戰。六月十一日，橫山武彥在指揮作戰時，被中國軍隊擊斃。生前，他曾獲四級金鵄勳章一枚。

木村千代太，陸軍中將（追晉），日本佐賀縣人。一九一三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五期。一九三八年，升至步兵大佐。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二十七師團第一聯隊長。一九四〇年，參加對八路軍根據地的三期肅正作戰。一九四二年八月，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木村旅團長在虢略鎮附近被地雷炸死。

和爾基隆，陸軍少將（追晉），日本愛媛縣人。一九一五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七期。一九四一年累升至步兵大佐，任一一六師團一二〇聯隊聯隊長。一九四三年率部參加了常德地區作戰。一九四四年五月，和爾聯隊再次入湖南參加長衡地區作戰。七月二十一日，和爾大佐在指揮部隊轉移時，被突然飛來的炮彈炸死。生前，他曾獲四級金鵄勛章一枚。

大橋彦四郎，陸軍少將（追晉），日本櫪木縣人。一九一四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六期。一九四一年八月，累升至步兵大佐。一九四四年三月，入中國作戰，任第三師團十八聯隊聯隊長，參加長衡作戰。七月二十三日，大橋彦在指揮追擊中國軍隊時被擊斃。生前，他曾獲四級金鵄勛章一枚。

志摩源吉，陸軍中將（追晉），日本長野縣人。一九一一年五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五月，晉升大佐，任一一六師團一二〇聯隊聯隊長，入中國作戰。一九四一年十月，回國擔任北部軍區旭川聯區司令官。一九四二年四月，任關東軍七十一師團步兵團團長，次年晉升為陸軍少將。一九四四年三月，任十一軍六十八師團五十七旅團旅團長。八月六日，戰死在衡陽城下（詳見本書）。生前，他曾獲一枚四級金鵄勛章。

大西洋，陸航少將（追晉），日本香川縣人。一九二五年七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十四

期。一九四四年四月，任第三航空軍第五飛行師團第八飛行團團長。八月初，晉升為航空兵大佐。八月二十日，在一次空戰中，被中美聯合空軍擊斃。

有馬正文，海航中將（追晉），日本鹿兒島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畢業于日本海軍兵學校四十三期，一九二六年畢業于日本海軍大學校二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晉升為海軍大佐，任『神川丸』號艦艦長。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佐世保航空隊司令官。一九四三年二月，升任海軍航空本部教育部部長，五月，晉升為海軍航空兵少將。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調任第一航空艦隊二十六戰隊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第三艦隊發動了台灣海戰，出動飛機就有一千餘架。台灣日本所有軍事設施均遭毀滅性打擊。為了報復美軍這次攻擊，有馬正文據上峰命令于十月二十一日，率二百三十餘架飛機伏擊美海軍航空兵，結果損失飛機八十架截擊機。當日下午，有馬正文再次組織反擊，又損失三十餘架。十月十三日，美軍再次派出一千餘架飛機襲擊台灣，有馬正文部已無力正面對抗，黃昏時，他派出三十餘架飛機前去報復，收效甚微，只輕傷一艘美艦。十四日上午，美軍再次派出三批兩千餘架次飛機又對日軍在台灣的各空軍基地進行地毯性轟炸。三天來，駐台灣的日海軍已損失各種飛機五百多架，只剩下不足一百五十架可用飛機。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日本空軍、海軍在太平洋、東南亞和中國戰場已處絕對劣勢。進入一九四四年，日本海空軍只好把希望寄于各種自殺性攻擊上。

日海軍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福留繁中將一見這種情況，知道已無力回天，遂下令把全部在台剩

餘轟炸機組成『神風特別攻擊隊』，前去與美國第三艦隊決一死戰。有馬正文少將是第一個報名隊員。十月十五日下午，有馬正文少將率領一百零七名飛行員舉行特攻出征宣誓。有馬正文講了一番用肉彈碰撞敵人鋼鐵之類激勵鬥志的話後，令地勤人員給每名隊員斟滿一碗米酒。一百零八人喝了米酒後，再喝下一杯清水，開始寫絕命書，並把自己的指甲和頭髮剪下一些，與絕命書一起裝入早準備好的白綢布袋，交給地勤人員。有馬正文扔下自己的降落傘，然後登上一架『野鷹式』轟炸機。其它一百零七個飛行員扔下降落傘後，魚貫鑽進一百零七架飛機。下午三時半，一百零八架日軍轟炸機從克拉克機場起飛了。這時，日空軍已派不出戰鬥機護航，這樣的攻擊就只能自殺了。下午五時左右，日轟炸機羣在接近美軍第三艦隊時，遭到强大美國艦載戰鬥機的攔擊，日轟炸機紛紛被擊落。五時二十分左右，只有有馬正文等三架轟炸機衝破美軍戰鬥機警戒網，飛向美艦隊。有馬正文看準一艘美軍航空母艦，企圖前去撞擊。不料，後面又有了架美軍戰鬥機追來，將有馬正文座機擊落。

當天夜裏，日本各廣播電台都播送了有馬正文組織的這次攻擊。有馬正文少將被稱為『美麗的死亡之花』。五日後，日海軍軍令部傳天皇聖諭，追贈有馬正文為海軍中將，受一級金鵄勛章一枚。

第九章

破碎帝國夢

1．岡部直三郎聽得直打瞌睡，一個哈欠噴將出來。幾個師團長吵來吵去，跟軍司令部討價還價。內山英太郎道：『胡鬧！必須如期拿下老河口。』

岡村寧次登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寶座後，自然想燒好頭三把火。一年來，河南作戰、湖南作戰、廣西作戰及貴州南部作戰，日軍都在天氣不良、交通不便、喪失制空權、供應綫不完備的情況下，完成了預定任務，並且擊潰了中國參戰部隊的百分之五十强。岡村發現中國軍隊已成一支弱旅，認為如乘此良機，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中國軍隊只有繼續撤退。岡村要在中國創造一個奇迹，在自己手裏徹底解决中國問題，進而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南亞戰場，改變日本國家之命運。

為了趕上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大本營召開的軍事會議，岡村令參謀人員在元月一日前完成進攻四川的作戰計劃。

參謀們熬了兩天兩夜，終于在一九四五年元旦上午，把『派遣軍關于今後作戰指導之意見』，送

到岡村案頭。

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是：自三月份開始，衡陽第二十軍第四十、四十七、一一六師團由寶慶攻向芷江，在五月中旬，用一個半月時間，由芷江沿川鄂交界地帶攻佔涪陵，爾後渡長江攻佔重慶。自三月下旬開始，桂林第十一軍第三、十三、五十八師團由宜山攻向貴陽，此階段約需一個月，在貴陽地區，二十軍四十師團一部歸十一軍指揮，十三師團在安順作戰役警戒，第三、五十八、四十師團于五月中旬完成該作戰任務後，即向四川東、西地區掃蕩，以鞏固佔領區。駐武漢第三十四軍，在適當的時候，由宜昌之三十九師團攻向萬縣，以策應第二十軍攻佔重慶。

岡村寧次問：『時間上能不能再作壓縮，由四個月縮短為三個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

岡村站起來說：『松井君，你後天回大本營，主要精力應用在說服免調二十二、三十四兩師團。』

一月三日，松井攜此計劃回日本。

一月五日，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在作戰室召集人員聽取松井彙報。當日，梅津對此計劃未作肯定發言。

一月九日，美軍在呂宋島登陸。日大本七營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敵人是美國，必須盡全力對付。因此，岡村寧次進攻四川的計劃沒被批准，給他的新任務是在沿海防美軍登陸，以確保本土國防資源。

一月二十九日，岡村召開高級軍事會議，研究進攻老河口、芷江兩地區的作戰方案。

會開得有些沉悶。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一個月前前去觀察二十三軍時，在廣州被擊傷，肋骨還隱隱作疼，臉上表情痛苦。他是不贊成再發起大規模進攻的一個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下村定，因在國內高級指揮機關呆了幾年，深知日本現狀，認為日本已是瓮中之鱉，中、美與日的敵對自不用說，日蘇的中立條約僅僅是一紙空文，蘇隨時都會對日宣戰，因此，他也不主張發動大的進攻。

這樣，岡村就有點孤家寡人的尷尬了。會議結束時，他覺得應給這些高級將領打打氣，站起來說：『太平洋上的險惡狂瀾，已逐漸向帝國本土及中國大陸襲來。處此戰局危急、皇國興廢之關鍵時刻，擁有百萬大軍的中國派遣軍，全憑在座的十二位軍以上司令官竭盡全力，奮起邁進，以打開危局……』

岡部直三郎聽得直打瞌睡，一個哈欠打將出來。岡村寧次一看，情緒受了影響，又講了幾句，草草收了場。

但是，百萬大軍總不能坐等美軍登陸，因此，攻擊老河口和芷江的計劃還是被通過了。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日十二軍司令官內山英太郎在鄭州召開全軍師團長會議，佈置了進攻老河口地區的作戰方案。

幾個師團長吵來吵去，講了一個又一個條件，和軍司令部討價還價。這在日軍高級軍事會議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日軍高級指揮官戰意薄弱，于此可見一斑。

軍參謀長中山原夫一看出現這種局面，站起來說：『按你們這種說法，這仗根本不用打了。軍隊的最高使命是作戰，至于天氣如何，道路如何，是不用考慮的。這樣吧，你們各自報一報作戰所需的時間。』

『胡鬧！』內山英太郎說話了，『必須按時完成指定任務沒有什麼條件可講。任務已經分過，我強調一點，各師團之間，要相互配合。作戰開始日期，定于三月二十二日。散會吧。』

三月二十一日，參戰各師團集結完畢。

三月二十二日，內山指揮三個師團，兩個旅團發起老河口戰役。

戰役進展之慢，出乎內山預料。日軍雖然封鎖了多數大敗仗的消息，但此舉收效並不大，士兵中怯戰心理已很普遍。這是導致日軍戰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騎兵第四旅團這次作戰的任務是攻佔老河口飛機場。這一任務藤田茂完成得還比較順利，三月二十七日傍晚，藤田旅團就佔領了機場。

可惜的是，一一五師團没按時攻下老河口，藤田的厄運就降臨了。

內山英太郎要好好重用重用他。

三月二十九日晨，內山電告藤田：偵知中國第五戰區司令部設在老河口西北五十公里的草店，令你組成特別挺進入斬隊，奇襲該地區。

藤田把這一光榮任務交給了第二十六聯隊第二中隊。中隊長櫻井換上國民黨校官服，化名老河口少校參謀李光良，挑了三十名士兵，準備去為天皇玉碎。

行前，入斬隊員列隊向東京遙拜。聯隊長山下平彥親自為隊員斟酒餞行。二十九日晚，他們扮成國民黨撤退部隊朝草店方向急進。

藤田在旅團指揮所等了兩天，没聽到櫻井的任何消息。四月一日下午，櫻井頭纏着綳帶回到了旅團指揮所。

藤田說：「你完成任務啦？」

櫻井說：「旅團長，你處罰吧。我們根本没渡過漢水。昨天早上，我們就剩下十來個了。」

藤田說：「噫，這裏怎麼會有中國軍隊？」

櫻井說：「全是中國百姓幹的，我們找船要渡漢水，不想被他們識破，上千人包圍了我們，翻譯給他們解釋，他們不信，說這些大洋馬不是中國種。我率部殺開一條血路，用了兩個多小時才衝出來。這裏的中國百姓太厲害。」

藤田笑了，說：「這也不能怪你，豫西南、鄂西北民風強悍，好勇鬥狠。去年一一〇師團三大隊洛陽南部吃西瓜，遭中國人襲擊，死傷幾十人。豫西南的中國人，狡猾狡猾的。你趕快歸隊，今夜攻老河口。」

四月二日，藤田攻進老河口，戰死兩千多人，幾乎成了一個光杆旅團長。他在這個城裏呆了三個小時，又被中國軍隊趕了出來。

四月三日，一一五師團接替騎四旅團攻城。

四月八日，一一五師團以慘重代價攻佔了老河口。

至此，內山十二軍已無力再戰。此次作戰歷時十五天，日軍傷亡近兩萬。四月三日，內山被調至日本國內第十五方面軍任司令官，連攻下老河口都沒能等到。

2．日本所有的男人已全部武裝到了牙齒。岡村寧次給蔣介石頻遞秋波，蔣委員長愛搭不理。雪峰山最後一戰，坂西一良兵敗芷江。王耀武將軍笑道：『讓這些上下都沒長毛的孩子出來打仗，日本能不完蛋嗎？』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日本已走向最後關頭。意大利已經戰敗，德國滅亡也成定局。蘇聯這時通知日本，一九四一年簽訂的中立條約不再延長，言外之意很明確：蘇聯隨時可對日宣戰。

為了作最後掙扎，日政府和大本營又組建了四十五個師團、十八個獨立混成旅團、六個獨立戰車旅團；為了將來對蘇開戰，關東軍原地組建十六個師團、十三個獨立混成旅團。

這時，日本陸海軍總兵力超過了六百萬。而日本這時的總人口不過一億多一點。日本男人已全部武裝到了牙齒。

四月一日，美軍在沖繩島登陸成功。此時，日本海軍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力。他們為對付美國發明了多種自殺性攻擊武器，如自殺飛機、水上自殺摩托艇、水上自殺人工魚雷、水下自殺小型潛艇。沖繩島海戰開始，日本竟以大將級軍官帶領這種自殺攻擊隊與美軍搏鬥，這種戰法令美國人十

分頭痛。

四月十一日，日大本營通知岡村寧次：着手從廣西撤軍。

這時，岡村寧次的芷江作戰仍在積極準備之中。

三月底，岡村去二十軍視察，座機再也沒有六年前想飛哪裏就飛哪裏的那種瀟灑了。到漢口後，岡村本擬當天飛衡陽，誰知中美空軍早偵知岡村行踪，派出數架戰鬥機在嶽陽上空飛來飛去，岡村只好在漢口住了一天。三月三十一日，岡村飛回武漢，剛進岡部直三郎的司令部，中美戰鬥機、轟炸機幾十架光臨武漢，他只好躲在防空洞內聽取彙報。

岡村寧次在空氣污濁的防空洞裏，再一次體驗到了一種失敗的滋味。武漢可以說是他的福地，他的事業最輝煌的時期正是從這個大城市開始的。那時候，部隊從高級指揮官到普通士兵，對征服中國都充滿了信心。佔領武漢後，他的十一軍在國內出盡了風頭，被天皇稱為常勝軍，他本人也成了大和民族的英雄，各種各樣的慰問搞得他不知所措，女中學生有十多萬人表示要嫁給他這樣的將軍，那是何等風光的一段人生呀！如今呢，武漢還是這個武漢，他貴為派遣軍的總司令，封疆大吏，却只能在防空洞裏接見他的部將，這種巨大的落差實在讓他受不了。在衡陽時，不了解整個戰局的下層軍官和士兵，仍信誓旦旦要求打大仗，去做那些無望的犧牲，岡村在防空洞裏想起那些唇邊剛長了茸毛的士兵，不禁渾身打顫。

此一時，彼一時也。

岡村回到南京司令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與重慶的蔣介石建立了電台聯繫。四月十日，岡村給

蔣介石遞去一個秋波：只要講和，日本政府願在一年內全部撤至山海關以東。蔣介石這時身價已高，答覆說：『撤出山海關是不行的，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必須完全撤出朝鮮半島，才馬馬虎虎。』

風村寧次見和平解決無望，也就不再作什麼努力。目前，他對時局已失去了全部信心，開始考慮後路問題了。如果日本戰敗，他無疑要被看作戰犯。會不會有其它的路呢？憑着自己的軍事才能，給蔣介石當個高參總可以吧？他認為，中國的內戰早晚要爆發，正因為有這場內戰存在，他也就有生的希望。反正沒有什麼大仗了，閑的時候，他就把研究中共軍隊的一些成果電告給蔣介石。

岡村寧次討好蔣介石，那是岡村個人的事情，除了天皇和大本營，誰也阻攔不了他。

可是，芷江作戰並沒有中止。

四月十一日，一一六師團一步兵大隊，從寶慶出發，秘密向雪峰山區的景興橋、龍潭鎮一帶運動。他們要去雪峰山隘口，給中國守軍造成混亂，為後續部隊在這一地區圍殲中國王耀武部主力創造條件。

四月十五日，日第二十軍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將進入寶慶一一六師團原指揮所，下達了芷江地區作戰的命令。

日一一六師團一〇九聯隊十九日達雪峰山以東地區；一三三聯隊四月二十二日攻佔了山門鎮，由此進入雪峰山區；一二〇聯隊四月二十三日進入高沙。

日四十七師團一三一聯隊二大隊運氣不佳，二十日運動至大坪，即遭中國一個團守軍強有力阻

擊。二十二日，中國軍隊前去包圍該聯隊時，重廣馬三下令二大隊撤離戰場。重廣聯隊長再指揮主力向芷江前進，即遇中國七十三軍强有力抵抗。二十三日下午，重廣下達決死進攻命令。到二十八日中午，一三一聯隊扔下兩千具屍體，僅僅向前推進了四十里。」

四月二十四日，一三一聯隊受阻時，一一六師團師團長菱田中將已知中國王耀武第四方面軍的主力已依次向新化以西地區運動。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菱田調整了部署，令三個聯隊主力加速向沅江以東地區運動，以期在那裏殲中國主力一部。

菱田根本没想到他一〇九聯隊正面即是中國王牌七十四軍的主力師五十一師，或許他想到了，並没把七十四軍放在眼裏。

菱田的敗局已經注定。

四月二十八日，王耀武司令獲悉一〇九聯隊仍是一支孤軍，把茶杯朝地上一摔道：『吃掉它！』

四月三十日晨，中國軍隊以四個主力師投入圍殲日一〇九聯隊的戰鬥。激戰至晚八時，一〇九聯隊已傷亡過半，第三大隊編制為一千人，此時僅剩下八十六人。前來增援的一三三聯隊二大隊，傷亡近八百名，還没有接近被圍的一〇九聯隊。

坂西一良司令官這才覺得情況不妙。等到五月三日，戰局惡化起來，坂西向漢口的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南京的岡村寧次發去了同一內容的電報：『芷江作戰方向，中國集中了意想之外之大量部隊，為此，請增加二到三個師團之兵力，而予以徹底之打擊。』

岡部直三郎看了這份電報，搖了幾分鐘的頭，表示不可理喻，他說：『前天希特勒自殺了，這表

明不久美軍將能抽出五十個師投入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把這麼多兵力投入芷江，勢必影響六、七月份華東地區防禦。電告坂西，日前已準備從廣西作總撤退，芷江作戰的意義不大，伺機脫離戰場。』

岡村寧次收到電報後，心裏某種東西又活動起來。他說：『你們研究一下，有沒有在六月份殲敵主力在芷江的可能？』

松井太久郎苦笑道：『如果按坂西司令官的意見，至少要投入七到八個師團，六月份結束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如果蔣介石膽子大一點，把他的二十個美式師投入戰場，芷江之戰可能會為成一場空前的大決戰，那時，我們已無力量在華東沿海佈防。再說，這與大本營指導方針相違，請司令官三思。』

岡村無奈地低下頭，小聲說：『給蔣介石留點部隊去打共產黨吧。』

五月四日，坂西接到南京和武漢的回電，他在萬般無奈中說：『這可能是最後一戰了。電令一一六師團、五十八旅團：暫時避免與中央軍決戰，主力向山門、洞口、花園一帶集結，待四十八師團主力到達後，再攻擊追擊之中央軍。』

五月五日，日軍開始崩潰型撤退。

五月八日，王耀武將軍下達全面反擊的作戰命令。

五月十六日，瀧寺保三郎的一〇九聯隊終于看到了救星，撤退下來的一三三聯隊與他們會合了。這時，瀧寺聯隊已不足千人，斷糧已經四天，不少人以青蛙、蛇、老鼠、樹皮充飢。

五月二十日，芷江會戰以日軍慘敗而告終。

此次作戰，日軍死傷近兩萬人。

中國軍隊抓了三百多俘虜。

王耀武司令官聽說一次抓了這麼多俘虜，十分詫異，似乎不相信這是真的。與日軍作戰多次，每次不過抓上幾十個俘虜，大部分日軍在戰敗時願選擇自殺，他們認為作為俘虜苟活是一種恥辱。王耀武想去看看這些俘虜。

五月二十五日，王耀武去了戰俘關押地，看見那些日本戰俘大部分未脫童稚之形，一個個蓬頭垢面，心中不忍，說：『讓他們洗個澡，你們没看見都是些孩子。』

俘虜們被押到附近一個水塘邊。這些嘴上没長毛的日本士兵，一見到清澈見底的池水，頓時忘記了戰爭，脱着衣服，嘻鬧着，撲向水塘。

在一旁觀看的王耀武將軍撲哧一聲笑出了聲：『小日本要完蛋了！讓這些上下都没長毛的孩子出來打仗，能不完蛋嗎？』

3．岡村寧次總司令官失業，他的三大愛好：釣魚、下圍棋、做愛。關東軍早是一隻紙老虎。中國人只想把日本人趕到東海喂魚。美國人早想稱霸世界，法、意、日三個傻瓜爲美國人搭橋鋪路。

芷江作戰中止後，岡村寧次總司令官已處于失業的狀態。

制定對付美軍登陸作戰方案是司令部參謀們的職責，他只是定期聽聽彙報就可以了，在中國沿海佈置自殺性攻擊隊，他根本不願過問，這種以肉體作最後攻擊的行為，已不是一個心理健康民族該幹的事，事情明擺着，這是拿鷄蛋碰石頭，岡村不贊成這樣幹。

其實，岡村以前也是一個精神萬能論者，現在口頭上仍是一個精神萬能論者。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岡村還在講：『當此決定帝國存亡之秋，欲取得最後勝利，唯賴全軍將兵特别是將校的戰意昂揚和舉軍必死的敢鬥精神。』

舉軍必死的敢鬥精神仍被他放在首位，這不是在鼓勵部將們率部作自殺性攻擊嗎？

岡村不能說出自己心裏話，他身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心裏話是不能隨便說的。時到如今，面子上的文章還是要做的。

岡村違心說着這些話，高級軍官他們也都胡亂把它聽進去，誰也不會去監督這種精神是否落實在行動上。反正蔣介石的部隊目前還没有大規模反攻的能力，在華帶兵，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前車之鑒已經太多。太平洋戰場，三十一軍司令官小畑英良、參謀長井桁敬治、第二十九師團長高品彪、四十三師團長齋藤義次、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南云忠一，採取這種戰法，不是被擊斃，就是被逼自殺。菲律賓和琉璜島採用這種戰法，結果也是一樣。

因此，到了一九四五年的六月，在高級官佐中間鼓吹勝利，一定會讓人看成思維出了毛病。

岡村寧次心裏十分悲苦。

自六月中旬開始，岡村這樣安排他一天的時間：上午到作戰室聽取彙報，把該他簽字的文件、電文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下午扛起釣魚杆去兵工廠養魚池釣魚，晚上找人下圍棋；再晚一些呢，就和自己妻子一起做愛。岡村的小巧玲瓏的妻子生育力極强，在華這些年，一口氣為他生了五個女兒，加上在國內生的，這個女人已生了九胎了。因妻子是有功之臣，所以一般的情況，岡村是不會叫隨軍藝妓陪床的，除非是到前綫指揮作戰，遠水解不了近渴了。

可是，南京的司令部裏，圍棋高手没有，岡村找不到對手，痛苦得要命。忽然有一天，他想起了十一軍司令部的眼鏡宮本一郎，想起那一盤還没有下完的棋。他覺得那盤棋是大有深意的，像是一個預言。

岡村決定找到這個宮本，把這没下完的一局棋下完了，看一看到底結局如何。可宮本現在在那裏呢？

岡村身為大將，找個宮本還不容易？

五日後，宮本從日本飛到了南京。

岡村一見宮本，就說：『你那隻左眼怎麼回事？』

宮本說：『一九四二年我在華北負傷，回國養了一段，保住了性命，瞎了這隻眼。後來，我就被編入預備役。現在我在組織一個女性特別攻擊隊，準備將來在床上和美國軍官搏鬥。』

岡村聽了十分驚奇，說：『你認為美軍能佔領本土？』

宮本肯定地說：『早晚的事。我準備創造一個奇迹。當年你叫我寫慰勞軍隊工作細則，有了一

些感性認識，如今用上了。我估算，美軍攻戰日本，恐需一百萬部隊，也就是八十個師。每個師軍官太多，但團以上軍官有限，我仔細算了算，大約有兩千人。星期六他們都要度週末，珍珠港被我們奇襲就是星期六晚上。我這個計劃成功的可能就在這裏。我要訓練出兩千個日本絕色美女，找民間醫生傳授他們房中絕技，然後讓他們和美軍中高級軍官親近。在一個星期六晚上，所有美軍團以上軍官都死在床上，戰爭恐怕就結束了。』

岡村忍不住大笑起來，『宮本君，你仍是迂得可愛，你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宮本說：『很不順利，我用半年時間，只招募了一百二十三名，現在還沒開始訓練。』

岡村不想再談這個話題了，盯着宮本說：『你知不知道我找你為了什麼事？』

宮本說：『下棋，下那一盤沒下完的棋。』

岡村說：『你知道，七年來，我一直想着那盤棋，我想知道一下結局。我也該知道結局了。你還保存着那局棋譜嗎？』

宮本立即答道：『報告司令官閣下，這局棋已不用再下，你已輸定了。如果你不再逼攻，你輸得不算多，如你硬要殺我的大龍，走不了十步，你就崩潰了。』

岡村心中吃驚，嘴裏卻說：『還是到棋盤上說話吧。』

兩人來到岡村的住處。宮本落子兒如飛，一會功夫就擺出了一九三八年深秋那盤殘局：『司令官，輪白棋落子了。』

岡村寧次小心謹慎下着，最後輸了五目半。岡村一看還有機會，就說：『你肯定研究過，咱們重

新下。」

宮本說：『請吧。』

這一次，岡村擺出了決戰架勢，果真没出十步，白棋就崩潰了。

岡村兩眼盯着棋盤，眼神漸漸變得游弋而空洞，良久才說：『帝國敗了，我早明白的，可就是不信，現在我確信無疑了。謝謝你，宮本君。你在南京多玩幾天，以後恐怕再也没有機會了。明天我和你一起去釣魚，我夫人學了很多中國燒魚的辦法，請你品一品她的手藝。』

宮本立正答道：『是，司令官閣下。』

岡村寧次一邊佈置部隊從廣西、廣東等地有秩序後撤，一邊用釣魚和下圍棋排遣心中愈積愈厚的鬱悶。

這樣，他又度過了半個多月時間。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岡村正在兵工廠魚塘釣魚，參謀田中一郎中佐顛兒顛兒跑過來，擦着額頭上的汗水，大聲說：『報，報告司令官閣下：美、英、中三國元首發表《波茨坦公告》，大本營轉來公告主要內容，要求派遣軍對此作出中國戰場上應付計劃。』

岡村寧次接過電報看起來：欺騙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盟國軍隊必須佔領日本，直至和平、安全、正義之新秩序成立；日本之主權必須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盟國所決定之其它小島之內；日本軍隊應全部無條件解除武裝；嚴厲制裁戰爭罪犯。

盟國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予以適當及充分保證，僅此一途，否則日本將迅速完全毀滅。

岡村寧次久久看着水面，魚吃鉤了，魚杆被拽成一張弓。他没有動。

水面復又平靜了。

岡村問：『政府和大本營有什麼新設想？』

田中道：『阿南陸相來電，要求迅速將兵力收縮，一部分用于對蘇作戰，一部分調回本土作戰。政府内部爭吵不停，一部分人認為日本敗局已定，要求天皇選擇這條道路，以保全大和民族。』

岡村站起來，收起魚杆，眯起眼睛看看陰沉沉的天空，說：『關東軍今天通報的情況如何？』

田中又拿出一份電報，『蘇聯繼續向遠東地區增兵，山田乙三大將來電，請求已經確定調入中國東北的四個師團提前北上，關東軍重型武器基本全部回國，新組成師團毫無戰力，怕防綫呈崩潰狀態。』

岡村寧次冷笑起來：『無條件投降，没那麼容易吧？皇國有陸海軍五百餘萬，實力還在，不同于德國和意大利。本軍也有百萬人，美國人吃掉本軍，恐怕也需要三年時間。蘇聯又有什麼可怕的？他們和德國人打了四年仗，能有多大餘力！美國精鋭部隊在歐洲戰場也拼得差不多了。這樣的口氣對皇國說話，太狂妄了一些。』

田中問道：『司令官，你是不是覺得戰局還可以轉機？』

岡村搖搖頭：『這種可能也没有。如果蘇聯參戰，帝國的機會就來了，還可以走另一條道路。

蘇美兩國，在歐洲戰場已表現出水火不相容，他們瓜分了德國，就是一個例證。日本不同于意大利，也不同于德國。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進攻本土，只能依靠强大的海軍，日、中近在咫尺，皇國在中國大陸有一百八十萬軍隊，如南方軍撤離南亞戰場，這一地區的總兵力將超過兩百萬。本土作戰開始，我們可以在這裏作有力策應。因此，阿南陸相全部撤離中國關內戰場的設想，只能導致本土作戰被動。我們至少要控制連雲港以北中國海岸綫上重要港口，只有這樣才能立于主動。美、英、蘇、中各懷鬼胎，我説的第三條道路就存在着。』

田中面帶崇敬的神色，仔細聆聽着。

岡村寧次繼續説：『就中國關內戰場而言，三足鼎立的態勢越發明顯，中央軍和八路軍早晚有一大戰，他們都要保存實力，本軍的北部基本上無壓力，只要給重慶和延安分别做一些保證，他們就不會幫美國人的忙，更不會去幫蘇聯人的忙。這麼堅持一年，平等的和平就成為可能。本軍和關東軍撤回本土，中國人肯定放禮炮為我們送行。只是……』

岡村不説話了。他想起了這些年整個日本國為之奮鬥的目標，這樣的平等和平與這樣一個目標，可有雲泥之隔。日本人都退回本土，這些年的征戰就成了無用功。不，比無用功更糟，近兩百萬人戰死異鄉，上萬億的財產變成了炮彈毀掉了，没有什麼能填補這巨大的損失。可是，眼下也只有這一條小路可以走了。

作為一個軍事家，岡村的這些分析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忘記了中美英等國對日本的仇恨，他忽略了一種可能，毀滅性巨型武器的誕生。

十天前，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上，成功地爆炸了人類戰爭史上第一顆原子彈。這種炸彈，用一兩顆，就可以把一個百萬人居住的城市，從這個地球上毀去。

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軍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已經開始準備對日軍進行戰略反攻。只要岡村寧次的百萬日軍還留在中國，中國人眼下想的只有一件事，把小日本軍隊趕到東海喂魚蝦。

南亞各國，在歐洲戰場勝利的鼓舞下，已經開始反抗。

美國人絕對不會幹賠錢的買賣，不會給日本體面結束戰爭的機會的。美國人早想稱霸世界，德、意、日三個傻子替他們修了橋，鋪了路，現在他們能不摘下這顆又鮮又美又大又嫩的桃子？

讓美國人感到不快的事只有一件：斯大林在日本問題上要坐享其成。

4. 廣島上空生出一個怪物——蘑菇雲。『杜魯門不講信譽，』天皇叫了起來，『原子彈炸了十幾個小時，才發這個聲明。』投降不投降，天皇猶豫不決，阿南惟幾看見自己的鮮血在面前一方白布上濺出一串櫻花。

美國是一個很重視個體生存的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幾十萬人，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日本人已擺出拚命的架勢，如在日本本土作戰，美國恐怕又要戰死百萬人。杜魯門總統手中擁有了原子彈，矛盾就容易解決了。

八月五日，杜魯門決定對日本使用剛剛生產出來的原子彈，目標選擇廣島。美國人很明白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份量，這幾年轟炸東京，也沒敢驚動日本皇宮。如今使用原子彈，更不能把裕仁天皇逼到絕路上。

八月六日一時四十五分，蒂伯茨上校率領第五〇九轟炸大隊，在提尼安島飛機場起飛了。蒂伯茨上校的飛機上，裝的就是那個叫胖男孩的原子彈。臨上飛機，史巴茲將軍說：『一定要在八時十五分投下這顆炸彈。』

八時十分，經過六個半小時飛行，蒂伯茨看見了前下方那個美麗的城市廣島。他一推操縱杆，飛機向前下方俯衝過去。八時十五分十七秒，蒂伯茨看見那個胖男孩被丟出倉門，抬腕看看表，記下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蒂伯茨長嘆了一口氣，知道不怕被日本高炮打下來了。蒂伯茨升到了四千米的時候，他看見一道眩目的藍白色光芒從後下方射了過去。他一扭頭，便聽到一聲沉悶的轟鳴，一個幾乎和廣島區一樣大的火球一閃，廣島的地面上騰起一個白中透黃的煙柱。蒂伯茨閉了眼睛，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然後，他一拉操縱杆，鑽入一朵白雲中。

廣島上空出現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僅出現過一次的巨型怪物，蘑菇雲。

五個小時後，美國十架戰鬥機又飛臨廣島上空，長機向美軍總部報告：廣島發生大火，全城被濃煙籠罩，看不見目標：這個城市是否健在，無法斷言。

杜魯門正在録制一個廣播講話，聽到這個報告後，說：『九日那個胖男孩，一號目標是小倉市兵工廠，二號目標是長崎海軍造船所，告訴飛行員，一定要看準目標，日本人民是無辜的。』

杜魯門這個時候來了點人道主義，委實有些滑稽。

八月六日九時，阿南惟幾陸軍大臣、梅津美治部參謀總長得到廣島駐軍報告：美空軍在廣島扔下一顆彈，竟毀了無數房屋，炸死無數的人。

梅津美大將說：『大概是那種我們正在研制的炸彈。有末君，你帶人到廣島看一看。』

阿南惟幾道：『帶上仁科芳雄博士。』

十一時二十分，日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有末精三和日本核物理科學家仁科芳雄來到廣島市區。有末精三等人來到爆炸中心，看見一公里內已無建築，到處是零零散散的人肉，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說：『快說，這是什麼炸彈。』

仁科芳雄沒理有末中將，指揮助手擺了儀器測試起來。十分鐘後，仁科芳雄取了眼鏡，指着紙上的一串數字說：『我敢肯定，這是一顆原子彈。』

八月六日二十二時。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召集各大臣研究對策。

阿南惟幾說：『陛下，廣島死傷人數可能超過二十萬。』

這時，一個侍衛進來報告說：『杜魯門要發表廣播聲明。』

梅津美道：『什麼時候？』

侍衛說：『就是現在。』

天皇站起來，『快拿出收音機來。』

十幾人聽見了杜魯門傲慢的聲音：

「美英中所以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代表對日本的最後通牒，其目的在于最後關頭喚醒日本當局的良知，使日本人民免遭全部毀滅。但是，日本當局執迷不悟，拒絕了那項旨在挽救日本人民的最後通牒。現在，如果他們仍拒不接受我方條件，可以預期，地球上從未出現過的毀滅性打擊將從空中向他們襲來。」

「杜魯門不講信譽，」天皇叫了起來，「原子彈炸了十幾個小時，發這個聲明，不是羞辱皇國嗎？」

衆大臣面面相覷，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明白，這是美國對當年偷襲珍珠港事件的報復。山本五十六一九四一年下達偷襲珍珠港命令前，讓日本外相重光在攻擊前半個小時，通過駐美大使館，給美國送最後通牒，以示日本武士堂堂正正的精神，重光外相笑山本不懂政治，把這份最後通牒遲送了一個半小時，美國人當時氣得七竅生煙，國務卿從野村大使手中接過最後通牒的時候，珍珠港上空的日機已全部卸下了炸彈，赫爾大罵日本人無耻。山本五十六得知實情後，忍受不住美國人稱他為小偷，找外相重光算帳，重光却把皮球又給他踢出去，說山本的南云機動隊提前二十分鐘發起攻擊。

阿南惟幾見天皇發怒，不失時機地向前走一步，上奏道：「陛下，美國人何時講過信譽，本土決戰已作充分準備，臣等願一死也不能接受波茨坦公告。」

天皇沉吟良久，問道：「蘇聯還沒有宣戰，是不是還能從外交上想想辦法？」

外相東鄉茂德痛苦地搖搖頭，「陛下，這種可能已不存在了。」

天皇目光變得游弋起來。

阿南惟幾大聲說：『仁科博士說，這種原子彈不能批量生產，我們立即組織各大城市市民疏散，這樣就不怕美國的原子彈了。皇國為聖戰傾盡了全力，不能這樣結束，太不公平，五百萬將兵不會答應。』

天皇心裏不願接受這種條件，擺擺手說：『等幾天再說吧。』

八月九日早晨，蘇聯對日宣戰。蘇聯人要光明磊落些，八日晚二十三時通知日本：一小時後，蘇對日本處于戰爭狀態。

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美空軍少校史威內架駛的B—29飛機飛臨長崎上空。一個小時前，史威內在九州上空找一號目標小倉，因小倉被濃濃的烏雲遮蓋，他在空中找了半小時，竟沒有發現小倉，才決定把第二個胖男孩扔到長崎。可是，長崎也被濃雲罩着，史威內下降到八千八百米高度時，發現了長崎邊上的飛機場。

兩分鐘後，長崎上空又升起了一團蘑菇雲。

八月九日十一時五十五分。東京皇宮地下室。裕仁天皇召集羣臣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問題。

東鄉茂德外相說：『陛下，恐怕只能走這條路了。美國一天毀我們一個城市，日本能支撐多久？』

米內海相說：『帝國海軍力量損失殆盡，已無力阻擋美國人登陸。』

天皇面朝站在左邊的鈴木首相說：『鈴木，你的態度呢？』

鈴木說：『臣追隨皇上多年，自然聽從陛下你的決定。』

阿南惟幾冷笑說：『你們都投降吧，問一問五百萬軍隊，看他們答不答應。我已令岡村大將全力支持山田大將的關東軍對蘇作戰。本土作戰，有三百多萬軍隊，有一億國民，怎麼能讓兩顆原子彈嚇住？

天皇問：『如果美國還有這種原子彈，皇國會成什麼樣子？』

阿南說：『三個月後，帝國也能生產這種原子彈，科仁博士作過保證。』

東鄉說：『我聽說造這種炸彈，需要大型兵工廠提煉鈾，美國人能不知道嗎？阿南君，這可不是兒戲。』

阿南說：『我懷疑你們的人品。』

天皇說：『夜裏再開會，再找一些經濟學家、科學家，論證一下。』

九日深夜，御前會議繼續。參加的人一多，阿南和梅津美顯得勢單力薄。十日三時，天皇讓鈴木等人表決，結果決定在維持國體的條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讓駐瑞士、瑞典公使向盟國轉達日本政府這一決定。

阿南惟幾大笑幾聲，說：『你們竟不相信自己的軍隊戰力。』說罷，也不和天皇辭別，扭頭出了地下室。

八月十三日，阿南惟幾和梅津美召開大本營高級軍事會議。

阿南惟幾說：『皇國五百萬軍隊，決不接受這種屈辱的和平。兩總軍和各方面軍，通知各大城市進行疏散，準備在本土與美國決戰。』

天皇深為阿南等高級將領的忠心感動，十四日中午，再次召開御前會議，聽取兩方面的意見。他聽到美國現在還有二十顆這種炸彈，並且具備一月生産五枚這種炸彈能力的上奏後，說：『朕最後裁決，在維護國體的條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後再不要爭吵了，如不遵循朕之決定，即視為對朕的不忠。』

阿南惟幾雙腿跪地，放聲大哭，挪了幾下說：『陛下，天皇，請收回成命。』

天皇站起來，走到阿南惟幾跟前，扶起阿南說：『帝國不能毀滅，阿南，你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你回去控制好軍隊。我準備對和平詔書進行録音，向本土、關東軍、中國派遣軍、南方軍將兵和臣民播放，讓他們聽到朕的聲音，明白這是朕的決定。』

阿南惟幾給天皇鞠個躬，出去了。

大本營作出服從天皇決定後，東京地區許多激進軍官提出『寧願戰死，不願投降』的口號。到下午這部分軍人已形成一股勢力，他們要衝進皇宮銷毀天皇投降詔書録音。十四日夜間，他們衝到皇宮門口。近衛第一師團師團長森越中將前去阻止，被一大尉用軍刀捅死。皇宮門前亂成一團。

這部分極端分子衝皇宮不成，轉而遷怒鈴木首相和內務大臣木户。上千軍人喊着『殺死喪權辱國的投降分子』，前去襲擊鈴木和木户的私人住宅。十二方面軍司令官田中静一怕事情鬧大了不可收拾，派出一個師團前去鎮壓。

喊叫聲，零星的槍聲在東京幾乎響了整整一夜。

阿南惟幾聽見槍聲停了，推開窗子朝天空望望，天已經快亮了，離播放天皇投降詔書的時間越來越近了。無論如何，他不願親自聽到天皇自己向全世界讀出這篇屈辱的文字。幾十年來，他的生命就是為神靈一般的天皇而繼續的，他不能承受這樣巨大的逆轉。

然而，一切都成定局，無法更改了。

阿南選擇了走向寧靜的道路。

他洗了一個澡，拿着軍刀在睡衣上揩揩，跪在榻榻密上，準備切腹。忽然，他把軍刀橫在面前的一個盤子上，去穿好自己的軍服，站在屋裏朝皇宮方向遙拜後，解開了上衣鈕子，重新跪下。

他平靜地拿起軍刀，眯眼看看刀鋒，猛地朝自己的腹部扎去。他的面部肌肉微微一搐，雙手把刀向上一挑，一股鮮血噴將出來，刀鋒割破了心臟。他的身子開始向右側傾斜，眼皮慢慢地朝一起關着。

他看自己的鮮血在面前一方白布上濺出一串櫻花。

阿南第一個以這種方式，在日本決定要投降後，心甘情願走上了為行將最後破碎的帝國設置的祭壇。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一直在為着一個輝煌的帝國奮鬥着。八十多年過去了，執政者成功地把人性的好鬥、凶殘、無止境的佔有欲等負面盡數釋放出來，並把這些個體的惡變成一支支槍、一把把劍，向着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甚至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挑戰，如今終于嘗到了玩火者

自焚的味道了。醒悟過來要比墮入幻覺困難得多。每一個帝國夢破碎時，注定要有許多人自願為它殉葬。這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由人類天性中非理性因素規定了一類人的必然選擇。

把這種死解釋成畏罪自殺，自然可以成立。但阿南惟幾的死，分明不能這麼看。他是因愚忠而結束自己生命的。

愚忠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止阿南惟幾一人。第二天早上，海軍軍令部次長大西瀧治郎中將也以同樣的方式追隨着破碎的帝國大夢去了。

5．岡村寧次怔了怔，看見部下都呆若木鷄地站着。下村定陸相下令焚燒軍旗。竹下大聲高喊：『各大隊注意：所有官兵的生殖器都要放在左腿一側。』

岡村寧次大將獲知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公告進行投降，坐卧不寧了好幾天。

八月十四日下午六時，岡村按捺不住，起草一封給梅津美參謀總長並轉天皇的電報：『應排除屈辱之和平，堅決將戰爭進行到底，請聖上決斷。』

晚八時，大本營回電：明日中午十二時，天皇有重要廣播，務望收聽。

岡村頓時呆若木鷄。

小林道：『司令官，大本營來電：天皇已決定承認波茨坦三國宣言，全軍應服從聖斷。你看這封電報傳達不傳達。』

岡村寧次一臉苦笑，說：『没必要了，十二點，他們能聽到皇上的聲音。』

十五日十二時，岡村在司令部庭院面向東方，垂手而立，他的身後站着一百多司令部官兵。

天皇裕仁的聲音從喇叭中響了起來：

朕深鑒于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玆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爲希求帝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意。然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雖陸海將兵勇敢善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衆庶之奉公，各盡所能，而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于皇祖皇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于始終與帝國同爲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深表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于戰陣、殉于職守、斃于非命者及其遺族，則五內爲之俱裂。至于負戰傷、蒙戰禍、損

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深爲軫念者也。今後帝國所受之苦難固非尋常，朕亦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堪其所難堪，以爲萬世開太平。

朕予茲得以維護國體，信倚爾等忠臣良民之赤誠，並常與爾等臣民同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失大道，失信義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于將來之建設，篤守信義，堅守志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于世界之進化，爾等臣民克體朕意。

岡村寧次怔了怔神，轉過身，看見部下都呆若木鷄站着。突然，有人放聲在哭，接着就哭成了一片。

他們在這個時候，才真正意識到聖戰已經結束，該他們自己品嘗戰爭的惡果了。

岡村寧次喊道：『全體注意，立正！承上詔並念及聖慮，誠惶誠恐不知所措。正值聖戰進至中途，竟面臨開國以來未曾有過之險境，聖意已決，本軍將兵不能有負聖望。電令各部，須增强鬥志，嚴肅軍紀，在軍旗下增强鐵石般之團結，基于此，完成各自新任務。司令部日常工作照舊，如有懈怠，將嚴懲。』

八月十六日晚間，岡村寧次遇到了平生最尷尬的事情，中國蔣介石委員長通過廣播電台向他下達命令，要他接受何應欽派遣代表的命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還要求他維持地方秩序，保護武器裝備。

聽完廣播，岡村搬起椅子，把收音機砸個粉碎。他在屋內來回走着，嘴裏嘟囔着：『我有一百零五萬部隊，蔣介石也配指揮我？』發泄了一陣兒，他冷靜下來了。波茨坦公告上明明白白寫着要嚴懲戰爭罪犯，他作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恐怕在劫難逃。怎麼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呢？岡村寧次又一次陷入沉思。最後他決定和蔣介石做一筆交易，只向蔣的部隊投降，這樣，蔣介石可能會網開一面。

八月十七日，天皇特使、原華中派遣軍第二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來到南京。鳩彥王和岡村曾合力攻佔了武漢，兩人私交不錯。一下飛機，鳩彥王就給岡村說了這些日子裏宮裏發生的事情。兩人嗟嘆了一番。

是日夜，岡村怎麼也睡不着覺。半夜裏爬起來，要寫一份軍情報告，讓鳩彥王轉奏天皇。岡村想向天皇訴訴苦，表明一下心迹。十六日，重慶軍、延安軍開始接收他的佔領區，已引起很大傷亡，他想要個自衛的權力。

岡村這種想法，作為戰敗國的高級指揮官，實在有些可笑。但岡村在中國耀武揚威了多年，很看不起中國軍隊，竟要提出停戰才可以提的要求。

他鋪開紙寫道：『關于中國派遣軍最近之情況，謹報告如次：

派遣軍在蘇聯參戰之時，全體將兵鬥志更加振奮，正以決死敢鬥精神，去殲滅驕敵之時，適逢終戰大詔下達。八月十五日正午，中國戰場之將兵已拜聞玉音。聖上軫念唯有感泣恐懼，不知所措。

『皇上聖斷既下，卑職即以血淚對所屬將兵，作承詔必謹，更需增強鬥志，嚴肅軍紀、堅持鐵石般

團結，克服萬難完成新任務，以安聖心之訓示。』

寫到這裏，岡村寧次已泣不成聲。他抹了一把鼻涕，把這裏的情況，特別是困難，盡情向白紙傾訴。

寫到最後，他又想起蔣介石前一天對他的命令，心中頓時騰起一股仇恨。

他接着寫道：『在治安不良之大陸中國，向慘敗之重慶軍交出武器進行撤退，預想將發生有形無形之千辛萬苦。但今日恭聆傳達，聖上旨意已深銘五內，全軍將兵將進行互戒，誓為完成維護皇國之大目標，忍受不能忍受之痛苦，以副聖意。』

岡村寧次恐怕只能在這種上奏的折子裏提提虛勁了。

八月十八日，盟軍嚴令日軍必須停止使用一切武力。日大本營令自八月二十五日零時，一切戰鬥行動必須停止。

日本人在華十幾年，作惡太多，中國雖是禮儀之邦，也無法克制自己復仇之心，在一些偏遠地方，發生了多起民衆自發襲擊日軍小股部隊的事情。岡村無奈，只好背着大本營，下達了仍可自衛的命令。

八月二十一日，今井武夫飛抵芷江，與中國洽談中國派遣軍投降事宜。

早兩天，也就是八月十九日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懾于蘇軍壓力，已向蘇軍投降。

下村定大將回國任陸軍大臣後，聽到有的部隊軍旗已被盟國部隊繳去，八月二十四日，他下令各部隊在月底前將軍旗一律焚燒，以免留下永久性恥辱。

八月二十五日，日十三師團在衡陽舉行各聯隊焚燒軍旗儀式。

八月二十七日，日第三師團三十四聯隊抵鎮江。

第二天上午，太陽剛剛爬上樹梢，幾千軍已在一片空地裏整裝列隊。全場被一片淒涼絶望的東西罩住了，士兵的着裝不整，表情都像是剛死了親爹娘。他們要在這裏舉行焚軍旗儀式。

井上聯隊長看着這支隊伍，心裏莫名其妙地憤怒。這支部隊在日俄戰爭中已經打出了常勝軍的名聲，現在要毀在他井上手裏，他心裏本來就很難受。而這些官佐士兵竟這般不能體諒他的心情，以這種精神面貌和軍旗告別，太不像樣了。

他對值星官竹下少佐吼道：『傳令整頓軍容，整理隊伍，要做到嚴格的整齊，這是三十四聯隊最後一次顯示實力的機會了。』

竹下傳達了這一命令。

十分鐘後，竹下來報告說：『聯隊長閣下，隊伍整頓完畢，是否進行焚旗儀式？』

井上拔出戰刀，沒回答，走到一個方隊面前，看見新兵們都把帽子，衣釦整好了。他走過去，把戰刀朝第一排第三個士兵的襠部伸去。列兵驚得朝後動了一步。

井上用刀背砍在列兵肩上，說：『再動，我劈了你。』

列兵疼得呲牙裂嘴，撐着站直了。

井上用刀尖把列兵的生殖器朝左邊撥了撥，對值星官說：『全聯隊都要這樣做，這是訓練整齊劃一的辦法，在告別軍旗時，全聯隊應變得像一個人。』

竹下大聲喊：『各大隊注意，所有人的生殖器，都要放在左腿一側。』

井上看了看，臉上露出笑意，說：『可以開始了。』

竹下喊道：『迎軍旗！』

掌旗官柏木少尉舉着旗子，在八個護旗兵的護送下走進集合場。

竹下喊：『上刺刀——』

霎時間，廣場上閃出一片刺眼的慘白。

竹下又喊：『向軍旗敬禮，——』

軍官們拔出了戰刀行拔刀禮，士兵們舉了自己的長槍行舉槍禮。先從隊伍裏傳出一陣低聲的抽泣，接着，軍號響了起來，軍旗被值旗官點燃了。

軍旗化為灰燼後，柏木少尉朝東方遥拜三次，然後突然跪在軍旗旗竿前，把軍刀插入自己腹部。隊伍頓時亂了起來。那個列兵一頭栽倒在地上。軍醫跑過去，探探列兵的鼻息，仰起頭對井上說：『聯隊長，他死了。』

井上冷冷說道：『他不配做個軍人，更不配作為三十四聯隊的軍人，抬下去，燒掉。柏木君為軍旗切腹，上報為他請功。』

都什麼時候了，日本軍人還在為天皇做這種無謂的犧牲。不能否認，日軍能以百萬之衆打遍整個亞太地區，與他們這種殘忍的、甚至有些可笑的練兵辦法大有關係。

可是，他們最後竟得到了什麼呢？戰爭整個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徹底扭曲了。

這又是兩個自己走上祭壇的祭品。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十時，岡村寧次根據中國政府的命令代表中國派遣軍一百零五萬六千人，中國方面艦隊三萬九千餘人，在南京軍官學校禮堂，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遞交了投降書。

至此，日本侵華戰爭以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告終。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在中國戰場死亡近百萬人。

將近百萬日本軍人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聽到日本戰敗投降的結局，不知該會有什麼樣的想法。他們恐怕會覺得這是一個玩笑。

如果時光倒流十五年，他們還會全身心投入這場戰爭嗎？如果他們死而復生，他還會再為一個帝國夢而貢獻出生命嗎？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該到清算日軍罪行的時候了。

6．三十九名不承認戰敗的軍官集體自殺。美國兵對送上門的女人不感興趣，仍樂此不疲幫助日本男人消滅日本處女。麥克阿瑟說：『把政

治犯釋放掉，天皇要走向人間。』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日政府通過瑞士向美國政府提出：美軍應佔領日本少數地區，進駐部隊應控制數量，東京地區最好不要駐美軍。

杜魯門看了這些條件，說：『日本人又開始羞羞答答起來，日本今天的事情，能是你天皇說了算嗎？』

八月二十五日，日軍三十九名不承認戰敗的中高級軍官集體自殺。

可這種事，美國人是不同情的，中國人也不同情。美國人根本不理日本人嘀嘀咕咕，一下子撲在日本身上。你日本是不是半推半就，高鼻子的美國人才不管，他們要好好品嘗一下戰勝者的快感。

八月二十八日，首批美軍出現在神户一個海軍機場。當天，首相諗彥王發表講話，公開承認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要一萬萬日本人進行總懺悔。這無非是做給美國看的，表示日本已有誠意悔改，不要給日本太多的懲罰。

美國人才不理這一套呢！

八月三十日，麥克阿瑟五星上將飛抵日本本土，晚上就在東京睡上了，日本政府屁都不敢放一個。麥克阿瑟進駐東京的當天，內務省曾考慮送給麥上將幾個日本美人消遣，後來有人說麥上將老

了，怕没興緻，這才作罷。

麥克阿瑟的部下可都年輕，對這種事不會拒絕。

八月三十日，美軍騎兵一師在橫濱登陸。這些高出日本人一個腦袋的黃頭髮、藍眼睛男人，一看見日本那些嬌小可人的姑娘、媳婦兒，頓時放了羊。這一日，到市府報案遭美國大兵强姦的就有三百一十五人，其中有十八人是遭輪姦，這十八人中有六人走路都感到困難，没有報案的强姦進行了多少次，誰也弄不清楚。八月三十一日，橫濱又有二百二十八個婦女遭强姦，有一個因大出血當場死亡。

日本政府把這些情况婉轉表達給麥上將，大約希望麥上將能下令約束一下趾高氣揚的部下。麥上將的回答是：『我的這些士兵在太平洋島上打了一年多的仗，很少碰見女人，大概陰陽失調了，過上一陣子，就會好的。』

美國兵以每天萬人的數量涌進日本，日本内務省着慌了，為了保存盡可能多的日本少女的貞操，匆忙從各地招募為美國兵服務的女子勞軍隊，誰知日本婦女對此事感興趣的不多，没有出現一九三八年報名參加慰安時那種盛况。政府出了高薪，應招者仍是寥寥。美國兵又對送上門的不感興趣，仍樂此不疲地幫助日本男人消滅日本處女，似乎是想借此過一過在日本打仗的癮。

事情到這一步，日本政府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了。

九月十一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了三十九名戰爭罪犯，東條英機聽到風聲，决定自殺。誰知他運氣不好，竟没死成，住進醫院的同時，又成了囚徒。美國人搶救他，並不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而

是想在將來絞死他時，能讓他有力量多蹬幾下腿。

九月十三日，麥克阿瑟又令解散了日本大本營，讓日軍銷毀武器，復員回家。

九月二十五日，日軍五百多萬軍隊已復員了四百多萬。

十月五日，麥克阿瑟又下令釋放日本所有政治犯。

至此，日本人才把戰敗的滋味遍嘗了。

美國人還覺得不够。

十二月二十四日，麥克阿瑟下令日本脫離神道，要求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聖誕節這一天開始，走向民間，自己對日本國民說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

十二月二十五日，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出皇宮，走上東京街頭，見到小孩就抱起來親一口，對小孩的父親和母親說：「我們是天皇和皇后。」

日本人心裏一座巨大的建築轟然倒塌了。

日本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人開始清算日本戰犯罪行。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共判處一百四十八名日本軍人死刑。

這批人的死，才是真的罪有應得。

中國的歷史也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斃命日軍將領錄(之九)

島村矩康，陸軍少將，一九三九年九月，任關東軍司令部作戰主任參謀，參與制定諾門罕作戰方案。一九四一年五月，調任中國派遣軍十一軍高級參謀，參與制定第二次長沙作戰計劃的制定和作戰指揮。一九四四年三月，兼任中部太平洋方面艦隊參謀，駐馬里亞納羣島。這片羣島被日本人看作決定本土命運的最後戰略防綫，駐有五十幾艘航空母艦、戰列艦、巡洋艦。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美軍出動一千八百架飛機、五百餘艘艦船、十三萬人，發起馬里亞納羣島戰役。美軍七月六日佔塞班島、八月三日佔提尼安島、八月十一日佔領關島，日陸軍三十一軍和中部太平洋艦隊全部覆滅。作為作戰參謀，島村矩康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人類史上規模最大、最殘酷的一次海戰。島村長期從事陸海軍參謀工作，深知戰爭內幕和各種弊端，又是日軍少佐軍官中最具戰略眼光的幾個人之一，眼見此次海戰自己已不能生還，六月十九日，他在軍艦上寫下了長達五十頁的《重建國家方案》，直言批評這場戰爭，認為：昭和年代最可悲的是沒有偉大的政治家和卓越的軍事家，因自明治以來教育制度本身的問題，致使文武脱離，文則文弱而不知武，武則專武而不知治世方略，最後導致軍人專權，戰爭失敗不可避免。一年後日本戰敗投降，驗證了島村的這些論斷。大海戰結束後，島村僥幸生還。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島村在中國廣東汕頭附近海面的一次作戰中被擊斃。

山縣正鄉，海軍大將(追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任第三聯合航空隊司令官，率部入中國長江流

域作戰。一九四二年四月，任二十六航空戰隊司令總務部部長。一九四二年四月，任二十六航空戰隊司令官並晉升為海軍中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任聯合艦隊第四南遣艦隊長官，率部在太平洋地區與美、英等國軍隊作戰。一九四四年八月，美軍佔領關島後，日在中國的陸軍生怕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斷絕太平戰場部隊後方補給，將山縣艦隊調至台灣海峽地區。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山縣從廣州起飛回基地，座機被美軍飛機追到浙江上空，因燃油耗盡，迫降在海門老鼠島的江面上。山縣正鄉因飛機爆炸斃命。生前，他曾獲一、三、四級金鵄勛章各一枚。

吉川資，陸軍少將。一九三九年八月，任日三十三師團兵器部部長，晉升為步兵大佐。一九四〇年五月，調任三十九師團二三三聯隊聯隊長，參加宜昌會戰。一九四五年一月，任五十九師團五十三旅團旅團長。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在魯中地區掃蕩作戰中，被八路軍擊斃。

福地英男，海軍少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任第二遣華艦隊機關長，入中國南海，率艦隊配合日第五師團偷襲欽州灣。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晉升為海軍少將。一九四五年五月，任中國派遣軍軍需監理長。日本投降後，福地英男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在南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切腹自殺。

人見秀三，陸軍中將。一九三七年八月，晉升為步兵大佐，任上海派遣軍高級副官，入中國作戰。後改任十九聯隊聯隊長，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一九三八年，率部參加徐州、武漢地區作戰。一

九三九年八月，因戰功晉升為陸軍少將，調任留守第二師團司令部部附。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任華南方面軍一〇四師團一〇七旅團旅團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率部參加日軍攻佔香港策應作戰。一九四三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任駐台灣第十方面軍第十二師團師團長。日本投降後，人見秀三表面上對受降部隊十分恭敬，表現出了出色的演技，令所屬部隊見中國軍官一律敬禮。實際上，人見秀三卻令部隊在夜裏毀去許多武器，又密令處死了十四名美軍戰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中國軍方通知日俘中將級軍官到台北集中，然後轉送南京，人見秀山自知不免一死，于四月十三日服毒自殺。生前，他曾獲三級金鵄勛章一枚。

坂西一良，陸軍中將。一九三五年十月，入中國東北，任關東軍作戰課課長。一九三七年三月，任十四師團五十九聯隊聯隊長。一九三八年七月，晉升為陸軍少將，次年任步兵學校校長。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再次出任駐德武官。一九四一年三月，晉升為陸軍中將，次年任華北方面軍三十五師團師團長。率部駐河南開封，參加掃蕩作戰。一九四四年四月，擢升關東軍二十軍司令官。九日，關東軍二十軍歸中國派遣軍建制，坂西一良南調武漢。一九四五年四月起，坂西一良二十軍發起芷江戰役，策應日十一軍撤退至華北。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患病在南京死亡(詳見本書)。生前，他曾獲二級金鵄勛一枚。

岡部直三郎，陸軍大將。一九三七年八月，調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協助寺内壽一擴大華北戰

争規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晉升為中將，調任關東軍第一師團師團長。一九三九年九月，任駐蒙軍司令官。一九四〇年九月回國，任技術本部部長。一九四二年十月，任軍事參議官兼陸軍大學校校長。一九四三年二月，晉升為陸軍大將。一九四三年十月，任關東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八月，轉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接替岡村寧次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因座機被毀，身負重傷。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岡部在漢口代表二十餘萬第六方面軍的日軍向中國投降。一九四六年七月，遣返日軍時，中國軍方以戰犯嫌疑將岡部扣留在上海。十一月二十八日，死于腦溢血。生前，曾獲金鵄二級勛章一枚。

東條英機，陸軍大將。一九二九年任第一聯隊聯隊長。一九三三年三月，晉升為陸軍少將，次年任二十四旅團旅團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晉升為陸軍中將，次年任關東軍參謀長。一九三八年五月，任陸軍省次官。一九四〇年七月，升任陸軍省大臣。東條因在華的『功勛』，深得天皇信賴，一九四一年十月，裕仁天皇欽命東條組閣，並晉升他為陸軍大將。東條以現役身份被欽命為首相，標志着日本軍人政府的開始。以後，日本便在東條的手裏徹底獨裁化了。東條上任後，加緊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二年二月，東條自己免除所兼內務大臣職務。一九四四年二月，逼杉山元讓出參謀總長職務，徹底實行獨裁。一九四四年七月，被免去參謀總長職務，辭去首相及所兼各職，轉入預備役。

日本投降後，東條英機多次收到信件，寄信人要求他切腹自殺以向國民謝罪，他的兒子也持這

種觀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東條英機向醫生請教了心臟的確實位置，並在那個部位上用墨水畫一個圈，留好遺書，在美國兵前來逮捕他時開槍自殺。誰知他是左撇子，當時已看到窗外閃在陽光裏的一片美國兵的鋼盔，手一抖，子彈偏離了心臟，自殺未遂。三年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被絞死于東京。

侵華日軍傷亡統計表

時間(年)	傷(人)	亡(人)
一九三一	四千八百	三千
一九三二	一千八百	一千五百
一九三三	二千四百	二千一百
一九三四	一千	八百
一九三五	二千七百	一千九百
一九三六	二千五百	二千七百
一九三七	十七萬	十六萬
一九三八	二十四萬	二十五萬
一九三九	八萬八千	五萬七千
一九四〇	十萬三千	八萬三千
一九四一	十一萬三千	六萬八千
一九四二	七萬六千	二萬七千
一九四三	十二萬三千	七萬七千
一九四四	十五萬八千	十四萬七千
一九四五	八萬六千	七萬四千
總計	一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	一百零五萬五千

附錄 2

在華斃命日軍將領錄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大寺安純	少將	一八九五年二月九日	威海	戰死
福原豐功	少將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七日	遼陽	戰死
山根信成	少將	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台灣	病死
北白川能久	大將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台灣	戰死
內藤之厚	少將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	台灣	戰死
武田秀山	少將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	台灣	戰死
三原重雄	少將	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旅順	戰死
山本信行	少將	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一日	旅順	戰死
安村範雄	少將	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一日	遼陽	戰死
松村務本	中將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	金州	戰死
前田隆禮	中將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遼陽	戰死
竹中安太郎	少將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	遼東	死
東鄉正路	海軍中將	一九〇六年一月四日	渤海	病死
野間駉	少將	一九〇六年七月七日	遼陽	病死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兒玉源太郎	大将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東北	病死
伊藤博文	文職統監	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哈爾濱	遇刺
税所篤文	中将	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旅順	病死
竹内赴夫	少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青島	病死
明硫二郎	大将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台灣海峽	海難
畑英太郎	大将	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瀋陽	病死
古賀傳太郎	少将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錦西	戰死
林大八	少将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	上海	戰死
白川義則	大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海	遇刺
武藤信義	元帥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瀋陽	病死
飯冢朝吉	少将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	依蘭	戰死
田代皖一郎	中将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天津	病死
倉永辰治	少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海	戰死
加納治雄	少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	上海	戰死
淺野嘉一	少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天津	戰死
儀峨誠也	少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天津	病死
加藤仁太郎	海軍少将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長江	戰死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杵村久藏	少将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	運城	戰死
飯冢國五郎	少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	德安	戰死
小笠原數夫	陸航中将	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	孝感	毀機
谷川幸造	少将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江西	戰死
渡久雄	中将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密山	戰死
飯野賢十	少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南昌	戰死
山田喜藏	少将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	隨縣	戰死
田路朝一	中将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安徽	戰死
沼田德重	中将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山東	戰死
森田徹	少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東北	戰死
山縣武光	少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東北	自殺
酒井美喜雄	少将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齊齊哈爾	病死
阿部規秀	中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淶源	戰死
內藤正一	中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安東	事故
小林一男	少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內蒙	戰死
中村正雄	中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南寧	戰死
秋山静太郎	少将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山東	戰死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寶藏寺久雄	陸航中將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吉林	失事
佐藤謙	少將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江西	戰死
木谷資俊	中將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	山西	戰死
水川伊夫	中將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內蒙	戰死
吉川貞佐	少將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七日	開封	遇刺
前田治	中將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晉城	戰死
藤堂高英	中將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	瑞昌	戰死
大冢雄彪	中將	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	山西	戰死
井上官一	少將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	宜昌	戰死
飯嗦次郎	中將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山東	戰死
大角岑生	大將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	中山	毀機
須賀彥次郎	海軍中將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	中山	毀機
上田勝	少將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	山西	戰死
大津和郎	中將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	鎮海	戰死
楠山秀吉	少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	徐州	事故
山縣業一	中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安徽	戰死
森本秀應	少將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蘇	事故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副島太郎	少將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錦州	戰死
酒井直次	中將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蘭溪	戰死
小川一郎	陸航少將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牡丹江	事故
河原利明	陸航中將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南海	事故
冢田攻	大將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太湖	毀機
藤原武	少將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太湖	毀機
淺野克已	少將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四日	廣東	戰死
仁科馨	少將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湖南	戰死
黑川邦輔	少將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勐定	戰死
中薗盛孝	陸航中將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	黃埔	毀機
小倉尚	中將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台灣	事故
清野亨作	少將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	台灣	事故
布上照一	少將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常德	戰死
中畑護一	少將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常德	戰死
細谷直三郎	少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東北	戰死
大橋熊雄	中將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	北平	不詳
下川義忠	中將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	應城	戰死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横川武彦	中將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	龍游	戰死
本村千代久	中將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	河南	戰死
小金澤	少將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	黑龍江	戰死
和爾隆基	陸航中將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衡陽	戰死
森玉德光	陸航中將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東北	戰死
大橋彦四郎	少將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衡陽	戰死
佐治直影	少將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刑州	戰死
志摩源吉	中將	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	衡陽	戰死
服部曉太郎	中將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孫吳	不詳
藏重康美	少將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	騰冲	戰死
大西洋	陸航少將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	湖北	空戰
楠野豐重	少將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雲南	戰死
有馬正文	海航中將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	台灣海峽	空戰
野口六郎	海軍少將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	台灣海峽	海戰
鈴木義尾	海軍中將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台灣	海戰
島村矩康	少將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	汕頭	戰死
秋永守一	海軍少將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南海	戰死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與野山壽	少將	一九四五年二月九日	湖北	戰死
山縣正鄉	大將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	浙江	毀機
吉川資	少將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	山東	戰死
佐野忠義	中將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	武漢	病死
福地英南	少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南京	自殺
四手井綱正	中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台灣	事故
佐藤杰	少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東北	事故
中村次喜藏	中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吉林	自殺
城倉義衛	中將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	天津	自殺
人見秀三	中將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	台灣	自殺
安藤利吉	大將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	自殺
鏑木正隆	少將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海	被處決
板西一良	中將	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	南京	病死
酒井隆	中將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	南京	被處決
草場辰巳	中將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東北	自殺
岡部直三郎	大將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海	病死
田中久一	中將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廣州	被處決

姓名	軍銜	斃命時間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谷壽夫	中將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南京	被處決
平野儀一	少將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	廣州	被處決
重藤憲文	少將	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	廣州	被處決
近藤新八	中將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廣州	被處決
左近允尚正	海軍中將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南京	被處決
柳川悌	中將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漢口	病死
田中透	少將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	南京	被處決
元香馨	少將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	太谷縣	爲國民黨戰死
河根良賢	少將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	東北	因越獄被處決
瀨谷啓	中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滿州里	自殺
下河邊憲二	少將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	廣州	病死
橋本虎之助	中將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哈爾濱	病死
佐佐木到一	中將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	撫順	病死

附錄3

曾入侵過中國後斃命于它地日軍將領

姓名	軍銜	斃命地點	斃命原因
高田六郎	海軍中将	太平洋	毀機
水上源藏	中将	緬甸	自殺
杉山元	元帥	東京	自殺
本莊繁	大将	東京	自殺
山下奉文	大将	菲律賓	被絞死
阿南惟幾	大将	東京	自殺
松井石根	大将	東京	被絞死
武藤章	中将	東京	被絞死
土肥原賢二	大将	東京	被絞死
坂垣征四郎	大将	東京	被絞死
木村兵太郎	大将	東京	被絞死
岡田資	中将	東京	自殺
筱冢義男	中将	東京	自殺
高品彪	中将	關島	自殺
梅津美治郎	大将	東京	病死
石原莞爾	中将	東京	病死
東條英機	大将	東京	被絞死

附録 4

參考書目

1. 《日軍侵華戰爭》（中） 王輔著
2. 《中日戰爭》（日） 日本防衛廳編
3. 《岡村寧次回憶錄》（日） 稻田正夫著
4. 《今井武夫回憶錄》（日） 今井武夫著
5. 《日蘇作戰》（日） 日防衛廳編
6. 《太平洋戰爭》（日） 日本防衛廳編
7. 《文史資料選輯》（中） 合著
8. 《日緬作戰》（日） 日本防衛廳編
9. 《覺名中國的百名日軍將領》（中） 合著
10. 《中日長江大決戰》（中） 孫廷信著
11. 《悲慘的戰爭》（日） 市川幸雄著
12. 《香港作戰》（日） 日本防衛廳編
13. 《日本帝國主義》（日） 井上靖著
14.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日） 日防衛廳編

15.《關東軍》（日） 日本防衛廳編
16.《日本侵華內幕》（日） 重光葵著
17.《大東亞戰爭全史》（日）服部卓四郎著
18.《作戰日記中的中國事變》（日） 井本熊男著
19.《我的前半生》（中） 愛新覺羅·溥儀著
20.《日本帝國的衰亡》（美） 約翰·托蘭著
21.《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22.《日本情報機構秘史》（美） 理查法·迪肯著
23.《白崇禧回憶錄》（中） 白崇禧著

血祭太陽旗——百萬日軍亡命中國

作者 —— 柳　風
出版 —— 利文出版社
香港九龍界限街33號4樓C座
發行 ——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Tel: 2381-8251　Fax: 2397-1519
美國發行 —— 華文書報雜誌社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Inc.
507 S. 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 (818) 282-0361　(818) 282-0387
Fax: (818) 282-9370
印刷 ——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G座
版次 —— 1995年7月初版

ISBN *962 7766 44 5*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侵華戰爭歷時十五年，以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中，五百餘萬日本軍人有近百萬人死在中國。本書以恢宏氣勢，紀實手法，再現當年日本上至天皇下至隨軍妓女在戰爭中的浮沉命運。以戰事時序爲經，人物經歷爲緯的寫作手法，將大量的軼聞、宮廷鐵幕夾敘其間，展示了一部情景鮮明的戰爭史。本書人物形象鮮明，氣氛凄艷悲絕。

定價港幣78元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